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〇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十六卷(自卷十三至十六)	明	劉鳳撰	劉侍御中	圖	〇五〇	〇〇一
比玉集七卷	明	劉鳳撰	劉侍御中	圖	〇五〇	〇五五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卅卷	明	歸有光著	歸震川		〇五〇	一五九
馮少墟文集 六卷(馮恭定全書卷十三至十八)	明	馮從吾撰	馮恭定台	大	〇五〇	五三七
前附：馮恭定全書序傳目錄	明	馮從吾撰	馮恭定台	大	〇五〇	五三七
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自卷一至二)	明	陳繼儒撰	眉中公	圖	〇五〇	七一三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下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三上

長洲劉鳳子威著

七言律詩

京洛行

宅中形勢澗瀍深作洛千年王氣沉關控河流
當地軸岳分嵩少壓天心西來驛路連雍時北
枕秦城接華陰禹跡茫茫敷九土獨令磐石誦
虞箴

寄余君房

澹思集

卷十三上

會逢明主詔輕才復值任公投轄來凌厲風雲
名籍甚橫驅今古氣雄哉雅詩直爲郊宮獻瑞
檢仍當汾鼎開知爾周旋鈎盾內勒功應是冠
麟臺

與客談道

誰云萬事怳無倪有競終知物不齊息氣細縕
吹野馬衆形塲埴在醢雞若陳芻狗千年外可
是襄城七聖迷時命去來猶曼衍但看桃李下
成蹊

卽事

首戴蒲茅行荷簔吳淮積氣厲淫多野田羣鷺
飛仍浴白水飢鳥噪復過國計頻煩憂總劇民
勞隱軫切如何吾曹鼃黽元同睹淹潦寧愁滄
海波

壽邵侍御乃翁八十

昔聞柱下在周家今見鴻蒙閱歲華鼎鉉長承
三殿日庭幃時發五城霞憲威動地金要裊
寵命從天玉辟邪竊幸獻觴遙奉壽歌筵開滿

澹思集

卷十三上

二

上林花

其二

剡中山色是蓬萊執法仙堦列帝臺已籍瑤陵
丹檢字先承華掌白雲杯太微直爾光垂象少
岳寧言位亞台此日羣情遙共祝祇應并奉
特恩來

范太僕邀同幼于秋泛得雲字

載酒青山白社分雄情爽氣在人羣關河萬里
清秋色澗壑千重落日曛寺下波光鑒明月風

前歌縷曳纖雲隔年追數詠調處長嘯掀

其二

共來江海每相聞杯酒流連亦自欣拍手晉祠
爭賭聖只言生小薄工文高秋月寫真長韻清
夜天空彥輔雲任取豪華眼前事不憐曹子太
紛紛

又次幼于蕭字

紅苑青丘深夜寥林亭砥石擁山椒扁舟湖上

澹思集

卷十三

三

今隨范一曲月中人是蕭差覺仰頭清漢近焉
知引睇白雲遙欲乘天外浮查去如許才情詎
可招

次范太僕初字

知學陶朱高謝餘身名兼泰復誰如蕭蕭礪竹
秋煙半歷歷星榆子夜初溪帶寺門藏舊礪天
斜古閣倚吳墟細尋霸跡寒原上不勝惆悵憶
申胥

重次幼于虎丘蕭字八月十二夜

山從兩寺合來遙丘闕潛靈欲下招聊共寒
尋劍氣試將厲齒挹泉標露新流後秋爭發月
未盈前光盡飄會進吾徒一杯酒勿云芳草直
爲蕭

幼于夢陳姬問佛圖澄是佛是道

蘭摧蕙殄桂凋芳青鏡流年事可傷艷鬼未淪
還見夢佛圖欲證是何祥入禪散聖時游戲乘
運勝殘憫覆亡若問光明藏中意已無煩惱斷
人腸

澹思集

卷十三

四

其二

月明多露夢來時落葉哀蟬曲正悲瞰見愁
疑慘黛似聞小語乍低眉塵中幻劫元隨世在
日神通亦應期除是解禪情總謝定知無箇罷
相思

徐長孺以草書樂府見寄因贈

尺書拂旦枉衡門照眼琳琅語麗溫頓蒼神明
行草在爭傳樂府解題存會思倒壺懸鍼法重
見驚沙屋漏痕此手後來知不乏雲間今有陸

平原

又承與方公同過失候

躡履曾聞並駕旋中音仲郎失袵未迎前霜中合
奏宮懸作日下爭輝和壁聯神理王將毫翰敵
法書適遣墨卿憐欲憑光氣煦窮谷恐誤傳觀
夜燭天

賦得山海關爲潘司馬壽

持節周畿初視師漁陽海色暗旌旗按章霜激
中輦列書檄風生異域馳恩霽帶方聞款塞威
濤思集 卷十三 五
加樂浪著忠規寄言望氣關門尹莫作流沙欲
度時

其二

雲朔金鉦朝建牙臨渝霜簡霽空霞征書九塞
流虹羽執戟三邊乘日車度漠軍容傳獻凱當
宵關月靜聞笳宴清海岳呈皇祚柱石今看歷
歲華

其三

蚤奉牙璋出按邊青雲車騎尚當年盧龍氣爲

風裁凜碣石宮由地脉穿威比營陽聲更遠
如方叔望猶全定知勲業垂當世會與無疆寶
曆延

與客飲戲詠

非貪嘽滫事杯盤縱飲焉知天地寬茗糲雜肴
庖鴨臠毛羹重醴牒雞韓視時和齊薌無蓼細
拆胡釀用苴失咲餅將侯印易古來元重一
壺餐

其二

濤思集 卷十三 六
欲借酒鎗徐景山問君飲量莫須慳酌深興在
珍羞外引滿風生尊俎間鼎味滑甘當尚糝大
官寒具舊名環萬錢一食非嫌侈爲語男兒無
自辱

林侍御治水功成

水地吳都經帶縈古來作治未能平三江禹貢
初言入九派河渠今始成湍決並疏尋地防誠
勞積歲事徂征不愁鼃黽吾儕舊竊喜新朝又
中程

其二

河隄使者惠文冠四載予乘柔土安沉斥已同
流盡灑海邦卽敘澤今刊濤湖控引宣防藝潏
浦交輸灌溉殫漕轉東南規萬世廟謨真藉贊
襄完

其三

乘驄護作役徒舒水稻全饒曷鹵餘孟漬滌源
江勢壯吳淞旣道海門虛沮洳悉辨封人計疆
潦方鳩畝澮疏當遂勒成溝洫志行須立獻治

澹思集

卷十三上

七

安書

其四

賦籍成周治野詳農田國隄特安疆從知度地
排根理可是埋輪物土方庸命水官脩職秩看
陳封事肅巖廊風威矯矯操殫日穰殖千秋賴
佐匡

集王中翰看玉蘭期范太僕不至

春煙不徹奈花何高館張筵取次過醉裏沉吟
芳草思酒邊慷慨羽聲歌一枝似玉溫猶少九

晚徵蘭香未多少伯此時勞想像還攜越女入
煙蘿

同范太僕皇司勳諸君集虎丘得生字

微風初御綵旂輕澗石何年此合弁命賞可堪
春草色淹留空軫小山情聚時星漢誰從識題
處雲煙還自生不是丘陵寒劍氣詎傳詩句重
連城

偶詠

妄緣幻出是詩禪道斷名言非自然然非不自

澹思集

卷十三上

八

然才性總驅時代裏音聲盡效變調前遷流可
使風逾易壅底何知氣欲宣祇道援毫通造化
運隨升降動關天

其二

沉思初從恍惚間宰令機動興安閒入冥才軼
虛無外得儁神驚蕩薄還峭壑非常何有逕雕
追不假是爲關流連賞好因成性始信吾徒未
可攀

從軍行爲沈公純甫賦

丈夫本自重橫行孤劍還當殉義靈
楊僕傳九真斥堠伏波營平戎祇道
粵慙他枉請纓萬里提封今一尉橐鞬應好作
功名

其二

乘障無過漢踐更守邊兼有郅都名飛章已罄
輸籌策彊直由來作干城莫問橐中裝在不只
言海上鬢堪驚夢覓宵逐桓車騎吹笛關山空
月明

澹思集

卷十三

九

其三

烽火偏令氣不平軍書日夜鴈南征文將誓楚
還傳檄業在車攻敢莅盟可是酒泉班空遠直
饒食昂衛先生魯陽戈信能迴日蹇蹇孤臣况
赤誠

其四

粵裳斥地自屠睢瘴入飛鳶未罷戲置戍方將
通徼外在行寧久役疆陲大刀頭及瓜時候北
嚮轅聞杖杜詩若憶從驃辛苦剝木蘭真咲不

男兒

爲阿尹槐石壽乃翁一槐憲副

芳樹他時茂植初慙慙重見護庭除朗陵君貴
先封傳阿大夫賢蚤建旗莫是甘棠餘惠愛由
來奕葉比扶疎公槐自信能家世總道年齡椿
得如

劉都尉命賦壽兄桂林守

吾宗象郡蚤懸車松子攜將結友餘正爾相羊
從八桂未煩餐嘒待方諸一行玄雀霄明勅二

澹思集

卷十三

十

列青鸞道士書季命裁爲大人賦慙予文不逮
相如

四月一日王太丞宅賞芍藥

高院風煙足散懷初辰紅藥麗當堦輕將華露
晞朝日燦比妖姬發燕釵相譚微詞誰解贈和
滋芳賞幸能諧定知綳葢春應在最是年年期
不乖

壽徐侍御

柱下周官舊是仙相傳藏史最長年霜威萬里

曾開霽風素千秋獨尚玄每見姓名香案上
疑獻納 聖人前貳勲不替餘忠在揆武
雲看嗣賢

贈九華太守

崑丘珍異璧藍田位列仙階當世賢石室隱文
曾校定軼塵辭旨更超玄上榮丹藻流雲氣北
第青疎佇綵煙已道奏名 金闕下定言蚤晚
會幾緣

其二

澹思集

卷十三

十一

勲業韋平漢相家青雲才筆重聲華九陽玉液
含滋菊五嶽神襟浥絳霞笙崔但迎緱嶺客歌
鍾齊列上林花欲知金鏡秋旻寫應是仙輪玄
景斜

壽陸翁八十

神仙受記五陵間八百登真不待攀况是庭幃
能戲綵更言榮命有青綸平原後代家仍舊長
史前身誥再頒壽酒迎寒花盡吐君看紫氣正
臨關

讀朝鮮志

國從劃海肇封山萬里梯航正朔頒文物
誰復識詩書流入可經刪九遙重憶三韓外
點空傳方丈間莫特波濤王險固戈船士氣會
安閒

初冬日眺望

日融風細麗初朝和暢偏宜爽候調鳥度空枝
寒影露閣斜清漢曉煙消林光澹寫霜前思
色芳含霧裡嬌玄律欲吹陽琯發直言時序自

澹思集

卷十三

十一

堪韶

贈老僧

日中一食受長齋持戒多年不下階院古堂隍
巢鳥偏坐深昏曉宿雲埋眉稜嬾舉重如石骨
貌禁來削似柴應以報身常住劫將他願力着
形骸

其二

但欲相尋風雨迷荒巖入定與猿栖經從結集
猶多品頌自閑持獨舉題夏臘積高稱苦行燈

衣相續付闍黎威音佛日曾蒙記補處來當雪嶺西

贈道士

千仞清谿學閉房見人即欲走潛藏宵分洒濯行休粒日下冲凌有禁方引氣放雷朝太白嘯呼作霧守中黃遁形寥廓時來往恍惚遙看出異光

其二

拱衛虛無龍虎君朝真升降息如雲藥藏玄牝

滄思集

卷十三

三

湛青脉電掣方瞳閃綠筋玉律洞章明火候寶

函仙篆著雷文功深骨蛻精神緊巾拂香爐知

避葦

聞季朗得子

江上驪龍夜吐珠萬重光氣照天都問年能御當稱息奉職馳驅肯念呱玉是魏家他日顛才為孔氏昔時瑜蘭祥芝瑞聞應喜况是階庭更可娛

聞敬美歸自關中

忽聞請與赤松游促駕寧為太華留茅小君仍世往黃初平是宿生修捨官入道非難事耽寂長勤可易求莫怪路旁人嘆異當言句曲在前頭

其二

高飛如此若君何生火焚和空自多既爾歸真曾攝受可容校籍畏譙呵煉神湧出天門上得藥新從華頂過五百年來彈指迄嫌他銅狄尚摩娑

滄思集

卷十三

十四

壽人七十

筆陣詞林真氣揚景光吳分入文昌瑤階環佩

龍鸞貴

紫殿天音翰墨香繡綵承歡榮累

葉極星稱壽舞分行華筵最是迎長至 寵賚

方來何詎央

送張給事還朝兼呈劉都諫

拂露旌旗楚岸翻凌晨金節曙霞騫雲藏太乙高瞻極星向南宮入紫垣僊蹕煙籠傳鳳沼綵旒光溢射天門 聖朝致理唐虞上分命龍

來作納言

其二

曉排花上度征輪絳闕瑤池寵侍臣臘盡禁林
通籍待春過御苑奉恩新義形詞色精誠獻
詔下褒嘉 皇鑒甄竊喜輝光張仲里運逢
千載屬當晨

常司理懷椿卷

使君憫默繫深思儼若庭趨奉訓時轉側深恩
悲拱木滴殘清淚灑喬枝陽和覃及誠難効雨

滄思集

卷十三

十五

露含滋願可追三尺獨操光孝理何從八百慰
靈期

培萱

祿養滋深愛日情寢興官邸竭將迎綵翻庭靄
慈顏喜花是春暉淑問榮烏旆乍榮 恩禮洽
翟衣仍襲 寵章旌定知茂植培來厚可藉芬
芳魯母名

讀碧雞篇憶往時奉使不果

當年攬轡欲澄清重爲親庭不甯行丹嶠未攀

巫子邑白雲先鎖夜郎城飛來一葉懸崖影啼
合千山綠樹鶯今日子淵隨奉使慙他詞賦憶
西京

其二

摩天貫斗絕飛翰歷險題詩側據鞍句是夜光
珠奪色珍非孔翠思流寒龍編曆象探來盡鳥
道風雲收已殘莫謂山川無恨意不難推轂讓
登壇

發願詩

滄思集

卷十三

十六

人空未證尚多瞋爲發初心叩應真愆浪際同
消劫盡法誠業與信緣泯早燈蘿戶龕藏月寒
磬空煙樹向津但以此身隨滅度後生終不履
紅塵

其二

昔緣忍辱悟前因今我塵軀豈異人行卽薄伽
非世法境由轉物是香輪三空解脫標清淨八
識消亡現潔新一念不生無住著復何風劫有
飄淪

擬立春日游苑迎春應制

靈籥初分肇氣新
陽和布令作芳晨
東郊容衛祥煙擁
行殿花香綵勝陳
淑景杯前先映柳
條風池上已催蘋
迴看斗柄天文直
順動爭傳宜建春

擬奉和從蓬萊向興慶宮道中之作

花氣薰天綵旆紛
鑾輿迴出鳳城雲
逶迤閣道煙中繞
飄渺南山仗內分
飛觀連霄迴日域
離宮跨渭入星文
六龍臨幸春爭發
言是勾芒翊

唐思集

卷十三

七

聖君

擬同二相已下羣臣宴樂游園應制

豫日恩承既醉歡
需雲宴樂奉遊觀
羹斟北斗調神鼎
座接南山侍法鑾
食進帝前思借箸
感深王佐起投竿
大酺沾賜元無量
難效涓塵報一餐

冬日書懷

天高冬日氣融和
調弄寬閒興足多
放意形骸從曠蕩
避人踪跡畏譙訶
思長流景馳難戀
量

怯深杯飲易酡
不是逍遙猶有恨
但令貪著即為魔

其二

近來行逕較前差
寒色空凝霜際花
架引垂簾林影亂
啄餘殘粒鳥聲譁
聞薰塵境同虛寂
習定峯巒盡結跏
已得無生能出世
何論世界是恒沙

其三

意舒精緊日光溫
會道胷中無所存
偃息自如

唐思集

卷十三

六

調暢好情緣已謝
是非渾網絲絡檻
交蝸跡庭院經冬
遍草痕寂寂柴關
塵不到高栖人外
易黃昏

寄徐宗伯

聖代文章命秩宗
虞庭況是盛夔龍
運開天地同寅亮
道合君臣喜協恭
祇奉郊宮倍肆類
扈從玉軼侍登封
佐匡治定功成日
弼直還聞獻九共

其二

宗臣典制奉三微道是皇風式九圍簡在泰階
陪法駕弼成端拱化垂衣南宮秉禮隆千載北
斗寅清重萬幾一體 恩承親 寵極瞻依咫尺戴 天威

其三

蒼精建氣位調元禮樂明庭輔帝軒統輯經儒
文爾雅取裁名法道醇溫初聞搏拊羣靈格已
罄懷柔正朔尊制作千秋垂宇宙丹心一寸係
乾坤

澹思集

卷五

十九

其四

數馬持謙侍 乘輿陳常奉典沐 恩餘
鞠躬占對文詞敏上 殿威儀體貌舒和洽
兆人陳百禮交修商學在周廬良時並奏河清
頌欲獻慙他長倩書

寄嚴司寇寅所

秋曹掌禁法為師重見周官誓諾辭典職輕平
揚 主聖丹書約劑著宗彛在公周密樞機
綰先事消萌社稷禪欣值臯陶今作士祗將刑

措頌雍熙

其二

執法光齊左角明斗樞協氣瑞先呈棘槐位建
孤卿重柱石才尊政典平載定章程修甲令並
緣經義秉鈞衡股肱況切虛誠倚 睿眷還為
進善旌

擬春日出苑游矚應制

上苑春生樹早芳初晨景氣麗新陽朱樓隱映
障煙出複道逶迤綠柳藏鳥弄和風林韻管魚

澹思集

卷五

二十

牽弱藻岸浮香已深睿賞涵天澤更取迴波蕩
日光

歲暮

歲暮蕭然百念無看雲狎鳥興尤孤獨操僻介
齊千木苦學空門作比芻關鑰未抽終是慊堦
基才構敢言劬年時一去嗟何及莫倚彭聃詫
蟪蛄

其二

清齋習靜戒塗遵萬事隨緣盡法津詩律猶將

嚴漢律幻身容可是天身遠空寒洗澄無色
響虛凝寂愴神知久韜精言向晦恐驚光怪尚
占辰

壽顧給舍父

獻壽春前列錦筵喜看內省力繁天寧親就第
承恩予奉主趨朝有詔傳庖賜大官隆
寵遇秩加特進荅忠賢願將上酒家人禮每歲
遙來日月邊

閒適

茅齋松牖寄煙冥書架苔痕雨浥青偷眼雀啣
香粒下暴鰓魚蹴浪花停披襟向石循幽徑藉
草穿池隱綠汀怪是奪人兼奪境會知忘遣更
忘形

上朱府君

法宮嘗立五雲端刺郡仍勞獬豸冠渤海定難
優治最穎川何得比全完鶯花晝靜嚴城柝雲
氣時棲畫省鸞風承自令瞻望切雍雍成俗盛
今看

其二

三事忠勤借吏民六條察舉治功陳藩車雨露
沾行部繡轂旌旗望徼巡風變吳謳和召律氣
衝皇澤喜加辰詔書聞下徵殊異恩渥元
深侍從臣

其三

能將疆理辨先王經政言從物土方為限名田
平賦法盡驅人吏立冰霜清裁非獨持蠶氣條
上旋皆得報當治行但傳純任德他時無復說

桐鄉

其四

屬城誰不荷恩施受署寧猶逋蕩為治舉綱維
操大體政修清靜獨深毗聲華籍甚名都重威
望繽紛薄海馳三輔既令功效試應知九列待
多時

贈長洲劉使君

使君為邑政成年辟命旌賢寵自天齋閣陰清
槐市雨訟堂花發曉楊烟驚傳風烈青冥上最

是光芒列宿前砥節馳驅寧復顧氓黎尤
躬憐

其二

正操束濕獨寬平輕按爭傳水似清風夜在公
忘殄瘁秋毫無隱自神明街郵已聽絃歌徹閭
左寧聞桴鼓鳴單父來從千載後仁侯著節復
垂聲

孝女詩

李臨淮妹父病以身禱而獲應感其孝

澹思集

卷五十五

五

爲之賦

烈孝名垂青史寒抗心孺弱古來難精祈幽格
誰無父靡竭忘身豈暇餐節在異時同嘆息事
令千載一汎瀾但矜閨行酬能愜義激何圖祐
貺完

贈陳明府經量

都尉先聞縕藉名寵綏欣爲吏民榮督司已道
能兼隱按籍新來況至清高下史書裁自手淺
深文法動緣情看修甲令亭丘賦負版誰非荷

薄征

送劉明府催漕

飛輓仍親督入勞劇當興發最功高貪程計府
嚴期會建旆河渠趣轉漕檝擁黃頭排浪濟艫
奔青雀沸聲囂若言相送臨岐意惟有慇懃顧
佩刀

雨登靈巖觀烟霧隱見甚異

春寺遙乘雨色尋須臾變態出峯陰驚看輪相
烟中攝盡舉山河霧裡沉法海現空人境奪虛

澹思集

卷五十五

十四

無示幻化城深遷流緣妄因生染世界難禁成
壞心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三

五言排律

同范太僕諸君集虎丘得人字

命掉入花津風煙逐眺新山分曠靈跡澗靜遠
聲塵置賞尋禪際清言就水濱景鮮林濯霧桂
掩月移輪空色將離染聞香來應真法城閒得
憩遐世託爲隣欵笑非無證招攜亦是因共言
方外思欣藉眼中人

澹思集

卷之十三

又得禪字

翠微含古寺躡步入幽偏碧樹迷三逕丹臺躋
四天壑刊精未化隧古澗猶穿暗水雲浮刹晴
空池湧蓮隱苔題字滅剗壁曲梁懸石在筵停
講花飛境住禪承霜凋月葉浥露燦峯煙賞自
竹林後風還正始前寄通聊作適會理信超玄
散意琳宮日回心貪佛年無塵應舍欲對酒道
忘詮岸旣真能到何須又假船

游稱心寺

靈岫引流霞日宮雲半斜寺門名智海山足

者闌列樹森行衛垂簾纏結跏皁閑應賞駿緇
律不同車方嚮聞難斷相輪光欲奢松篁圍寶
地象設儼瓶沙石透安禪影衣穿宴坐葭梵天
餘獻草鹿女尚嚙花果位初成道儲王學出家
津梁疲更爾法捨會無遮定業真同幻推遷運
足嗟因知探淨域世界大千遐

初夏同幼于諸君過虎丘

人愜幽尋並林經狎賞宜風能柔景氣雲亦澹

澹思集

卷之十三

華滋訪壑新流細探巖古象遺閣斜猶影漢劍
去却穿池殘碣封苔厚空筵呪石移憑高寫不
絕因子易前期

壽楚丁先輩母

頌美播貞閭齊名女史間義方同斷織植操自
垂鬟母寡能高曾才超復踐班 寵曾重 紫
誥榮豈一青綸纓弁家風在庭幃綵服編鶯花
迎獻壽江漢近承顏旌命猶將繼恩華孰可攀
映看當代裡慈節古人還

夏夜

小坐一延涼微風映檻長枝橫稍稍勁露泫泫
依光礪戶遙含靄山牕隱度香斜河斷星漢空
影隔林鄣嚮絕疎松引煙昏迷鳥翔泉清且未
枕石冷罷臨觴散朗神情逸蕭條身世忘避炎
移晷盡抒思入宵將著述仍非墨爲書擬亢桑
勿令馳景擲素業在青箱

其二

清齋且避煊初夜鬱迢迢稍覺陽曦歛旋窺惠

滄思集

卷十三下

三

氣飄霧花芳雜佩露葉葺蘭橈馳水螢全濕經
林月盡搖暗魚跳止藻輕鳥集陵茗飲喻川能
竭涼疑渴欲消饋漿窮海錯中饌憶江珧坐久
纖絺御醒多尚醺調達生同逆旅觀物類枘聊
暫適暄繁謝平明詎足徼

夏日京口故人見過

昔乖今累歲欣得覲清暉誰爲來奎分真能應
少微薄徙京口日亟就城南章孺未逢人慣門
猶訝輟稀乍疑全却暑值爾暫停驂既納先升

履還愁顛倒衣禮踈慙客設情極慰朝饑傾
才驚瀉懸河辨遂飛不平知劍氣相惜是風微
芳草空延佇王孫無遽歸

送葉進士之順德

建旆復肩車新題海縣輿預占星使入遙認嶺
煙虛理適烹鮮始才當迎刃初深仁流易達清
聽壅今䟽井邑民相勞鄰城俗亦舒越裳知潤
及枿服賴波餘九域方咸若爲邦况宴如 聖
朝開省待蚤晚奉徵書

滄思集

卷十三下

四

其二

叱馭爲秋駕掄材寵吏民劇能初立政異勩賴
茲晨取庇非輕畀惟賢敢易甄去澆行作讓移
習使還淳龍嶠風雲色樓臺蜃氣新地偏時盡
燠化浹候皆春篴錫珠官貢庭延日域賓令君
欣得借遠近自驚神

送顧繕部北上因奉父行

及秋聞祗命效駕卽嚴程于役能將父承顏盡
是榮關門隱吳樹浦口見江城煙重征鴻迅雲

飛畫鷁輕長風宵繼發去蓋曉隨行省署期催
上親庭念復并飭材元自擅克構况尤名孝理
隆今日看君獻赤誠

述懷

僻陋繆爲儒勤勞空自劬勢卑途轉促情隘跡
多蕪蒸鬱滋闌暑陰沉罷舞雩居嘗愁穰歉動
卽觸封隅灌木山齋小崩榛野岸孤林開通驛
騎風憤避檣烏事豈丘園慮憂非藜藿圖清吟
仍落鳬撫臆笑狂夫析理窮訶詰逢人敢囁嚅
澹思集 卷七下 五
宿留嘗信次奄忽祇須臾正使操鑪捶誰將材
魏瓠聲譽雖不有意氣得關無落落誠難合虛
寥可與徒

憶紫山徐丈

相思無復處時發舊題困要眇猶多緒連延未
可芟渚青沉故隱煙白翳孤帆何日重遊墅還
聞命阿咸縱談疑在耳清嘯尚留巖逸騁能羈
勒奔蹏或詭銜一塗今永閤千載臆空絨藝學
稱前輩斯人竟不凡

寄黎瑤石三十韻

南粵古多士丈人才最雄雕章元隱霧斷聖本
成風持橐陪丹禁含毫侍法宮門仍幸氏貴路
識鮑家驄文采憐江左游從並鄴中 恩新供
應對意故避居功得謝辭名寵來歸伏業融貳
勲今不替三事付恢崇但道還尊齒誰云未作
公招攜時選屨散詠盡猶虹映徹精神出清踈
輔養充葺書全鳥籀赴響必絲桐度悒寬弘就
微微幽隱通情華能合變近遠信包籠間氣何
驚挺羣疑若發蒙過逢應忝昔馳想尚趣東儼
旣紛將睹遙堪耿自衷淹留慙小草飄泊類飛
蓬分豈期真異懸非異仰同杜蘅滋奧壤榛枳
蔚爲叢榮願垂他日衰遲漸薄躬相知存海內
遑敢悵途窮會不超然處徐看恍惚空沿流徒
泱泱觀樂祇淝淝匠石稱輪扁和倕號國工競
惟誇欲擅讓亦性宜冲洧滴窺溟渤丘陵失岱
嵩詎無當世鑒竊笑鄙夫侗却寄懷難悉廻環
緒可終定聞題尺素莫恨斷征鴻

避雨西施洞

青山入雨餘古洞闕烟虛嵐重雲來靜石深
度疎香留尚脂澤芳浥染芙蕖綠踐幽攀徑花
飛曾似居近尋迷島翠遠上失吳墟緩目林巒
趣徊徨一悵如

周公瑕山莊

閒榭俯青谿幽徧狎遁栖礪烟攀屢憇嶺色睠
深躋危望遙通漢高臨倏掛霓片峯扶棟出衆
巘入簷低泉上猶鳴鴈花間憶放麝藥苗春易
澹思集 卷十三下 又六

斷丹火竈難泥命嘯言追阮彈琴應就嵇共徵

靈石契芳草重淒淒

其二

信美潛丘壑端居亦垆郊平雲浮樹杪缺月露
山坳樹曉花寧落林寒鷗未教壑迴標四壁巖
疊寫雙嶠薛縣堪裁籜陵陽可藉匏軒窻朝水
石卧起眷蓬茅流嚮高低發清陰晨暮交共言
塵外賞聖代有由巢

春日同薛明府過山中

野寺快晴初閒懷適復舒因從二千石

衡廬雲際山皆接烟中景故徐樹交臨水映簷
發隔林疎興是時乘暇游將寵藉餘忘形言道
勝撫賞悒風虛碧甸饒靈草長岑勞笨車春空
愴方寫遠靄悵焉如蘿翳思招隱潭清欲寄漁
漸暝天送暝緩帶立躊躇

贈傅明府

風雨不驚寒神靈避灌壇政成施愛博恩覆砥
躬殫精格尤增異誠勞賴舉安孺行逢狎雉邑

澹思集

卷十三下

前七

更道棲鸞喜學勤爲政清身廉治官風流真可
想淹雅自令嘆惠及徵河潤威平用法寬寧聞
歌解劍已息論探九奏最頻居上旌書傳共看
終知時倚待榮寵冠朝端

即思

春氣禁寒住長林隱日斜猗啼烟未徹鳥狎境
猶譁流水漾殘月度香吹暗花樹藏山宇僻火
宿地爐宸拂霧光遙吐含滋綠漸芽劇憐夷淡
勝塵慮詎能加

送韓太史還朝

丹地初旋軫，彤庭後命催。
江關望征騎，灞滻暗飛埃。
供張中人設，青縑小史開。
閣門方引上，禁苑復趨陪。
恩禮踰朝列，聲華擅薊臺。
藻驚游霧思，氣耿刺天才。
劇切言何密，匡扶義自該。
行知重樞掖，庸道獵升台。

其二

詰旦戒輕轡，旌題已路隅。
寵除天語近，肅召玉階趨。
豹尾森沉接，釣陳清秘殊。
北扉臨

潘思集

卷三下

七

紫禁初景麗，金鋪際會隆。
千載詳延陋，八儒獻規還。
左史作賦似，西都夕奉汾。
陽檢朝承溫，室圖五時僊。
漏報莫不講，唐虞

白雲

解骨信仙才，凝神道始胎。
塵勞令俗厭，劫永易年頽。
養鍊銅陵下，餐霞碧澗隈。
息吹成霧雨，氣引若風雷。
霄戾還瀛館，晨朔必閭臺。
九英將雪散，五色戲煙迴。
漢動虹騫影，泉虛月媚苔。
寶書芝作笈，靈境玉爲埃。
飛觀凌寒迥，層城槩日開。

何如令威語，空望白雲來。

王百穀將北上久不聞問詩以訊之

側聽響遽車，何時獻賈疏。
姓名先已簡，才氣會當摠。
上雍從猶待，東封幸又胥。
侍曹憐興在，供奉莫情踈。
迎夏幽煙盡，臨秋通璫虛。
霍聞風夜後，草濕露寒餘。
寧虞卿印誰輕，王蠋書字成。
珠錯落篇琢，玉溫如鮮瑩。
占宵發光芒，豈暗舒星文。
太史奏無使，望竿旗。

座主宗伯以詩見寄荅謝四十韻

潘思集

卷三下

八

廻首蒼龍闕，遙令憶鳳池。
功成慕箕穎，身隱讓皐夔。
麟閣抽簪蚤，雲臺躡履遲。
運猶斟北斗，光自耿長離。
誕挺原鍾嶽，乘辰始應期。
弛張隆覆露，出入荷鴻私。
寵藉登高賦，恩慚大雅詩。
掃除先古盡，頓覺往賢媿。
日馭輝皇極，璣衡建兩儀。
雄風歌裡是，白雪興中欺。
橫睨驅炎漢，憑陵逼姒姬。
沉深存壯渾，逸麗謝雕錐。
壁惡連城價，珠含明月姿。
宮商諧盪沃，氣骨陋紛披。
尚挹煙霞思，仍當鍾鼎施。
可從蘇李道，聊與馬楊馳。
盛代

誰將擬斯文真在茲國還尊用典儒亦抗稱
誦必敦鄒魯瞠因望具茨焉能言授受祇用竭
追隨算曆曾聞召談經每下帷由來操尺捶庸
敢議工倅墻仍容躋踐堂隍但仰窺南轅方向
越舉目若游睢義謂嚴非預箋云微願諮絕奔
終莫異伉輓豈無疲史頡微餘辨連山定佚遺
何論尋魏竹竊笑讀秦碑承相差函丈門生直
孺兒試教觀眇小寧止失毫釐旋辟麾趨進仿
徨詭吐奇杜幾驚內怵却立懼堪持後閣開嘗
澹思集 卷十三 九

送徐進士還朝

輕輶指異宮結駕屬城東謁入傳呼淺班聯著
籍通曉河榮複道初月動相風階附含香直名
因草奏工掄才清省重茂選得人雄供奉爐烟

內趨鐫瑞蹕中飛廉霞作觀龍首氣成虹置
臨西掖揮毫滿射熊細塵飄羽蓋綺陌躍雲
載典刪裁共爲書刊勒同此時紛照曜自昔仰
穹窿願以承光曲因聲塞北鴻

曉起

新霽氣澄鮮晨興一爽然煙餘朝彩薄荷偃露
珠圓先曙流殘月含風咽細泉涼生憐酒濯花
法惜纖妍移景雲翻影交林嚮曳蟬臨秋詩莫
更物色與遷延

澹思集

卷十三

十一

送人尋越中山水

海上片帆孤煙深不可呼遠山沉隱浪漾楫入
平蕪遶岳名傳禹循崖勢擬吳烏傷霜欲曙木
客徑還瞞自可宜風土寧將戒旅塗若從諮越
士朱育在還無

靜觀

謝喧堪境寂願息世能遺眺聽還俱絕天倪孰
可窺寂常觀有欲幾是坐忘時悟入非關想心
通豈屬思超然恣恬漠恍若任希夷試更齋三

月當從雲將期

過太倉謁元美

放跡休居日能勤謁請無相求緣問義隱處是
空途池上猶芳草林中得比芻蕘將秋水喻閒
與夕煙孤宴坐餘靈氣繚經就鼎湖先曾侍武
帝莫漫笑狂夫

其二

塵外飡霞客來尋松子居未同人境接了與世
情疎心義探惟寂身形鍊更虛無翳安有盡忘

澹思集

卷十三下

十一

遣益空如託宿寧遺鳥假途猶結廬清禪間玄
理何事復關予

送袁武庫

津樓曉色微琴裡奏離徽直更排闥闔遙看指
帝畿澗花陰去蓋秋氣惹征衣帆引楓江思人
爲蘭署輝壯猷言戢武方國佇來威何似杜元
凱才名自古稀

得余君房書因寄

書來良自寬慰藉復當懽尺素遙能寄寸心寧

可殫遂令蕭散跡轉憶却非冠紫殿陳封事青
霄縱羽翰沐芳衣惹桂點筆氣薰蘭夢斷聞清
蹕天迴奏法鑾流虹驚剡藻游霧是輪丹興入
高秋夜覓搖承露盤向風惟引領傾想逮忘餐
賴得因雙鯉雲泥達未難

其二

游宦貴京華由來盛祗誇言詩皆立學著業不
名家仕豈共工重材寧匠石嗟柏梁篇始構虎
觀議誰譁國準隆三代身通薄五車船官專制
作梓慶握靈蛇徐疾言能審方圓計未加風知
無蕩駭度信失奇衰利器還于越良金出若耶
離居欲有贈折簡代踈麻

寄魏季朗教京口

掌故藝何工名纔試誦通簡求虛
詔下才子自江東一命甄仍薄半綸沾未融山
川猶禹日草木尚邠風流化雖從近雅遊非諱
窮臨雍聞有制經義侍新宮

其二

澹思集

卷十三下

十二

稽古實兼才爲容記曲臺右庠令契往小學得
蒼來造席青衿滿登堂汗竹該周畿王教始江
服聖文開俗競親經術人咸委貨財用儒今已
效莫不睹風回

其三

一官江上日幾稔望堪嗟咫尺從牽後尋常猶
去家京臺非異域計吏是秦嘉日末滄波歛風
餘林霧斜蕭條疊舍柳搖落故園花讀賦當驚
問徵書來未遐

澹思集

卷十三下

七

其四

祭酒問誠嘉儀爲舍菜賒宮懸陳備樂庭奏樹
崇牙辟舉應經義笙詩補白華束脩將謹畏專
已抑浮誇動卽成文采言皆屬傳家何緣休沐
暇肯念故侯瓜

訊沈嘉則時寓縣齊

重客來迎夏臨叩勝昔時不聞勤授舍相就幸
停輜退食香凝好雍容琴奏宜桂長涼度葉雲
細影依枝清靄蘭成署新輝花是帷過從當可

適快意莫言羈

秋日林亭

雨罷樹生輝秋煙重不飛思將西澗落衰共北
林歸空水知無染閒雲與杜幾倚梧傷曼漈緣
徑入因依總道情忘適誰云戰勝肥涼生還遽
爽聊一詠伊威

其二

萬事寸心違今行悟昔非里同通德鄭居異五
陵韋隱映輕林斷歌斜弱羽揮亭臯下流葉簷
際長新園草想遙乘驟花堪近擁扉書當傳馬
服約豈恨牛衣細火空槐暗遺光墜露微荃予
好姮飾猶自甚朝饑

送陸冲臺提學山西

擬金嚮澗陬析羽戒前旂晉甸持裁日吳區悵
別秋高旻清乍洗爽氣逼全浮騎吹空霜發輶
軒澄景收文章從壁主星野屈參留河華風今
朗汾陽俗昔邁臨軒爲士寵及席固才求况是
聲明地行看允 帝猷

澹思集

卷十三下

七

其二

異野入輕旂時文用遠柔條章猶漢作甲令重
今修郡國因推擇賢才况仰由教覃知藉雨學
貫盡沿流風勁傳三晉淹該隘九丘品題將月
旦獎與任陽秋懸鑒人倫慨登龍士氣投河汾
興禮樂光定絕岐周

沈嘉則云屠青浦再託致因賦得以言神
仙尉因致瑤華音用謝

僊令有王喬還聞朔旦朝攝衣之

滄思集

卷十三下

五

帝所躡履在煙霄業尚躬行砥身猶氓俗調閭
臺名已載瑤水宴曾邀命冊階懸峻登真位踐
超預師題宿智閱記抗貞剽道廣多援濟風虛
積肯招倪將和宵眇籟欲應刁嚶金玉音能借
瑕瑜指但譙焉從疏淥淪祇益望迢遙

其二

蘭弩備威儀誰矜子愛爲夙膺才殆庶虛挺運
常期躡景紆陶想升天悒許思煙書人豈見龍
篆便來遺慙重能留訣粲然微詠詩繫纓仍檢

籍牽祿更曹司玉韻非寒映瓊輝似露滋迎風
半揮手迴雪託含詞折下忘華貴翻教顧賤私
狂言驚且惕晦跡外爭知

上太宰王疎菴

天地重開曆軒皇在御辰弼諧歸一德銓政用
誠臣首命持衡鑑元僚掌化鈞再中方啓運百
爾盡維新黃道遵乾度丹心捧日輪垂裳河海
宴調護著精神

其二

滄思集

卷十三下

六

中興至理臻舊老起經綸汾水停堯駕河宗應
帝宸疇咨千品敘寅亮五行陳政地依端揆官
方藉統均睿謀裨更切袞職補尤辛信是君臣
契由來肺腑親

其三

孤卿寵位昇爵賞自躬膺薦士誰三揖知人庶
九徵陟颺皆慎簡踐位必才稱累牘清通擅諸
曹峻直凌具瞻傾節槩遜聽慕風稜汾晉唐虞
日君看海宇澄

其四

冢司專國命治典衆才憑計獻官聯正功分
敘登馭言陳八柄化已穆三能選署觀懸象
賢力舉繩位隆周憲貴冠絕漢儀矜定是推黃
錄泰階今始應

寄吳明卿

昔命侍金閨分符階更躋陟颺三事遍名位數
賢齊入思賡相贈矜才遇盡題夢飛吳嶠外花
落楚雲西寒靄遵途細晨風去鳥低涉江芳可
結上郢綠無蹊流序淹回易聲塵隱軫迷懷情
當未異介跡自言睽望 幸將封岳趨 朝待
執圭定知行藉爾重爲吐虹霓

寄張羽王鄂州

鄂君遙借問拙宦近如何仕固逢難愜才寧時
易攄西浮踪跡昧還顧信音疎積歲題中考頻
年勞佐車夏丘嗟自遠雲土悵誰墟異進懷沙
賦深疑誤郢書敘遷非定輟僻陋是荒閭舊莅
思旋軫崇階幾奏除命應開省署恩豈後嚴徐

未肯羣心舍當看建隼旗

寄龍明府黃州

上善紆靈略興懷軫使君政成風迄靖聲允俗
無紛蘊藉思多貸寬平澤最殷淹翔猶楚服教
化似河汾正直時方媚才明膏自焚情深憐俗
繫愛結念躬勤折節從貧士游思共典墳俸膏
資請乞廉益重推分望斷辰陽日覓消鄂渚雲
悲歌何繾綣江漢一相聞

徐太史愈疾

澹思集

卷十三

十八

公瑕云太史疾甚困恍惚夢入孔廟衍
聖公與接旣又一少年偕一媪以榼來
中一瓠令食辭不能又一茹少年強令
食覺甘香醒猶在口遂灑然愈聖靈若
是耶將太史賢也

淹臥非耽寂文園偶倦遊告因嚴助請疾向孔
林瘳孺語痾今去媪靈誰得猶精誠通夢寐行
義動奎婁發藥寧將禱爲儒效若酬格孚祥則
兆詎可謂悠悠

其二

偃息嶺雲偏倚梧吟夕煙恍然疑有感迫爾覺
能痊忘遣應真契清齋會潔蠲不因逢樂廣還
似夢鈞天精爽寧非聖照臨知祐賢事無驚曠
世行嗣道千年

寄張肖甫中丞冀北

撫監威望重副相節旄臨氣爲登壇厲誠將授
鉞深多方資底濟元化賴平斟升揆應周夢疇
咨作傳霖安危時正倚夷險道能任河岳聲靈
澹思集 卷十三下 十九
動山川義感謔東郊傳楚誓西略著虞箴款塞
皆重譯來庭畢獻琛靖民恒載德下士每開心
宿昔憐虛薄窮年懷好音雲天弘覆露海日映
高陰遠寄將何道徒令騷首吟

哀黃清甫

幻化一消亡千秋詎足傷少微淪鳧耀客鱗
教隕精芒度貴纔離嶠臨湘適返鄉身屯嫌命
薄時寒豈才妨短數驚珠失隙陰悲劍藏惟餘
篋中草占夜發孤光

其二

遐轍縱追尋徂齡迫遽侵夢隨巫月墮厲染
煙深句在關時忌人亡閣淚禁覲罹哀卞泣垂
絕怨莊吟谷以萊轅圯天爲黔婦陰九原遺恨
日萬里丈夫心

其三

詩律非輕畀得來還隕身數篇天已靳累歲客
常貧光價贏滇詠齋裝匱粵珍旅覓江漢夕羈
寡怨啼晨半是飄蓬跡終爲行路人勿傷京洛

澹思集

卷十三下

二十

下今古北邙塵

送金憲使之薊江

江上擁雙旌持橐按百城澗花流水濺煙樹積
晨迎槍壘雄軍幕河橋控柳營寒輕山瘴斂春
入嶺雲生遠馭皆風偃南陞况砥平無言新受
賑方鎮得專征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三下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四

長洲劉鳳子威著

五言排律

張侯燕諸君於王相國第託以志事用韻

一首

郎弟初筵洽輜軒下士光發尊微舊事命牘辨
封疆梗概親承切編摩口授詳共言當屬草必
也敬維桑政紀栽花處名留汗竹芳雉馴風可
想鷄次典誰藏采購從刪擇懷鉛記逸忘子雲

澹思集

卷十四

方俗語汜勝教田章五壤東南擅群才水地昌

子管由來煩綜理何詎乏油細奉計辛堪隱平繇
甲未量獨稱雄劇在一賴令君匡才忝臨邛客
清沾茂苑霜分讎誠易效重席禮難將初憶由
拳外旋窺射犬傍若流千載意祇有頌循良

壽龍沙王孫

黃老神仙事丹書

帝子孫自應天室貴當

復道家言澹泊將居寵謙光謹奉藩桂輪雖赤
社蓬戶視朱門一託松喬契彌令盤石尊中興

頌須上沛獻好承恩

壽撫臺陳公十二韻

千齡標際會嘉曆應隆長燕喜三辰外鴻私一
氣旁撫時玄律薦登歲兆人康力欲扶商鼎積
先得夏璜神功舒化日風烈擊飛霜璿象天文
轉機衡坤軸藏昂精參佐命水德贊垂裳矯矯
還熊虎噦噦儀鳳凰黃圖恩與國景祚澤陪昌
慶比嵩喬峻榮看臺栢芳宣釐重鈞石光耀振
球琅願以南山詠回歌召伯棠

澹思集

卷十四

瑞光卽事

風寺夏初長相尋過院香坐依敷草軟行愛却
塵涼眼入虛何證聲聞現此方晴空潮是海烟
際幻成梁實相蓮從出然燈火未妨花輪流月
掩葉逕白雲藏問義同無垢開題多放光幸茲
還結侶清宴一禪房

雪夜周君席上

遠心何處寫愛爾百觚傾新靄浮春澹長風載
雪輕嬌歌承艷發妍笑逐花生樹以烟爲色鹽

因曲作名韶芳憐編妬翰藻與宵爭歡促重門
鑰寒消殘漏聲袂翻將墜珥屢沓恣牽纓不惜
餘明借願言金石情

喜范太僕至自海上

晨風在北林含望爲誰欽動是經時面行非少
壯心春朝啼鳥合雲海落花深興愜求同調曲
長知好去聲音中筵催酌斗闌夕共悲參相和停
西瑟迴看燕市陰

李朗席上贈華容孫山人

澹思集

卷十四

三

明燈深蕙氣杯酒結春陰贈遠同淹思傷年多
故心時難才蔽晦獻罷壁銷沉趨夢途方梗吊
湘情未禁花飛雲雨峽草綠瘴卿柳無事懷孫
楚江邊一涕淫

重送王尹

雙旌辭水國送遠極前岑烟日川梁淡寒雲冀
北深帷飄雪影落花綴暗霜沉平楚天邊鴈青
山邑裏琴相將鳴玉佩想見正朝簪建禮論思
地應餘惠愛心

清甫樓中見隔城山色

意繞盈尺隱
間映之梵宇

窗小那能隔城闌不礙山霄懸樓盡入江走地
虛關遠夢輕明月長林對苦顏翠微通幌外幽
樾在梁間眺極寒空淨雲飛朝暮閒鍾聲出寺
冥鳥影落風還覽步含神霧吹簫吳市闌渺然
高所寄如此詎曾攀

壽撫臺陳公六十韻

夏服匡王畧周畿重保釐鄼侯膺昴宿申甫協
嵩期命世名元擅乘辰業更熙既能生間氣直

澹思集

卷十四

四

爲寄台司

廟律由身定軋靈屬手携山川

雄畫圖文物盛分旗武偃緣威建人康祇澤綏
行藏對隆替動止繫安危示禮寬成政操裁肅
撫師蒸黎單自洽草木被寧知立使澆嚚化坐
看凋敝移迴淳方復始適變况皆宜恤爲辛勞
軫恩難造育窺機非開塞用權異短長施特以
嚴章憲猶厯清佐規算車多就簡錫貸屢聞持
巨細殊兼體暄寒若在肌爭憐趨衽席何但免
瘡痍刻厲恒如此謳歌遂逮茲臺端全引義巖

壑獨流慈孽已看萌杜妖應絕蔓滋化衡懸詩
秉詮鏡可相欺嘉霽消愆伏和雍稔稼蓄廣儲
仍負海沃土舊梁池警向萑蒲絕聲過日域馳
供輸崇國策藩衛莫疆陞七校閑魚麗千營靜
虎貌投戈興俎豆講藝引偏裨共許丁侯射誰
窮風后奇秘將金匱剖與與玉鈐披覽象還推
步惟神未假思孔曾傳緯候仲實辨俞兒學術
三才冠彞倫九域毗泰階尊寶祚繫表仰著龜
精理今無匹風雲信有之歲臨吳分野恩映漢

潘思集

卷十四

五

旌麾壁處環栽柳心傾切類蔡從來颺踐久
使樸忠遺念每存圖治居常憶濟時青蒲敷奏
敏兢栗散懷遲攬轡空霜凜驅車澄景隨爰書
盈粉署封事溢彤幃江漢民依召朝廷蹟讓獲
艱貞還德似公亮亦誠追作弼驚猷壯陳謨且
望耆恢宏終雅量卓犖鎮羣疑悠爾情尤淡焦
然色欲鰲素祈衷感格庸慮跡參差夙夜遑云
暇淹詳亟所儀會當登鼎鉉聊試驗磷緇黃帝
詢天老軒皇訪具茨握符綿祀曆職袞位星甯

慶溢南溟淺齡延北斗卑穹隆齊泰岱赫
陽曦喙息同舍燠洪爐總借吹烟華浮掌薦
醴接霞醺區外鴻祥集寰中彈壓爲歡娛予兆
庶覩縷道吾私紀載鐫鍾石形容綴管絃遐哉
徒展頌永矣一徵詩

諸君見過值雨宿齋中

虛院當春寂能來杖屨遊踐苦妨徑側攀葉逼
泉流臨眺堪樓倚孤騫耐鳥浮相將興蕭遠共
以托沉悠博戲遲行子爭梟不下籌作寒烟颯
至翳景暮先收漏續踈燈照雨殘深夜幽風花
憐自嘅露草條何道莫謂羈窮竝何慙氣味投
異時傳好事千載此林丘

諸君集齋中擬玉臺體詠垂絲海棠

尊酒逐流光新花動院芳微風將緒弱驚艷傳
枝長天矯朝霞裡輕來繡領傍曉魂縈易亂情
縷結難忘粉浥嫌無膩紅滋暗自傷柔絲起百
媚垂柳失千行泛彩迴煙態餘暉曩露棠非關
妬挑夢終是恨蘭香

潘思集

卷十四

六

宴司勳宅聞歌

高會徵同好，乘春發思長。
選歌開樹色，度管散烟芳。
韻逐風前落，鶯驚花半藏。
空流皆合響，賞拂盡成光。
曲按無須顧，琴調不可忘。
新聲多北里，艷意少河陽。
愛客能終宴，憐君啓後堂。
談經逢暇日，何復道安昌。

觀洛僧弄六齋

狡僧觀皆幻，擊甌伎有神。
陸離小垂手，百轉眩迴身。
放杖能隨節，浮杯不動塵。
影看非一月，電喻若千輪。
運訝成風巧，旋驚屬舞新。
攝持因定力，危豈復關人。

奉贈恤刑嶺南梁使君

帝仁深泣罪，推擇用輕平。
春仗辭初下，雲旗翻並迎。
破觚將曠蕩，懸法奉休明。
至理多流恤，亭疑本好生。
獲蘇思未淺，更始望先盈。
貸豈徒三宥，刑知慎一成。
奏當堪繫令，掾史盡賢名。
時鄉方文學，持裁中法程。
自可懷庭軌，無論塞汴蘄。
和爲傷痛霽，沴以滌除清。
霧霽宜開朗，鶯花何

預榮祇言儒吏別，况有雅才并不調。
公車賸能飄江左，纓興中雄賞藻席。
上寵縱橫絕翼，蒼梧矯孤霞。
嶺嶠征還因張仲蔚書，此報羊城。

十三夜讌徐君擬玉臺體是夕立春

夜律迴青瑯，歌筵發綵雲。
光飄妍思亂，響入合聲聞。
鰲棟飛相照，鵲爐寒更薰。
笑來偏淡蕩，曲破覺氛氲。
學斷風前袖，看書眠後裙。
錦翻池被色，袂舉纈緣文。
妖麗何因覩，繁華會自欣。
促杯花穉動，隱燭臉鉛分。
定是迷燕鄭，堪持惑令君。

酒闌懽懽未極，詎可慰慙慙。

題陳中丞世德卷中丞之先常濟人於海

波所居北沙漲而成岡勢如玄武

言是龐公里，還高于駟門。
兩朝名德貴，東冶舊風存。
揖以人康濟，艱由道極援。
鄉閭思抗澤，漲海覺爲恩。
地脉潮能結，岡形波讓蜿。
聲靈堪秀出，勝勢已雄吞。
福始光來裔，仁培燕後昆。
忠勲應世載，節鉞况駢繁。
撫牧當畿畧，威懷踰塞垣。
徒知頌吉甫，嗟爾莫空諠。

上座主宗伯

昔御軒皇曆勞惟風后歸辨名諧百物秩典祗
三微裸玉裡中祀登金贊大祈協聲均造育開
兆定邦畿命錫恩踰紀主璋問益輝握蘭成藻
繪溫樹散芳菲密勿持衡地雍容絕等威遭逢
真莫比耿介每多違貞亮輸雙管光華賁五衣
朝端閒韻度事外想音徽冲讓甄宸極辭榮動
瑣闥寧能鍛鸞翮直欲解驂駢用晦名逾起覃
思道固稀甘從潁陽卧一息漢陰機入座虹皆

滄思集

卷十四

九

繞臨池興獨揮丹堦搖嶽色碧院長桐圍月倚
瑤臺蒲露寒仙掌晞行藏關運數繾綣切瞻依
郊禘垂清問春秋對萬幾膠西儒者是廷尉漢
官非已鬱雲雷望誰歌雨雪霏徘徊薊門路惆
悵北山扉紫殿星河近空同使節飛乾坤看位
定輔弼憶功巍却冀趨函丈終憐隔絳幃徒然
愧知己何以慰長機

寄西亭

余往官汴雖聞 王孫之賢未及投分

顧子索詩遂深懷舊

才賢稱近出茂戚世相推河間還修禮楚元俱
受詩自天來錫命崇典奉嚴祠被服諸生似沉
吟芳草知書多東觀舊客有芝園思遠夢渡河
水攀援憐桂枝平臺清漢裡飛蓋綠雲垂宗正
名方起三雍對復誰股肱懸倚待衛尉未應耆
想見文成日深逢浩蕩私

送董侍御

薄送輶軒使飄纓入帝京河山今直指繡斧舊

滄思集

卷十四

十

持平顧盼風雲壯雍容郡國清按章吳賦畢刺
舉衆才并凜色通南極光威動列城寧言斂手
避已見觸鱗爭股栗猶堪懾神裁轉足驚磊珂
多大節卓犖自高名江介飛霜擊閭闔愛日盈
網緼覃草木隱軫慰黎氓主者文無害新朝典
用輕坐令三事肅誰識四時行耿徹璣纏朗扶
疎水鑑精吹噓寒燠異談笑慘舒成問俗恩先
洽推賢分獨傾彌恢延覽度逾重激揚情還似
停車待何誇擁路迎陽春歌外發白雪興中生

道卽緣規獻詩仍欲采聲久紆温室對旋抗薊
門旌軀傳遙驄駟前矛嚮澗鷺澤從滄海潤思
竊野人縈帳遠伊川出霞流洛汭明迴看霄漢
上及此贈王程

送魏吳縣

劇邑當刳弊仁君與燮調砥躬厓俗弛操檢慰
時澆聲績真堪慕綏懷幸可徵詠思流作頌抃
舞亟成謠在昔稱風政方今挹峻標始知神用
絕終是鑒裁超但假寬爲理依然蔚有條惠和

澹思集

卷十四

十一

漸百里協氣應三朝靈異民猶狎愆陽稼不焦
祇言迴造化定已息氛妖節視秋霜烈刑憐赤
子驕由來傳平法庶矣厚薰陶示儉供輸薄登
臺意寄聊閭閻歸揖讓山澤樂輕繇况屬中興
治兼逢千載要公車榮辟命夙駕欲趨 朝省
署懸相待關河惜漸遙雙旌何沛沛一劍復蕭
蕭鸞鳳還寥廓龍螭亦九霄行須施霖雨甫道
協鈞韶惘歎哀氓隸慙慙奉帝堯澤無遺草木
心有軫漁樵攀引留征蓋扶携擁使輶驛臨寒

水隔幃入嶺雲飄尚憶彈瑟夜貽書報郡

冬至夕集幼于十六韻

茲夕迎新霽玄陰受謝收贊陽聲遂肆書候景
宜留奏酒稱長慶題詩寵宴游朋簪高會促律
管度寒道霜際堪遙對鴻前杳數浮斷山江洗
出迴壑霧將流沙菊淒涼盡泉芳隨事幽渺瀰
窺結興寥廓愜同求意好微能接欸言歡總投
雲來岳欲動衣觸石相鈎溟渤深携酌星河倒
入樓翬驚鴛鴦羽影靜驕驕裘嘯傲行成韻獻
欬動是謳時應憐晚暮情豈望巖陬烟罷傳雙
鯉天清引數鷗會知忘出處未可俗人謀

至後四日集子循新齋

長踐千金壽朝開一酒卮風烟含曙動日馭拂
空遲水嘯悽迴映陰崖斷吐姿寒光迎小歲雪
色照纖驪履自威明造雲從彥輔披祇逢高賞
藻直爲下襟期遠道猶芳草青烟尚桂枝屬天
雕檻出覆水綠疏垂莫問浮靈氣終令絕等夷
相看殊慘淡揮染竝淋漓恒碣徵圖記河漳薦

澹思集

卷十四

十二

藥芝頽霞泛丹醴流吹逐朱絲歌入霜簾應景
隨年簫移縱談初望壘引義遂交綏人地三才
儷星文五曜窺事纔勝破涕計豈辨干時尺劍
途方蹇洪鈞數未奇惟欣塵外想不着郢中欺
但共鋪糜爾寧愁奪糈爲彈琴與鐘子情在可
能知

亦山卷爲楊中丞作

地因棲逸重山以得人名衆壑含風落諸川向
檻平嘯歌林景入循寄白雲生寧問臺中草空

滄思集

卷十四

十三

多物外情疏功推劍易貫酒脫貂輕隴底蓬猶
轉河間月更明那堪紆勝畧傾注想論兵朔氣
傳金奏懸知萬里鳴

春雨集孫將軍

言就孫賓弟陰沉入翠微羽旗侵野霧金埒謝
兵機雨密驚聲暗雲深透澗飛解纓留上客開
閣出南威新葉沾逾綠幽花濕詎輝歌長流響
在徑曲隱枝稀戀酒情難醒憐歡賞易違酣來
帳下舞涕落戰時衣關塞愁烟水河梁親釣磯

青春堪晚暮慷慨故依依

黃徵君養疾得花字

微託養生家探玄漱內華五禽親所授二孺爾
無嗟峯上烟含液林間竈伏砂隱芝方吐萼小
藥正萌芽寧使厓醫鵲旋驚失畫蛇因娛蕭頌
暇沉思自堪遐

寄憶李朗

春夜迢遙憶風來虛綠樽淹時知有恨孤思覺
爲煩氣宵寒生寢庭幽雨謝喧續紛寧怨蕙偃

滄思集

卷十四

十四

寒不愁蓀力漸乖中路居常辜願言別離心自
軫交道手空翻開匣疑精爽殘宵落夢魂慙慙
藉雙鯉持報魏蘭根

塵嶺懷往

長岫隱崔巍空巘翳晚暉雲霾時並轂風霧屢
飄衣翠阻危難憇紅輕怯未飛羊腸知已慎馬
首欲安歸跡與丁年去心應午道微駘馳猶夙
昔轉盼似無幾斗入身堪蹇升陵目可睎遙遙
亂懷抱莫復諷朝饑

由溪道中

峽雨磴千盤朝煙瀨色丹攀緣辭嶺嶠沿涉
流瀾尉石呼應語仙魚控不難穢穿橫狀險極
走白波湍瀑漲隣雲勢湍沙落霧壇疾馳溪轉
駭孤眺路臨殫風泊飛花定聲長啼鳥寒山川
既驚急空自戀巔屹

得東明范司馬書因寄

悵然思遠道君子惠相聞漸水遙生色稽山盡
洩雲縱言知九貫謨古讀三墳得謝寧隨世成

澹思集

卷十四

十五

勞豈顧勲輶軒傳舊事竹素重清芬綜述深何
備游思遠祇勤安車期聘問羽扇佇麾軍辨囿
傾情切學徒瞻望慙當令今鄧縣不異昔河汾
章江送別爲黃戶曹賦

使者監興發儲胥轉豫章城臨烟際水岸引霧
中檣絲賦河渠漕梯航貢篚將旌門涵露氣瑞
節映花光期逮車徒急程嚴楚調疆亦知催赴
上署裏待含香

其二

興事海陵倉雲屯輪冀方算緡支使最獻計發
曹良五會船初動八公颿更長效深蒙霧雨勞
展閱烟霜送遠誰將思遙馳不斷芳惟當延瀨
月入夜一相望

虞山拂水

水霧凌風沸泉源訝倒開灑空林靄亂逆上石
光摧泛灩從颿迅縈紆雜霰來花寒勢欲落葉
濕迴難裁映微姿何皎輕翔影乍迴濺因飄橫
入注益起相催綴色分烟際傳聲嚮澗隈扶輿

澹思集

卷十四

十六

靈氣發轉望信悠哉

擬送朔方大總管應制

乾靈申廟律上宰握兵機禮始初征禡謀非用
戰祈北河霜氣肅東道羽書飛戈建冠周冕軍
行麾夏旗目中無毳幕閫外一戎行勝算惟全
國成勲佇奮威六師元衽席萬里自駟騑飲至
當陳凱勞旋聞承徽

秋風函谷

白雲瀾谷口秋色度關門扼隘稱天險雄開作

屏垣轉深將雨暗危動雜風翻平隧猶妨騎高
陁欲折轅建鈴臨太華襟帶瞰中原坂側涂仍
峻隴分崗伏蛻二陵形勢出千古霸圖存莫憶
棄繻去英靈寧可援

秋日虎丘

是夕漾舟前寅緣人境偏殿斜初碍日樹遠欲
藏天暑色澄無際秋空入爽然開林由兩巘第
水是三泉坻石成臺袁花源入寺延聳巖排紆
宇却觀吐青蓮亘望渾浮壑遙來祇泊烟沚雲
澹思集 卷十四 七
陰漸起晦景澹猶憐賞惜嗟何有飄揚慨易遷
直置小山桂招隱自年年

書情貽陳生康甫

罷酒一獻欻中心積已違簷風向夜作庭葉對
窓飛沚欲滋新色睠猶餘故輝花寒知緒薄影
斷度行稀久念誰能冀深要幸可幾雖令却謝
請寧不重聲微短褐神期在青雲意寄微狂歌
輕歲序驚翰散烟霏裘馬徒多恨江山空自歸
俠先馴易失誕復快難戰起掣龍文去爭憐白

日揮君才定足倚慷慨暮何依

送人尋越中山水

知作會稽行山川先自清夕帆淹水宿晨策睠
烟征俗問神巫舊祠存禹井名石門霜鳥迅海
嶠露猿驚絕澗將娛思臨空且振纓若尋華子
谷彌重枕流情

其二

道路入東來林壑越望開行源尋綠嶂帆海向
離臺岸出天形盡潮隨地脉迴韜涵殊隱映靈
秀復崔嵬湖曉烟沉鏡渚青霜染苔客名能相
劍事豈勝持杯藉是隆今賞能當一往才

澹思集

卷十四

七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四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五

七言排律

三月三日游虞山

海上羣山上已新遙憐島嶼動芳辰年光極目
將烟散柳色傷心送酒頻泉注青天迴浩蕩巖
斜白日倚嶙峋石門懸棧還長劍峽口飛花催
暮春觀閣但令圍紫氣仙源不辨起黃塵已疑
置宴同河曲遂有明珠似漢津迴軫依然多艷

澹思集

卷十五

思浣流誰復獨風神他時若問追游事會是清
談裴逸民

山中作

林栖幽隘少經過可是龐公在曲阿烟草落花
寒露裏陰池瀑布月明多纔穿洞戶雲封破始
亂溪流壑勢過逸鹿呦呦沿折澗驚猿嫋嫋挂
青蘿流哀久絕疑楸竹踈引徐傳答嘯歌壁下
孤槎交演漾瀨中逃石欲蹉跎天門雨歇虹猶
斷古篆霞深字半磨信宿倘能逢桂父高尋無

那九秋何

寒雨朝行視園樹

江門地濕結亭迂小徑林長霧葉濡雨過隍中
看蔽翳苔滋桁上踐碕嶇荆榛刺眼籐偏落松
栝梢烟節半無蕭槭風連元自媚蒙茸石髮未
全枯霜莖旁挺堪朱實縹蒂雙垂發翠莠雲宿
氣含深樹衰阪行朝泥出峯孤坐臨踈岸花猶
點巢碍巖崖意未蘇豈謂千封還可敵楚山不
盡足盤紆

澹思集

卷十五

秋日園居擬長慶體

已消殘暑小齋前遂有涼生修竹邊池長新瀾
生穀細荷傾清露瀉珠圓蕭條欲罷茅茨霧幕
歷徐開草閣烟秋半芙蓉渾醉倚霜中楊柳尚
依然異時狂態驚彌甚此日浮誇覺更偏把臂
入林吾敢後比肩同事爾應先風腥海邑鼃魚
市氣暖江南秣稻天測雨數晴逢野老占星刻
歲說農田縱心自可輕當世快意何須讓往賢
明月夜深花上色丈人辛苦耐安禪

春日過公瑕山中因同尋涉

新霽閒尋景候殊相携巖壑世還無笑言淹夜
歡能借眺倚移晨酒更呼飛閣片雲峯四面繞
簷流水樹千株林風嶺日元相蕩柳徑花源本
自紆綠解晴枝光暗發烟和谷嚮氣前蘇故年
蘚合橫槎出往跡苔鐫卧石枯攀洞踐香奇盡
效穿崖憇險遠爭扶勢臨天矯烟含峭翠澹嵯
峨影落孤僻嗜入深從薄晚最貪緩步得高晡
不知散騎麒麟畫何似周顒山海圖

潘思集

卷十五

又二

其二

長林杯酒共新晨同向年時實怕春隈曲結簷
疏石道望衡接宇映花津褰衣斗直凌高入皎
鏡流懸翻倒陳細躡霞蹤微仰矚縱尋風磴覺
相親幽烟綿藐姿愈出古洞湮夷歲漸淪崖斷
夜知蛟穴徙澤刊雲識渚宮鄰鯨魚起立峯危
抗灌莽交輪谷半臻官信精靈憑負極深哀川
瀆沸騰頻徜徉舉世空搔首傲睨千秋一欠伸
景物尚堪延覽在未疑袖手落他人

雜體

集句安德初雜送隨計

鷄鳴高樹顛迢遞白雲天半嶺通佳氣重巖起
夕烟岸花飛送客官路直如弦推薦非承乏行
遲更覺仙遠心何處慙下水不勞牽別有青門
外長安在日邊

集句挽凌約言比部

騎吹凌霜發塗芻去國門詩書遂墻壁草露蒲
秋原況在他山外難招楚客魂流芳雖可悅世

潘思集

卷十五

三

事與誰論

集杜句贈入號

百頃青雲抄秋沙先少泥湫流何處入雜樹晚
相迷有客過茅屋無心待馬蹄鬱紆騰秀氣爲
伴宿清溪

五言絕句

題畫竹

枝節成龍子音聲作鳳吟不因烟雨失誰道楚
江深

其二

竹葉寄煙霜蕭蕭亦復長若非能應律那得薦明堂

日出行

初日照秦樓
蚕饑葉未稠
流連芳樹子
忘却采桑鉤

其二

朝露浥柔條
粧成還自嬌
葉濡風且橫
繫籠莫令搖

清思集

卷十五

四

其三

莫采相思子
無傷連理枝
若言逢蔓草
須憶纏綿時

玉階怨

碧樹籠秋月
清烟溽綺疏
霄衾空自抱
玉漏獨欹欹

其二

寶帳碧空霞
瑤堦玉樹花
昭陽恩始幸
偏有露寒嗟

七言絕句

紀仙事十四首

散花天女解鸞輪
初擁旌幢海上晨
絳氣蕭蕭飄自肅
玉聲輕處始逢真

其二

西靈際運降龜臺
萬氣光中羽帔來
慙付隱文傳系遠
晨雲宮闕自今開

其三

縕氲仙霧薄天衣
映奪烟光綵翠微
夜半異香滄思集

卷十五

五

風度影月明環佩
九霄歸

其四

凌景飛游集右英
受書玉藥太玄精
留將龍篆烟雲在
莫比乘鸞秦女羸

其五

謠母曾傳孝道名
神庭芳志映貞清
五陵無數當期出
盡是人間功行成

其六

朝會三元行有程
金函還付馬鳴生
鬱羅天上

登真者偏重人經並下旌

其七

曾聞往記著冥通指授親承感降中直以神襟
膺挺命微標玄悟事將同

其八

上仙飛馭綵雲空名度東華職又隆靈跡共傳
人代裏祇今無論易遷宮

其九

真妃重降晉興寧神異猶彰紫度經應是五辰

澹思集

卷五

六

齊曜日萬靈今總揖明庭

其十

朱陽昔挺駕霄才海上新看著錄來長史自緣
家世事包公壇在未須猜

其十一

劍拂三生親愛辭解形白晝策靈時衝天紫赤
光中攝髮髯朝真現玉麈

其十二

執法臺郎舊是仙得稱弟子亦前緣聞傳六甲

靈飛事正勅青童校理年

其十三

盡閱稽神徵寶書昭靈莫是洞庭居良常近接
神仙地前後登真跡未殊

其十四

朝禮方諸禱七玄小儒安敢冀飛仙山中請事
陶弘景引氣靈方可許宣

予素不能好客客不至乃不能無猜過矣
爲之咏

澹思集

卷五

七

杜幾誰復識行藏矜抗還於俗未妨春社已驚
花事罷不知簾外燕飛忙

其十二

怪是蕭疎有褊心物情遷易際難尋矯誣縱爾
名虛附未必終能懷好音

次秋日眺望

今日登臨秋水邊神臯帝甸接雲烟官橋指點
長安道一片平蕪青入天

其二

遙看一鴈下寒原
際野林聲蘆葉翻
猶自嫌他千載意
那無紫氣向關門

讀經

大雲音海絕聲塵
法悅從來未有津
小坐無何經十劫
華幢知出幾由旬

其二

十住門由願力修
初心悟卽知能周
但持學地無生忍
非想真如豈可酬

秋思

澹思集

卷十五

八

蕭索茆茨一愴神
涼生菌閣柰閒身
夢蒐霄漢驚鳩雀
風露秋河耿結璘

其二

涼風臺館不禁秋
霜樹沙蓬歷亂流
滿目蒼苔千古事
散懷人外日悠悠

漢苑行

侵曉春風院院生
但聞吹落玉聲清
天迴閣道森沉閑
閒下香階獨自行

其二

死牆跨渭絕涇來
曉日花間萬戶開
一自林池歌宴後
飛鷺翔鷁盡生苔

遇有所睹

忽逢姣麗信難方
冶態豐輝燁有光
恍若令人還自失
莊妹寧可少彷徨

春未盡一日雨中登擊秀樓

秀色芳暉四面同
烟含飛檻似乘空
登臨不道春歸去
總在茫茫細雨中

綠蘿菴

澹思集

卷十五

九

碧薜和烟掛澗幽
露花風柳盡依樓
長巖斗入城隅近
便可浮觴坐曲流

黃公澗

激澗鳴湍過雨添
重重烟染斷雲霑
九盤磴折流花去
灑淅清人正酒厭

其二

驚泉穿石透嵌巉
聲泐青天壑勢剗
澹蕩風前妍思寫
知予洗耳換塵凡

風

谷震林騰沸綠潮千枝弱柳逞宮腰橫來驚急
安能御虛有游思逐影飄

其二

際晚憑陵聲怒號連空落勢迸江臯蕩搖天地
誰能信駭感浮雲一任遭

歲時記云春風二十四番棟花風居後

流連花鳥一春中啼斷綠鶯飛亂紅最是年光
留不住莫教吹盡棟花風

春思

澹思集

卷十五

十

小窗春晝轉黃鸝催喚東風滑若脂莫放酒情
花思減酣歌須及艷陽時

陌上贈美人

花驄踏盡苑牆西狹路相逢卽思迷注目車如
流水去羞眉誰辨遠山低

蘇臺覽古

青郊繡嶺浥空霞疑是吳王宮裏花麋鹿下來
還日暮歌鐘舞榭復誰家

其二

水邊楊柳境涵空葉葉枝枝盡是風無限山川
懷古事依然城堞百花中

吳使君席上

垂鬟二列態閒都妖玩誰誇鄭衛姝纔造新歌
教按舞直看迅體繞流蘇

其二

羅幃珠被爛生光翡翠鴛鴦在曲房謳和趙簫
齊逐拍不勝郁烈發身香

其三

澹思集

卷十五

十一

娛酒惟嫌樂未荒蘭膏繼夜奏清商蛾眉曼睂
曾波轉迴衽分曹綴舞行

其四

芙蓉新檻燦雕華嫋目娛光只似花豐輔微嗎
容穉小絕憐嬌笑倚修姱

夜正中聞仙樂

杜若輕帷夜漏沉仙韶要眇出花深泠然似續
還飄斷不是風吹是雨淋

贈天長馮尹

政成劇邑舊神州宛見當年紫氣浮父老不祈
頻 賜復使行阡陌似中牟

其二

旬服高都課最優遂令淮水底安流理繁信有
神明宰民庶惟將恩信柔

其三

省循風俗行能全察舉江淮第又先爲政幸當
河潤日定憐澤及舊京年

其四

澹思集

卷十五

十一

子養爭傳惠愛長清身治節漢循良能將吏事
師經術何似人誇王洛陽

其五

墮書十道急徵賢墨綬翩翩飛上天計吏一時
驚羨爾不令班倩獨登仙

張建封妓多讀書有借其書者多有粉印

指痕

閒下粧樓興未厭時將玉手弄書籤指痕不減
餘香在最是行間粉澤霑

其二

宛轉紅顏盡綺疎深憐慧性最耽書秋來燕子
樓中月地久天長思有餘

壽山東顧尉

捧檄當年重簡才署曹曾著激揚來奉高況是
提封近仙掌時傾露一杯

其二

一行作吏共稱賢從事平原聲最傳不似紛紛
書上考但遊東海自昇仙

澹思集

卷十五

十二

夏日閒庭十詠

甃階苔濕濺花深紅欲隨流映綠沉杯酒詎因
芳草醉小吟徐步苑牆陰

其二

水護閒庭不斷花時占幽石浸流霞晚來無箇
能縈思放意虛寥覺更遐

其三

懷他迫阨楚吟哀輕舉無因賦獨裁盡蕤衆香
蘭薄下荃予飄泊被花猜

其四

情超澹泊際難尋小劫能消宴坐深
貫却綠烟迷曉徑滿庭青草晝陰陰

其五

娟娟花竹媚孤烟聞鳥啼殘小檻前
多少牽情夢中事不堪迴首憶當年

其六

曲簷低樹已新蟬疎樹炎輕過雨鮮
莫是靜來能勝熱溪風幾日勢猶顛

澹思集

卷五

古

其七

盡日無人滿戶雲清暉几席碧網縕
生嫌夏氣過踰半望斷南軒度夕曛

其八

遠宜眺望數登臺居處曾徵月令來
漫道昏昏惟遣暄五車萬卷併須開

其九

倚徧蕭屏不自聊醉中黃鳥尚啼嬌
祇言香散芳菲盡那信心情亦坐消

其十

專已休矜放鶩爲高才多蹇遇還誰
古賢立行危相厲不歷羊腸未險巖

從軍行五首

朝提桴鼓立轅門將士驍騰盡七奔
取道別從蒲類海烟塵驚慘日光昏

其二

紅旗獵獵出陰山度漠輕留意氣閒
絕縱左方千里外未禽冒頓不言還

澹思集

卷五

五

其三

手仗霜鋒弓臂掣兵車夜轡雪中
山輕賫十日追窮虜盡破降胡驅入關

其四

邊地蕭條馬骨寒帳中催妓奏邯鄲
曼胡側擁雕鞍醉箭落天山指北看

其五

胡沙擊面北風乾馬齒堅冰人未餐
恐後軍期無晝夜合圍千里掩樓蘭

和夜上受降城聞笛

北斗低垂掛戍樓黃河不逐月西流一聲長笛
衝沙起散作邊城萬里愁

夏日徐君見過

夷猶樽酒落花前相慰風塵各惘然細數同游
少年日惟餘惘惘不勝憐

送人歸楚

昔人乘魚西去吳今晨送客白雲孤扁舟一夜
巴陵雨當憶持竿在五湖

澹思集

卷十五

十六

其二

吳榜將乘鄂渚深一彈別鶴便沾襟楚山蔽日
峯迴合遙指南疑何處尋

其三

擊汰中流雨灑塗沅湘漠漠入平蕪瑤華誰爲
離居贈託訊靈均舊郢都

其四

每因岐路惜蹉跎況是西浮夏首過重結桂枝
還倚崢嶸江漢若君何

漫興六首

啼鶯無賴著紅亭綠樹陰交野霧暝爲語莫愁
書帶草削方恬筆欲箋經

其二

淹游渴賞思難醒網戶經旬薜荔青曾是著書
多懶漫鸞鳩何事語丁寧

其三

悴盡形容力盡銷沉研精理更全饒禪因受夏
知貪寂氣尚凌雲覺恐飄

澹思集

卷十五

十七

其四

依風吸露漱浮涼手攬江蘿結佩纓近卽眼前
求卽遠從他四野罽羅張

其五

雨驟風狂暗草堂朝來虛爽似瀟湘軒墀四合
皆雲氣轉愛恬愉引意長

其六

茆茨松偃落庭花乳燕將雛相趁斜振屐未妨
苔色破蒿萊不剪壁穿牙

和三鄉驛詩

吹蕭明月昔相隨
愁絕雲山影獨窺
惆悵夢魂驚旅夜
歸來不似入關時

其二

青鸞墜翼爲傷離
綵怨香愁處處疑
紅淚道旁消未得
一行知是斷腸詞

其三

碧杜無情蘭蕙芳
啼痕相續怨三鄉
若耶溪上來時路
步步風花暗自傷

澹思集

卷五

大

讀竹箭篇

誰懷和璧握驪珠
擅代才名舊屬吳
可道王融推阿士
價應不博十高都

其二

升降時風動鬼神
由來道與泰初鄰
斗爲臨制權衡在
才俊紛紛隨後塵

其三

著作昭垂日月光
瑯琊王後晉陵王
試從海若觀河伯
派別流分誰足當

送孫將軍催漕船入

去行疆勞擁舳舻
數入分功誰亂行
旋率未須誇漕轉
只今超乘貴鷹揚

其二

高秋奉檄動征塵
爲赴軍期令再中
若道淮流三翼舸
不堪落日楚城墮

澹思集

卷五

十九

子威先生澹思集

五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六

長洲劉鳳子威著

七言絕句

送人北游

蘆花飛遍撲人衣
望鵲臺西夕暉
萬里送君從此去
不堪羈恨濕煙霏

其二

黃金結客有誰來
路入江楓楚調哀
憶向薊門看月色
與君更盡碧瑤杯

澹思集

卷十六

贈人

束脩行義古人間
節行蕭蕭楚水閑
滿院綠蕪留客處
清猿不斷髮堪班

送別

微月霜天萬里行
何人江上楚歌聲
秋來無限明河色
未抵守前送客情

戲爲重體

崆峒山色九秋深
河遶天關紫塞陰
明到鴈門寒月落
白榆飛葉滿風林

其二

忽然相失杳難尋
傳道迢遙去更深
會待歸來重攬結
可堪飄泊到如今

戲東陽元

除夕絨題百和香
綢繡滿路爲誰將
白雲不受人間使
飄渺三山空自長

其二

空驕白雪笑仙郎
意氣由來可易量
咎教一時寧藉手
令人千載惑陳王

澹思集

卷十六

送人入越

天半高帆掛影流
永和三月送扁舟
羊何倘見還相問
爲道清談人姓劉

其二

憐君一舸下姑蘇
月苦煙長片影孤
傳道少年多好事
越中能似昔時無

送陸君入都

天涯芳草送王孫
繫馬高樓盡綠樽
入洛早聞多避席
祇今誰似陸平原

其二

萬里驅車落日黃
關河鴈色轉蒼蒼
秦城未制三年淚
不覺因君一夜長

其三

風江無盡去帆深
別酒雲連海岱陰
到日未須咨所詣
新詩那不有知音

戲東傑公

坐觀出息等微塵
大地煙銷證此身
世界總令空劫盡
安禪不動始成真

澹思集

卷十六

三

其二

結盡真能謝縷九
猶於三界遍行檀
欲知心地皈依處
案上楞嚴會不看

偶題

忽過峯前散作霞
岸迴橫露一溪花
迴思攜手河梁日
漾漾空乘天漢槎

艷歌

千金巧笑本難親
遭箇春宵爭耐人
睽睽留嬌羞被好不
憐花月兩重新

其二

輕薄低徊柔膩顏
年時姝妙正垂鬟
鮮膚別自勝蘭氣
不信安陵骨體嫵

其三

妍姿妖色在斜波
最是含情緩度歌
密戲誤人迴嬾眼
此時傾國未應多

其四

粉澤方鮮玉比妍
善爲聲曲是誰傳
若教楊柳風前舞
爭似繁華新少年

澹思集

卷十六

四

其五

生小工歌遂入神
不關協律待田春
暗開笑靨紅雙輔
薄媚空流妬煞人

其六

拂黛裁蛾且未長
風飄冶袖絕憐香
盈枝露發天桃淺
柔曼真傾蘇合房

其七

懷猜自喜翠鴛輕
美麗言將百萬迎
韻管調絲周小史
時時出意變新聲

其八

蕙弱蘭輕歲及髫纖裁袴錦未勝腰箇人如璧
看難厭持與燈前轉更嬌

其九

故偷相調託含辭意比黃金重不貲便欲牽裾
前擁取迴身笑絕隱花枝

其十

空留憐愛爲誰將桂席逢迎判不藏恠底遷延
疑赴曲只愁餘嚮在歌梁

澹思集

卷十六

五

虎丘採茶曲

早採初傳爾雅箋瀑泉聲細注青天王珣祠下
稱奇產闔品當爲御苑先

其二

當時埋劍有寒墟叢茗爭誇穀雨初堪笑北人
惟食酪知君水厄定何如

其三

山寺茶名近更聞採時珍重不盈斤直輸華露
傾仙掌浮沫春磁破白雲

其四

第三泉上月陰移最是醞醞病酒時作茗未窮
枚叔發恠來起色不教遲

郊臺邂逅安君將褚姬

吳王臺畔眺斜暉忽見當時新舞衣玉貌只疑
圖畫裡那知步步逐香飛

其二

風嫋花枝出鏡心皎如明月汎烟深妍妖絕世
姿無定恐作行雲何處尋

澹思集

卷十六

六

其三

千金顧笑未云多眼語留嬌奈若何粉澤不施
光艷發令人顛倒是橫波

其四

密藏麗美性沈詳璀璨難窮態萬方一種閒情
欲知處入君懷抱詎能忘

其五

嫣然迴睇若流瀾意態橫生不可殫暫得相邀
猶自喜連城十座也能拚

其六

風前杳渺曳纖羅紫玉重聞延頸歌艷意空飛
秋色裡羞他比翼戲雲阿

其七

微度幽蘭秀領斜不禁匿笑惜鉛華天桃含露
開嬌面聲艷由來勝蕩家

其八

握中清酒桂寒凝身在瑤臺第一層詎不自驚
蘭麝氣片時占惹欲誰矜

澹思集

卷十六

七

其九

接得流霞掌上杯妖姬恰值渡江來本持觥見
驚吳市遭箇吹簫秦女臺

其十

入時紅粉正韶年訝許春心併是憐國艷無雙
名近起五都佳麗有誰先

其十一

熾暱風流世豈無從來解好亦非徒少年莫惜
豪華擲識取明情似綠珠

其十二

婉孌新誇絳萼名直持巧笑作臺城歡聞儂是
紅心草那得風吹緒不縈

其十三

甲帳千重花迸新今時選色復何人題詩賴是
凌雲手寫得高唐夢裡真

其十四

水調翻成子夜來清商小管曲重裁從今院院
歌新拍妬殺他家乞彥回

澹思集

卷十六

八

戲東魏君

閑憶陽元興有無近來名字落江湖行年已及
商瞿後未舉昂藏五丈夫

無題

乞得青山借野夫叢篁疎薄映濤湖如今松塵
都拋却憶領前年竹使符

爲司勳贈麗人新月

一鈎微步出花心纖影涓涓洛浦深初夜臨風
裝半墮弱疑羅襪未能禁

其二

波上輕塵步宓妃渡河痕小滅芳輝天桃含露
開新臉留取仙裙只恐飛

送人轉漕

鳴笳纔動鉄驄驕百萬軍儲駕海潮橫甚少年
輕俠氣長駟河朔不辭遙

其二

虎艦騰驤督漕勤高牙晝擁水犀軍萬人齊和
千人唱伐鼓揚鐃天上聞

澹思集

卷十六

九

其三

今日登壇將是孫轉輸遼海士雲屯傳麾已樹
狼頭纛建節宜懸豹尾幡

其四

天下征需盡上供千年國計大司農坐看監護
攄籌策卧致寧煩二十鍾

贈主謳殷玉琴

艷意常將溝水頭三河年少妬風流花江月地
應憐取誤把殷嚴比莫愁

其二

花下風來祇亂飛益人清恨是音徽臨秋不
重開匣柱促絲長入調稀

其三

一彈飛盡楚臺雲可是無心逐使君桂響但隨
纖體迅芙蓉應作夜姝裙

其四

能歌十索奪花粧迴軫輕成陌上桑情態飄揚
歡不厭斜波微送戲要郎

澹思集

卷十六

十

題畫

清溪浴鳥落枯荷物候蕭條興寄多爲向游從
咨蔣詔白雲秋色莫蹉跎

爲人題象

生來好賈有遺風貌得形神丘壑中領頰恍然
毫末傳翩翩俠氣吐雄虹

贈王玉田

少俞推叙未全論太乙移天可重陳醪醴遂將
調六氣不驚和劑有神人

其二

微從妙解辟千金迎盡浮雲未是真總道禁方
懲漏洩何緣一見使傾心

其三

欲將名理問巫咸氣應浸淫誰敢芟望色能知
千里外好從金匱出長函

其四

喜方自昔雅知君藥論精來定不羣傳處但言
由舍客與書今世未嘗聞

澹思集

卷十六

十二

贈稗官

事令野老盡閒看青子書還屬稗官惟有英雄
兩行淚廢興千載霸圖殘

爲公瑕詠姬人鼓琴

游絃調作鳳凰吟不信春絲烟水深掩抑自將
花裡緒若從風颺詎能尋

其二

已惑纖腰多夜情更怜新手弄繁聲度前流楚
風應結可是離徽恨易生

散懷

閒將點翰詠蒼苔一日千秋未是才玉笛月宮
尋曲譜朝來按得紫雲迴

其二

高言不止俗言長何詎羞他意色揚老去慎無
稱落拓里中人笑酈生狂

送人北上

忽聞班馬發今晨正值河橋已暮春關吏送迎
休躡足少年曾是棄繻人

澹思集

卷十六

十三

壽傑峯

斐率宮中老比丘偶來行衛古吳州因緣總爲
裴嚴故佳世應知不計秋

其二

護持言是宿生緣到處叢林建法筵可道應身
隨世界安禪常在淨居天

其三

一笠曾從海外還遍尋經藏禮名山近來卓錫
堯峯下酬對無心澗水潺

其四

獨高僧臘不知年已是諸天弟四禪將得五宗
心印在每聞見解一超然

其五

遍禮諸方尊宿來羣魔降盡論師摧親承受記
弘通了會看寶坊多善才

詢季朗

朝野知君稱聖儒最憐消息到潛夫卽今方內
書同異曾問輜軒使也無

澹思集

卷十六

圭

其二

聞道書成王命篇縱橫上下數千年道旁擁帚
看迎候縫掖今來誰箇賢

其三

雅游常奉屬車塵伏軾東馳予告晨不是相如
緣善病祇應還訪茂陵人

其四

秋風一夜度河稀數載天涯客正歸北地初傳
霜已滿上林迴望鴈南飛

舟行溪山間雨作四首

雨色濛濛不見天鷓鴣沒浪水如煙林籬墜處
簾籬密百丈乘空下瀨船

其二

湍飛石激轉車輪霧裏波跳暴小鱗榛薄被煙
灘漱盡千巖風雨暮歸人

其三

雨暗青楓猿狖深滿天風浪出江心孤舟一宿
汀沙夜水氣陰寒亂壑沉

澹思集

卷十六

十四

其四

黑浪盤渦路又冥陰風振野挾濤聲流驚倒峽
蕭蕭斷卧聽寒蓬滴到明

題畫竹

寫生誰似郡功曹小拂枝柯已自豪露節纔開
風際葉不驚烟色動江臯

張麗華

凄斷殘蕪陌上斜錯教人尚恨隋家夜深愁落
青蘋月淚臉何年綻鏡花

雨中懷憶

驚風引雨入窗斜濕透羅衣香度花夢裡
江上路茫茫烟水怨天涯

得詠字

仙掌金莖露一栴流鶯繞樹日千迴縱談轉入
虛謬外炙輠成風聊恣詠

其二

笑言宴宴意誠詠放驚誰驚別是才空岫夜臨
風籟寂懸流千仞壁爲臺

澹思集

卷十六

五

戲效却扇詩

且却行雲披絳霞直饒明月莫籠花欲添眉色
臨河待休道金閨漏水賒

其二

收將扇影月輪開盡出花光驚睹來粉面從嬌
雲幄裏內家催撤莫徘徊

其三

花燭爭開照玉姿粧湏全放莫教遲五明不用
施行障欲及三星正此時

其四

髣髴纔聞環佩聲絲雲繚繞未分明不須雉尾
重重蔽青鳥多時已報迎

得明字

始知無盡是無生庸有貪他世上名除却精心
持戒定不將一字著因明

其二

微尚眈來感宿生本非有我孰能名空慙負負
知何語石火還能幾許明

澹思集

卷十六

十六

騷起

苦熱朦朧只似醒欠伸纔覺夢還驚懷冰安得
王思遠霜氣能令照暑清

其二

幽窗枕簟沐炎風繁暘常如宿酒中冷石無宜
頻熨腹虛涼惟憶化人宮

戲柬徐君

專家義疏讓經明太守官墻蚤伏膺不必質衣
留弟子請看開閣引諸生

偶成

拍手飛花帶酒場看招黃鵠下蒼茫千年惟有
愚公谷峭塹誰將避太行

效元微之

烟榭花深夜欲中倚欄閒眺月微籠徘徊何事
銜深思香氣徐能聞逆風

其二

粉面梨花開月光恍然溫馥不分香欲知秀色
真堪絕一種嬌妍別自芳

澹思集

卷十六

七

其三

淡蛾紅頰膩融酥占燭光搖字夜姝戲捉迷藏
向花下不因笑語未應殊

其四

天孫偷下玉堦行剛被嚴郎筮暗驚待得渡河
凝睇久采珠拾翠總無情

送人出宰

始見仙郎出玉除旋聞花裡慰停車化成無謝
中牟孺清約真如棠邑魚

擬被襖渭濱

臨流張組浣芳晨清蹕和風爭麗新曲宴還
水心劍後車因載釣璜人

秋日山莊

古木千章幽磴潯葯房荷屋薜蘿深共來霞外
巖巒思蕭散惟多出世心

其二

曲簷疎牖盡煙雲蘭岸蘅臯下夕曛谷口冷然
發清嚮風吹流葉亂紛紛

澹思集

卷十六

八

其三

林棲傲睨意橫生檻帶平蕪被水清一壑一丘
專勝事或搜或引自高名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六

比玉集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比玉集序



比玉集者侍御劉子威輯
學魏季朗所嘗同賦也題曰比玉猶古聯
璧集云昔余嘗序侍御客閩越詩已窺其
一班茲探其具體曾不數年而所得之深
所造之速若此季朗挺頓悟之資受相摩
之益起予間發驚人特鳴允哉儼哉夫詩
體殊方才情異秉魏武惜兼善之難劉勰

比玉集序

歎通圓之鮮故或五言妙絕而他製未工
或七字長城而古風遂掩粵稽作者誰能
免此人猶病諸茲覽集中樂府取裁鏡吹
歌行嗣軌翰林選準曹劉律宗王孟七言
間參大曆絕句全擬龍標至青君紅霄之
章金簡肇字瓊笈派音鉤奇險譎非玄思
不能研咀騷肆騷非博極莫能鏡憤世渙
垢故稱物芳游心昭曠故修辭衍將回附

於逐嗜而駭聽於希聲也劉若天馬騫空
而魏亦神駒泛駕劉若湛盧淬鏑而魏亦
飛景發矟夫溫潤而澤玉也清越以長亦
玉也雖沖豔各專閎眇互擅江生所云蛾
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香草寧共氣而皆
悅於魂謂非瑄琢之力哉在管顏譏齊稱
陰何並論近則五嶽屬詠於田郎青州合
鳴於李子斯實命代之二才江東之雙俊

比玉集序

二

也時余方抱沉痾獲披藻撰頓爾吻燥霍
然神爽因悟頭風可愈奚假胡麻煩慙自
除無須藥石乃枕臂而為之序
隆慶改元中秋日司勳氏皇甫汈子循撰

比玉集序

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侯
知己於後也卞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
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之罷顯之
以石也又何難焉魏之田父始疑之而卒
怪之棄之惟恐其不遠乎是猶已寘之廡
下怖其明照一室耳宋人何見而齧磔於
篋五都自饗及笑於周客藏之益固瞽瞍

比玉集序一

別焉即有明照一室畜之弗利其家矣乃
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寧拒於櫝中詩
之為教言之者無罪而匹夫以賈害則焉
用此君子服之烏在其禦不祥也何子威
懷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有季朗於席上乎
詘然抱不遇之感三復喜起之章響中鳴
疎有卷者阿矢青特達扼腕小雅孟子之
論離騷墨臣之誼交舍互暎異采同符無

倡不肅有投必報以相為知己以快於當
年是集之所由作也豈其無因而至前治
德結好而冒不屬之患以俟夫怪而棄之
者必不然矣是集也其瑟若者其理勝也
其煥若者其孚勝也二君子固在焉談者
為價側而視之有厚倍者則精氣之致壯
云爾是相詩之道乎

濟南李攀龍題

比玉集序二

比玉集卷一

長洲劉 鳳子威

吳 魏學禮季朗

樂府

家孫鶴儒
幼孫獻康校刻

練時日

子威

練時日超惚荒灌休鬯達陰陽侯之拔皇下來
穆將將天門開皇之駕馳細縕疎緩節抗采文
皇之降紛有望焱連蜷爛何貺皇既憺神哉宴
揚壽宮揆漫漫光晻濫聲流喝籥玄雲雨以沛

比玉集卷一

一

皇之愉相臨須泊如饗承象輿震蕩心延滛滛
通攸感俠若暗馨醴醖庶惟湛琴空桑越以吟
遁代進和顏嫉綽靡諺辟曼姿藻繚施青黃被
燭嘉晝信芬苾祺百祉蕃惠休蹈時宥寧爾羞

練時日

季朗

練時日將玄思鴻惠舄和延來天門開蜚朱光
皇之下紛龍鵠龍翼左虎夾右道朱鳥殿玄武
太微衛句陳驂昭嘉休皇繫安象載景丕巨奭
華曄張芬成奕皇之降風振振漂薌煥集嘉薦

皇妥居將華肅光麗衍流以煜蒸蘭匏敷越席
靖宮縣弘亮作皇熙豫穆榮章奏簫簫粲隆明
紛如從宛裔敞蔚瑤佩林以朗昌祁度奉釐承
宜蕩蕩殷洽貞皇肆懌澹奄留激宮清般茂游

短歌

子威

吹笙鼓瑟流連日夕樂何可忘仰天太息解一人
生有命歡當以懌誰能懷憂慮茲無益解二惜惜
德音實獲我心愛而不見徘徊何吟解三山則有
林水則以深我有旨酒願與子斟解四子行何之

比玉集卷一

二

豈忘爾思周道逶迤中心遲遲解五東臨扶桑亦
何所將枉用相眷忽在我傍解六皎皎白日迫於
濛汜歲聿其暮心何能已解七匏瓜空長不可抑
揚虛名無實雖美不臧解八汎汎蓬池羔羊素綵
永言烈士受命不移解九

短歌行八解

季朗

綿綿瓜瓞不可中絕以懷百憂中心如結解一我
思悠悠駕言出遊旨酒雖美不可解憂解二高山
我我歲如流波今我不樂日月奈何解三我思一

人在山之陽愛而不見使我憂傷四解雨雪霏霏
北風烈烈天寒草枯南北斷絕五解美門子高雲
中遊遨奉藥一丸松栢後彫六解晨上散關道路
苦艱思念故鄉仰天長歎七解變化須臾駟馬高
車來求長生授我赤書八解

嘉成

子威

億若嘉饗明星有燁昭成於天放載以烈兆承
緯章華祐休始信瑞並出鼎造貞祀泛泛合樂
肆以和姚縟備衆變容列揆昭雲門雷鼓馮曜

北玉集卷一

三

明和正及雅音再成雍雍管磬陶匏笙臚所歆
止肸飭生百醴芳旨蔚若澗進聞虞享蓋孔馨
俞塞越溢心攸弁秬曾隱折感微醒熙熙滂洋
流殷庭繁會軒朱羅華平發寫疏切揚休清展
詩嘉昌集崇榮

淮南王叶一先

子威

淮南王道何顯但坐高殿得神仙小作黃金若
翠翰磴磴甘露下流泉松子白石燦而展燦而
展上建廣里飄颻高臺風以寒踟節梁甫晞消

盤超騰萬里過紫宮令我大道還復闡子養兆
民安可讚當竟天地永康延並坐麒麟辟邪天
祿紛綸悲吟貽祉翔班璘稽首擁護明主壽
萬年

王子登

季朗

王子登彈琅璈乘白鸞衣雲綃遊戲紫宮出九
霄出九霄往西海龜臺金母亦何在雙成雲和
奏未畢素波黃塵忽已改王子登長少年金砂
飛作九轉丹服食仙丹飛上天飛上天舞回風

北玉集卷一

四

交梨乞得許玉斧修竹笑觀楊景通王子登上
下遊翠葆羽車任遠近遠到八域近蓬丘王子
登上下遊遠到八域近蓬丘

芳樹行叶五歌

子威

芳樹紛矯旒於風上下何華華旁臨蘭池懷陽
阿芬哉盛殷枝則那含英蕤以吐榮渥澤咸光
嘉淫然雲施時惠和昌化美美沛如河我行不
樂當復柰老爲休若德綽以永詠思無數忉而
歌四座歡既洽肅醉言無頗拊絃促節笛簫羅

盤舞姿態陵差差需宴逸豫淹以姱穰穰嘉吉
樂有儀夜以繼日未云多爲我謂客且勿遽起
東西馳具爾車馬曳爾衣服及爾年時幸未移
方今

天子明聖左右股肱皆貞良羣吏奉法不詐僞
謂爾勉策爾力翊戴日月軒戕戕

玄雲

叶十蒸

子威

玄雲興河龍升侯嘉德般若蒸揆輝光圻有承
惠集西鬱何隆沛延長慶休靈紛總總施祐貞

比玉集卷一

又四

天地際誕感精弘耀耀緯冥冥熙清思和樂終
緒厥世尚所膺奏天則翼馮馮桂何華簫勺成
高賢愉四海正令曼壽康哉寧

鷄鳴

叶十一真

子威

鷄鳴思晨風鳳來巢郊甸念子欲何適方今大
嘉年和歌臨海內設宴過壽宮刻契爲要質用
法不頗偏恩能逮枯骨越來敷大命舍過不在
小四時熙和春碧玉爲軒陞文繡爲茵蘭殿側
有雙麒麟翔舞一何馴作使琴竿瑟鳴聲應九

鈞房中奏楚畢高張變清文樹羽芬而華一一
鴛鴦新昔我嘉兄弟九得四五人仕爲上執圭
來歸及良辰光輝溢衢路車騎何闐闐烏生桂
樹上下臨江漢潭旦夕衝風發逝不同覆載飛
鳥誠何意念我同氣親

翠琅飈歷之章

季朗

綠霞洞人駢紫鳳雕麗夾輶飄虛翔金旂瑤瓔
憂青鏘和以璫管搖琳琅鸞鸞靈禽紛以驤飛
超九瀛逸滄浪沖陵采霄景紅暘澄煙澹滢浮

比玉集卷一

五

貞方晨以崇游來扶桑仙羽嘹徹蓀佩瑤朱芙
碧若組影颺下城八域渺茫茫南循絳琅西皓
岡忽忽北折遡玄泱朗景未移環九荒飈輿熠
燁翕煌煌螭虬蛟麟粲跟踣娥娟瓊娥挾簫簫
乘翳雲母迴紫光手執綠簡丹綃裳迎我昇登
朝昊皇肅承偃伏趨前行浪波涌騰洪瀼瀼弘
豁闐闐丹璚梁金河蒨翠燦嘉芳羅宮穆淵謐
崇莊帝御玉几緋瑛牀旁翼洞室翠嬰房燔以
雲琅英蕤香統握機神驅陰陽太尊無極浩洋

洋九稽抑首莫敢興叶音風淪珙林音瀏銀宛

曳珩牙流宮商賚以青書緯天章鮮連昭舒機

琰英叶音今至何所綠霞洞叶音恭辭嚴慄峻

惶惶駿馳以出不敢遑綈蓋翻舒紺青芒策我

駟馭下旻蒼白鵠浮游香埃敷旋覽巒雉衡蕪

堂岱輿貞嶠金塵湧芬藁藻蘭蒙秋霜璘谷暉

璨景難詳暢音響節何所名叶音弱波紫燦颺

調篁目以颺歷翠琅章

青君章

子威

北玉集卷二

六

青君冠建芙蓉芳左麾十絕黃髻幢白環綴領
振琅琅繡帟毛帔綠章囊驂駕虹霓從風翔落
鳳驅翼綃幃驤霞軫儵欵升浩茫旋騰玄漠眇
未央逍遙紫栖集景房閬臺瓊闕絳波揚金庭
瓊扇寒九芒明真容晁晏從瑤崑岳靈紆琮
璋道母錦褕神洋洋太上坐以虛無牀羽童憑
景奉玉箱按抑琳鉞發百祥綜御丹極馳瀟淅
巨龍蛻壇儀赤鳳鸞羽昭鮮切雲唱華音宛會
淪煙長北鈞流韻纏絲篁飛響激柱鐘琳琅琤

琬理琤乍低昂纖珣迴影瑤碧裳中有小女字

觀香服食日精爛生光綈素虛閑采空颺標煥

隱暉粲流湧緋組煥燦森以行羅侍蕃衛襲穰

穰肆命憬錫祗肅將主領作伯蒞中黃制敕洞

室察陰陽爰乃曲睇鑒下方儼昱相礫婞孽藏

持以昭禁安可忘按錄斗中下良常愆浪息伏

殄餘殃千秋萬歲膺有慶叶音俯身八衝散徜徉

按志娛戲綠霞洞叶音揚音撫節流翠章

夢游篇

子威

北玉集卷二

七

夜分清嘯向河梁夢與海客遊扶桑驚魂栩栩
隨飛揚不覺襟帶風生涼浮雲仰視萬里長明
月忽墮丹霞裳層巔凜凜波瀾瀾赤丘滉漭涵
光芒空中或覩山礪礪眇乃幽墨杳未央淵谷
冥昧非所詳虹霓天矯闢霧莊豁以神居儼成
行截業天柱名條陽環澤遠忽聞奇香昭發紫
景落鳳鄉超虛彌步排玉閭絳煙雜襲璇極傍
歛隨歸風越昊荒朱鳥銜火爛煌煌丹燧郁烈
炳赤章飄飄絕地紛逸驤逐景逾光不可望振

蕩迴薄含精英拂翼滄渤極無壤鑽乃偉麗不
可名沉流青藕蓮素房洞淵垂橘曜白芳琬琰
之膏湛碧漿紅醺細核結實方靈桃萬歲乃一
嘗瑤輪翠羽羣來翔雕麟駟駕騰渠黃莞薦拂
拭曳琅琅崇真高會鬱流慶廣奏撫節旬以驚
東華丈人音溜朗手抉灝元沛泱泱滄滄涼涼
何踴踴傾霄倒海升大明叶玄響析地幽畢彰
靈綵煥溢淪晦昌赤陵煥以輝穆康金華灑濯
心自平叶

比玉集卷一

八

紫清翔翼之章并序

季朗

柱下史劉公藻才標邈鑒寄令上昭抗傑篇掩
躒前指玄挺獨矯明暉自華西梁歸飢飯之方
日母解胞胎之會韜神練景耽虛味清真算協
於綠筋仙名映於朱格則子翔之作中監文饒
之授上侯漢劉翊字子翔得道為右理中監劉
寬字文饒遇青谷先生道成作童初
府師上侯豈足道哉僕之於公義重要期長瑜奪載
於康樂風存識賞顧雍荷采於中郎乃歲丙寅
華齡二千聊賦小篇以當斷介云爾

颺雲飛青八景前丹梁何所矢珊筵七映紫房
春長延絳林琅實俯蘭淵歌覆停倚芳娟娟輕
颺吹之聲瑯然朱堂桂壁羅冶顏纖衣煙弱飄
嫋嫋清綠玉指出新彈光艷飛逸驚若鸞中有
紫宮之飛仙嘉娥前捧藥書由英瑤沖艷曳芳
篇章曰紅霄及青君叶眇眇自蓉宮丹琳天羅陽
之波朗輿泉花漂谷窰蒼蘿間輕香薄綃幕荔
芊簫音麗婉紫帷前漾裔淹蕩生春憐熙采芬
演形景騫方空晨壁霄霞褰迷迭沾哀縈瑤瓔

比玉集卷一

九

煙叶泊度涼爽縹引延迢邈翠衍香梁前紫芍蕭
葭沲瀏瀾茜瓊黃莞薦鱗余叶蘅蕪飛濺飛琅
英叶媽叶宮春橫曙琨曜妍慶液薜華湘澄泉涵以
江栢綠清漣青芬浮冶思欲輕叶結璘穆簡昭
洞文叶煩叶建始元契金樞關餐芳服象得長生叶
返嬰少豔永無極叶雲萊朗標三神山颺令鳥
輿道羅天八空眇微朱塵紛叶上下九玄及九
寰藻章詠之思颺翩方之翬翼翔紫天爾道可
以億載存叶

紅霄篇

子威

魏季朗天逸其才風華高秀神賞其韻聲理清
疎章詠每成構裁必異含孕前規拔新藻瞻授
扶桑之葉笈爰製七言殫隱芝之萼華情輕萬
寓策景遷遐超玄振味辭非引喻事則誠然況
生籍標芳於上格則大梁啓其真會金書詮品
於丹臺則南嶽與其繕述者哉僕想念辛切委
懷殷至雖寄通於左宮殆多嬰累憑誠於子悌
未可庶幾強復相效更自喚點覺魏君之獨有

比玉集卷一

十

耳

英人下游翩以戾慶龍浮驤紛被離驂駕雕螭
嶷鬣鬣流鈴盪朗振纓綬建以游撓魚鬚靡獲
挺脩眸奮雙貌瓊輜砰隱藥褰瓊瑤瑤瑛憂
鳴琪璿光博落璿星璿崇鮮法服煥英麗粉排
曾華繚遶之緯繚芬馥惟所宜絳組纓鳴耀青
璿碧采有激眩目移影颺丹羽導玉麾紺節先
路秀葳蕤瀟忽遺風上下馳周歷象緯窮景陞
嚶溟希遐騰詭暉玄波渤蕩浩若墮高睨寒門

絕九疑靈岳崑崙鬱晨儀憑煙出入戲清涯俯

御六氣神和熙朝漱水玉擘澤芝夕飴黃露羞

瓊糜穆予更駕策游騏驎以超陵造松期翠曾

沈演相娛嬉琳臺靚遠薄蘭池琬房蓀壁燁流

姿丹芙率瓊翡翠施翼侍紛純燦靈姬珧珠覆

耳發光嫉輕虹夭矯淪修眉桂微飛髻馭差差

流颺韻管復吹箎散宮泛羽沉纖絲仙仙暢舞

動幽祇白瑄青瑤集女嬋威劍照氣霽不憊微

音直爾命雲師旬始陵天不敢窺前爲封落肅

比玉集卷一

土

壇壝合符明辰職所司董以烈章嚴律持絕陰

六宮惟統治靈人夙夜罔不祇駿遑甄命姦象

輶利乃寵建

帝曰咨陟爾左禁允在茲秉簡紅霄褕翟禕臨

睨下土悵以悲睠言千載猶土思琳瑯琬琰球

瑯辭寄以飛鴻行念之

麗春辭三首

季朗

華房煥煥碧玉文九霞光麗熠景雲綠階葉莖

錯芳芬被被倚倚何紛紛玉紅瑤翠敷錦堂龍

官之綃豔朱芳三三五五列成行瑟弦簫孔音
洋洋飄曳從風散飛光宛眉冶容輕欲翔奏曲
上下吹溫香修屏柔幙金鳳皇歡樂無極夜未
央

其二

景春香翠飄飄飛開宮曲館流璇暉冰綃紫文
上下圍綠煙丹霧浮麗姿玉華之芳蔚盈堦縱
橫俯仰若神施裁以紅綢作地衣被以鳳繒作
楹幃金瑤璣珍炫奇輝列布參錯搖絳微遲廻

比玉集卷二

七

顧眺覓神迷冶女婉步吹輕衣執手蕩思翫嘉
時與君結心心莫移笙簧在席爽且悲願得樂
會永遊嬉春風落花易衰秋霜摧顏顏易萎
東流之水不可追既往之日不可回

其三

連延樓閣日向夕盈堂絳炬飛丹煖沉蘭芸芸
幕華壁和風婉輕情蕩逸月光開雲射綺綃良
夜芳席思迢遙情歡志治連香翹醒以縹綠浮
金濤與君知心誓白河兩心不回輕逝波鸞禰

鳳茵耀緋羅翩翩雙鴻泊沅霞景光不留奈君
何

麗春詞三首

子威

芳氣宛宛浮若霞繁光紫蔚燦江涯潏潏平碧
滌紅沙煙榭斂色樹丹華玲瓏藻井紛倒茄薄
落雕雲刻作蝸椒蘭不愜意豪奢長楊西道連
俠邪玉姿瑤質競修姱妍紅婉黛艷新花鷓鴣
鳴絃管縷牙臨池奏曲雜妖哇流留日夕心自
返

比玉集卷二

七

其二

翩翩芳翠飛華鮮壁帶錯落綴連錢迢遙觀闕
出雲間上下紫庭戲彩鴛苔石青熒漱朱泉陸
離彤飾瑩珪璿澹蕩風日嘉韶年羣游籍孺和
韓嫣金羈逐彈不暫閑媚服輕體爭踰躑斜紅
遙臉生微俏蛺蝶矜瑤衣香前流鶯欲度歌管
先艷語自驚蘭杜荃雙微未舉愁珠鈿含睇生
輝照綠鉛顧步逐節勢仙仙玉幃清夜奉周旋
情疑意溢嬌可憐

其三

蕤英繁會氣妍和霏霏紅霧遠凌波徘徊蕩思
逐情多傾霄溢翠鬱差我天桃舒光映丹蛾體
迅驚燕垂纖羅飄翩短舞薦陽阿中曲轉盼顏
微酡流韻冷切金珂溫香柔嫵吹弱荷飛緒
縱橫前緩歌與君吐心誓山河年殫柰此恩隱
何

朱夏辭

季朗

續堂紅曜灼陽曦四壁華敞輕風披芙蓉舒光

比玉集卷一

十四

燭芳池紫采燁燁映綠漪荇榮參差雜丹瑰和
香爽肌上下飛雕瓊作沼玉作堦繁陰蔚茂若
彩帷交翠倚丹何菲菲綃襦縠褰飄若綵豔娥
絕塵善娛嬉婉音逸態輕洛妃瑤牀象簾枕文
犀歌舞息偃惟所宜百年與君承燕私朱實金
醪酌瑠璃嘉鮮紺駝味如飴麗柱激管神情馳
耽玩景光淹以遲明世始昌延萬禧

朱夏詞

子威

穹崇璇閣洞朱暉櫺櫺捷獵景燧飛新颺清颺

蕩輕扉氤氳濯渭奇香披素綠璫錯爛青墀交
煙積葦緒相依蔚若霞火垂露晞瓊玖祁烈炳
丹夷流瀾絕奕沃炎曦離離扶榴映紅肌紫焰
逸采發娥池濯影灼燦耀凝脂桃笙蕭爽冰穀
施嫵嫵逞體生妖姿豐纖合度適所宜爭妍善
眩憐自私繁陽沸空拂管絃音悅易促柱移
壁璫珠月璨綃帷因風弛珮奉更衣芬馨綺靡
奏徵詞明歡婉愛及斯時

春遊樂辭三首

季朗

比玉集卷一

十五

丹英紫耀春芳羅萸岡靡谷陽景和標峯雲構
結靈華修塗蜿蜒散紅沙翠翼飛憶昭麗霞嫵
嫵妖艷橫綠蛾新采逸發若朱荷輕香泛溢宛
情多游衍不惜倡妍歌

其二

游香澹變浮思縈燕衣婉間從颺輕澗石綠翠
雜紅青華葉交蔭交道生啁晰禽鳥紛飛迎
若漂沈絕流塵神思颺颺逐蘭薰飛壁千尺曜
白雲何用入市可尋真翩飄玄鶴驂紫輪

其三

春陽飛空一何疾十年紅顏變芳色華悵阻江
天復集乘春冶遊樂朝夕顧景淹玩長歌翠微
裾留光君莫惜歌媚舞去欲假適今牽多寓跡
駢澤日望月華照東行奉君之歆分無沙

春暮館二首

子威

楊柳踈地枝搓挪朱煙繚繞挂樹檢淮融腰眇
羣芳羅嘉春感人情諧和琤珠瓊林紛相過赤
玉纈栗發艷娥容儀稿坐久不多雲精輝映被

北王集卷一

十六

鬚旋春空逝激影我我煒煌燭明照鸚鵡趨步
明璫珮玉歌清聲向亦遶斜波

其二

華表颺颺流煙輕隨波容與蕩浮情澹漱遺光
燁春英婉變緯緒綵絲縈餘香飄揚秀盈盈珊
瑚瑱刻九鳳文青琴含笑命少君鳴瑤動翠御
珠輪欬若游電逝驚雲彤彤洩洩何云云嫺嫺
超世絕塵氛

其三

清響蕭寥激靈羽倏忽行雲乍飛雨迴徨却立
意焉抒續紛五光映煙嶼初蘭含榮蕙方吐新
萼溢輝析芳杜婧女姣悅戲相蠱春艷淑明麗
三五的樂永華情獨撫清瑟結調聲流楚淪精
蕩鳧紛屢舞萬歲無極永歡聚

月宵辭新體

季朗

朱桃灼灼荷青春綠楊濯濯發陽春香風澹蕩
時及春女郎明豔三五春妙解歌舞留嘉春玉
堂翠弦鳴綺春弦哀調苦怨三春姮娥不愁天

北王集卷一

十七

上春娟娟照我悲傷春篴篴淒傳曲中春霜下
紅袖夜寒春可憐悒悒空度春願將歡樂長千
春明日此時花落春

烏夜啼五首

子威

郎作九微火妾作五采煙持炬不相照空知心
欲然

其二

烏生桂樹間華實那得停風吹五兩去誤作十
日程

其三

鳥啣同心草吹入綠雲中
隱當共歡佳莫學絮漫空

其四

聞歡三江口復上巴陵西
願得波橫厲倒催船却來

其五

黃鵠思故鄉中道獨徘徊
可憐葳蕤簫巧笑爲誰開

北王集卷二

六一

丁督護歌

季朗

阿子好顏容青春步芳月
昨夢在長安何意車不發

子夜歌

季朗

聞歡在江陵西出江陵口
把線不得鍼相逢竟能否

春思曲

季朗

別意落悽枝閒懷寫愁葉
緘怨自絮鱗銜情卷故篋
誤嫁遊俠郎棄置薄命妾
春縷羅衣襞不

北王集卷二

九

開玉搖寶釵寒自疊
衾將空半冷鴛鴦夢逐飄
颻折胡蝶川長不得渡
春花驚已暮爲歎朱顏
不待秋獨持皓齒終成
妬舞腰倚柱哀啼粧歌
頰低燈望歸路魂飛在
他鄉掩袂泣河梁笛邊
聞折柳琴裏咽求凰
粉心墮鏡紅已歇芳願
消花弱自傷明月兩懸
思黃沙孤斷腸飲馬長
城窟結客少年場每命
湘靈鼓瑤瑟復聞秦女
卷衣裳故情搖落空流
水哀鴻單宿湘蒲裏始
從木末送芙蓉又見溪
旁候桃李桃李映人清
芙蓉摘未成青松委蘿
壑白露掩蕪城蕪城一
去三千里蘿壑秋寒殊
未已盤龍寶鏡網蜘蛛
孔雀屏隔羅綺金屏寶
鏡不可期孔雀盤龍有
所思迢遞關河吹暮雪
蕭條庭戶起涼颼漢主
臺前花似繡隋家堤畔
柳如絲已遣輕車迎日
逐更驅梟騎斬屠耆
李廣軍中無部伍昭君
馬上作閼氏年年邊徼
休乘障處處饒歌聽凱
辭但使金微長息戰與
君朝夕共鋪麋

烏樓曲四首

季朗

丹帷翠管芳調新紫牀象枕香霧春待君不來
月華落可憐朱燈映蘭閣

其二

瑪瑙作筵紅玉壁翡翠為裙黃金席明河夜半
入雕梁空有蘇合鳳裾香

其三

新姿艷華芙蓉芳妙態游漾明月光年時三五
容正麗不惜春芳兩迢遞

其四

北王集卷一

子

星河在天瑤房夕萊萸結裳香艷逸游雲飄忽
不復留蘭衾夜寒空自愁

琴歌二首

子威

池絲韻風簫秋竹泛寒煙持許遙相憶單情妻
夜絃

其二

雲吹引雕華聲塵結礪霞願君心自艷莫採蕙
蘭花

殿前曲四首

子威

風轉銅烏漏下遲中嚴奏罷欲多時祥雲細
收宮扇瑞鳳御書集玉墀

其二

玉葉冠涼七寶臺空同仙仗過蓬萊九門月色
渾如水一派簫韶海上來

其三

城色兼霞散曉風侍衣香冷百花中子侯最是
先承寵受謁從容未肯通

其四

北王集卷一

主

四姓朝來欲拜封幸緣肺腑賜恩濃爐煙盡引
朝儀入尺五天邊是九重

廣西王總兵凱歌四首

季朗

五嶺烽來片月孤總戎清夜下魚符獨將一騎
揮雲鳥千里蠻煙忽似無

其二

千騎雲中下五谿龍葱椰葉暗山梯歸來繫得
名王頸盡送春風入鼓鞶

其三

聞道將軍自擁戈朝來殺氣暗牂牁若將銅柱
題新字還似當年馬伏波

其四

千里風飛白羽箭三軍血濺綠沉槍夷酋莫道
哥舒翰今日將軍是姓王

昭臺怨四首

季朗

翠袖辭金殿青苔閉紫宮香寒羅帳曉春歇玉
階空艷態消花上悲情落管中君王恩未薄妾
夢向來同

北王集卷一

三

其二

寶瑟紅塵斷冰綃空露涼君情歸別院妾夢在
昭陽明月懸愁白春花結恨長忽驚雙燕子渾
似趙家粧

其三

琴掩求凰調峯迷行雨臺三春碧草合何日翠
宮開長信教歌舞披香薦酒杯不知花落盡獨
與月徘徊

其四

別館芙蓉暗開房翡翠寒漏催千夜盡宮鎖一
春殘芳歲驚流水容華泣楚蘭誰憐愁坐意新
月在樓端

昭臺怨

子威

妾意憐芳樹君恩疎桂宮夢迴清瑟斷燕去畫
梁空慢臉羞鉛翠嚬娥減黛紅瑣闌花半落盡
日閉春風

其二

蘭殿夜飛霜金閨漏水長暗傷瑤草色似妬玉

北王集卷一

三

顏芳早鴈將離緒悲絃度院涼君王何處所環
珮忽驚香

其三

玉輿行幸絕朱陛暗青苔不分恩成故猶持寵
自猜薄寒生碧霧流葉下丹臺唾井終捐棄清
塵豈重回

其四

霏微羅薦曉隱約輓轡寒掩袂迴阿錫垂鬟落
翠翰非無心似擣空有淚汎瀾欲點花間色還

應羞鏡鸞

春閨詞

季朗

笛裏梅花落琴中彩雉飛江南春又到塞北信
猶稀草色閒歌館風光別舞衣夢魂應可度不
逐曉雲歸

擬採蓮曲

子威

採蓮去翠羽江潭曙綠波宛轉迷何處輕荷作
蓋青桂排單裾掠水鴛鴦飛弱槳凌風未得渡
橫浦繁迴葉又稀葉又稀流浪迴難依還復低

北至集卷一

五

頭念遙路秋風江上恨沾衣恨沾衣歌採蓮結
伴偷來大道邊花開照水分明見但恐華盛不
如前花開復花謝相去得幾許微聞相勞苦共
向花間語節物已如斯關山行未期白蘋尚堪
把芳香將遺誰兩花相並倚愁絕兩心知爲恐
芙蓉朝委露并題芍藥寄天涯相將日欲暮相
望情逾苦忽見東歸鴻鴈驚會道西飛明月妬
明月迢迢清夜閒行雲立盡海西灣木蘭征戍
年年別莫作寒閨夢玉關

紫騮馬

子威

六郡良家子生來作不平柘彈隨烏落羅衣從
風輕飛輕浮橋急迴鑣一兔驚自言驕逸甚氣
俠蓋西京

折楊柳歌

子威

男兒一生事行旅天寒走馬漁陽去霜鍾隱隱
生蓮花光采劇於邯鄲女

其二

憎馬高髻不着鞭一身作健不須憐獵得黃麋

北至集卷一

五

蒲類北跡飛却過陰山前

其三

楊柳婆娑沉虜煙胡地生兒即控弦一聲長笛
關山月雙淚鴻前落少年

其四

露葉飄翩兩泉澤含煙度影玉關前下有流水
清見底那得花飛却結蓮

出塞

子威

代門八月草初黃試擘雙弧下太行未暇紛紛

落飛鳥一麾擒得鹿蠡王

其二

懸門初啓驥驄驕轉戰方酣海月搖射取妖芒
光墮地千層殺氣一時消

其三

長鉦直簪海雲高風捲金河雪色潯馳突陣前
如俊鵲騰身馬上搏飛猱

其四

鏘鏘鳴玉入微風翠駕春祠太乙宮上雍日廻

北玉集卷一

三

朱鷺作睿情皇澤萬方同

其二

聖主登壇禮百神春秋朝請音四夷賓回中數
道休烽疾甘露朝來濕御塵

青樓怨

子威

香隱雕欄月入窓梨花春夢在三江別離空解
慙慙寄碧玉箱簾事事雙

關山月

子威

昨夜關山月皎然見毫髮芙蓉木末初欲能金

井雕華坐來歌可惜清輝不借人曉憐爭柱網

流塵吹散煙絲作輕雪落花一夕滿江津江津

擊楫重傷神傳道上書西入秦離鴈雙迴沙塞

影蘿衣空度故園春伊惜攀龍少年日英風連

延意何溢帝傍王女笑未畢砰訇雷霆下威

疾濺潤杳冥排蕩滿漂取南山洞澤汨天關九

閨不敢叱跪而拾謁還自失爲起昧將下狂生

寬博衣裳觀者傾殿前落鼻談笑清頓覺奇氣

飛縱橫亡如慎忝嘲公卿豈恤騫汚騰謗聲時

北玉集卷一

二七

名側目業已生成也解嫚還相輕與世忽若雲

無情掉頭不顧恩平里揖客東風吹馬耳自矜

口吻煙霞流高臥北窓泉石裏淥潭激激瀉松

水青天不受纖埃滓睚眦流淪下沾臆把酒相

看失顏色一觴一詠寄千古輟劒放書重太息

燕霜薄擊秋草摧鴈風不發河嶽隕筆搖海色

空崔嵬盡驅魚龍入炎煨奮欲騰攫繫九垓未

能投足無嫌猜俯擲萬事如二孩我夢因之渡

江水思君慟哭黃金臺叩閭以額誰所咤一言

悟意何爲來雷雨作解天地開報恩但指寸心
是浩蕩陽和安可裁

比玉集卷二

五言古詩

贈魏氏

子威

在昔邁往姿自顧多所遺周慮不遑夕良友爲
我規切磋良不翅願乃親更之偏輪不俱安大
隧誰當馳眷彼川路長上下與子隨子行捨此
去愴愴使心悲

其二

江海一何謐川谷重逶迤驅車不異軌念子欲

比玉集卷二

何之衆駕且未息策足及良時消消長予佩隨
風飄陸離一往必萬里歸雲無止期

其三

無期不足哀離別感予思行行何所造乃在天
一涯別亦不復返去亦不復疑縱松千餘仞上
無葉與枝焦原不遺趾絕勇將可爲魯連蹈東
海子方王者師出處豈獨否通約固有時貞高
尚不慕達節寧所非

其四

非我獨懷戀往路摧傷人俛仰念疇昔與子猶
一身子飛我乃集忽若風吹塵烈士諒何望千
載俱未申緇素誰當辨讒巧日以新鴟目當輓
張狐狸嫉鳳麟彫飾亦已僭丹采安足陳辛茲
璠璵美能無中自親

其五

親愛悵離居淹薄不須更遠望迴飈集飛鳥爲
踟躕樽酒不能御泣下反無餘念昔從時烈感
歎令人劬匹夫建功祚胤嗣流丹書空文復何
益時俗賤爲儒慷慨擊長劍酣歌攬子祛長當
從此逝安事養聲譽神驚失其勢翻與燕雀俱
一舉扶羅網無爲傷路衢

其六

衢路重皇皇流潦縱復橫縱橫將改錯我思浩
無疆游遨造天阻仰視浮雲長翩翩厲羽翰志
意俱遠揚望慕苟未遂清詩累篇章太公年五
十賣食棘津傍倏起佐皇業豈獨時運昌月出
照丹水萬里鬱蒼蒼我歌君且舞誰能不盡觴

中夜寒風發徘徊析我腸

其七

腸絕空復爲邂逅誰相借快茲千里材焉能齊
十駕寢興既難忘我日又不暇芳草欲爾貽繁
華歲將謝汀芷一何辛江蘅亦行化時方棄杞
梓亟欲杖都蔗傷哉奏郢中虛爾談稷下投翰
共慨然吾將起長夜

荅劉公七首效子建

季朗

驅車遠行邁相送此城隅浮雲出太清丹華蔽

上玉集卷二

三

川途念當與子別終宴不須更恩愛日以深聊
此清夜娛感戀未畢景歲月忽以徂扶桑激東
曜江介嚴霜塗願子幸自愛太息此離居

其二

離居何所之整轡歸舊鄉曜靈赴春華飛鳥薄
川梁豈不念疇昔感惻中自傷徘徊出東門我
馬亦徬徨迴飈當車發倏忽凌朱光離思安所
極反顧悲昊蒼庶以展嬾婉憂來自無方西弦
發趙瑟東曲出齊倡慷慨仰天歎涕下沾我裳

流暉麗丹景白露縱以橫

其三

縱橫情中絕游目陌與阡盛時不可追奄忽彫
秋蘭百年諒斯須安用苦形顏顧望懷感傷聊
以喻自閒亮無璠璣質銜此和氏言人皆棄敝
帚君子義獨敦朝霞冒城闕飛鳥翔其間洪波
浩無際流焱揚青雲時俗嫉蛾眉黃金豈如山
委寶擲中道按劍若有愆思假凌風翼攝足不
能前自以保貞素寧欲慕遐騫容華謝馳景感

上玉集卷二

四

此秋露繁逝與王喬遊離別乃哀歎

其四

哀歎未中路圓景疾飛翼妍芳未離條霜雪忽
以集君子亮天載小人樂自植蓬生本無根飄
風任南北南北亦何定浮焱蕩無息游魚戲清
池翔鳥厲絕域萬物隨時化驅馳竟安極中夜
逮明發憂思重反側

其五

反側不能寐貧賤亦何營短褐有餘燠何必希

遠征蘭采被修薄翩翩鬱華英結念同所好中
懷夙相傾君子麗芳藻千載延今名夕宿廣殿
盧清風自飄纓皇皇帝城闕浮暉赴軒楹驅馬
入伊洛趙李相逢迎廻車過闔闔將騁萬里行
別離謝親宴日月良以更道遠慕儔匹贈我瓊
華嬰興言自新綺悽惻我中情

其六

中情在親交歡會不可期賓誦驪駒駕主歌客
無歸君爲山中石我爲陌上枝相去亦不遠山

北玉集卷三

五

川忽間之飛觀縈雲表五岳造天階流景不能
俟奄忽森西馳逝將謁東父不復中顧私長者
重嘉義迴薄自逶迤沉吟以自愧聊用謝所知

其七

所知良不易時俗非我儔眷彼朱絲弦庶以寫
離憂川原何寂莫白日下西流徘徊望東路光
景不可留總轡出長道乘蹕遠行遊金石諒可
敝何用喻綢繆心交無遠近四海若方舟朝露
不待夕虛名安所求置酒尚宴會蘭燈皎緹韞

翡翠翔雙羽鴛鴦戲中洲攬景意飄颻凌雲俯
九州江蘅樹貞幹嚴霜不能彫春華雖以榮君
子安足由託義兩不疑撫心豈所尤願君策弘
業延年樂千秋

讀真誥作

季朗

靈雲煥八朗飛颺濯三華象玄步飄落澄冥抗
蔚霞洞豁無始音玉暉淡霄阿晨樞轡丹構虛
擲火鈴符七氣扇綠輶羽帔造紫塗挺策妙玄
感超邈控微遐仰挹太素精俯絕朱琅河映明

北玉集卷三

六

高濤上結霧絡神和滅景入絳極乘煙眄嵯峨
蕭駕託空鏡青檢飛蘭波藥官命高唱三燭靈
津羅揚藻朱瓊房獨往觀太無浮瀾味恬標寥
筌拔穢邪紫元執丹笈內有隱龍牙熙真外蒙
矯廣景冲陽多淵頽憇霄顛上真掇黃葩翔舉
迴錦旂宴息儼風車金裙總舊縈鼓激道母家
瑤蘊攝暢理栖遊翠暉嘉清宮躡貞寂解軫寥
天都

同魏氏讀真誥叶十一尤

子威

鬱霞煥東啓，目景何聊入。烝儼以閉寒，門耽遷流差。我挺嘉霽蔚，華翳澄幽綠。職炳遐裔重，空肅不謬俯。瞰邃延邈洞，臺紛相繚絕。煙興西雲凜，此塵外鑣英。玄迴薄晏翔，翔藻熙颺擲。光三房外冲，朗寓形蕭圖。符闕閱要高，羅造堦修博。落隱書建齊，理際盤游清。吟托虛刃含，明傾華右滅。慧乃有有習，念胡可由迷。悟冥已久絳，津躡逍遙默。與黃寧扶萬咏，正靈才恬頓。絡纓累和鞅，逝不留儻輪。日車邁會適，爲我曹憑景。

北王集卷二

七

觀七元中有赤素濤，秀質耀琳映。嬰牙鏡自求，朱扇交晨蓋。紫童下夷猶，嚴駕且未發。陵宮檢須曄。

寄元美兄弟

子威

驚思待所欽，悠悠望沉羽。高寒鬱以流，空情屢將赴。風嶼鏡霄暉，霜嘯凌江霧。薄別怨鈴華，獨立傷明婢。迅瀾知不迴，馳光絕如雨。徘徊萬里陰，婉孌千金顧。願言當復何，傾首寄遙路。

其二

傾陽弭東轡，淒序晏西華。景厲氣茲寂，年促能遐繁。霜下驚管空，吹怨疑笳蕭。遠自林灌明，滅互泉花長。浦映煙接嚴，坻流風加離。軫薄沉照水，潮振寒沙淹。思紛已積參，差行未涯興。文悵延寫撫，玩重咨嗟。

其三

總駕厲陰海，浮簫駐空谷。紆情將何如，偃息務所欲。升裾誰能弼，逸代自爲曲。流雪照金英，飛霞麗丹牖。城闕慘多哀，山川夢興矚。空度蘭月。

北王集卷二

八

輝坐消池塘，綠踈酌非遣。疴高張變前，躅雲瀛一以輕。風寓何太局，明賞且未諧。遲違此深昂。

其四

流薄感嬰孺，慷慨逼驚節。思隨宵露傾，望逐風霞結。淒卉標時芳，空護冠踈樾。依微曾巒染，惝况危睇折。桂艷寒更鮮，冰采皓方潔。文翼集遠條，廣場見遺埒。早輕聲利浮，晚愛詞賦譎。臨路不相求，逝波豈難絕。引滿當能持，屏紛庶云闕。清曠事遐騁，駘蕩戒羣蝶。送目白雲飛，懷哉尚。

如悵

寄王青州兄弟四首同劉梁州作 季朗

紅林颺欲舉青川水方驚結念佇佳人
攀芳寫
棕素緒雲薄渚流驚鳬絕煙度神賞筌在冥機
玄映將赴和壁曜兩暉
鮫璣泛雙嫿宵管投寸
心秋華迅沄露衾帷夕不施惟以君子故

其二

河梁結遙緒西苑遲名華丹蕪湛虹水清暉
霽霄霞含景僚夕鴈留露待晨花青甸改玄律嚴

比玉集卷二

九

颺散朱蘿瞻時眇淹積勞睎怨長遐搖楫下川
水吐賴橫山阿流曜無綏翼浮瀾有迅波馳思
在逸響接袂乃悲歌

其三

蕭噉飛翠流輕霜襲朱木霄觀思方沉寒川意
俱逐悽情落泛絃離慕入橫竹風瀑鏡丹梁霜
英滅青谷金河低曙華壁月亂宵燭鵲鳥或求
友行雲亦待族嘉會邈難期昭景不易續撫躬
慚哲才推賢謝名淑傾赴搖中懷淹繹阻芳矚

蘭薄已紆衍椒芬復回複銜意伏下塵晞流式
良玉高眎八宇隘遐觀千載促義御坐相催企
念山之曲

其四

玄條變末垂驚霜迅流節煙海曠清儀雲棲緬
芳烈含穎待君賞飛情吐心結繁曜依望舒衆
軌赴皇轍貞松續香杜幽蘭寄白雪緒冬綠芬
弭迫暮朱絲絕夙傾楚藻美幸邁梁園契庶以
奉嘉徵昭塗良自悅

比玉集卷二

十

離薺園詩

季朗

驅車出東門采彼江上蘭佳人在遠道阿閣浮
雲端杜蘅結綺疏芳芷盈中園薺葦豈不榮要
非心所歡翩翩雙飛鳳文采發華鮮振翼東南
翔適志固所安橫絕亘四海嚴颺折其翰客從
西方來聞之乃哀歎慷慨挾鳴琴爲我再三彈
中曲更悽傷怨彼道路難奄忽百年內孰爲愚
與賢榮名等蔓草去去不足道毋爲自苦辛憂
傷令人老

離薺園詩

子威

噦彼兩鳳凰高翔戲雲涯一舉絕四海衆鳥焉
得隨相望萬里間羽翼何參差返顧傷遠道中
心愴以悲鷦鷯固有適尋丈會有宜奄忽數千
載倏如浮雲馳荃蕙有時化况乃藁與薺東風
動地起中園發華滋遨遊蕩情志俯仰以自怡
從流昔所耻芳馨諒能祗羌何美專伎雖貴非
所希携手清川曲爲樂及良時嚴霜行已卽榮
名安可爲

北玉集卷三

士

重贈魏氏

子威

脂車風言駕招搖遠行游惟予心有慕涕泗不
得留仰視雙飛鴻相與戲道周矯翰忽高戾溲
溲安所求專意結無極一舉隘九州局此亦淹
久飄忽若雲浮還顧望舊鄉懷居非我儔

其二

我友逝安適迭蕩天門開嘉運邁皇始體貳必
良才神飈暢華轂休閑亦遐哉逍遙文昌殿游
宴永井臺中天抗殊麗迴睇絕飛埃不見故里

間但觀浮雲哀鳴笳發清夜金商更徘徊整紱
薺城門中心愴以摧江介何寂寞淹彼蒿與萊
念我同携手千里空崔嵬

其三

崔嵬亦何極恨恨不能言春華漸銷落飛焱激
櫺軒廣庭日以暮琴瑟靜自閒雅變遞代興我
思鬱未宣寤念終長夜悲嘯結音顏常羊心微
感誰能義不愆百木和旨酒芳馨折朝蘭斟酌
不能醉何以寫憂嘆覽察此世間吐氣高入雲
引分空所寄宿昔良共敦辟斯神龍翔發軔由
在淵豈以尊選貴奄忽忘賤貧子其竟斯志我
乃歸中田相去雖以遠私愛尚拳拳

北玉集卷三

士

其四

拳拳未爲薄哀鳴自相索齊飛戲隅間子乃願
阿閣游雲出太清微睇窮寥廓呼吸萬里餘容
裔安可度亟蒙解達顧俛首不能酢嘉爵足自
娛縻爾在陰鶴爲念同本根枝附亦云博離析
豈所尤庶幾貴然諾

其五

然諾亦以立于役感斯征熒光蘊常道盛烈况
昭清處者保貞素行者垂令名迢迢雲中路四
顧寒無聲椅桐蔚澄映巖阿散餘明嚴莖皓方
濯浮氣盡成形臨河歎修濟駢馬宿東亭驚姦
忽中厲接我出浩溟離思不可抑撫節何當行
激事爰已賦百鳥相和鳴攬衣起遠望江漢天
爲城幸逢執珪貴當軫越人情

其六

比玉集卷二

三

人情諒何遠徊徨懷所選舉翅不得飛搶地車
輪轉閑居非我意質累安能變僞祿與子期又
不處江甸欲從井公塞誰其宿廬殿紛綸徒爾
爲浮世若游電踴躍何自強攀雲獨流眄追舉
行未期願得遙相見之子揚華芬超然去宇縣
六翮悵悠悠因風發深眷

其七

眷言胡乃長婉孌在斯夕逢君見光儀衆鳥豈
予匹嗷嗷原野間風雨行未息爲云中自詣何

意坐相失棄置不復憐貴尚兩無逆出門各異
趨安得同所適徑寸照乘珠熠燿連城壁垂輝
俟千載千載諒何爽時俗信輕狡綺靡任流辟
奚必怨子春徒用懷燕石寶劍揮長虹光采暗
相射臨路慷慨言慙勸薦瑤席欲展清商詩我
思良未獲雲興與首陽山朝霖溢川澤惜哉河無
舟送茲遠行客幸承邂逅歡願子惠疇昔

重答劉公七首

季朗

比玉集卷二

四

貞曜無修景容華漸以彫飛飛雙黃鵠來下雲
中遊栖宿念儔匹鳴聲自相求我行思舊鄉感
此日月流朝宴高堂上親昵坐參差玉醴盈華
觴金笙雜名謳浮暉赴急節仰歎不能鬪僕夫
忽已駕川谷自蕭條銜思無終極懷此千載憂
願因晨風翰翱翔凌九州

其二

九州一何隘顧眄浮雲馳南尋赤松訣西登王
母臺太霞何寥廓日月共徘徊朱華翳丹蓋綠
英曜陽曦騁駕迴五岳翻翼臨天池遨遊閭闔

殿飛步太元墀紅蜺結修帶紫葉為霄衣一舉
橫四海奄忽翔太儀食我萬年藥佩我千齡芝
昌明夾雙闕飛廉奉華辎皇佐不可攀潛暉蹈
希微君子弘體貳乘運翼昌時嘉聞流千秋高
義不可幾浮沉各以異良會當何期羲和迅流
以怨彼扶桑枝投翰悽以惻中心自遲遲

其三

遲遲未終夕涕泗乃流連嚴霜宿修翰白露淒
以寒陽暉曜丹極華林盡芳妍日月不停轂奮

比玉集卷三

五

翮飛青天良非等松喬安能希少年朝登日觀
峯暮入嵩高顛紆轡探玉策服食存雲英上朝
軒皇氏與我鍊石篇紫簡芬朱霞羽蓋浮青煙
鳴弦發清徵聊復寄所宜亮茲同心美譬彼朝
露蘭結根亦何遠庶用寫憂歎

其四

憂歎良未已秋河浩中夕顧無橫空羽焉念登
阿閣流雲自歸山清川亦趨澤士志各有經匪
以慕榮渥幸蒙達士顧所貴葵與藿結軌返舊

疆眷焉思往昔肅肅雙鴻翔奄忽中路拆恩義
苟不渝為情亮非薄千里不唾井况茲主與客
神魚飛九霞應龍乘雲躍運會不可期遊遨安
所託哀曲未終奏驚飈被寥廓

其五

寥廓亦何極驅馬向青城白鹿遊其下鶯鸞翔
其顛玉女進瓊葉靈娥采瑤英巖洞蔚昭朗哉
閣浮泰清長跼乞紫丸授以縹玉文東駕蒼芝
亂北乘玄首鯨南睇丹雘鳥西挹素華莖呼嘯

比玉集卷三

六

太始氣咽嗽日月精徘徊巨宇宙舞翼焱遐征
三旌雖以貴要分非所營

其六

所營自無方聊用謝華觀蕭枳登瓊幃青松委
脩翰洪河達千里惜哉悲日晏飄飄飛黃姿光
采疾奔電長鳴下修坂驪首悲清漢執御寡良
造焉能遺顧眄懷此曠代情千載有餘歎川谷
可行游何必在京甸雲路豈所希我思自回亂
改塗上高山丹霞蔚芻蕘踟躕不能前念被雙

飛鴈久要亮不虧持以謝親宴

其七

親宴猶在茲迴策望河梁中心自紆結顧望懷
感傷河水浮濁清欲濟道路長展轉不可置歲
月忽以更明月俱照乘和璧同輝光子爲清廟
珍我行返故鄉故鄉千餘里行子踐嚴霜木以
不材壽蘭膏用不明逝言蓬室居寧侯神龍翔
忠信誠可則何必展清商流藻隨風飛我思鬱
中腸嘉會不再逢感此秋蘭芳騁翰未能悉聊

以羈瓊英

北王集卷三

十七

贈子循

子威

昔我行東邁時載亦始昌逢君令兄弟翹首見
輝光昭景旣熙茂羽儀蕭瑯蔚若我衆賓並
坐君子堂臨觴奏玉醴妙響纏絲簧清歌勝結
楚流風動蘭芳壯思縱橫起談咲莫能忘極宴
未終夕庭阿覆嚴霜何悟牽牛星迢迢路悠長
各言所相思時至不可常

其二

余歸自洛汭薄言遵海濱奄忽歲云謝不知冬
與春坎軻亦何問徒用懷苦辛受命旣沉滯爲
性又不馴回回自多繆激烈安所陳行仁賴明
德必欲懷我身式宴沐清風高言驅垢塵徘徊
登昭曠淹涉遂彌旬恬暢豈余適甚休爲豫新
歸華散苑囿明燈曜綿文攬賞皆綺麗相要在
青雲却視步何劣僂俛愧所親

其三

玄冬淒以厲鮮飈戒陰寒引領遙相望纏綿動

北王集卷三

本

憂嘆歡興詎能幾遺思忽已殫流連寄情眊哀
樂自無端振髮亦雲嶠游目乃高翰豁達展中
懷臨風涕洟瀾天路旣云邈日暮重其關壯士
慘不舒喟焉推心肝千載悵何極奮身良獨難
徊徨謝親宴嗟此寧可安

其四

清霜飄明月驚風薄西山四序安推斥誰能幹
其間丈夫一失意有何可哀歎青蠅易爲玷白
壁諒生患皆皆下流血髮亦上指冠烈心復何

懲哀爾能相完淒露在幽草谷壑慰游盤素波
欲揚沼榮敷競流丹鳴鳥向我悲感之廢操彈
時物日遷變顧此纏萬端所更浩難憶焦勞但
中乾無用敘欸欸揮手遂投翰

閒居二首

季朗

疎竹坐清暢閒雲皎澄陰扶光麗晨棟好鳥鳴
丹林書史幸自娛塵垢寡所侵石函得青簡澹
然遣所歆冥對太始初止水可喻心紛縈俗網
多聊以謝吾襟道家貴知希詎論浮與沉何必

北王集卷三

九

買青山可庶巢由心

其二

客有善我者貽之一尊酒開卷見千載宛與古
人友是時會我心舉杯自爲壽花色照南窓明
月在北牖縹緲煙霧中澄景自可取寄謝悠悠
者紛綸竟何有

送師赴安吉二首

季朗

三載奉明德恩義故不疑所欣得伊邇忽忽從
此辭微言竟寂莫何以慰我思 皇恩眷忠信

遠振修路翼致身青雲上風塵一相失悲懷難
具陳幸子安且吉

其二

攬衣步中庭明星出有粲舟楫戒榜人白日忽
已旦遠送涉河水遙遙逐飛翰越路一以遠路
長不可反芝蘭豈不榮惜此芳時晚願隨雲中
翼聊以慰繾綣河水自悠悠我行不可留明德
難自親道路阻且修願言保玉體延年樂千秋

幼于讀書城南

子威

北王集卷三

三

薄解驚夷曠投暇釋羈絡聊傳逍遙游緬爾丘
園託靈霞誰能追窺霧庶云樂言尋矯季筌豈
乘虞卿屨天清淪煙篁風遠被絲簫基堦月陰
瀉薨宇寒輝約延玩抱綈素冥賞寄墳索獨晒
發沉幾雙豫間浮諱神至歡有餘辭博理無弱
得意非一途結念乃昭廓休暢信何營觴咏時
復作靈輿旣陽嚳蹈舉亦虛郭頽波下孤景開
林淨如削相去雖伊邇懷勞安能醉

貽張子城南齋中

季朗

開墅歷杪冬棲巖眺崇閣陰霞含暉暉遙月發
宵嘒時拊抱遐尚矯志驚緬邈羣林輪標荆激
澗濯蘭蕙忘矣似子淵喀焉像南郭風水渙菁
英山天畜典索無心怨飄瓦有力負藏壑識亮
既冲遠神理亦蕭漠象感非情寄道冥乃超樂
日余眷嘉跡曠賞豫因託將同采真遊屢枉登
嶠作日暮誦兼葭鬱陶念彌博

贈章公效傅長虞體

季朗

瑤極泛朱光璇霄麗太清 皇運肇嘉載 帝

北王集卷三

王

闕崇彫纓昭昭東海公燁燁芳蘭聲弘材蔚青
藻貞風茂英塵矯翰贊洪造澄暉映華芬影若
形墀步邈矣丹閣名翔鸞曜流彩應龍飛紫庭
高蹤眇難企睠顧寔攸殷中懷希石交浮跡庶
所輕縷縷斯以篤恩戀夙復傾傾情當何已歡
會恒與并并志逝不渝素波遊雙鱗遐思曠親
覲我勞鬱難平願言穆昌祉景度翼 天京

贈道華憲使

子威

三垣亦已清熒惑奏太微屏翳一何威雲師避

常曦隆隆盛明世曄曄耀重離吾友揚天業尚
乃經地維發跡自南紀乘軒亦北垂奄司萬里
外轍冕光顏儀方任情耿介眷言薄奮飛伊榮
誠多貺遐邁豈庶幾庶云悅蜚邈何得忘載馳
夷度淹且博高軌邈難希驚鸞翔幽止游鴻戲
蘭坻中心日以企相望緬音徽慷慨良自抑纏
絕聞端闈寵服諒斯簡和衡當可揮登賢由弘
願式慰如渴饑芳馨隨風發逝將與我違遺情
能無慕夙也謝虞職屏已觀時造蓬衡遂長歸
潛則未云遠怨乃庶其非行矣慎嘉問延頸待
驂駢

北王集卷三

王

劉園孟夏登樓作呈彭城公 季朗

始夏茂景榮乘晨覽丹閣朱明獻綠華薰颺浣
炎燁翠林入綺錢翔虬戲紅箔深徑夾修卉疏
墀藝青藥軒披蕩雲歸勢迴浮耀灼禽奏接雙
韶池綵韻姬勻葵房苞紫莖管衣苗文薤雙虹
裊飛梁茜霞煥垂幕蔚耀窺化工熙光欽人作
淵志暢煩勞穆觀麗經度義律已改霜和風宛

猶昨弘葉載嘉運延構振丕鏤矯翼亘長霄擢
莖布穹岳迢遞闢後途飾建懋前焯茲余寡微
猷清塵謬依託取履平津筵觀賢薛宣幄園游
良眷斯舒情暫迴薄一諷蕭遠言虛懷亦云樂

孟夏登樓作荅季朗

子威

朱明受初節燠陽暘方灼危眇抗煩懷崇虛迥
疎閣騰鳥欣和翔逝鱗亦浮躍英奕育神梧新
采麗花蕤華葉榮敷翹翹總枝弱軒藹藹荷
芬徑瀟澤葵爍爍燁燁煥綃衣芊蕞被絲幕餘霏

北王集卷三

圭

廣雲興簷霽高煙約端念蹤玄流澄思爭洛篇
寡營夙有尚保已戒無著懿構載先徽早荷謝
前略結踐義既經貽燕憲安酌茂賢啓弘慮敦
章勵景鏘分以私故傾才爲時間作子悌惠通
好長喻事棲泊韻絕響易臻情申顧非薄機與
測神恬遠淡存漠漭望歸墟崖巖隆名岳
言甯子知庶幾高生託

雜詠八首

季朗

山壑

芳景不可駐結騎遊山阿飛流濯日月翠嵐翻
霄霞仙禽歛來往榮條綴新蘿抗歌驚三素驤
首隘八遐靈草伏朱柯神澗蕩綠波白雲出壑
門寒飈散林華疑有谷神容潛淵闕金砂人間
滓穢積終以返吾家

田家

三農歲作苦所欣被甘澤暘雨適其時秋至乃
有獲王章布嘉令蕝此田與宅是時九月中
我疇茂黍稷婦子既歡悅相與適阡陌刈禾釀
酒醴聊以供祀職上堂壽父母出門遲嘉客嵯
嵯念唐風酣暢以永日

北王集卷三

圭

禪林

永遊向清寂乃至化人宮灼燦芙炬朗招搖翠
幢崇層閣結夏爭定極觀神通知妙象渡深負
法龍力雄四相會一智三乘悉歸空遠尋瀉山
傑自得曹溪宗當知不敏在恒河見無窮在家
勝出家靈運故所同

宮觀

紫府肅真闕琅英穆三清昭昭翠鳳翰熠熠素
雲精華景結飛豔蒨蒨蔚香妍乃知仙靈窟邈
與紅埃分洞房翼朱閣瑤林鮮丹芳太元抗霞
詠華條啓鸞文超步攬皇霄終建玉笈名絳宮
豈遐覲浮游戲崑崙

俠少

長安少年客烈義彌九方父兄侔衛霍外家復
金張貂組煥陸離連翩入建章身當幼騎貴十
五侍中郎華轂紛來集歌鐘羅崇堂廬見輕綺
統廝養厭膏粱報仇歛然飛丹濯芙蓉光信陵
慕英俠翁伯安足方

宮閨

披香翠英晚平原丹幹春玉楣曜紅恩金房度
瑤笙情隨芳華結態逐浮雲行西旦妬妍冶東
家下清塵留仙太夜上綰髮南郡前巧笑蕩人
思薰蘭自飄停歌舞送明月羅帷漾朱芬方知
蓬萊地未及桃花源

園林

名苑廓殊觀逍遙一以眄茵苔翳綠池蕙華映
芳潤飛閣入太霞高臺渺青甸笑萼光濛濛戲
鱗水濺濺綺窓承丹景密林喚文翰境靜羲駕
遲神寧麗輝見會心不在遠爽肌戀浮清良友
鬱來儀茲焉且遊燕

郊道

翠管發長河浮光朱雲爍方舟遡流上宛見南
山閣春郊自妍芳修若帶林薄豐蕪被平岸緡
柳蔭叢草萍藻承波漂遊鱗驚影躍洛水婉嘉
妃繡衾悅楚鄂雜香結輕颺飛華度茵幕應接
非所暇遠慚新亭作

冬懷詩

子威

遙心落迅曠強力衰徃算感歎淹及茲歸冬况
窮晏凜凜月色凝瀏瀏風文散川陸轉蕭瑟冰
霞共璀璨長羅幘分宵孤光暖傾旦迎慮萬塗
攢送念平生斷越朝舲遐江未得遡其半瀾浪
已隱汀耳目自回換奔流灌英雲淩空逸驚岸
芴蒨驟銷零園場無遺貫驪步欣停依撰聯緬

踈觀窈窕暮煙閨婉婉冒林冠東椒彌堪寂西
激愜循玩慙懃抱袂言惻怛踐霜惋方同賴陽
旋逝從會稽竄擁志厲薄蹤矯時抗幽讚即事
若已矜雖貴未云慢可使蕭蕭薰易逐溜澠亂
留寒濯修龍曾穹洒清翰綠賞幸自陶達者希
漢煥微君惠垂明自顧有何慙

過開元寺和勉之會禮二佛諷經詩子威
披懷融慧鏡冥軌洞七詮理度音聲外神標義
解前識譯謝淹識越朗貫中玄昔驗超梵品今

北王集卷二

王

悟暢該篇縛纏警三智滅定振十禪感相備一
詰因法測萬指嚴宇道風肆清嶸虛景延恬昧
攝殊趣咨領事弘宣開爾慈施達憫此報業愆
和豫集上錫為益遂下筵勝鬘穆金界靈筌鼓
惠煙通深邈無屈浮遊信茲驚

過虎丘遇子約率爾為戲

子威

撫暇攝蕭丘千里寓游目落日下霜岑凄風爭
卉木清曠自琳宇森沉蔭秋竹將我同懷人逶
迤放林谷解講摘蕙詞褰衣振芳冰昭途良以

遺雙玄矜悟獨俯仰閱歲陰塊焉傷局促煙駕
倘可期吾行御芝鹿

集東苑樓作

子威

白雲歛朱園微風生廣阿高簷翔霄際軒楹凌
山河睽闕渺已積歎此暫來過窮眺遠蕪迹凄
景駛馳波晏原屢迴薄城壑備差戕霜氣切紫
雲露華抱寒柯旖旎信牽思芬菲良可嘉肅肅
林籟遠漚漚泉聲和窺浦指襟帶投鳥傷尉羅
合樽豈云數逐興亦已醜芳賞空所寄弘情終

北王集卷二

天

謂何

春暮集瑞光用魏子韻

子威

靜晏霽遲暉溫風麗隈隩遵晚命游駕淹情聊
騁目參差散翹英葳蕤映脩陸千霞縹異林衆
響流共谷動香妍袖翩飛芳逸容馥方嚮望瀾
迤郊樊爭如沐賞驚但春謝意狹浮世促伊昔
介江表支慧相與逐化理欽四徒神軒構三竺
寥朗際虛霄曠煒瞰清穆誕華標品殊證機空
鏡獨明讚希一悟婉章同萬育恬味振逾城肅

已厲沉軸想減去嶠禽靈疑獻花鹿容與暢空
無發詠蕩繁煥俯欣染已消仰玩象何忍進勸
眇化因和翔玄景煜弘益濟蒸人結侶在明淑
其二

佇轡赤亭期逸志青霞上偃息避人羣逍遙問
天放化級現影深靈堦構煙壯超超薄空冥矯
矯振策杖浮視隘八埏悠然應虛量近與希夷
鄰遠非識所抗冷風灑曲枅縹緲翳相向奇光
洞無滓煙彩艷瑤嶂感降悅神條撫往悼英匠

北至集卷二

无

游虛恍潛懷舍符任依妄宛轉揮冲氣春宇益
寥亮黝糾謝鴻濛煇煌驚燿閭韻溢形亦清般
遮度高唱一詣離戒途七往足憑伏且以靜自
遺誰言務流蕩

川上作

子威

高裝亂朝澗懷遲驚通區昌風起積陰淹景薄
行艫條然望林首標萼燁幽隅皜艷獨綿渺清
水互含腴遠意飄未歇芳素了自殊澹漱結寒
霧寂歷下煙蕪逕委川屢複氣妍陽始敷靡迤

蕩谷靄飛澤潤凋枯崇香倚軒牖延覽聊可娛

奉訊子循

子威

潛意轉幽邈逾時曠相接涼飈夏深至陽林亦
流曄休已良自多往願庶有協探袖驚玄思乘
流托高揖騁睇江介偏迴睎張溟狹綺績陵往
代文明盛中葉游翰絕憂端愉玩肆賞浹日暮
作高會負氣一何俠齊謳間坐起趙瑟爲誰挾
感物物華新攄情情懷愜彼美千金子要途分
自躡去去行路難凌天不可涉

北至集卷二

无

奉訊子約

子威

知淺孰云慰誠深寄我友揮想巖阿前緹駕重
玄後寥寥閱若踪兀兀似無偶疇昔同繫絲一
朝翻解綬遠興屬煙霄萬慮盡塵垢會不忝陵
騁默恐傷靈誘蕭朗寓形疎澄漠含神厚虛房
盤永日境寂樂何有一往韻幽松孤賞濯榮柳
吸引空復爲化領特懸肘旣厲永劫期豈取彭
聃壽翹首望冲音冀得濟枯朽

子約見過

子威

攬衣未及袵有客造門基睽關共悲嘅携手前
致詞沉幽亮茲在昭世非所希時化委摧折惋
嘆空爾為昔我游三川聲交紛載馳曾不踰晨
暮邈若天一涯微君惠篤顧徘徊恤其私榮衰
豈不喻勵志以為期新沐必振纓眄睠愛光儀
出門靡所適潔已終何時高行會絕世但為壘
俗嗤動曲叩踈越顧能好者誰逝將飲美酒無
為感予思須臾涼氣發浩蕩陰陽移龜勉但自
力去去行可追

比玉集卷三

圭

重贈子約

子威

秋風銷庭樹日夜華滋落圓景逝不停馳光亦
云鑠衆星自羅會燦燦何繁若候鳥忽哀鳴流
響飄飛閣所思不可將徙倚欲焉託聊且駕言
遊遊遠造雲壑長峰標中天千仞鬱迴礴容蓋
拂丹霞驚焱應潛躍顧念在蓬室而不異幽巖
舉步常自局歷覽誰能博况乃平生懷豈必厭
薇藿倘俟知已知已重然諾良田無美歲咎
豈在鳴鑄亮哉和氏珍寧爾有其藎養痾非所

任將無藉寥廓申章庶能鼎意厚不為薄

其二

在昔西京後藹藹羣才趨馳翰此江表高視陵
應徐道遙邨中作綏帶托後車公子好曲宴歡
至觴無餘王靈固滔蕩照乘皆明珠吳會多士
業時俗喜為儒連翩盛游集榮名豈今殊夫子
獨耿介騰踰厲天衢游思吐慷慨流薄垂華腴
自惟家文義譬海珍所儲衆賓誰不然為恩逮
親疎顧微丁生怨良願不克俱盛年亦何待偃

比玉集卷三

圭

息在城隅興言賦離友中心鬱以紆民生自多
感與子聊所須

擬古詩十九首

子威

其一

歲月浩漫漫別離安可期游子在萬里于冬寒
無衣形影何由接夙昔夢見之鴻鴈思南翔朔
風鳴北枝氣候亦何早榮華亦已稿行雲不中
返憂思亂如擣君心猶白日不照我懷抱路長
當努力慊慊向誰道

其二

迢迢清路塵悠悠濁水涇皎皎令顏色飄飄蕩
予妻燭燭明月滿燦燦羅帷低何爲榮盛時終
歲作孤嫠君身自無定棄置不須啼

其三

西山一何高乃在浮雲端麋鹿游其下野鳥戲
其間礪中多白石磊磊若可殮水深不沒蹠涉
之清且寒上有孤生栢托根何乃單隨風落華
滋歲暮誠所難不惜霜霰苦但傷枝葉殘亭亭

北王集卷三

三

數千尺直節良可嘆

其四

高會在今日娛樂良無方齊歌奮奇氣趙瑟悲
且長况乃飛龍吟六翮何踴躍搏拊入青雲今
德起高唱哀音正繁會涕下沾衣裳生世何所
營奄忽若遺光徘徊思往路三歎不成章善以
才自保無使天年傷

其五

窮賤非可久盛明良可希及予少壯時何不起

奮飛千載不足待浮雲爲我悲眇眇乃成貴引
領何當遠雖有明月珠徒用襲重闌齊意同所
惜安得揚光輝王侯盛推轂伏謁會如歸何況
重然諾勿謂知音稀

其六

瑤光行何速時序淒以晚秋草夕茫茫中心不
顧返壺口霜已重馳車太行坂何能身自輕但
爲本圖遠合慮經盛衰王路常蹇蹇終歲滯行
役日晏未遑飯坎壈豈所安懷道不能卷

北王集卷三

五

其七

離離月初生衆星燦以明涼風隨時發槭槭枯
條鳴螻蛄亦何哀翩來集我庭起視千里間但
見玄雲興蕭條思故鄉虎豹正縱橫展轉不能
寐攬衣步前楹浮沉各異域何由薦中誠親愛
不斯須落落如辰星寄命一世間忽若朝露傾
相去常萬里顧影獨煢煢安得携手歸與子相
逢迎

其八

澎池亦云清鴈驚來何遲禾菽各在野歸飛自
有時與君方燕爾不能若兔絲兔絲結不開君
恩中道移日暮采靡蕪悵望隔川陂足弱知路
長安能凌風飛入戶重歎息情至常苦餓君節
信秋霜不及日月輝妾賤若空蠶無忘纏綿時

其九

夜長何所迫朝當萬里行欲陳不及辭車馬紛
在庭聞梁肅以厲行者各貪程踟躕未得去誰
肯相爲停杳杳即長路軒車一何輕况我緣同

比玉集卷三

三五

氣豈無中顧情拔劍斷車韉無爲思所榮出門
若異世願子務榮名

其十

弦望窮九秋愁思累良夜明月歷長帷蟋蟀鳴
戶下露濡行復滅宛宛游光謝斗建隨改移四
時亦不暇昔我荆氏壁懷抱連城價徬徨周齊
間歲饑不能嫁日月猶蔽虧况乃道傍舍良無
金石交虛辭竟誰藉

其十一

迴車出郭門直視阡與陌嚴霜下廣阿四顧妻
已白往者跡如掃來者勢復隔伉儷勿悲傷沉
吟動冤鬼富貴前可爲何由自踟躕列坐邯鄲
倡巧笑靚脂澤羅綺甚芳香觀者皆嘖嘖極宴
以自娛絃歌間博奕遷延弛服裳微睇意安適
中曲奏于飛願言高六翮

其十二

鴛鴦巢幕上翩翩命儔匹出入三重堦毛羽何
狝狝奮飛不須臾因風托微質何必萬里餘遠
賴鳳凰食一鳥獨高翔離哉翻自逸還顧望虞
羅藪澤鷺已失雖復暮何依不爲人所睭

比玉集卷三

三五

其十三

晨起登隴首肅肅多悲風黃塵被廣路但覩牛
羊蹤搖搖望車軸遊子如轉蓬昔者辭宛洛今
者向關東爭持天下構定策咸陽宮馳驚原嘗
間自謂一世雄委身即潛寐千載寧有窮丘墳
鬱纍纍此路何相重爲想平生時承睫涕無從

其十四

蒼黃辭故鄉一身事羈旅廩秋忽已盡雪霰况
交雨四顧何茫然臨路獨延佇慷慨振長纓逝
當從此去轅馬跼不鳴爲復得容與共念平生
親相見知何許悠悠隔中州山澤深且阻四時
更相送人事知不處莽莽年歲頽感此向誰語
羽翼重摧傷泣涕悲禾黍采苦喻中懷又不盈
筐簞沉憂欲至曙安能遠遺汝

其十五

高樓臨大道上有愁思女迢迢望星漢因風貫

北王集卷二

三

針縷雨淚流千秋俛首不能舉中粉暗無光竚
立遲綦組但聞草木聲蕭蕭入我宇寤寐在他
方憂來煎肺腑中懷自種種氣結何由敘念與
君歡時亦復得幾許一朝相背飛飄飄竟何所
君行慎起居非類難與伍努力保令軀無事空
護護

其十六

依依辰星沒起視夜何其東方須臾高山戶還
相睇同袍駕言邁方春以爲期凜冽寒氣至三

歲行未歸夢寢寃與洛累夜與我隨逝肯惠疇
昔眷眷賴恩私念我同支體徙倚言辭悲何爲
未畢夕翻然若長違引領望遙路肅肅閉重帷
磐石自云固結心終不移

其十七

孟夏草木長萬物森以列所遇盡非故中心若
抽裂沉抑獨如此安得隨薛越三五紅顏滋四
五繁華竭客從東方來遺我以佩玦長跪前致
詞區區抱一節綢繆再三嘆千載淚不滅

北王集卷二

三

其十八

門有車馬客遺我尺素書新人良未足故人恒
有餘周流諒非望攬涕傷離居相去悠且長恩
愛兩不殊安得重攜手君子惠同車喟獨拊心
歎何爲滯一隅

其十九

江海一爲別哀鳴顧徘徊鳥猶不亂羣我獨悵
焉依行道周直視念子不能飛寄言浮雲馳中
心愴以摧雨雪一何苦建木亦已頽驂駢不相

待信義寧可隱幸未白日暮君胡不懷歸

顧夫人壽章

季朗

高宴明真館停節華雲韶上元夫人至霞軒會
相朝手携碧柰花頭載飛琅翹映河揖綠暉
若栖青鸞葉淵掣絳珠矯桂叩琳璈素虎捧日
旂朱鶴舞鱗綃左接易遷宮右盼墉城樓掇榮
嗽紫甘引槃笑丹桃往來閨風中朗羽何飄颻
一氣貫長極童容鬱不彫少女把玉箱控按自
相招覲彼八塵外輕冷復翔超顯心得內觀晨
景揮蕭寥日月下無極希林非所遶妍唱飛太
空千春待逍遙

北玉集卷三

三九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比玉集卷三

七言古詩

樂府歌行附

大梁行



君不見在昔七雄構難爭剪屠大梁東面號雄
都富強沃野亘千里行旅走集擅中區諸侯時
會三川下策士由來工狙詐習事口舌縱橫馳
據圖挈領稱偏霸霸功南向撫鴻溝遂通冠帶
祠春秋跨河按劍效疆場操負三屬麾蒼頭烈
士豈誇頽陰節盛氣不數夷門俠少年推埋自

比玉集卷三

言捷輕滑相過飛刃接不將身命重交游借人
項領何曾懾相矜縱意無所治共爲倡樂窮娛
嬉但坐王侯宮殿上彈碁六博論高貲屬事閭
巷徒紛紛聲名却藉信陵君衡道再絕折韓秦
立計固有英雄人自從救趙不敢歸况逢四海
煙塵飛齋宮路寢蕩無跡六王丘社同湮夷人
事反覆此路非日月薄蝕精光隳豪華已去異
端盡淒涼何問牛羊爲運去時來不可追悼今
撫往令人悲無言千載沉寒灰幾見草昧屯雲

雷平臺歌舞今安在梁王苑囿俱塵埃爲君感
慨猶生氣惟有河流浩蕩開

壽姊歌

季朗

長風東來渡江水片片梅花落尊裏花香落酒
白如玉舉杯起舞壽吾姊姊昔嫁時我未生姊
今繞膝羅諸甥大兒飄飄欲奮舉小兒滿座紛
承迎丈人安坐弄飛藻兩山翠色來軒楹有兄
結裝欲遠適我今終鮮弟與兄骨肉所存更餘
幾美酒莫惜尊中傾笑我癡頑空濩落學書學

比玉集卷三

二

劍皆無成世途險巇盡荆棘安用黃金借顏色
噓枯吹生視繒寶左低右昂候鼻息禰衡裸身
作鼓吏相如犢犢爲下食鳳皇不受羈絏羅冥
鴻詎爲贈絲逼富貴他人重泰山貧賤親知無
往還文章不值半升粟大駟高堂擁珠玉人生
百年復忽忽散髮湘流濯雙足滿樹芳菲不解
看輕紅皆飛但新綠持君酒勸君酌元長敲壁
竟何爲子雲草玄終寂莫舉首大笑無旁人爲
汝胷中置丘壑婚嫁已畢何所營姊今大樂百

事輕可力飲此杯中物何事崎嶇世上名金管
玉簫浩蕩發醉來抵掌何縱橫陽元老大但顛
瞶王湛清狂尚存未世人置我二子間長嘯對
之大意氣直言胷臆恣傲誕任爾譏鋒集如蝟
海上雙雙白鵠來列筵之畔無飛埃長歌祝姊
萬年壽明月如鏡懸高臺

閨人詩

季朗

朱明初入麗且長丹英飛艷羅翠香飄風淒淒
綃袖涼吹卷絲雨濕我裳情人何爲隔津梁山

北王集卷三

三

川阻遠安可忘寄書一札青鴈翔望之雲中夜
未央明河濺濺昭回光笙篴又苦金琳琅清絃
撥作陌上桑爽音繁調悲路長嬌弄不成半悽
鏘漂流宛轉在他鄉行雲行雨落三湘楚宮縣
邈沉水香纖腕颺舉紅鳳翔迴絕輕渺艷綺章
黃金縷縠煙非芳俯身彈指愁洞房一爲河漢
絕兩鄉念君何時延清光江蕪滿庭歇青芳約
腰薄帶束悽傷落花可憐春紅翔啼蘭恨蕙嬌
秋霜淚痕不到君之旁思之閔默斷人腸

秋閨詩

子威

輕商漸寫薄空霄丹香細入羅衣飄金缸乍長
明月遙壁帶錯落映帷綃飛榮婉婁夙以惆思
心慙渺坐自聊君何獨遠鬱迢迢徘徊豐霧翼
游軺妍氣晻曖不盈朝顧步迴芳信難招青熒
玄墀踐赤椒起視河漢明星搖瓊苑無光華翠
消清霜垂發夜何遑延頸欲歌宛轉嬌寡鶯流
楚哀鵠調孤弄逾苦誰所操幽傷悵怨倚洞簫
半欲不成音汨漻朱絲纖引意微譙蕪蕪罷綠
悽惠颺悲彈淪篴恨河橋紛披芙蓉約輕腰風
中絃絃霞雪標不勝惋惻薄媚翹獨繭榆棧悴
金跳姿艷刻損啼冶妖愁紅泣蕙惜蘭條餘光
不返安能僥路傍幸可翔君鑣誓情白日兩相
要

北王集卷三

四

魏氏行

子威

君不見天地並况開九重日月萬古垂冥濛出
地殷殷走雷電遂爾周旋生八風天子明堂
聽都邑太史陳詩聲中宮自爾文明造區夏

孝皇以來多大雅誰將荆壁誇藍田爭弄驪珠
白日下魏君蕭森納元氣蕩滄迴看洞無際續
紛萬象手可揮獨抱沉情澹容裔小復微吟瀉
宵中鯢鵬擊海蛟龍逝逸勢直欲漂崑崙陰風
淒淒起煙篴世人愕立駭且疑時俗焉能覩英
麗緜渺絕睥睨傷幽靈明鏡衆流窮六藝汗竹以
來無不窺赫曦慘淡古畫垂辨析秋毫恣恢詭
博落洽聞多秘奇何但總覽宇宙間一字上與
商周刪騷雅亡來已千載荃獨偃寒湘索還綺

北玉集卷三

五

裁婉密構彌廣高翔縣圃雲霓攀邇來清發特
清快漢女江妃鏘佩鬟驚體陵轡既宏亮妍意
妖矯更麗閑二京三都徒萎薊屈景當之顏亦
屏况乃么麼數子輩魑魅走匿狐狸踰游戲往
往堪絕倒詰屈支離興來掃珊瑚寶玦已椎碎
暗掣龍淵照江草墮蒼茫杳未收馮馮氣與
秋空皓金支秀華燁流藻新艷每出蓬萊島色
奪明月桂樹愁氣陵蒼昊迴天造焜煌萬變古
所該末代綺靡不足道下開吳淮誰復雄千里

一啜吾已老寄言燕郢浮雲傾曼音長哀金石
驚絕調孤揚向何所落葉寂寞輕塵生雖其鷲
鷲未云遠此豈有意相和鳴空懷佳人悵獨立
還顧離筵羞短翮安能共爾翻天池時自浪浪
恨沾臆

浩歌行答劉大夫

季朗

大河東翻岱山立驚雲搖空日華濕天地劃然
為中開脩然獨立凌風臺下見人世皆培塿四
海瑣瑣成孟杯散髮沐之晞朝日鯢鵬背翼何

北玉集卷三

六

眇哉劉夫子人中龍指尖飛出雙芙蓉芙蓉生
花吹北斗支祈大啼風伯走仰天長嘯山欲動
江水酌之以為酒箕踞坐胡牀乞紙三萬幅波
濤忽從脣吻流側理盡見蛟龍逐蕭蕭筆作霹
靂飛往往文成鬼神哭朝攀扶桑條暮濯濛汜
流黃金闕下召欲拜姓名一日徧九州二十為
舍人珥管立帝側嘲哂諸貴豪左右皆匍匐
長颺颺颺吐滿空茵萑千層落華色身披繡衣
為使者行行且止避驄馬霜集搏擗橫秋霄商

絃叩彈振屋瓦咄咄怪事何忌才出之南越生
黃埃騎馬翩然入伊洛梁王宮城安在哉柄權
操弄盡辟易沙磧低昂波蕩射第五之名豈驃
騎阿奴火攻出下策邇來雄思流苦川陽城下
蔡迷嫣然叫呼五岳破蒼色鞭笞萬象凌青煙
日暮琴哀七絃折天寒歌入朱簫裂碧岫三春
生采芝陰崖六月吹紅雪虬螭千羣闢奇詭石
壁萬丈爭巖嶮上羅義畫下正始須彌之山藏
芥子古圖舊帙高拂天吞若雪夢入九爾未誇

北三集卷三

七

安世解補亡頓薄王克能閱市書生白首不能
讀何爲矯捷類如此君不見崑崙之水灌尾間
河伯自謂多溝渠兩涯之間惑牛馬海若望之
焉所如世人不辨作彥道僅有平子能絕倒我
非臧洪空爾爲叱咤萬古風雲馳無鹽三逐耻
自售漆室再歎令人悲屠羊返肆却旌位莊生
抱節辭牲犧我獨何爲碌碌者促武猶逐屠沽
兒黃金如山名可買甯戚飯牛知者誰劉公劉
公才太奇長歌贈我光陸離于將莫邪雙噴薄

虹霓倒向東南披綠苔滅沒古鐘鼎明月窈窕
新花枝兩丸繞身驚電掣七盤颺地輕雲歌壯
哉劉公何太奇我才殊不爾覽之有忤色媧皇
煉石大有神共工觸山是何力鑿開混沌填巨
海刻斷棘猴駕蚊翼我非數子安能奇螽斯豈
是鳳皇食男兒生不能學蔡澤西調秦坐握金
印垂千春又不能學長羅侯手提大戟斫左賢
捫壁伐石旌燕然突梯脂韋亦何有曲跽擎拳
更能否登徒疥痔且自愛王嬙後宮最老醜咄

北三集卷三

八

哉朱瑟勿復彈聽我浩歌行路難芳蕙沾霜沒
秋草魚目對珠衿異寶方朔何恐侏儒爲德操
惟言衆人好我有縹青桑落之美酒白玉昭華
之清管酌復酌今酌且深吹復吹今吹且緩妙
巧排空片雲落與君清尊但滿酌於陵仲子亦
灌園北平將軍笑落甕古來萬事悉芻狗寂寞
誰當好身手名如畫餅不可食不如即時一杯
酒

擣衣篇

子威

閨中少女白雪姿巧作歸雲青黛眉自言生小
好容飾嫁得涼州輕薄兒十五征戍在砂磧一
一姓名留尺籍去年寄書西海頭情隨萬里交
河流紫塞迢遙風似戟青樓宛轉月如鉤如鉤
月色寒威薄秋風吹愁入羅幕鳩頭履子織未
成江上芙蓉開欲落花落機中愁更牽衣擣花
前腕猶弱帔雲香淺暗銀泥釵色盤桓墮金爵
香纓半拂蕨蕤枕合歡被裁鴛鴦錦有夢還能
越塞垣夜夜依然到空寢覺後思君君不知生
盡時

北王集卷三

九

秋夜篇

季朗

館娃宮外古城西榆葉清秋蔭紫萸官道朱輪
投暮歇綺樓紅笛裊風低娟娟白露蕉衣濕淠
淠澄波蓮袖啼雲母屏風京思入水精簾箔晚
情迷水精雲母映蘭堂霍納旃檀襲彩梁絡緯
聲中縈別緒鴛鴦機上理愁腸此時寥落敲砧
月此時零亂搗衣粧塞鴈妻妻橫荻浦銀河寂

寂迥花房花房荻浦長遼絕翠帳金燈怨離別
乍可同遊陌上春那堪凍合關前雪空將紅淚
泣羅衣空將錦字題書札秋夜長芙蓉暗吹香
不作桑間妖豔婦不隨隄畔冶遊郎桑間堤畔
繞車塵雞寒龍沙作遠人誰似天孫河鼓樂年
年七夕會河津

孫將軍歌

子威

北王集卷三

十

將軍寶校赤水蛟身馳兩矛星纏稍後猊突地
地欲動北剽瀚海西蒲梢目攝猛士親所教獷
若狂兇寂不吹妖芒入月鬼物號戈鋌雪日風
雨高飛帆渤海收萬艘探九少年空憚惡顏色
慘淡肝膽薄孫侯偏餐猿猱撇如草頭下鵬
鷗八尺大羽箭如鑿盤馬殺氣沉朔漠陰雲淒
淒激霜析天狗齧舌不敢落嗟爾小醜安足縛
咄出勢奔雷礪壑拔鞘吐蟒電鋒鏑纍纍侯印
黃金鵠毳毼髮髮凌煙閣爲君起歌鐵驪聽拔
折鯨鬣高浪中酒酣揖客捍臂短劒舞急節鉤
陳斷冰河絕塞單于款高牙大纛鶯花滿英聲

一日千秋緩

送孫千甫

季朗

春風吹綠水送客黃金臺桃花飛紅落杯酒江
波倒掛芙蓉開黃鵠西飛奮雙翼青天萬里方
一息君門九重玉闕高白日清光照顏色吳
姬如花嬌滿堂彈箏起舞送君觴玉霜寶刀縵
理黑蒼煙紫氣生寒芒仙人拍雙手笑我紅塵
遊君看孫將軍金鞭入皇州男兒有志不能
遂不如投筆須封侯孫郎少年俊逸思何翩翩

上玉集卷三

十一

弄月華池裏濯足滄江邊酒酣長嘯氣忼慨丹
霞翻墮青山前五陵俠客若浮雲鬬雞走馬皆
成羣結交一言輕白璧風流千載人間聞燕京
富奇傑英風不可攀荆卿武陽竟安在易水東
去何時還我今踰蹬空落莫戲逐冥鴻謝矰繳
狂歌傲岸嵩岳顛浮沉太霄駕紫煙去爾策功
業折贈綠楊枝冠軍才名震殊域何用北築長
城爲

題朱中丞

予威

朱季桓桓矜氣勢聲烈河東讓高第當時仗鉞
臨甌閩鐵騎橫驅下江滙長鯨掣浪滄海震萬
里驚濤無縱鱗賈豎流血洒殷輪嚴誅謂使胡
無人長者家兒獨難調介介翻令愁將驕一朝
飛語陷輕僇坐喪成功隳萬艘風摧離耳旌旗
濕霧泣長脰駱越搖男兒由來好身手感憤誰
能甘戶牖

北玉集卷三

十一

日丹霄兩無負深文懾息破功名荒裔越遠勞
經營九津黑水後王庭至今壯氣長冥冥

詠鄭生

有序

季朗

夫孝若有虞氏止矣然亦常耳不足旌也後之
孝者等舜蓋寡矣彼割股廬冢非至孝也割也
冀永親歲廬也弗忍親忘不得已焉耳心固可
哀也不足旌也有虞氏不旌旌割廬者割廬者
果愈舜乎夫割廬不足稱蓋人子自盡焉安足
言嘉名耶夫緣親疾以市名獸而不人矣吾弗

市名人從旌之何諒之薄也或曰有 王憲焉
曰 憲以策忍親者耳君子乃干 憲以微譽
不罪人哉海虞鄭生之事母也而剗且廬焉匪
市名也然里父老以爲古乃聞之邑之郡之部
使者而旌逮焉非鄭意也學禮父病購醫索祀
弗可療泣痛皇惑聞古有羹股愈親者乃雪泣
密禱姬侯之神而剗肱焉肱破血漂殊不痛若
剗他物者蓋哀誠一念神或矜焉僅引寸晷竟
弗永由學禮不孝不克格也罪忍言哉朱陳二

北圭集卷三

三

君乞詩貽鄭字兼涕下慘咽無章千載有餘恨
矣

天空木落秋色寒孤飛哀鴈芙蓉殘冷泠誰奏
湘絃曲令我雙涕成汎瀾云是海虞鄭生善養
母母病憂苦不能餐精誠叫天天不語拊心叩
地地何許霜鏹鉞股血暗流持羹奉母母病瘳
哀楚計無出捐身非所恤疏節由來著禮經好
事傳之溢其實竭來大命不可延望廬結在山
之前悲風楸樹對孤泣淒雨蘿花卷愁入末夜

冥冥烏號兎驚鼯鼯螭魁奔走而狂鳴嗚呼毀
形裂腸冤不可招死者不復生虞山高高立萬
古纍纍冢園不可數鄭家墳墓埋白雲血涕長
流一抔土縣侯爲之哀郡公爲之哀 天子救
使爲之哀表厥宅里何冤冤彼驚者梟彼兇者
獍何心哉嗚呼吾有父血吾肱而不能救天何
長今地何厚哀情怨氣塞宇宙天有九閭地九
淵上白日今下黃泉茫茫杳漠不可問使我皆
血迸散如洪川

北圭集卷三

古

曲名

子威

長安道上紫騮馬俠客幽州白鼻騮少年對酒
心自嘆與君相知歌上邪鷄鳴欲渡關山月城
上烏飛蕩子家驅車遠遊去桑梓相逢京洛多
豪華別離莫信空城雀飄泊還同楊白花君不
見萬里從軍隴頭水晨風凜冽寒吹笳愁思寧
憐蘇小小夜夜玄雲暗俠斜

月夜寄憶二首擬陸垂

季朗

桂苑滅浮塵青苔花復生玉簫坐來歇香華隨

處縈香已微漏欲絕芳階清月流羅衣翠蘭結
黃河水未枯寸心不可竭

其二

丹葉棲銀牀流雲度綺梁芳心渺難托清花徒
自香相思只隔天河水越南燕北誰云長煙月
在滄浪寄之不可將

放歌行

子威

若木之末十日華下照九土飛金蛇其旁四百
四十戶戶有玉樹瑯玕花誰其馳者兩年少若

北堂集卷三

五

沒若滅游無涯君不見張幼千年未五六白雪
膚清令秀出麗且都戲於燈下敘賓主此時氣
已無全吳落紙颯沓劇風雨一行數字若斗許
汝南生驚未已安定公亟倒屣往日操觚數高
士爭欲北面稱弟子夙悟無言小可欺神鋒雋
賞信有之頃素曾爲聖者師生亦著書童子時
廣度淹中聲逾起陽紆具區浩無涖踈踈俊風
尤可喜總角知名誰得似遂爾高歌向白雲蒼
茫營室中原紫新詩一一煙霞色飛壑淙淙瀉

清耳又不見魏季朗播弄日月若反掌驅策一
世猛氣而雷音吹沫可以破山千古一擲何雄
爽九州之外殊滌滌滔騰輒欲墮惆恍舉首纔
似出雲中據地已迫不得仰二子大咲臯陶嘻
若士昔與汗漫期朝晞暘谷浴咸池峻狼之山
影未移僕本牢落不可羈仰天叫絕亦大奇比
經蒙轂何所闕迎風而舞空復爲昔曾謁帝
向丹極小臣無禮戲殿側七舍執禁行自干夢
與昭塗遂相失邇來羣帝哀鳳德之衰乞與

北堂集卷三

六

萬丈之羽何崔嵬長嘯仰謂二子唉吾與爾道
歸墟厲波毋包裹兩涯橫感海水令倒開揮揆
河漢鏡太清照見貝闕金銀臺炎洲乃在紫水
中崑陵亦復揚黃埃不知羣山飄蕩竟何所誰
安排海若失勢而愕立河伯亦何暇懷怨而相
猜牽連重復謂爾來可共把臂橫九垓越垓何
足付嘲哂向來谿谷安在哉張生昔贈五君詠
謂我爲姝亦何倖夜半吹霜箎歌君詩音調遠
姚霜覆枝是誰招我黃鵠騎碧琅吹落芙蓉披

遂令王母鞭玉螭至今天柱偃欲歆翔風已自
賦秋草婕妤團扇何能好願子榮名但自寶千
金弊帚應須道昔者槐榆與橘柚共爲兄弟況
我氣類寧恨老

送章循之讀書錫邑

季朗

章生二十妙英思別我遠赴荆之陽少年落筆
每迅疾志携萬卷凌滄浪比者束髮學經藝折
節事我聞雌黃豫章千霄起方寸驪褭伏櫪終
騰驤古聖名德在汗史要以若木廻扶桑孟諸

北玉集卷三

七

岱華擬醞藉銀波珠斗昭文章么麼窳人不足
數猛氣驟決須自強若翁詎曾階片札羽翼高
厲摩青蒼金章繫肘抗旌蓋郵吏驚走謁道旁
皁囊白簡立疆項省中九夏飛清霜丈夫屈首
受書策咄嗟齟齬何披猖忠孝昭朗懸日月文
采炳發搖青鏘乾坤萬古不可極舉指排頓張
陰陽蘭膏繼日討精義姬公聖者猶皇皇吾亦
童子苦自力踈蹶爾徒摧藏擢裾躊躇逐兔
冊慚彼汗血超車箱樹蔭未移歲已改扼腕歎

息何能償汝曹趨捷不得爾黃鵠一舉千里翔
我非陽元善自課曹耦不足才非長春風吹花
江渺茫青驪引途各持觴行矣努力崇明德相
與勞苦登河梁

春風行

子威

昔日爲郎稱守灌春風走馬叢臺下花似河陽
倍可憐清漳水邊盛游冶少年挾彈逐流光十
五追隨不相捨平原草色可攬結出門采葦未
盈把關雞搏戲各分曹相邀復作城南社丈夫

北玉集卷三

六

一生無所解身事徒誇滿杯竿朝聞閭左發奔
命踐更車騎盈郊野榆葉關前春不歸柳絮樓
中思北假借復霜雪暗祈連寧識風塵異華夏
况今操急誰相容兼道前年戮莊賈西域兵圍
都護庭北風吹墮武安瓦不如山東一豎儒談
笑雍容復文雅向之目攝猶弃去安肯低頭甘
謾罵一從長揖罷歸來新市南頭守松檟骭髀
平生何問爲調高不恨知音寡恨恨千載意無
盡泫然獨自臨風寫栖泊無言羈可陵等閑萬

事同蕭洒平視常輕一世此曹自是何爲者
處士純欲盜虛名崢嶸徒爾非才也馳驚交游
爾莫矜沉酣六籍吾猶且若道辭無造次華透
迤未覩長河瀉但容牢落寄藩籬何能卑俛論
堂厦早晚方從會稽去東探禹穴隨司馬長游
著書尙可成不勝巖壑煙霞惹

贈 魯王官屬沈君族子乞予作 季朗

梁王好賓客後乘以千數飛蓋如木葉綵旂疾
風雨鄒陽枚叔不在側苑中半語不得吐大垂

北王集卷三

十九

手五雜組歌者善歌舞善舞貴人自奉肥且醲
擁抱愛者晨擊鐘閒堂麗館密帷幙膝理疏脆
媒疽癰陽慶操鍼華佗砭須臾霍然知有驗枚
叔七發病可已慶佗之伎徒爲爾沈生乃善黃
白術刀圭在手病如失王門巍哉可曳裾每到
山中斲芝朮古來材傑知幾人囊粟僅與侏儒
倫丈夫意氣薄千載嶷嶷何須逐後塵長風蕩
萬里片月落花色白雲浮空來黃鵠側雙翼審
越常逢候騎呵賈生每爲讒臣抑翫麟空留後

代名栖遲不受當時識予愛城西萬仞山青
碧嶂流潺湲閑門掩卷且高臥芳草萋萋常自
閒君從賢王作上客華軒高輪振絲策朝過趙
李戲三條暮向金張呼五白結束將爲濟上遊
吹竿彈鋏徧王侯尊中有酒千日醉美人自解
彈箜篌知君有兒稱俊才上書召見燕王臺楚
王江珠有時採空霄翠滴青梧苔丹由半行久
不發紫丸一粒飛絳闕讀罷南華第一篇蓬萊
花開猶未歇

北王集卷三

子

看花行

子威

閨風臺上花雜襲湍池浩蕩呼辟易胷中有萬
里翻風拂日之長林盡驅結惛藉開憚弱英紛
披勢欲墜空香錦帳縈蘭氣龍茸佳人紫半臂
日暮歌鐘聲匝地貴意盈盈動流媚秀色蟬嫣
獨堪媚寵疑愛敵傷儕類飄蕁紛剪濺雙淚繁
艷猶思山洛中百卉不敢臨春風緋衣曾賜蓬
萊宮粧罷微酣玉貌同自從移植在江滸亦似
九霄墮輕羽鬱悼何須不自聊置之且復齊芳

樹勃窣隄邊猥歌舞

春遊

季朗

玉人窈窕步春芳
豔態嬌顏耀景光
與君攜手出花徑
微笑朱唇生遠香
柔情慧性淹君意
宛轉娉婷會華利
芍藥方開紅繡披
芙蓉初發朱純媚
體弱隨風裾不留
越人此夕楚歌愁
共言密意深相結
且逐春花春夜遊
蘭途泛泛雲華薄
菰嫩遙遙月光落
行雨荆王夢不成
空使佳人怨芳若
蕩思流神飄以輕
與君相戀本多情

此五集卷三

主

春風一去長相失
獨立躊躇紅淚傾

同季朗諸君過虎丘

子威

秋風載酒入山色
倚棹空潭作放游
眼前花鳥千年恨
天外煙雲萬里流
悵望昨時携手處
蕭蕭木葉征鴻去
蒼壁慘淡雄圖湮
白虎昔日但曾據
合沓青珉坐平行
未妨石畛迴偃蹇
化城幻出遙林端
相向琳宮亦華顯
峯上從教澗壑臨
窓中欲放江湖展
蛟龍夜走誰能識
重泉氣徹應須辨
飄揚淒露餘煙盡
空涵月色郊原淺

咲拂芙蓉傲山水
事外聊同恣攀踐
驚吹颿颿襟袖生
寒霞片片衣裳輕
興酣延引川渚通
覺似萬嶺相紆紆
紫浮觀浩蕩小復分
江淮一色連吳雲
野深潮暝猿聲急
千古茫茫持謝君

同劉臬憲諸君過虎丘

季朗

湛盧之劍安在哉
且與爾登高眺遠
青冥開藤花飛飛
落秋水紫煙萬里
空中來昔時豪賢
畧可數苔沒蕪荒
半尺土敬豫山池
罷綺羅館娃宮閣
消歌舞君不能彎
弓北射谷蠡王裂
城爵

此五集卷三

主

胤延千霜君不能
早服大丹駐營魄
笑逐羲和振鞭策
煩憂擾擾何爲者
英雄事業薄野馬
巖前空翠光欲流
壁蘿低礪寒雲愁
絲桐冷泠弄清樾
酣霞抱月輕王侯
君不必東入鸚鵡
洲余亦不必西問
孫楚樓壺傾霜落
下山去山中煙月
知我遊

石湖作

子威

朝來浩蕩無百憂
遂挾數子翻遨遊
風雲變異亦何有
咲謂天地如浮漚
浮漚乍滅波浪白
盤

渦百尺漾舟立倚棹龜鼉擲未休坐覺空冥碧
雲濕蕭灑且得共今夕氣酣豈識煙塵色詩罷
青天掛爲帆仰盥北斗相嵌巉洲渚紛披荻花
亂鳬鷗與爾無猜嫌寒蕪已沒吳王壘悲壑千
年秀萎薶泉芝石華誰爲開歌舞曾臺竟安在
日月酣戰神慘傷銀河落影搖八荒水底黯黯
百川黑林際揖帶羣山長藤蘿亦援古寺出怪
石攫立蛟龍側屏障缺缺丹翠溢高澗怒號暮
流急怳憐只疑風雨入積陰往往鬼神泣事往

北王集卷三

圭

時移感慨多瞋目狂呼金叵羅對酒不樂奈君何

寄王大夫兄弟

季朗

掛席向中流泠然浩歌發飛泉萬丈落河漢倒
着羅衣弄明月明月蒼蒼夜欲愁輕颺吹作瀟
湘秋波光月色白如雪忽憶山陰王子猷王家
兄弟曠世才翩翩俠氣青虹開布衣上書立
召拜霜鐔拂拭無絲埃片言千秋懸白日風雲
何意長相失脫冠城門歸去來目攝荆卿擊劍

術浮煙泛滄海飛花不相待魯連蔡澤尚有神
屠沽小兒竟安在何時能發剡溪棹晤言一口
當千載

與沈李二生

子威

爾曹醉者流問我何勞苦莫謂瓦石徒自含但
恨有舌不得吐落落壯氣填胸中噤吟一笑千
古空坐來文采縱橫起忽然四海迴英風憤懣
未申顏亦哀激烈向人肝膽開酒歌時自發清
興薄暮遙登衆帝臺迢迢望鄉國北風吹紫埃

北王集卷三

三四

流年竟不待萬事俱草萊長安日月會龍蛇相
邀少年飲醇酎忍使平生浩蕩心蕭條直爾閑
清晝藉此牢籠方寸間不然橫逸出宇宙文休
海內猶空名樊生唇吻未敢爭爲言傲忽塵中
意豈是游揚世上情

郭將軍歌

子威

支伯怒號海水赤魑魅晝逃白日匿阨陽遘厲
獸欲齧漂沫萬里厭夷貊將軍戈船被海出奔
鯨鼓鬣波光射鼉聲四合蹴驚流猛氣盤桓皆

辟易一麾共前爭死敵持滿不發勇自百轉戰
傳呼山爲摧飛颿上下風雨劇自昔全師稱伐
謀阻隘禽之乃深畫往時延寇入平地致令王
帛盈鹵獲雖云旋復卽誅夷固亦傷殘失中策
邇來乃敢肆犬羊意氣翻然易中國豈知王靈
四海震飛將勁捷猶鬼神身作長城靜疆場親
自倚鋒奮雄戟當其勃蕩勢相激吹涎沃日浪
花白樓櫓捲聚風拔石若艦崩牆纚纚狂狡
顛蹶墮精鬼目不得視腰領圻我乃奮前但斬

北王集卷三

三五

馘舉之盡向海中擲由來殪戎誇武功未有殲
夷如此役貝綬光明流血殷水犀距踊蛟龍閑
没人懽呼溪子勁長波沓沓萑蒲間尺一

詔書下軍前使者持節勞凱旋萬金錦衣屬韉
鞭拜恩獨與諸將專行見論功疇爵邑會令邊
徼無炎煙

憶昨行

子威

憶昨遨遊去鄉縣敝車羸馬來畿甸渭水秋風
白王京咸陽明月黃金殿此時結交盡豪賢此

時羈旅羞貧賤青雲薦士各矜名達者朱門盛
談宴推轂咸稱得石交聲華千載同誇炫一言
何意坐相失盃酒未乾情義變丞相自嗔驕灌
夫布衣睚眦銜長倩勿頸還能荅寸心知已何
嘗申半面向道縱橫誰所禁須臾事改君應見
邇來萬物雖一新未忍顛倒由他人出門長揖
向西咲齷齪小儒非所論欲令歲月隨資調蹉
跎愈恐傷心神失志從低壯士顏遠迹無過天
地間骯髒能爲孺子屈與酣轉愛秋雲閒落日
更弄松下絃雜以泠泠霧裏泉江山處處堪垂
釣回首紛紛那足憐

北王集卷三

三六

寄李于鱗

子威

虹霓萬里飛轆轤手揮白月切鋸鋸寒色高開
孟諸野七首倒插青珊瑚劃然岳麓斷中裂兩
崖煙樹皆模糊變幻須臾百怪出踳踳生象投
洪鑪欲懸片語繫今古誰其作者李大夫大夫
節槩雄四海夜半驚濤失湛盧才劇憑陵風雨
入興酣回首崑崙孤削抉鴻濛剖昏旦精靈上

與天相扶河薄洛水下雷首奎婁之分何盤紆
以東泰岱橫欲決失勢偃蹇羣龍趨是時英俊
滿京國少年往往稱驎駒踰趾長鳴爭汗血桃
花顏色同敷腴衆中誰不道千里縣圃赤霄風
力殊號鍾清夜論高調王生跡弛來東吳咳唾
譎詭壯麗敵顧盼森爽精神俱相逢自謂不恒
有時復醉中瞋目呼扶風豪士盡辟易三輔何
人還囁嚅紅光忽曳掌中電仰天叱笑張虬鬚
刺促曹郎不稱意凌雲臺上令人吁狂來飲酒

北玉集卷三

七

過羊羣盡解黃金向狗屠北風吹鴈沉朔漠撫
膺愁殺東門胡丈夫游談舌空在燕領功名寧
足圖氣往牢落隘宇內九河七澤成杯盃安得
一舉浮渤解不數任達步兵厨日暮高歌下莽
蒼抗音拊節陵西都一奏咸池叶清廟是何章
孟真小儒篇成感槩心何烈舞罷邯鄲色最姝
齊風矯矯變淳質雅體竟欲興韶虞聲詩力能
化工競九鼎神州復有無自茲遠近方睥睨携
手天地空踟躕交游故人半膝席吹笛擊筑爲

歡娛守藩位望亞三事城頭秋色來飛狐乘輅
碣石或仙掌方外逍遙非所拘二子中原添相
失徘徊故里浮雲徂明星在天夜耿耿落影未
必淪江湖却觀鴻鵠已寥廓啁啾草野何爲乎
千金盡題似鹿馬徑寸誰分滄海珠孺子但坐
論資算豪傑自古終吾徒公榮莫謂似小減暗
鳴意氣何其羸緘書遠爲謝姑蔑道我相思從
具區

代李榮答女道士王靈妃

子威

北玉集卷三

七

搖山海外飛煙中面面風光訝許同丹成九轉
應難待華表千年不易逢別有棲神依岫室巖
嶺紆迴雲霧濕雲霧迢迢隔窓裏鳳歌隱隱遙
空起石牀琳翠浸寒煙玉洞疎蕪映芳溪人世
看時只作霞仙源到處皆成紫鏡銅髻髻躍盤
龍林木分明化爲塵金纓繡幕啣朝日緋羅複
帳懸秋水綠華開向綺疏前明姿艷出輕風底
飄若游鴻翻素瀾皎如新月含清旨不言流浪
逐情多到道盤桓獨柔靡自然巧笑相逢迎何

能反覆無終始寶鼎神芝宛轉輝珊瑚王樹參
差倚亦有墉城人未識冥運依然邁靈匹正復
携袞論宴好豈憚齊牢結琴瑟芳塵不滅步羅
衣淺暈爭新刻檀的蘭開併是落玫風臉態全
含渡江日珠胎隱浪沾雲裾鈿蟬絕整韶花質
意外蕭條抗俗心塵中泆艷傾城色冷冷吹氣
燒嬰香慊慊言辭照瓊碧雖云絕世少容華乍
可離羣托高逸褰帷聊得共徘徊拂枕何嫌髮
低睂閑房寂謐無人聲茵褥重陳河漢清此時

北王集卷三

三九

盼睂承君意此時妖冶蕩君情學將鴛袖偷持
袂抽取鸞釵直掛纓遷延似進還成却悅禮明
詩何婉約內苑飛花步步縈上林垂柳枝枝弱
初疑送笑不勝嬌復似含嗔畏相謔颯沓風華
私自驚箇裏真情猶可明可堪目轉姿多媚可
憶幽閑潔復貞生憎並翼梁間燕不分深啼閨
裏鶯梁間閨裏得人憐百過尋思信許懸天涯
物色經時序機上流黃擲少年少年本自愛嫵
妍得寵傍邊判不前採桑逐伴羞夫婿沽酒相

誇不論錢太矜容貌專能忌偏道莊姝會取堅
莊姝亦信有文才生小工歌特好猜未須薄怒
嬌難憶且更淹留共戲來卽今日夕牽牛渚何
如朝暮陽雲臺玉清竊匿知未返靈簫邀勒不
教回寄語人間弦義起寄語遼東丁令威淚痕
須滴瀟湘浦風流須憶華山畿石黛罷開眉上
靨麝煙偏熨篋中衣八角兩頭安兩袂雙帶葳
蕤得幾圍爲想裁縫經玉手不愁無路向金微
金微一去無休歇夢覓已是常飛越杳杳年年

北王集卷三

三九

行路塵遙遙夜夜青天月秋風飄葉下榆溝曉
露流寒生桂闕高樓思婦腸皆斷塞外征人心
盡折最憐南陌暫時分何況他鄉終歲訣青牛
早晚度函關洛水微波鳴珮環情知不作輕雲
散願得遙隨行雨還爲雨爲雲未可期丹心磐
石自難移莫辭細帖蛟龍帔定看飛上鳳凰枝
千丈葡萄百尺垂芙蓉曲寢贈新詩明珠應待
鬪交甫白璧何曾調子兒玉女投壺笑未已彩
鸞乘月立多時多時鬱鬱恨交流西顧翹翹可

自由別鶴假遊蓬島上歸鴻常寄大刀頭寄意
金羈俠客騶因聲鳳帽五陵花掩靄從霏九里
霧薄裝延佇七香車

附

答贈子威

李于鱗

劉生家本安東子不爾高名那如此十載論
交少聞問君胡尺書數千里蒼頭大奴前置
辭主人束髮重知己家本闔閭城下兒清風
獨爲延陵起一從出刺三河還攬轡爭誇按

北王集卷三

三

百蠻早歲升公開漢署只今謝客卧江關雖
言萬事歸來好乍可論交到誰老猶作鳳凰
池上看窮途殺更耽文藻中間迭蕩復王郎
伏臘扁舟發太倉但語即翁常在口彼時多
士儼成行宦情漸覺綈袍薄秋興翻從彩筆
強魏倩一珠纔照乘主人雙壁竟登塲倡余
和汝篇相及日居月諸業以集共道提戈虎
穴回儻容投謁龍門入開械寒色散陽湖白
雪樓空嶽影孤不盡雄才推二妙正如古調

已吾徒一當單于則豈敢相遇中原尚足圖
但語主人須自愛一時長句似君無

憶舊遊兼贈季朗

子威

王壽負書遊虞卿釋屨語開闔舉世在舌端鼠
穴幾許能容汝束馬懸鋒不足論負羈已辨爲
心膂但能相爲雇金錢何惜私名不相與耽耽
虎視肉中原誰教蹈藉禾生穰自從棄置梁魯
間飲酒且得開心顏秋風謂渠當有意北窻花
月何時閑憶爾龍鸞姿見者羞娥眉沉吟日暮

北王集卷三

三

動心鬼虛惑煩言紛被離豈知中自直慷慨兩
不疑高歌惜往日芳草同所思忽起投袂覽千
古賢聖往往遭讒訾秋毫萬事聊束心裴劉當
復內手耳還逐宋忠訪季主因過開卦嚴夫子
才術已見朝列中獵纓觀采風塵裏君不見顛
倒鼓舞何代無談士伏軾唇吻枯有鳥在南嶽
其味不肖拊翼隨鵜鷃踟躕陳蕃死老魅成風
謝請能爲否猶懷利刃齒腐朽可惜縱橫盡塵
垢人皆遇我衆人後惟爾偃蹇情偏厚姓名求

識冶家傭形容變盡空趨走李代桃殭心未已
寵鷄囚鸞亦可恥嫉惡翻爲撫掌資何人投版
華陰市丈夫不將身命輕造次胡爲肝膽傾明
朝仗劍報恩去戮取鯨鯢截海行

答劉大夫憶舊遊兼投贈之作 季朗

王掾少登朝謝萬氣凌世倒提華山擲海中百
靈上天訴 天帝罰汝熱沙三萬年至今大海
塵茫然五千甲子花再發長川浩蕩浮明月口
沫正出雨蔽空鼓翼乘風坐超忽菰蘆中乃有

北玉集卷三

三

此人裹足不肯西入秦咸陽血戰屠六國仲連
蹈水垂千春 唐堯今在上巢父何爲爾牽牛
上流去飲之却笑他人欲洗耳縱橫翻覆萬態
出畏途巉巖復微黑關中年少輕轅公席上諸
生疾王式大夫一是有知者長安肆中識司馬
嘿然捧腹仰天笑便肯低眉爲相下秋風正蕭
蕭吹我長劍色狂奴故態氣雄放高談入雲恣
橫直絳灌真木彊黃祖亦庸鄙此曹安能容我
輩正賴公等雪此恥一言狂易失顏色長虹干

天斗光紫丈夫磊落千古胃偏側秋毛何足齒
忽持彩雲牋詎須青玉案讀之一再通憮然發
長歎語言小卻不足傷孔公改過殊可玩省躬
念咎舌可辭悔吝在余坐自責問我何乃知爰
辭呂蒙嚙語通姬易

重答季朗

子威

顏歆自貴形神全抗心稱說齊王前顧語丈人
且安坐少年窮窈何能賢憶從弱冠通朝籍時
時笑傲公卿間季陵瞋爲強解事游平把臂長

北玉集卷三

三

周旋意氣直欲出其上憑陵那復能相仗遂於
聲利謝浮湛亦向人間任流浪未肯一朝失計
墮輕黠結交漕中叔里舍候原涉掉頭萬事如
等閑動欲斫却君卿舌閉門或從問疑事酒醪
不爲狂生設隱約思弘退讓風卓詭無如內修
潔雖復睚眦不能忘未許諸陵爲氣俠語君何
不早激昂海水昨日開扶桑扶桑長峰七十二
一一峰頭金鳳凰鳳凰飛來食玉禾彩雲屬翳
覆江沱照見東南數千里有士涕嗟爲強歌宋

人酒美沽不售楊倩何知罪其狗蓋聶論劍雖
劍雄目之却恐慶卿走丈夫得意失意由一言
反掌富貴非所憐雄心已挂烟郊樹放意來聽
明月泉何如開石室按河洛盡讀古文月采篇
興作明堂覽考乾君不見高臺黃道臨雲雨搔
頭弄姿惟房裏是何王盛賣餅兒爭誇卜式牧
羊子騏驎蹴躡風塵中纏牽乃與凡馬同世人
亦笑我徒有逸氣干長虹井丹何忽造人食得
不許語輕乃公猖狂但取快意耳腐鼠庸令虞

北王集卷三

三五

氏攻不見披裘蒙袂數公者其人千載迴英風

畫松行爲南海張仲實賦

子威

霜空落落宰森爽憑軒眺引何疎碣張生自云
嶺南客薄遊四海狂歡賞爲余閒掃石上松長
崖倒插開千丈年深古幹屈鐵垂天迴翠色蕭
蕭上飛颺競軼聲旁魄飄烟高驚神悽愴攫拏
盤擗鱗甲傷騰龍突獸爭雄長偃蓋慘黑結陰
雲日暮精靈颯來往勁意已覺敵霜雪歷歷江
濤虛可想寒風忽自楮素流恍如中夜引清吭

悄然坐我天姥下頓使滿堂迴滌蒼昔聞張噪
寫生枝勢隨放筆生鉛姿斜梢牢刺欲穿壁奇
絕紛從雲霧窺君豈僧繇後身是醉來煙瀋時
淋漓墨光稀少不盡意位置經營誰所師叢棘
欲呼蒼鷹起掀捩與之力相似况余彈壓千載
人獨立風塵正如此乃能緩策爲小留茅齋移
置瀟湘裏恠石崩陀天漢傾遙林突出風湍底
意氣相看共悲壯縱橫妙解丹青理臨岐把贈
河梁詩杜若空令在幽汜生持片字過江去無

北王集卷三

三六

爲浪使蛟龍喜

劉大夫席上作時坐有金姓者不飲弄之

季明

天上黃煙忽作霞龍伯蹙僵銅狄戰奔河急壑
凍不流亂撲簾茵雪成片自笑次公醒而狂傲
然朗誦仙人章絲絃飄飄欲飛去流音吹落川
之梁韓非著書徒口吃王通獻身亦寒乞繞牀
何用阿堵爲咄咄忽斷杯中物百年偏側疾奔
電今日枯花昨如茜且逐小兒繞指柔莫學他

家百迴鍊君不見金日磾兩兒黃口嬌欲啼尚
恨骨體未姿媚委蛇詰屈柔如荑斷斷不可光
祿勲安肯低首通殷勤被髮行歌下莽蒼桃花
驟決嘶浮雲爾無堯舜事業姬孔文犀首之舌
淮陰軍雌蜺何異一醯蟻生死甌下徒紛紛瓜
裂蚊睫分汝半厭飫十載尚餘爨

座上作戲荅季朗

子威

扶臺千仞臨高塹寒霧沉沉隱光彩流雪將風
浩蕩迴忽覺茫然墮天海座中誰者稱絕奇嘯

比玉集卷三

三十七

歌綠霞仙人在舉手相招崑閬間策雙麒麟不
可攀散落芒繁共璫錯縈紆萬壑爭潺湲天公
謂汝太都姣雖爾逸麗無妖媚王陵少戇置社
稷富貴何事須筆墨陰重嘗隨帷幄親垢汙偏
得蒙顏色不見當時戴法興其人材智何縱橫
嬖大夫能御人主優笑抵掌成功名衛霍豈不
氣雄傑如呼小兒走顛跌自媚豈獨王生言下
意還憑齊虜舌况我滔漫拓弛虛道循玩世惟
輕諧謔人曾撓亦欲效流俗凌逼猶恐嫌精神

小言蠶棲託陵島非敢妄慕希六翮蛟龍忽下
從蜥蜴雲霧溟濛待君擇

短歌行贈歐博士

子威

傳嘏善名理荀粲談玄微功名志局能開獎未
必識度相因依昔我務沉思獨道貴知希近來
聞有歐博士清詩往往傳人耳意姿殊復謝塵
鞿格尚寧爲作者非眼中才若曳秋電掣曜長
天視爲眩從知俊快絕人羣時發清機觀顏面
明珠南海夜何深濤色長江淨如練傳嚮未絕
林木開餘霞散作花千片吳淮氣勁杼不如兼
動星文飛鳥舒披懷澄澈精神映自言潦倒衣
冠儒是以棲心白雲客不覺遠致還相入爲君
酒所一沉吟徘徊河漢清光挹

附

吳鉤行荅子威憲使

楨伯

魚腸扁諸射斗牛人間誰識雙吳鉤鯨鯢簸
浪雷電激分飛豈合三千秋君生東吳我南
粵形影萬里兩闊絕長空紫氣徒爾高吳鉤

比玉集卷三

三十八

雙照芙蓉闕側身胡爲在窮髮苦欲識君不
能謁揮絃一送滄洲鴻把釣空懷五湖月君
乎意氣大自奇尺書寄我河梁詩神交慘澹
論肝膽滿目青雲世上兒只今作者盛昭代
登壇叱咤千人廢風格能令冠一時才華久
已推前輩鸞斯未用學鷗鵬丘垤寧須擬嵩
岱前驅自許當單于一笑便堪迷下蔡得此
槭藏山笥中蕪城夜夜精光在我自蒯緱何
所之哀歌斫地魑魅悲天涯把臂豈易得斗

北玉集卷三

三十九

酒驪呼君莫疑君莫疑行莫遲願似吳鉤江
上合風濤毋遣遙相思

比玉集卷四

五言律詩

送韓承志之永豐二首

子威

長亭桂酒餘陌上望行車芳草炎天遠青雲舊
侶踈鳴鳩春雨外官舍杏花初若問新為政城
南觀夜漁

其二

聞作豫章行偏多楚客情江帆空裏度秋水夢
中平名向諸曹重身隨一劍輕知君占對敏不

比玉集卷四

必待王生

送陸武康

季朗

雲入西湖色花藏茗水煙吏人迎茂宰為問武
康船官舍青山裏漁歌落木前政成誰可嗣

明主倚才賢

與季朗二首

子威

疎雨掛西林朝來羈望深片言相慰藉千載見
登臨峯瀉長河色秋啣衆壑陰共疑關世務明
月照愁心

其二

杯酒儼相看悲歌動鳧寒歸雲遲去鳥落日迅
流瀾江左清談在東南舊俗寬願言王逸少莫
使素風殘

聶劉侍御二首

季朗

雲水本無意素心長共閒道書將綠竹茶椀與
青山日色古林上河流斷岸間因過劉子政歸
去掩柴關

其二

比玉集卷四

世路一何險知君自可親江關棄繻客漢室繡
衣臣才筆窺三昧玄機鏡六身朝端如有問
莫道灌園人

行園

子威

疎蕪向水干長薄隱江湍嘉木為交讓名花是
合歡秋涵叢礪白露委一峯丹西澱豐蒲竹衡
茅計可完

冬行

季朗

孤鳥長空滅浮雲萬里征生涯餘釣竹世路在

碁枰野燒荒煙斷村墟落木平悲歌猶未已月
色下寒城

寄題山寺

子威

澗道掛深松霜流萬壑鍾鳥來分樹色鹿下破
苔封寄衲雲門寺懸燈天柱峰何年高足去受
記付潭龍

宿泉上人山房二首

季朗

暮春到湖上遠聞鐘磬音古寺白雲在亂山殘
葉深爐香坐清夜月色臥西林因悟空王理聊

北王集卷四

三

同靜者心

其二

花落徑長靜鳥鳴春自閒雲行似相送日暮不
知還支遁頗好客遠公時閉關松窓不能寐明
月滿空山

同劉憲使登虎丘

季朗

金地香雲合珠林曉萼紅象超三界外想滅六
塵中蟬抱啼枝露山分響磬風謝公淹勝賞逸
思渺難窮

過虎丘次季朗

子威

炎燠銷蘭苑驚雲棲桂宮壁懸苔縷翠萼散磬
窺紅芳色停衣上溫情間曲中善游良所企將
爾共凌風

寄河州丈人

子威

荏浦自堪幽春風幸未收夕陽霑舊影蕙色染
新流綠樹生煙濕青山積氣浮盍來川水上非
是釣西周

送章二

季朗

北王集卷四

四

送子涉津水携樽入野煙夕陽歸鳥外落木片
帆前遠跡幼安在論文江總賢還將淇澳詠一
和北梁篇

虎丘餞別蔡司馬

子威

臥來經歲久忽枉使車過樽酒光輝滿空筵藻
賞多襟情超法界劒氣動山河客有應徐舊猶
堪憶笑歌

其二

逸思狎巖阿清言洽薜蘿境通花梵遍香薄寶

煙和澗影驚台席峯文映玉珂離心欲有贈無
那使君何

送浙臬憲

季朗

授鉞分南顧褰帷寵外臣江山存寄藻花鳥待
行春畫省餘芳草西關望後塵題詩與朔鴈聊
爲寫情親

望月懷庾元規

季朗

半夜山樓靜高吟獨倚扉露隨花共落雲與月
同飛白浪空中泛寒煙柳外微風流懷庾吏千

北王集卷四

五

古一沾衣

次季朗望月韻

子威

珠闕下傾波飛光欲瀉河微颺當戶引生韻此
宵多勝託堪陶寫長懷一詠歌若將劉尹宿故
自想雲柯

贈子循

子威

阮曲負前期青林復此時柳疎宵榭吐花覆壁
苔滋白玉題爲管文犀刻作卮但能十日飲何
用不追隨

其二

緒風清夏日談宴數經來荷色占衣發林香入
詠裁酒因陳協進堂爲戴崇開不惜顛風起能
將歌吹迴

贈人二首

季朗

梁王昔好客枚乘亦彈冠十載尋黃石千秋付
紫丹乾坤同逆旅日月到漁竿杯酒堪忘世梅
花入暮寒

其二

北王集卷四

才

聞爾賦不遇獨憐空復情青山餘落室明月在
江城對酒靡無濕振衣軒冕輕白雲倘可弄不
必頴陽名

晚望

子威

水澤魚梁晚風煙鳥道長寄愁賒易盡脚意遠
難將衣紉幽蘭色杯縈芳杜香莫言頻寫送賴
爾逐流光

野望

季朗

日晚黃雲結冬寒碧草衰露依巖竹澹風入野

煙遲機破翔鷗鳥情閒任履基丹砂如可化五
欲訪彭期

重與季朗二首

子威

低徊巖障陰栖薄耐招尋秋與人情杳川爲魚
鳥深夕煙高閣吐衰草故宮沉萬事悲消歇相
期惟片心

其二

爽氣醒人目虛涼近物情坐聞天樹引簷逼露
華清雲寫山俱徹風懸竹又輕秋宵同可念勝

北王集卷四

七

寄渺難平

舟晚憶章劉二憲臬二首

季朗

去去辭桑梓行行入帝鄉飄零王粲賦流浪

鮑生觴

鮑照云流浪
荏苒經三旬

野色臨秋渡蟬聲送夕陽

可憐江浦月茲夕渺相望

其二

金城行可到翠色倚青天江水空秋月山入
暮煙清輝兩鄉共孤燭片帆懸客意渾無寄西
關何處邊

缺門山

子威

山岫臨霞斷林郭側道懸鶴棲松上月龍臥沓
中煙閣道名千佛樓臺出四天誰來雙樹下宴
坐獨暉然

夢賦楞伽嶺

宋二句
寤成

季朗

絕磴逶迤上晴湖縹緲看半山橫榻暮千竹倚
窓寒杯酒鳥飛盡壑雲花落殘曠懷殊不極孤
嘯起峰端

雨中懷憶

子威

北王集卷四

八

懸流鳴石瀨新水滌江沙疎雨寒栖草空煙淡
着花夢來通日下人遠隔天涯若道牽情處扁
舟宿浦霞

賦得美人別

季朗

蘭被寒生翠金缸半滅暉長途輕一別情淚寄
清徽羅帶香猶浣巫山夢不歸欲知心斷處留
得紫綃衣

謾成

子威

端居能得性幽徑轉多情日氣花間冷松聲几

上清書從太史續酒遣少兒行莫問仙將隱因之究達生

賦得艷詩

季朗

楊柳金隄合芙蓉玉沼開宛眉歌黛感長袖舞羅廻流目傳幽意彈弦結素哀月明人盡散雲落楚王臺

與元材秋泛

子威

洲渚白蘋生風來青翰輕長渠分石堰修瀆帶江蘅魚戲蓮先動林開鳥不驚斗牛君莫望醉裏暮煙橫

北王集卷四

九

裏暮煙橫

泛舟懷劉侍御子威

季朗

春雲無定跡何意逐舟來花是隔年色人非今日杯關河因夢到煙水爲誰開一別三千里新篇不易裁

渡溪

子威

溪渡何時岸煙藏萬里流風平翻水鶴日破浴沙鷗稍覺清川媚因知碧草幽爲耽心賞貴薄暮駕言游

有憶

子威

昔游那可憶前路益蹉跎東道嘗監洛西行遠度河關梁春夢後隴坂夏雲多悽斷篋中畫無堪一鴈過

夢中得句賦成

季朗

夜雨吹殘夢曉來猶閉關窮愁聊素帙雅意本秋山流水劍門外夕陽燕楚間夢得此二句將茲問詹尹花落何時還

夏日過皇甫氏林亭

子威

輕吹入繁聲青山多艷情花光承扇落咲語隔煙迎客醉梧桐月詩傳桂樹行無嫌竹林後自可酒爲名

送蘇給事出宰

季朗

握蘭辭左掖飛鳥下神州簿領官僚暇封函國史求淮陽未可薄宣室且將留送別西江浦寒花滿客舟

賦得千頃雲

子威

亭亭風觀上千澗遍芳暉影重山川合煙深草

樹微岩堯看漸遠容裔澹忘歸衆色驚無定那堪朝暮飛

其二

蒼蔚起高臺氤氲極望開勢因川陸盡平學水田裁草際煙相發松間靄自來依依河漢淺將月共徘徊

山中擬王子安

季朗

候月乘蕪磴披雲度石梁澗空山氣入花密野風香梵音隨磬遠竹色抱川涼復此清宵會那

生玉集卷四

士

堪旅思長

立春前一日集幼干城南齋 子威

煙楚生春早驚枝已半菲鬢看時序入交見物情歸水淨苔堪綠林空響易飛是誰歌白雪曲裏下新暉

顧丈客廣陵見懷荅此二首 季朗

夫子人間秀雄豪擅五車朝攀洞庭月暮宿廣陵花幕府弓旌及山川魚鴈賒黃雲正千里愁望極天涯

其二

忽枉瑤華贈深慚慰撫言名留何記室才少陸平原然諾千金重文章百代存吾生惟一劍感激在銜恩

夏日即事

子威

小院浮涼遍閑窓疎雨來斷煙樓澗竹流葉瀉泉苔露引秋先入林虛暑易催從知幽意慙白雪爲誰裁

其二

生玉集卷四

士

樹色轉幽哉當歌興每開壑分瀾入坐峯缺影浮杯微月低花度輕雲拂舞回却疑良夜逼炎氣祗須催

贈人

季朗

寄跡在城市紛埃無所侵攀花映水色灌竹墮雲陰內養堪爲適棲遲祗自吟因憐能好客酌酒共論心

憶函洛

子威

上洛成周畧長河伯禹祠亭名君子濟簷入女

貞枝按轡山櫻發驅車谷鳥隨蕭條逢故吏猶問出關時

送徐太學二首

季朗

送子涉關梁清秋月色涼相思江草綠爲別水雲長帆指黃龍口風生朱雀桁薄游多意氣不是愛他鄉

其二

曉發昌亭道風花散渚蘋同爲遊楚客先作別家人文采凌雲妙煙霄擢桂新那堪沙澈外離

北王集卷四

七

思亂歌塵

即事

子威

茅屋亂山下寒原夕照間秋翻波浪白江染荻花班草際時乘屐霜中獨閉關自令傷物色何以駐衰顏

閨思

季朗

萬里長河斷空房青鬢秋燕歸書未到花落鳥同愁春送香裙淺寒將樹雪留金微良不遠清夢昨來遊

夏日

子威

初日出煙升炎天光轉激疎渠高映柳移蔭落依藤太傅能題扇支公本愛鷹清風莫更惜餘興一堪凭

其二

嬌陽停午院修竹入炎蒸花少何郎粉雲輕齊后繒高窓暄更徹虛閣晚相陵安得塵歎靜飛流獨可乘

贈徐山人

季朗

北王集卷四

詩

徐市訪東海安期或可求清風千載後名與白雲流爾祖高秦史余生好遠遊何當携子去采藥到玄洲

城南晚望二首

子威

秋色湛湛揮秋容淨可依郊園平慮紫沙嶼石帆飛竹密藏煙碓川空落釣磯經途還拂夜露下款江扉

其二

落景照青樽餘花點綠村川原催白日秋草又

黃昏星欲搖江郭潮應到海門此時盧子諒能不恨劉琨

泛江送客二首

子威

春風送遠情細逐浪花生樽酒非難醉關山自不平亂流芳杜氣挂席片雲明別後重相憶江聲急更鳴

其二

萍浦夕煙輕風江楫又驚高城遙倚恨孤劍獨關情草木颺颺泣林鸞猿狖清無因寄書昔虛

北至集卷四

五

遣思縱橫

寄璞姪金陵二首

子威

日暮臨高臺朔風吹鴈來天危清露發身遠大江開未覺雲霄迥偏生城闕哀青衿知爾在莫不樂英才

其二

南國霧偏深江山歲月沉相望盡一水離贈又孤岑鳥沒平沙曙雲流斷塞陰通書吾尚惜爲

爾寄書

贈徐生二首

子威

白首如皇臺曾游上地來著書稱馬走儒者自羊哀獨有安危計非無治亂才何時引門下綵竹後堂開

其二

聞君仍苦節牢落不堪哀才大時流挹經明後輩推桂枝山郭冷秋色海雲開何必重投檄寧親即老萊

雨中莫生見過三首

子威

北至集卷四

六

林雨近簷收榴花酌更浮開軒待山鳥寫眺得田鳩峽鎖雲穿磴溪翻日亂流散居濠濮似幸可共淹留

其二

誰能與季游淹息此山陬燕掠花間雨心閑石上流世人青眼在杯酒白雲翺堪笑平生意曾無場圃謀

其三

處士三經業公車累歲求蒿萊虛委巷猿鳥幾

青丘結客通輕俠游閒倚少侯爾無卑服鄭吾
已失應劉

謁講主

子威

欲得清涼義時來禮應身妄生諸有得假合自
非真法性周沙界因緣盡剎塵當能成等覺爲
爾見金輪

送道士游南岳二首

子威

何處訪蓬丘朱天一笠游祝融逢石室星舍入
紫陬禽術門人學鵠飛丹竈留冲凌不可見峯

北至集卷四

七

上白雲浮

其二

驅鶴下丹宸煙花礪壑春遙來八品治默禮九
宮神日月長生訣山河大劫塵明朝石梁上從
此謝時人

宿鄭鍊師房

子威

靈岳入仙都迴看青靄無陰霞背日冷金液隔
年枯爐冶鐘山玉手携軒帝符不須婚宦立便
可躡雲衢

艷情

子威

風度頻移管江開復近筵迴波縈舞並流雪綴
行偏香引絃池霧歌清太液蓮從知心自艷偷
眼未能前

觀獵

子威

廣埒被河濱波騰駭逸羣石梁虛飲羽燧火別
燒雲風勁鳴骸的煙飛碎臆文還因鄭長者爲
廩慎齊君

送劉朝建太學二首

季朗

北至集卷四

六

候館初停騎前途更上樓遠山低樹色清月澹
江流汗漫吾慚汝蹉跎歲復秋長歌一相送激
烈暮雲愁

其二

若翁真間代之子善爲詩泣玉吾頻獻懷珠爾
莫疑虞卿于趙日蹇叔入秦時愧似楊何易傳
經名我師

江上東還

季朗

落日逐飛鳥奔流催暮帆長江一以眺水石共

嶄嶄才豈龍須畏名寧壁可饒泥塗蒿目在何
必問陳咸

舟泊

季朗

江側買薪泊橋邊進艇慳喜來荷葉港相望鳳
皇山詰旦催搖櫓時定過關浮生知有幾作
客每摧顏

江上曉發

季朗

京口裝仍發歸船雨復留古城荒草曙野屋斷
煙秋寶棄嗟和氏津迷愧仲由英雄千載淚不

北圭集卷四

十九

灑大江流

閒題

季朗

傲骨素不折卑身良所羞龍門非爾易鼠穴豈
吾求霜落芙蓉色風寒水國秋白雲飛不盡留
作楚宮愁

贈普照僧

季朗

開士得證果定生忉利宮溪流雲不染禪性月
俱空花雨石牀夕潮音梵唄風余方苦煩惱豎
指悟神通

送張仲實遊會稽

季朗

復作會稽遊江雲送客舟遺蹤司馬在古簡禹
王畱浮海崔亭伯能詩沈隱侯丹青況神解仍
不負貂裘

詠雪

季朗

客賦梁王苑風迴洛水塵哀歌黃竹冷間舞落
梅新光吐非關月花開不是春將同流徵調寡
和郢中人

元夕張幼千生日燈集二首

季朗

北圭集卷四

二十

列坐盡鄒枚華燈錦障迴光隨明月滿花逐夜
珠閒羅幌低銀燭金枝亞壽杯千春長此夕歡
賞共追陪

坐密更忘永宵寒酒覺微晝堂長不夜黼帶半
流暉嘉藻爭燈色嬌歌妬舞衣人間同此夕勝
賞似茲希

比玉集卷五

七言律詩

寄憶于鱗

薄姑城內有高臺千古登臨氣壯哉
海岱復誰能縱飲風塵嗟爾獨論才
緘書落日河流急萬國清秋鴻鴈哀
悵望舊游成白首可堪明月憶人來

其二

海內爭傳御李君獨憐蕭瑟未離羣
關門樹色

比玉集卷五

懸秋雨濟北河聲注白雲驟入齊風多感激迴
看吳岳半綢繆憶從罷起郎官草漢闕誰飛喻
蜀文

賦得泰山送王侍郎

季朗

淮楊千騎過東藩岱岳崔嵬勢獨尊
大海流霞銜日觀長河飛月抱天門
功成伯禹中邦賦位拜神堯北極恩
機暇倘求封禪草勿云江國有文園

對花懷季朗

子威

故園春色自應多獨倚東風柰若何
已道看花情總廢無如頌酒力全過
綠煙在再他年淚芳草流連異日歌
慷慨莫悲身世晚雄飛時覺轉蹉跎

和章憲使登闔城二首

季朗

斗絕金城百雉開西標闔闔象天臺
地連萬島雲中立風掣千檣海上來
霸業只今空蔓草才華自古歎蒿萊
即看落日寒煙起慷慨狂歌一酒杯

其二

比玉集卷五

重樓迢遞俯青霄千里關河入望遙
倒影群峰隨浪躍半空孤日抱雲搖
東南財賦憑誰給西北風煙可自消
相國總籌天下計安危今喜翊唐堯

賦得靈濟宮

子威

空碧何年構羽房香童玉節散煙芳
瑤壇宛轉星河上飛步逶迤雲雨旁
漫有少翁能見物虛勞齊士更言方
從知八極堪揮斥中夜猶應醮

紫皇

八月十九日發揚子

季朗

長風破浪蹴雲開
千里帆檣片刻迴
江接銀河天上落
山橫地極斗邊來
金從司馬堪沽酒
壁獻荆王可愛才
十載道旁空按劍
高秋猶憶鳳皇臺

贈袁人黎生二首

子威

青楓江上日蕭疎
西去蒼煙極望初
天際遙開廬岳阜
雲邊忽枉豫章書
薄游四海今誰是
高

比玉集卷五

三

士南州昔未如一
向行人相寄憶臨
流莫自斷雙魚

其二

千里誰能擁漢繻
獨將詩興寄江湖
樽前拂劍吳雲白
座上投人楚月孤
瘴厲春消開瀨水
波濤天盡出洪都
舊游彷彿吾猶記
願得從君覓酒壚

贈黎仲子三首

季朗

何人結客少年場
芳草長亭正夕陽
忽見雙魚

來萬里始知尺素下
三湘布衣然諾輕
朱建冠蓋縱橫憶
鄭莊郢曲自來多
白雪遲君早晚賦
長楊

其二

宜春遙望思悠哉
黃圃春深一騎迴
行雨遠從三楚出
斷雲時傍九江來
何年吹夢過衡岳
有客移書到鹿臺
漢室若紬金匱事
因知還待馬卿才

其三

比玉集卷五

四

美人遠道贈琅玕
倚劍空悲行路難
曲裏陽春堪自賞
琴中流水爲君彈
長虹忽墮荆門外
孤月遙依楚岫端
寄語銜書青鳥使
不知何處是江干

新月

子威

纖纖拂澗影初懸
向夕林飈映始鮮
負海氣深驚似雪
臨河鉤淺詎如蓮
襟情故自同清勝
賞率還將共可憐
空駐妍華堪在眼
風塵誰傍醉歌前

無題二首

子威

憶君裘馬在邯鄲十載空名鬢色殘肝膽一生
談笑易風塵舉世結交難徒勞置酒張卿壽無
復通書李布歡總是舊恩何以報寶刀橫向膝
前看

其二

重裝何處不逢迎賓客休將柱字行勾踐筵中
看意氣翟公門上見交情鳴筆急調還堪絕倚
瑟瑟歌半未成謾道一言相為死白來知遇使

比玉集卷五

五

身輕

贈別駕劉使君

以給諫左遷

季朗

禁垣宮漏出彤墀月轉花陰望欲移諫草半函
題史策彈章三殿肅朝儀金莖曉擢仙人露瑤
圃秋餐楚客枝社稷久須長孺在淮陽聞有召
君期

送人之蕭縣二首

子威

念爾何因興獨豪離亭此日盡尊醪相看共指
長虹貫拂袂先驚太白高馬首風煙餘涕淚故

人江海憶綈袍預言莫使歸期後楊子秋深又
暮濤

其二

長淮西指莽蕭蕭芒碭雲深半寂寥風雨托靈
遊楚夜煙花搖棹去吳朝徬徨已覺中原盡夷
蕩常為孺子驕君到淮陰祠下過不知霜色為
誰消

送人赴蕭二首

季朗

客有西行陳孟公翩翩俠氣舞青虹浮雲萬里

比玉集卷五

六

驅垓下落日千山過沛中白眼風塵還匹馬青
尊湖海又飛蓬江南芳草如相待祗憶王孫蕙
帳空

其二

惟楊江上暮潮來灑莽平原一望開北走黃河
雲欲墮西瞻嵩岳鳥空回游談忽覩雕龍語歷
落偏驚倚馬才君去倘逢漂母問言余今日更
堪哀

同季朗過開元寺

子威

浮雲千載一憑軒
天色遙低浩蕩言不覺流寒
花藏繞起看吹月
柰林翻自知偃蹇輕黃綬誰
復時名傍綠樽爲語遠公應大咲
莫令松栢碑來轅

懷孫黃二都尉

季朗

早春花落香紛紛
夢入清溪臥水雲
幕府正須何記室
江鄉空憶鮑參軍
緘書將去渾無鴈
芳草愁來半爲君
幾日山陽吹折柳
暮煙悽斷不堪聞

出塞

子威

白草河邊鼓角嚴
前軍大纛畫飛廉
留庭戰合胡沙急
絕漠塵昏漢月霑
吏士尚持戎落遁
單于新中國兵殲
盡收北假榆中地
護作應須使者兼

寓目

子威

長巒倚日礙衡茅
空樹煙稀露鳥巢
苔覆堦前紅子落
影移林上白雲交
徘徊庭戶風嘗滿
清澈人情竹更敲
莫比楊雄文字癖
爲耽閒散寄

青郊

同黃徵君孫脩尉集章臬憲第 季朗

紅霞初落曙光開
芳宴欣陪文騎來
蕙草生花香舞席
江鶯送轉入歌臺
勝遊不羨南陽賞
飛翰應追鄴下才
白雪由來難屬和
慚余何以奉清埃

閨思

子威

十載蘭枯夢亦迷
秋風萬里入寒閨
短書欲寄雙飛燕
離恨空殘半面啼
羅幕霜含邊月近
黛

北王集卷五

八

鬢愁入朔雲
低傳聞都護園
方急使者旌旗度隴西

述懷

子威

搖落如予重可嗟
驚寬長自倚天涯
交游已爲黃金盡
世路空成白首遐
何處雲山迴片影
還能意氣抱孤霞
居常高簡君應見
寂寂巖阿滿桂華

登江中觀音閣

季朗

亂石迢迢插斗邊
客心欲墮片帆前
清才早擅

慚江總孤閣秋登憶仲宣地坼長洋浮日月天
迴東極下風煙憑欄却羨西飛鳥雙翼橫空望
杳然

次李朗江閣

子威

江心孤閣倚迢遙無那登臨客意消樹影半天
浮片石風聲兩岸落空潮少年辭賦憑誰壇往
代豪華未足驕行矣故人重自愛次卿名譽正
須要

行次

子威

北玉集卷五

九

川梁風日淡無光岐路東西游子傷憔悴豈堪
悲燕領驅馳還復道羊腸一朝雲雨驚相失千
載椒蘭故不芳誰爲援琴抽白雪向來天地自
青陽

閱漢武故事

子威

壽靈壇接降靈壇香桂風來流影丹十丈寒荷
霜下卷千旬碧酒露中看携將日月懸金鏡裁
取雲霞護玉鑾最是春歸王母唱繞梁三匝和
歌殘

其二

五葉乘辰應漢家流精宮闕照寒霞霜條篴奏
來雲曲芳苾燈含碧棗花中夜神靈游瀾澹何
年風雨過瑯琊祇今不見宣防下半坼驚河岳
勢斜

山中作

季朗

白雲朝從山上落飛作山中金鳳凰白雲忽散
不可見宇宙萬古長蒼蒼山人露濕芰荷佩客
子風吹薜荔裳獨立徘徊還獨嘯芙蓉花落冷

瀟湘

北玉集卷五

十

雨夕燈宴

季朗

芳筵列坐敞華堂元夜朱燈結采光影落金杯
浮菡萏燭搖紅壁舞鸞鳳還將照乘輕梁國直
以揮戈笑魯陽共道春陰遮絳闕何緣明月在
雕梁

月夕燈宴

季朗

彈絲奏管淹嘉夕酌醴包羔舞翠鬟明月自懸
天闕上華星却在棟梁間金屏香灺梅風煖珠

箔光生綺席殷燭夜自疑嵩岳會凌空不羨廣陵還

送徐太史

子威

使車朝發白雲邊萬里春帆細雨懸正憶鶯花江上月可禁楊柳薊門煙蓬萊氣色揮毫裏漢署風流獻納前聞道聖朝行幸少知君未擬賦甘泉

其二

曙後仙雲禁掖歸葱朧佳氣映駢驎千年重際

北玉集卷五

十一

聲華代萬國新開日月輝花露迴看沾淑景香煙正耐入朝衣恩波鳳沼深如許即使歌成和轉稀

送徐太史二首

季朗

晴雲初挂片帆前鳳闕遙依曉日邊闔閭聲浮夜月大江波色亂春煙禁中漏近神仙署天上花深侍從年黃閣祗今勞夢卜聖明方欲倚才賢

其二

奏策當年第一人才華端不讓先秦蓬萊視草風雲入金匱細書日月親萬國共趨神禹會三台長奉屬車塵憶從黃鵠飛千里淮海猶占紫氣新

送魏氏之義興

子威

古來才俊號江東落筆何人海內雄九野雲陰低楚嶠千門月色度春鴻東曹奏記能推士憲府徵書重采風延攬定知文學議爭看折節下羣公

北玉集卷五

十二

答劉大夫贈行之什

季朗

將船載月度荆溪山水清人道不迷歌入虞虞悲自壯橋從駟馬笑誰題長憐落鳬猶懷謁忽枉來章盡吐霓為謝故人勞信使慚無鮫客數行啼

山中探花

子威

游策春輕歷翠微山迴斜日下風暉江潭氣暖花爭放玉笛煙橫欲飛片雪不禁生暮色殘霞無限帶林霏揮毫正爾時名賤何似天涯望

未歸

和劉大夫看花山中

季朗

花山春淺映微微越布輕涼落翠暉
簫管從風吹欲散煙霞將月墮
還飛坐來壑色生衣帶吟罷
濤聲入暮霏千載幾人曾共此
因君麗句自忘歸

憶廬山

子威

廬岳雲深翠色重屏風九疊倚芙蓉
虹霓日射康王谷河漢秋懸玉女峰
巖上游龍飛瀑水墮

北至集卷五

七

中積雪灑長松石梁更出天池側
慧遠匡君總未逢

塞下

子威

殺氣秋城暗朔雲護羌中尉獨要勳
長虹夜出占摩壘太白西看指破軍
搆馬劇馳罷大漠隻輪終不渡
煖漬何須詔下客侯應天地生成自未分

憶蒲中

子威

故情年鬢兩沾裳東越炎蒸路淼茫
霧雨一溪

樅檜色錦雲千嶺荔枝香
窮溟波動龍蛇出絕障林深虎豹妨
總道薄游非我意豈知明月是他鄉

戲贈魏君

子威

知君不減魏陽元暗憶寧誇日萬言
奇氣自來殊矯矯逸才聞道更翻翻
從教顧問虛前席爲奉絲綸在北門
况是楚詞誰得似一時文體獨高騫

賀魏氏遷居

子威

朱甍迎日構華樓北望三條綺翼齊
已有豪華連甲第更看仙榜映銀題
雕屏宛轉延虛爽齋閣新成覆綠綈
未可高梁驚賀燕君今早晚向金閨

送伯起兄弟隨計之北

季朗

景陽兄弟舊相親冀北雙飛寶劍新
氣壓岱宗輕翠色筆搖滄海動黃塵
青雲天上多流輩白雪尊前少故人
薊草無花千萬里金閨誰憶薛蘿春

其二

君家演鏡總時英，偕計同爲帝里行。
金露曉橫仙掌色，翠華春倚鳳凰鳴。
論才舊是稱雙壁，作賦今看擬二京。
自笑孟嘉空落魄，道旁贏得送人名。

同道華季朗侯月玄墓寺

子威

禪宮高擁北湖陰，遙夜空林月色深。
鏡發蛾眉堪咫尺，波搖珠闕較千尋。
迴臨牛女光恒滿，始度房心漏欲沉。
長望一將携手贈，清秋萬里思

北王集卷五

五

能禁

候月靈巖

子威

吳王宮苑向高秋，銷落空爲千載愁。
絕嶺桂含垣樹隱，入堦雲拂珮鬟留。
徬徨斜漢遙相待，澄映淒煙迥自浮。
豈及繁華傷故國，青天無限月還流。

仲春雪夜王憲使元美兄弟自海上至素

進十層望宅共得先字

季朗

列館高歌白雪篇，縱橫彩筆映芳筵。
猖狂自合

慚已調巴人之曲，傲岸誰將薄惠連。
惠連有萬雪賦
里黃雲江燕後，千家玉笛隴梅前。
扁舟大有山陰興，不讓王猷在汝先。

同道華季朗宿楞伽山寺二首

子威

青冥不盡落幽溪，煙色千重杳共躋。
乍愜寒陰清竹院，可堪春夜託霞棲。
枝間雨宿花偏潤，林際風含鳥未啼。
莫便冷然吹夢去，游思正遶嶺雲西。

其二

北王集卷五

六

溪山一迥掛青梯，宴坐空陰樹杪齊。
晚氣自令滋碧霧，空筵易得墮香泥。
雲邊髻色羣峰小，寺下濤聲亂壑迷。
蹤跡總隨流水去，共君門上不須題。

再同二王諸公集張伯起園得梅字

季朗

名園春日逐鄒枚，閣道逶迤看落梅。
流水高山驚逸調，暮雪芳草怨離杯。
黃金未結燕臺客，白璧寧同楚國材。
薄劣祗餘山簡興，習池風景日

徘徊二王當晚發
故中句及之

古意

子威

紫玉爲簫按曲新
弱從纖草關腰身
掌中柔骨千嬌態
意外風流百種神
見拂輕鈿驚粉色
已愁逐彈過芳塵
如今運肘渾無力
夢裏韶華十九春

其二

艷生瑤質散嬰香
露浥丹華並玉芳
鴛帶弄煙縈婉黛
星題飛韻結流黃
雙纏翠柱空將憶
連

北三集卷五

舞春心不暫忘
自倚管絃偏得意
時時停曲待周郎

山中寄薄遊

京師者

季朗

明月向人清
且閒天高木葉愁
空山鳴琴不恨
廣陵散上書直入
長安關片雲杳杳
落天外寒蟬悽悽
抱樹間涼風蕭瑟
鼯鼠泣浩歌濯足
滄江還

留別劉侍御

季朗

醉酒狂歌吳市門
故人把袂一清言
羊腸道陜

不容憶難足才高難叩關
誰解風塵憐楚王相
看詞賦薄梁園因知長
缺歸來日還憶田嘗下
士恩

答季朗言別

子威

十年回首故交存
萬事傷心一點真
滄海釣竿成獨往
雲霄風力恨孤鶩
長懷故國霜前鴈
伏沈高秋夜後猿
鳴咽不堪重倚和
此生行恐絕扳援

中秋夕乘月湖心

子威

北三集卷五

六

五湖煙水抱清秋
萬里高天露未收
不定波光全閃閃
動搖空影故悠悠
沙邊鴻鴈何時返
鏡裏魚龍無限流
宵信吾能追博望
是誰同與弄珠游

看月懷家兄

季朗

月挂銀河淨不流
名山况似庾公樓
芙蓉半落煙中色
鴻鴈全禁笛裏愁
萬里關河清夢斷
五陵裘馬故情留
江南大是堪臨賞
祗憶雙魚未可求

往歲識張君久不聞問今其弟來 子威
忽聞西道季心來云是淮徐劍客才此日路傍
成邂逅異時行役重傷摧陰陵寒雨精靈泣大
澤風雷鼓角哀莫怪少年輕意氣何人能顧不
然灰

贈逆旅主人

季朗

故人惜別悵斜暉此地逢君意不違起舞縱橫
哀寶劍酣歌慷慨怨金徽浮蹤歲月堪成夢多
病關山未息機一飯肯忘漂母德可憐猶臥釣

北王集卷五

尤

魚磯

立春日集幼于齋邂逅王生 子威

藉爾高齋興數開仙郎重集漢京才正思芳草
成歌調忽見飛花近酒杯不盡青山將臘去可
禁春色犯寒來逢君大是王猷輩竹裏何曾造
次回

送人入洛

季朗

孤棹悽悽入河漢浮梁杳杳對羣峯到江明月
八百里吹笛關山千萬重春意定歸西洛柳客

心遙憶上方鐘天涯亦有南飛鴈祇恐征書不
易逢

壽章母曹太夫人二首

子威

河嶽氤氳霽色來雲華白日滿瑤臺 恩承西
省仙郎貴 詔賜東征作賦才玉律管中持奏
酒金莖花裏用浮杯綵衣醉挹慈顏喜桂子秋
風萬里開

其二

漢史墉宮受策年雙成鍾石拊賓筵崑陵海上

北王集卷五

干

瓊函至織女河邊絳氣連遂取陰陽調六鼎此
時炎暑却虞絃玄都有子俱真伯爲問朝元歲
幾千

曹太夫人壽章二首

季朗

仙筵初敞集群才式燕還欣厠馬枚海上三山
看鳥至人間千歲待花開書傳玉簡銜 恩重
楂借銀河泛斗來願以堯時甘露酒更添金母
萬年杯

其二

曾過曹姑仙子家，昆臺宮闕挂飛霞。
黃金九轉芙蓉火，碧藕千常菡萏花。
羣從青雲看器業，使君白雪映才華。
何人更倚高樓望，蓬海迢遙亦未賒。

磅礪山有千常碧藕七八曰常

寓懷

子威

東髮趨朝同事主，浮沉中外自初分。
哀時豈使瑕瑜辨，抗已寧辭芷杜焚。
任以妄庸輕魏魏，誰能緩頰過田文。
歸徒壁立知何計，變徵悲歌未忍聞。

北三集卷三

主

其二

憶從清憲忝非才，萬里中原攬轡來。
務絕知交同趙禹，能將僞儻竝公臺。
橫驅羣議空流沫，矯首三川總擴開。
莫道平生無感激，可堪栖薄委塵埃。

戲為壯歌贈衛生

子威

少年游俠總無成，憤惋空令氣不平。
匣裏豪曹憐意失，門前絕影重心驚。
赤身自可酬恩遇，微吏無煩問姓名。
莫道荆吳輕薄盡，畫奇今有衛

先生

其二

西市相逢仗劍行，髭鬚拂拂丈夫情。
誰令貧賤身逾重，能使賢豪意獨傾。
貫酒定須從武負，停車莫不過侯嬴。
從來唇舌真堪貴，千乘爭如一諾輕。

贈王中翰

子威

秘書詞賦二京才，晚向煙雲興每開。
可羨露華仙掌下，自緣秋色太湖來。
人間白玉千常觀，海上黃金方丈臺。
最是韋平勲業在，夜深占氣入中台。

北三集卷五

主

上黃金方丈臺，最是韋平勲業在。
夜深占氣入中台。

章道華席上

子威

高館新暉麗復清，東南車騎此時并。
并使君樽酒風雲色，上客悲歌今古情。
况是餘花如霰落，豈堪垂柳帶煙輕。
飛光忽動芙蓉劍，醉裏相看暗自驚。

莫公起楚臬，衆河藩奉送

子威

樽前送客吳雲白，一曲驪駒震澤深。
霜鉞動搖

衡岳色使車重俯大河陰向來供奉還天地
日推賢共古今宛洛相逢舊冠蓋山川何處不
蕭森

送張太學扶侍歸越

季朗

江潮初落片帆開聞道公喬侍母迴萬里浮雲
天目嶺千秋鳥越王臺風塵偃蹇青虹色意
氣憑陵白雪才到日擊鮮觴父老令威華表重
徘徊

時人新有所納

季朗

上王集卷五

三十一

絕代佳人似莫愁楚臺向晚下粧樓紅情暗落
飛鳳調黛色輕移拾翠洲爲道安昌弦管在定
將神女洛川遊王家短犢無勞問隔幔歌聲且
自留

戲和季朗艷情

子威

流雲飛閣散香塵行雨偏多浣翠春顧步羅襦
爭艷冶低光瑤薦關芳新含情已命江南管流
思空禁洛水神欲奉更衣嬌上客其如風露不
憐人

偶述

子威

憶辭天上無何日誤落人間已二毛慘淡風塵
還自若蕭條情思不勝忉當歌未減成虹氣命
酒徒揮五色毫莫怪從來輕薄甚祇今高笑尚
吾曹

贈嚴山人

季朗

君平棄卜着羅衣晚歲移家住翠微煙外藤花
隨澗落峰前瀑水逐雲飛青山不到浮塵色高
調堪憐白玉微向夜江關占斗氣采真知與市

北王集卷五

四十一

朝違

贈道華

子威

君今高臥向林廬三府徒聞下辟書牢落不堪
迎手板棲遲未肯到公車自應謁告風塵後總
爲投閑歲月餘相見此來尤恨少抗心真與世
能疎

贈張給事

季朗

鬱芻佳氣漢宮來畫省仙郎託乘陪日月秋高
長樂殿封函朝入建章臺羽林諸將遵成算沙

漢名王獻 壽杯若向禁庭求頗收無如充國
有邊才

樓下白芍藥移自金陵

子威

麗草柔煙半不禁風飄雪色散堦陰酒邊尺素
他鄉遠句裏年芳故苑深憶昔青絲歌皓齒可
容纖手贈愁心朱樓舊是繁華恨檻外天涯思
總任

姪田自宋中歸

子威

蕭條官跡白雲飛莫歎塵沙萬里歸毫杜驚心

北堂集卷五

三五

還漢吏商丘回首失虞機空霜遲暮憐游子涕
淚關山暗客衣明日西風又蓬鬢天涯何處繫
征驂

寄中丞姪畿二首

子威

開府銜恩好策勲地雄東越盡炎雲為傳漢闕
黃金 詔曾謁秦時滄海君指顧風雷機並入
紆謀河岳勢全分幕中不乏熊羆士誰勒銘功
鷄鹿文

其二

蓬萊赤日倚潺湲使節青霄領百蠻銅柱千年
開漢壁軍聲萬里落胡關風占大旆雄虹繞星
閃雕戈朱鳥閑

今上龍飛况求舊幾回霜簡動

天顏

齋中

子威

小苑焚香刻意吟春雲太華與高尋緘書鳥外
蒼涼盡衰病尊前繾綣深巖桂再花隨滿眼腰
章重繫總無心兒曹莫謾輕相笑佚蕩王孫已

北堂集卷五

三六

不禁

與徐生

子威

風塵為客舊蹉跎把酒千山一浩歌狂齋人名
非肯隨齊士後屠羊能向薊門過雨中北鴈高
秋盡江上青楓落日多未信一經堪白首從教
談舌似懸河

奉贈季朗金陵四首

子威

矯首人間漢道融遙來憑軾欲分功亦知冠冕
無妍醜肯信風雲有異同父老百年思故絳山

川六代重今艷君逢諸少還相問誰識東京鮑氏驄

其二

白門秋氣夜鍾殘落日孤城鴻鴈寒尊外故人
霄漢在離前雙劍斗牛看新詩憶爾芙蓉露
告慚他又注冠安敢書生論世事寒裳真自畏
波瀾

其三

看君馬首向風塵把袂悲歌泣路人天地若爲

北王集卷五

七

多變異江山差自劇愁辛夢中不識臺城月句
裏能攀郢樹春萬事已知成爛漫此身那得任
陶鈞

其四

浮雲千古有無間意興終須藉爾刪抵玉道傍
從側目懸珠日下總開顏惟吾矯抗愁難並何
物猖狂強欲扳莫惜相思耽省署不將笛裏寄
關山

奉答劉御史四首

季朗

日暮商歌不可聞芙蓉雙闕正氤氲憑陵萬象
橫秋色指點三山下曉雲漢主先收鹽鐵議
甘泉更奏子虛文帝城舊是行春地遺老猶
能說使君

其二

曉色蒹葭四望開孤城送別使人哀千秋王氣
歸豐沛萬里風雲到酒杯睨筆漸輕鸚鵡賦吹
簫先上鳳皇臺思君不隔西江水九月登高鴻
鴈迴

北王集卷五

八

其三

負劒長歌思慨然津亭楊柳挂朝煙因從霸客
游梁日尚憶先皇卜洛年月轉桂華宮樹外
秋生金井御溝前鳳城遙見雙飛翼忽墮雲中
伐木篇

其四

獨坐聽君奏玉徽調高千載貴知希秋來風雨
三江入西去關河一葉飛處士深文甘虎冠窮
途瀝泣問牛衣花前正喜逢新霽搔筆爭馳白

日暉

附

荅贈劉子威侍御二首 李于鱗

吳客槭書問轉蓬姑蘇臺上起秋風七星已
佩干將劍五色還乘鮑氏驄江海雙懸精自
合陽春一曲步逾工只今曾照西施月多少
娥眉畫不同

憶昔風雲滿 帝鄉同時射策向明光一毛
宛在中書日匹練遙飛御史霜北海青樽開

北玉集卷五

三九

岱色西京綠筆照河梁非君尺素三江下爭
得秋聲入雁行

送李倅之淮

季朗

遠山暮暮送征鞍古驛蕭蕭帶水干宦薄不妨
同逸少才清共道似邢巒春歸淮樹雲陰動花
傍衙齋雨氣殘三十爲郎名未減校書無藉解
嘲看

殷孝廉壽詩

季朗

晉代元推殷仲堪才華當日映江南山窓曉翠

開簾入竹戶春陰帶雨含天地一杯消睥睨塵
塵千載付沉酣于今玉樹森森發不羨金砂貯
石函

王憲使元美席上送李憲使于鱗赴浙三

首

季朗

海內何人第一流使君風節映高秋三春北
闕來徵檄千騎東方居上頭湘楚正看王粲賦
關門忽共李膺舟商巖須爲當時起夢卜仍勞
聖主求

北玉集卷五

三十

其二

樓船伐鼓下西關共喜 君王詔賜環江上行
春塞碧憶越中開府對青山高文百代終難酌
抗節千秋不可攀別後步光雄氣在清宵長望
斗牛間

其三

漢主徵書下建章使君旌節傍川梁才華總入
秋河色天地新迴白日光憲府籌兵清大海
上林校獵賦長楊人間夙昔傾風采于越于今有

鳳凰

元美席上送于鱗起赴浙憲 子威

燕市相看萬里分吳都重此邁夫君征車乍起
東山詔海色先開秦望雲膝席故人多感槩衝
天匣氣正氤氲無嫌使者行風俗名在先朝
聖主聞

其二

徵書十道辟賢才高選儒臣卽拜來江勢連雲
新案部山形入越舊登臺千秋濶節滄瀛折絕

北王集卷五

三十一

世詩名白日開早晚宜逢朝請使東封 法駕
會須陪

上楊太宰

子威

上宰忠勤社稷功古來名德有誰同山川何意
尊嵩嶽草木無私出化工行酒玉階迴內宴歌
虞仙樂入薰風不須更說東華伯紫氣燕中望
未窮

其二

自提銓鏡統羣工曾以金戈壓塞雄北極恩光

開曙色泰堦珠景霽烟空花迎曳履蓬萊上
詔賜安車紫禁中身繫兩朝天下寄卽看疏爵
冠三公

其三

宸情歡洽萬方娛幸屬元臣運斗樞可道飛熊
來護蹕已知黃石授兵符平分四序勲名重際
會千年寵數殊況是三台齊色夜卿雲不散鳳
城隅

其四

北王集卷五

三十一

地轉天迴柱石尊清時九列治功存香煙盡入
南山壽雨露全爲帝里恩萬象徘徊通御氣二
儀開闔自中原網羅已信無遺逸猶有當時願
掃門

贈王儀曹敬美

李朗

一代才華海內傾君家兄弟早知名荆王璧是
連城價合浦珠同雙月明建禮高秋搖玉佩省
郎仙露出金莖上方雅向文章事石室應須
待長卿

顧丈招遊靈谷寺予以疾不赴和顧作

李朗

靈谷迢遙氣壯哉群公清暇共徘徊山河百戰招提在陵寢千秋日月開騎引松蘿雲外入泉流空翠礪中來看君雄筆如枚叔獨少鄒陽後乘陪

贈劉司馬

季朗

廟堂雄畧靜烟波諸將于今頌止戈令下風雷驅萬馬功成天地隘三河主恩八座金貂入相業千秋畫閣多予告正勞當守待帝城

比玉集卷五

三

早晚聽鳴珂

贈袁吏部魯望金陵

季朗

少年擢桂冠時髦奕葉詞華白雪高詩憶金陵推謝朓人傳吏部得山濤月明闕觀分秋色花傍宮城映彩毫四世三公存漢代超宗殊有鳳凰毛

送崇明孫尹

季朗

曾聞風俗返淳龐恩詔東馳過楚江天下吳公爲第一西來國士定無雙晨趨丹闕搖仙

佩夜直彤庭對玉牕莫惟省中章疏少祗緣明主善爲邦

贈蔣參軍

季朗

列郡良家盡出兵總戎仍是一書生秋風半卷三沙水明月高懸上將營汗馬天南消檄草護羌漠北倚長城玉關倘佩通侯印不數當年龍額名

分賦楓橋送別贈李師之宣城

季朗

楓橋楊柳暮烟生盡向離人綰別情天下規矩

比玉集卷五

三

李元禮雲中江樹謝宣城敬亭有酒花仍醉吳市題詩月爲明前路正逢歐博士江都冠蓋定誰傾

贈敬美儀部二首

子威

翩翩年少爲誰豪拄笏南山爽氣高落日千門遙對酒晴雲雙闕映揮毫即看貴盛多宗從會自扶搖失羽毛相望天邊開省署題輿不限廣陵濤

其二

伯仲才名天地間蕭條清省絕能攀千年功今
誰將寄一代王風可復刪重以秩宗知故事由
來勲業言河由高談轉見門庭內折簡時時有
往還

寄袁吏部魯望

子威

少日袁郎海內名登臺無謝白雲情風流差自
輕千載詞賦那能減二京銓藻後來題目在彌
綸當世抗心平門多故吏時相問省闕今應比
父清

比玉集卷五

三五

憶少司馬衡水楊師

于威

長鈇光芒黯自看蒯緱空在為誰彈功成已託
冥鴻舉激烈徒歌易水寒南國青衿多受業異
時黃鉞憶登壇亦知在眼漁陽路無那津亭柳
色殘

其二

慷慨常懷燕趙間十年游獵益西山無言塵滓
遺當世猶有風雲暗九關海狗知酬國士中
原危苦破心顏先朝執戟真虛忝肯信才從蕭

管還

其三

朔氣高都鳴瑟哀悵悵千載未能裁升車正復
鷹揚日學御誰當秋駕才百折舊來爭瀚海孤
誠終恐動風雷不緣關為將軍徙天地寧令戰
色迴

其四

常時憂國白頭公高枕名當河朔雄決策未終
先食昂羣疑忽起罷成風但聞耆舊如方叔敢

比玉集卷五

三六一

說門生比戴崇屬國只今恩授鉞從天不擬下
關衷

贈仲交

季朗

才名久已著江南流落蓬蒿祇自甘劍是豐城
誰識一璞為和氏獻應三清秋桂子吹香近向
夜江聲入夢酣欲采芙蓉寄相憶渚煙漠漠晚
能堪

袁吏部蔣比部殷駕部徐官簿徐尚賢邀
飲東園

季朗

詔賜名園重股肱羣公徵客與堪乘山移閬苑
成仙島花借桃源作武陵高閣憑欄星斗近畫
堂行酒月華升歸途騎散長林外回首煙蘿在
幾層

同吳幼安金玄予夜飲余伯祥齋中作得

過字

季朗

高齋擊節爲君歌歲暮天涯折菱荷旅鬢風霜
三楚盡帝京日月五雲多金微入奏皆山水
斗酒相逢是薜蘿愛客燭殘仍不厭更邀乘夜
數經過

北王集卷五

三七

送歐博士楨伯入洛二首

季朗

早聞遷轉向中原河洛文章可再論調入行雲
哀楚國賦成白雪滿梁園即看蔡氏車千兩欲
就安昌酒一尊七首會酬知已在鷗鷺光拭舊
苔痕

其二

醉舞千將斗欲橫抗歌激烈是秦聲芙蓉夜向
囊中吼竹葉春從甕底生狗監何人能薦士兔

園有客舊知名江山不解畱才子又送驪駒向
洛城

送王崑山擢禮郎北上

季朗

丹鳳銜書帝闕來雙鳬飛翼五雲開風神不
減崑山玉詞賦還憐王粲才省署清華仍建禮
闕河迢遠是燕臺芳春柳色堪攀折羌笛無勞
曲更催

陸無從寄書與詩却贈

季朗

凌霜俠氣九秋寒倚向何門缺可彈蒿目乾坤

北王集卷五

三八

雙蟻展蓬心江海一漁竿漱憐白石知孫楚起
爲蒼生想謝安寄得驪珠還徑寸夜來明月橐
中看

劉侍御壽謙

季朗

弱冠曾離中祕書惠文柱後捧鸞輿關河歲
月虛朝謁霄漢衣冠任卷舒今古論才傾百
代沅湘作賦見三閭花前起奉千金壽若木裁
看日出初

送從子侍其母之山東兼寄家兄

季朗

送爾東遊思黯然鴈行雲外隔經年陳留曹穀
將班毋鄒魯諸生得鄭玄泰岱斗從天半出黃
河遙向洛中連青袍彩服宜相映可憶荊花路
幾千

送魏給諫使君二首

季朗

乘舟南下水雲間暫謝蓬萊侍從班海色朝
看銜蜃氣山風秋聽撼鄉關殿中雉扇由來
近江上芙蓉可待攀檢點副封能自奏肯從許

比玉集卷五

三十九

伯候

天顏

漢魏弱翁亦給事中

昔年治績見吳公賞借慚將賈誼同清畏四知
齊伯起入稱三善似蒲中綠綬詔下輶車待
畫省香含紫禁通一自使君承告後幾回
夢繞建章宮

送王侍御入朝

季朗

憶昨乘驄似鮑宣今來行部識虞延趨朝舊拜
燕臺日執憲新承漢詔年雙闕雲中瞻帝
座千官花底曳爐煙廟堂久繫蒼生望知有

井霖下九天

送彭丈北試

季朗

江蘭江水入春天行雨行雲悵別筵自識干將
多紫氣誰從綠綺奏朱弦夢回彩筆花成藻名
擢丹青人是仙相對徘徊更相賞高歌一曲送
彭宣

比玉集卷五

四十一

比玉集卷六

七言絕句

送徐臬憲節制洮岷三首

李朗

廣武城邊楊柳新使君持節入三秦漢家若問
平戎策徐樂今爲第一人

其二

黃沙明月滿咸陽一曲涼州欲斷腸總道秦關
能禦虜不知邊塞有蕭張

其三

洮河日夜向東流馬上遥看古戍樓羌笛正逢
關塞月一聲吹散隴西愁

送徐使君三首

子威

使君五馬向臨洮回首秦城太白高總是春風
饒首藉俱邀關月瀉葡萄

其二

積弩臨邊春草生西河漕下放屯兵因行勞問
恩威外屬國爭傳使者名

其三

隴上旌旗發曉霜劍寒秋水月蒼蒼曲中一夜
催楊柳萬里功名屬破羌

送王和仲北遊三首

李朗

楊子江邊逢暮春柳條日日送行人當年弃品
推王抗和仲今應是後身

王善奔

其二

江上蕪香泛綠波可堪離思滿煙蘿由來絕技
無人賞浪跡輸君一着多

其三

薊門煙雨似瀟湘客子春行欲斷腸花月自來
隨地有黃沙何必怨他鄉

送弈者王生三首

子威

花前笛裏怨青春折柳關河贈遠人供奉定知
誰第一無嫌京洛滯風塵

其二

朝來長旆曳征雲薊北江東此路分共道少年
輕遠別莫隨孤月悵離羣

其三

山水高深思欲多出門無那馬蹄何君看世事
如碁局長路如今且醉歌

和章憲副艷詩二首

季朗

川長蘋綠水雲多風送笙簫入棹歌最是關情
空悵望沅湘春盡奈愁何

其二

翠館雲樓花欲晴新粧初就曉鸞驚莫愁艇子
知何處露濕衣香到月明

戲友人有所望不至四首

子威

上王集卷六

二

綠煙生處遍藤蘿少婦城南色最殊乍可陳王
迴後乘那能含態照珊瑚

其二

芙蓉爲幟木蘭橈淺黛分明似孟姚若問門前
烏柏樹君家不記在臯橋

其三

紫燕斜從綵鷁飛垂楊宛地蕩煙霏纏綿未取
春風意直置花前金縷衣

其四

繡帳低垂歌舞深豪華莫慮擲黃金欲教月自
雲中墮會恐陽臺又夕陰

送張子八首

子威

相憐步步獨言分相送驪歌落日聞君自翩然
天上去遣教何處寄青雲

其二

把劍朝爲萬里游白門雲霧擁高秋側身天地
何由贈特欲因君擬四愁

其三

上王集卷六

四

玄武湖邊草色多那堪相憶耿星河山川舊是
興亡地誰作當時意氣過

其四

當時情寄自令親此日離懷一倍新但使鴛鴦
謝明月豈無潮水送行人

其五

潮水東西各自流嶺雲朝夕思兼秋路傍遙認
青絲騎知是君應居上頭

其六

十載詞場海內名孟暘才氣最縱橫祇言一夕
生光價併是文成照二京

其七

少年結客大堪矜腰下龍文只似冰醉向別筵
歌變徵遂令秋色滿金陵

其八

一自風煙落五湖空將衰草送長途欲知烈士
心猶在擊破床頭鐵唾壺

送張太學十二首

季朗

北玉集卷六

王

金陵秋氣滿金山行子乘舟殊未還盡向姑蘇
看月色不知清夢落江關

其二

策馬垂楊帝里遊楚天雲影掛城頭相看意
氣雙龍在一躍平津萬里秋

其三

風吹浦口芰荷香花溱花深別思長江國祇今
鴻鴈少帛書誰復到他鄉

其四

二陸才華孰與多高談微義口懸河經生漫解
田何易取次論文總莫過

其五

采菱歌裏送情親鸚鵡洲中草又新且向津亭
暫爲別秋來同作異鄉人

其六

江水東流正渺然斜陽送客楚雲邊豪華六代
消煙草金彈輸他俠少年

其七

北玉集卷六

大

憐君十載落風塵此日飛揚意氣新莫道故人
關外少五陵冠蓋總交親

其八

日落煙波路欲分一聲鴻鴈隴頭聞君從燕子
磯邊望無數青山亂白雲

其九

江秋蕭蕭送晚風冷然吹入楚王宮郢中白雪
還能賞托乘因憐鄴下同

其十

黃金結束紫騮裝奏賦平明入建章推薦定逢
楊得意直教金馬廁班行

其十一

青山馬上垂鞭盡秋水花間倚棹看張暢才名
誰得似賦成文章徧長安

其十二

腰下青萍醉欲飛琴中流水和應稀江風自解
離人思吹落蘋香到客衣

送人義興赴講

子威

北玉集卷六

七

荆溪水綠楚時煙片片飛花送客船最是玄珠
寒月色齋心清夜說先天

送人之義興

季朗

姑蘇明月落荆溪相逐行雲到水西為有玄珠
歸象罔且隨醫缺問王倪

送季朗十四首

子威

河橋楊柳秣陵煙尊外秋風江上船纔覺出門
堪咫尺誰憐萬里自居然

其二

星漢西流月色新相將浦口送情親總言上國
稱多士君是當今第一人

其三

詞筆凌雲氣壯哉仲舒儒術賈生才聊堪一舉
垂天翼會使長風動地來

其四

屈景休論賦獨工驚才落紙欲成風祇教一日
能千里未足從君過目中

其五

東來憑軾動天文太甲高臨麗五雲一奏甘泉
秋色裏將恩共道不如君

其六

一片青楓怨楚山西風吹月滿江關相留可是
重相戀預恐清塵不易攀

其七

歷歷星榆墜露芳桂輪初夜度文昌芙蓉闕下
羣仙集最上班堦魏伯陽

其八

北玉集卷六

八

帆開樽盡不勝妻劍舞花飛夢已迷千里離心
鴻鴈後萬家煙雨楚天西

其九

客子行從吳苑來可禁秋氣肅高臺不知別後
青天月總有新詩誰爲裁

其十

白雲忽送廣陵濤海色遙凌天影高君在詞林
看意氣爲余西訊漢功曹

其十一

北三集卷六

九

徘徊雙劍向秋陰自昔雄雌不可尋一夕匣中
鳴未已化爲煙雨楚江深

其十二

故人西辭鸚鵡洲白雲猶作故山秋煙波日暮
無窮思賦就還應千載愁

其十三

丹陽西望海雲深歲晚相違可自禁不放離樽
醉江樹未饒明月寫秋心

其十四

那堪送遠獨傷神江上聞歌楚調新試爲沿流
問漁父握瑜懷瑾是何人

答章劉二臬憲十四首

季朗

千里黃金高築臺共看郭隗自東來橐中明月
何人賞又向秋風送紫埃

其二

石城芳草閉秋寒洛詠何人似謝安江閣半含
蘿薜色不知明月在長干

其三

北三集卷六

十

西來天入楚山孤燕市停車過狗屠千載侯生
重知已夷門忼慨淚痕枯

其四

欣接龍門御李膺邀花泛水共憑陵逢人若笑
何遲暮敢謂飄零似始興

其五

明公才藻自應殊屈馬中原可並驅會有廟
堂樞筦待可能淹泊著潛夫

其六

錕鏐芒利可吹毛半夜精輝斗並高土蝕苔侵
人不識黃金千斛買鉛刀

其七

天將江水圻荆吳山寫芙蓉酒一壺千里寄心
憑落葉隨風吹去到姑蘇

其八

江中日月倚山根天半星河次水門一葉孤蓬
落何處扶搖吹翼薄崑崙

其九

北王集卷六

二

守碓聊堪似魏舒長憐芳草歇前除天涯偶作
遊梁客把袂西風桂子初

其十

舌在因憐季子貧千金裘敝笑干秦江南大有
佳山水猶逐燕山市馬人

其十一

腰弓臂鵠武威西射獵山頭落日低挾得雙雕
顧人笑却嗤筆翰吐虹霓

其十二

爾着繡衣誇畫行余卧東山不買名因思京口
酒可飲倒挂玉壺吹紫笙

其十三

閶闔山前片葉歸離情秋思傍雲飛滄波明月
三千里流到江鄉露入衣

其十四

空傳謝朓有詩名月落澄江江水鳴木葉千山
寄秋色相思不隔石頭城

與客夜飲

子威

北王集卷六

三

酌酒池邊石氣青煙寒花落引疎星水光收與
芙蓉匣千載孤心是獨醒

送別

季朗

吹殘羌笛楚歌新月暗空堂送遠人此夜別君
多寂寞故園芳草已無春

懷舊

子威

江上高樓思可堪渚宮煙柳畫方酣白雲半是
平生舊謾說辭交武伯南

春別

季朗

千金玉貌恩無比一別芳春願已違紅燭照君
曾坐處茗殘香冷泣沾衣

贈傑峯師

子威

傑公慧解出三乘風雨幽巖然智燈一衲行禪
無學地莫教枯却掛衣藤

入寺不見傑峯僧戲題

季朗

獸渡恒河白日明他方乞食寶珠輕伊蒲已落
登伽處宮下曇花空自生

戲題與魏氏二首

子威

北三集卷六

十三

酒歌吳市逐屠酤把臂連呼意氣羸昨夜握中
明月吐却看滄海總無珠

其二

霜天鷹隼擊高雲大鹵驕駒騁絕羣同是悲風
君莫惜黃沙落日不堪聞

戲答劉監察二首

季朗

醉來雙劍一青山風雨蕭蕭代馬還魏國盡傳
多照乘緯蕭側目定難攀

其二

龍駒霜隼捷如神側翅行空總絕塵一笑白雲
低岱華夢蕉嚇鼠是何人

送人從軍六首

子威

鳴鞭落日渭城西沙磧飄揚馬未嘶不見拂雲
堆上石軍圍一夜踐成泥

其二

萬里胡塵渡若飛直當一騎陷重圍男兒叱吒
尋常事誰不沙場意氣歸

其三

北三集卷六

十四

賓顏殘月暗韃囊穿空征人晝夜勞但道將軍
猶矚跡誰將沽酒惜錢刀

其四

每將輕車絕漠過少年捕虜獨功多身行縱騎
當獍悍不放單于遁六羸

其五

傳檄降王欲召誅別從東道濟弓盧得當聊快
平生意首虜翻嫌左骨都

其六

燿火遙遙不記年
角聲吹月落胡天
秋風已入空閨裏
關塞何曾離枕邊

送人從軍六首

李朗

弓高鐵騎踏陰山
大漠風霾暗紫關
君在戎行好奇畫
破胡因得馱馱還

其二

貳師下宛置燉煌
疾走康居殺過當
趙弟軍中最年少
先登擊斬郁成王

其三

北堂集卷六

十一

當戶弦弓仰射雕
紛紛落翼下青霄
定襄游騎偏驍勇
奪取焉支黛色消

其四

祁連山上暮雲愁
鼓角悲鳴送早秋
擊虜樓蘭功獨最
詔書先賞從驃侯

其五

鴈門萬騎略漁陽
風撲煙沙朔日黃
天子行當臨翰海
捷書先已奏明光

其六

將軍騎射躍龍媒
萬里胡塵塞上來
聞道匈奴猶未滅
朔雲極望使人哀

艷情

子威

綽約風鬟水佩輕
微聞香澤已魂驚
三星共道今何夕
莫遣花消梁玉清

其二

日暮淹留懷上宮
巫雲向臉拂輕紅
關人莫信春楊柳
徒自漫漫舞碧空

詠藕

李朗

北堂集卷六

十六

質如白玉心何冷
身濯餘波意亦清
總爲有絲長不斷
雖留七竅本無情

題畫

李朗

青山歷歷花無數
明月江關千里度
憶得當年摘菊人
白雲隔斷來時路

芙蓉樓送客

子威

石關踈雨過煙多
分付微風遠渡河
中歲逢人易悽斷
孤舟天際奈愁何

其二

醉酒高樓此別君袖中萱草惜斜曛月明水上如相憶寄取瀟湘數片雲

送人入越

季朗

暮潮初落早潮來海上風煙夜夜哀惡少村官正狼藉憐君獨上越王臺

送人之北三首

季朗

靡蕪渺渺浪花香雲水蒼蒼道路長且聽琵琶更終曲孤舟明日是他鄉

其二

北王集卷六

十七

萋萋芳草覆江沙燕子歸時不在家惟有海棠花上月隨君千里到京華

其三

薊門秋色定何如片雨新生木藥初我向姑蘇臺上望上林歸鴈寄君書

無題擬段文昌三首

子威

四海無家此路貧白雲孤劍向誰親報恩莫過投金瀨說着平生笑殺人

其二

昔是掀髯美丈夫頻經邀戰渡余吾一從報罷輪臺後淚落干將氣色枯

其三

獵獵紅旗邊馬嘶蒼茫殘日五原四大夫夜放前軍出報道擒生已破奚

戲贈

子威

蓬萊元是海中山總有虹霓未許攀君自高凌天寶上何人剛道慶元間

其二

北王集卷六

十八

露華高掌盡清秋雪際冰河天半流直取金鵝橫摩海不將朝暮笑蚍蜉

其三

親見當時楊子雲陵誇百代紛紛清琴豈是人間調玄鶴徐來未可聞

題扇

子威

團扇新裁疊縠文幽蘭芳氣入衣薰爲君題取羊孚雪搖動時飛彥輔雲

贈醫王少虹

季

閭闔城邊王少虹曾將大藥壺公葛陂竹如留得長嘯煙霞到碧空

題畫湘竹有風雨陰晴四畫季朗

風雨陰晴無定期蕭然標格映清漪楚王宮裏花無限不及湘潭竹數枝

送戴比部按獄塞上季朗

塞上黃烟白日昏慮囚使者出行冤倘逢魏尚羈文吏須乞君王格外恩

其二

北三集卷六 二十九

旄頭星落陣雲高昨夜將軍血戰袍莫道書生無將畧談兵猶有舊龍韜

度江歌六首季朗

雪浪冰濤萬壑雷江神手掣五丁來片時潮落如平地席挂天門喜氣開

龍盤虎踞帝王都鬱鬱芟芟萬世圖已把南山稱聖壽更將北極比黃虞

高帝衣冠月出遊孝陵縹緲紫雲浮雄圖卜世宜千億不獨長江擁上流

洞海掀山浪有無漁人舟子盡狂呼吳刀半刻迴江岸赤鯉長鯨尾畢逋古樂府云城上烏尾畢逋

雲暗風狂頃刻平舵工指點慶生成江龍昨夜朝天去分付波濤放客行

焦山東過是金山一艇西來煙霧間佳代才人知有幾獨教謝朓擅江關

和人作賦得綺霞閣觀美人畫蘭

綺霞閣上似瀟湘彩筆俄成九晚芳絕代佳人仍絕藝前身應是杜蘭香

北三集卷六 三十一

又賦得美人吹笛季朗

橫吹泠泠水共清斷腸猶寄玉關情章臺楊柳還堪折盡向佳人曲裏生

送人二首季朗

北指家山是白雲暫衣攜手又離羣江邊日暮憑欄望玉笛吹時正憶君

其二

長干危磴倚雲根送別相將白下門開盡芙蓉

君不見亂山寒雨入黃昏

比玉集卷六

三十一

比玉集卷七

五言排律

化感寺

子威

八水捧珠筵崔嵬出梵天莊嚴畱絲霧妙相吐
青蓮呪嶺施龍日開林擲象年松風皆淨果鳥
語是清禪寶地香雲滿寒空法性圓王城浮隴
樹鷺影挂秦川臺殿成金色山河寫綠煙氎從
貧女乞衣向竺僧傳名字皈心禮音聲抖擻憐
銅餅垂葉露錫杖涌堦泉發願憑仁者生漸賴

比玉集卷七

智賢菩薩名無言易初證慈氏有因緣

夏日園居二首

丁威

雨洗園林出炎生澗壑俱松篁易暄霽天地失
榛蕪野馬煙絲闊池鯨石髮孤峯端清露下杖
底白雲扶穴暗龍蛇走山空木客呼風門未可
闔陰井不愁枯杯色芙蓉淺嵐光薜荔蘇縷霜
條紫鱗炊玉薦雕菰森爽還生思忘機且自娛
鳥來迎酒伴花落引樽蒲殘夜歌含雪滄江月
吐珠澄一此盡隨意寄虛無

其二

修竹入池涼蟬聲清夏長懸流束石險爽翠逼
簷妨閣倚陰崖半窻臨玉洞傍海苔畱渚色酒
味換花香高嘯含飛雨悽絃應擊霜蓮開攀華
頂枕上接瀟湘桃雪哀公座衣沾鄰掾牀微風
銷白羽垂柳落煙芳帷薄鮮空霧紈輕讓粉光
層水偏黍谷積氣自階廊抱朴行胎息楊朱過
賣漿因憐休伏日預恐謝炎陽

贈崇明孫尹

子威

比玉集卷七

君才自足驚宰邑若神明覽眺因多暇絃歌亦
復清縣樓通蜃氣候館過雞鳴岸入滄波盡帆
迴高鳥平法惟豪猾坐化以惠和成春澤皆渠
溉根株况乃迎閭閻勞隱恤阡陌重循行置水
稱疆直懸魚作頌聲屢還從事駕宜下太官旌
在昔表東海幾人循吏名

與季朗夜坐

子威

西宇城陰接長檉藻影垂地偏人共勝情遠世
堪遺宵柝深方徹帷風疎漸吹月流低便坐漢

轉入前墀賞悟談諧洽微奇秘簡窺佞讒知在
卯傲客自稱箕緬爾投高唱欽予狎遁思雅遊
當日倦行樂仲春宜滄海參軍作青雲騎省詞
一言傾意氣千載重心期濩落空將歎孰何終
見欺但消清夜詠安問陸沉爲

送司徒王公

子威

股肱厯夏服國計重司徒仗鉞疆圻待還朝
廟畧須風雲隨後乘草木戒前驅出祖江霞送
傳鉦朔氣俱寵光輝楚甸榮問照楊都細柳旌

北王集卷七

三

旗引青壇劒佩趨深籌明貯積宏議重均輸疲
瘵仁應軫戈鋌澤自腴紺轅修帝藉清蹕奉
皇圖望屬占台象機潛運斗樞千齡開禮遇萬
物仰昭蘇筭賦推雄伯經邦任大儒輕平今少
府寬隱舊東吳轉漕民偏賴持衡惠豈殊憂時
心獨許徇節體忘劬想見爲霖日恩先逮海隅

碧溪贈答

碧樹倚嵒我江亭軒蓋過近人沙岸出迴眺野
風和杯酒薰蘭氣池光落薦蘿竹低穿土薄雲

起渡山多木拆蘇門嘯天寒子夜歌暮花悵白
露秋日燦文羅笛妓纏銀管箏樓瀉玉波轉聲
隨發艷斜盼忽頻蛾戎馬方休戰關河未寢戈
思君隴頭水無計贈驪珂

喜趙侍御見過

子威

花間駐驂馬露下欵柴門慘淡平生意蒼茫慰
藉言衆情皆已變懷舊向來存賞激辭多切睽
違分故敦憶從軒代寵重拜禹王恩直節山川
動堅貞柱石尊碧雞曾奉使白簡進南藩義奪

北王集卷七

四

姦妖膽忠慚佞倖魂寬仁雖廟畧寂寞暫丘樊
未覺風霜苦俄看羽翼翻遇深令氣吐感極但
聲吞迅擊先橫隼榮輝首列鵷孤心期觸諱倚
望待除煩近奉

廷宸對知無國議喧威靈依

主相造育自乾坤林谷誰相問交游爾獨悖嗟
余卑蠖蟄俯首愧鴻鸞經罷携鋤隴材宜偶灌
園藜羹徒欲膠苧褐總非溫空掩驪珠泣長銜
卞玉冤朔雲流斷雁江雨入哀猿拙薄猶難憶

清狂不可援同人迴後乘閒夜共清樽階際千
峰小歌前暮壑繁虹腰低海岸樹點過中原颺
歷殊初命淹翔豈一殮在公憐范叔沉族想劉
琨當路能垂手微身敢惜蹒跚聞勞蹇蹇祇爲
重元元若也投竿起驅馳安足論

贈顧從化

子威

憶爾生人秀風雲豈後時孤臺雄賞在落日壯
心窺青嶂山楹窄羣峰岸幘卑徬徨才總惜栖
薄鬢堪遲相識皆非少平居自不疑鶯花涕淚

此集卷十

主

關煙雨楚江危後夜征鴻去空城畫角喚昔游
無復問別路悵然思筋力行方及扶搖未足悲
沉吟托毫素小詠一能遺

夢澤

子威

松門閉蘿葉春帳挂雲阿冉冉風行水涓涓日
渡河浮瀾生積氣大夢出長波

淮南子入澤
南曰大夢

漢孤亭在乾坤一鳥過縈迴時斷續襟帶鬱差
戔地久荒煙霧林深暗蔚羅雨衝沙雁急啼奈
峽猿何慷慨歡成歎歎泣是歌爲謀空學謾

萬事盡依和少壯須臾謝微言千載多誰知持
釣者釋駕未蹉跎

上太宰楊公三十韻

季朗

聖德昌新歷天心贊令圖

先皇毗賚弼太宰懋陳謨四海懸衡鑑中垣執
斗樞股肱康帝載喉舌靖王塗業豈旂常
在勲能社稷扶象成窺化冶運轉頌昭蘇翼
亮參三事忠貞映兩都保躬青瑣入奏疏
紫宮趨銓品皆才又標儀悉軌模昔年開幕府

此集卷十

主

統將伐匈奴畧地居延道鳴笳大漠隅風雲隨
顧眄雷雨任馳驅身繫華夷重威將聲望俱山
河一劍定草木萬方愉元氣從斟酌神工寄吸
呼芒生知結綠玉析辨銀鋹哲嗣材仍茂英賢
世所須無雙稱國士得雋冠鴻儒彩服兼朝服
明珠是掌珠協衷依鳳闕接跡上金鋪甲子
辰初徧群公騎總紆朱衣裁賜錦豐膳出
天厨堯甕千春露仙人九節蒲弦詩流筍簾考
鼓間笙竽奕葉勞今著君臣義竟孚醇和齡

自永精白 眷因殊文武邦爲憲時幾

帝曰俞徵庸遲呂尚匡代小夷吾邊微懷綏輯
乾坤紀誕敷太平關碩輔長此奉 唐虞

贈秦舉人屠君屠本洞庭山人 季朗

乾坤三寸舌函谷一丸泥揮手雲霄近憑軒華
岳低歸帆浮震澤展墓歷山梯玉柱標丹檢金
庭錯紫題鶴曾華表識路豈具茨迷孔落懸仙
鼠花深沒竹谿椒漿無燥土松栢有哀啼張祿
提秦印留侯挾漢圭長安明月夜回首一悽悽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

歸震川先生

全集

先大僕集昔年屢刻皆非全本無多訛謬
茲集蒐羅宏博警勘精詳觀者無忽焉
曾孫壯元孫珩五世孫頤盧謹識

光緒元年五月
常朝歸氏重刻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祐子崑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于其間且聞先生遺文尙多

余曩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休與其子元公編

王序

輯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尙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茗文計孝

廉甫草論及而怒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嗟乎先生之文

王序

自歿時卽流傳至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裒輯遺文傳之遐邇因歎海

內文人如晉江王遵巖平涼
趙浚谷皆有遺集晉江之集
尙有存者平涼則未之槩見
頻與宦其地者言之平涼則
馬學使之駛先獲我心爲之
修輯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

王序四

尙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
大夫宦遊所至誠訪前賢之
遺文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
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
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
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元公

謀集已刻未刻本彙爲四十
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
間助剞劂之資遂居然爲先
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
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
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

王序五

今古何待于序況余豈能序
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
之語以復元公元公其有以
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簡

題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陽子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

序

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必曰廬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歸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

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

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先生之曾孫莊元公氏得其未刺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

序

舊刻之多遺珠也元公因出家所藏抄本彙粹已刻未刻總計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嶧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助成事元公又以舊刻多烏焉

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正
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
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
其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
用諸議知其世務通達而濬吳
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
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
述令長興時以德化民又漢代
之循良也今

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
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
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
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元公
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顧

以夙仰先生旣欣覩全集之流
播海內加惠後學而元公亦工
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
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爲之書
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
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

徐序

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較讐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譌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

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

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

徐序

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蘊萎益頽而爲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殺理學之緒

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
浮響雜然竝作至欲遠駕於
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
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
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
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

徐惠

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
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
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
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
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
之摹擬形似者異趨故余謂

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
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
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
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
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
之風格蘊萎者是也欲知太

徐惠

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
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
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
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元
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
遺書而號于同人賺金而刻

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
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
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
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

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徐序五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擬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重假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枌排纘整齊都爲一集既輒簡喟然而嘆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合茹雒閭之學而追邇其元本謂

震川先生文集

序

十

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闕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韻頗睂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鳴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

震川先生文集

序

二

鈞摘蒐獨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旋觀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辭而闕之劈肌中理無所逃隱以罷耗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水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跋邪軼僞刊削恭敗障斯文之末流軀材小生謏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其謬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沔人之知美曠則幾矣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槧效微勞於簡牘有幸焉日月逾邁老將智而耄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

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
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
日虞山年家後學 再拜謹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既而公之子伯景
仲救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
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尚餘十
之八九 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

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祕書無何絳雲

震川先生文集

序

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元恭得而錄之
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為請於先生求壽
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尚隔乃為合併
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
未能悉出也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
為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為文也今繇公
之文可以知韓歐繇先生之選可以知公之文異哉
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
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
究禹疇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議禮之言有以啓先

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悉太僕之掌故
以及用人之方禦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聞貞
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強
修族姓之譜則齋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
敦睦他如贈送慶賀之文弔祭悲哀之作靡不折衷
於法度歸本於端良不以浮詞諛人不以綺語加物
則公之修辭立誠蓋可知矣讀是集者因公之文以
得公之為人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
意而亦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哉庚子長至日從孫
起先拜手敬識



白荒邨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離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纘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汰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玉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元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

編次之法略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序壽序凡

震川先生文集

序

五

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 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古移步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 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纔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 次宋史論贊一卷

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 歐蘇集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聲唾彷彿具焉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詞不載紀行一卷次之

次馬政志一卷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 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 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比興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 先生爲舉

震川先生文集

序

六

子卽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文然其議論悅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 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真實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情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喆有餘愧焉輟簡之餘愾然三歎并識之以訊於智者庚子五月二十八日

白

凡例五則

一選定 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畧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 莊續又增八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人其外二百餘首則各爲餘集而藏於家

一編次 家藏舊本集三十卷首經解末書又別集十卷首制辭末論策今大槩因之獨以爲古人文

震川先生全集凡例

一

集書多在前不當置之末卷今移置書三卷于贈送序之前而以祭文爲末卷又論策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今移置于別集之首策問次之文選諸書詩在文前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詩不過餘興及之篇章亦不多故從柳子厚集之例以詩居末

一正誤 他書刻本之誤不過字畫畧差或偶脫一二字耳惟此書舊刻之誤不可勝舉約有四端有因聲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葉數顛倒者有因妄加刪改者如尙書徐晞之爲熙少傳夏

言之爲賢儒者錢德洪之爲宏此因聲音近似而誤者也如富貴淫佚隕命亡國本漢書成語乃倒置錯出以致上下不屬文義難通此因草稿模糊而誤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顛倒四百餘字向來選家坊本皆襲舛而不覺此因板心數目顛倒而誤者也凡此皆因失於較訂以致傳寫之謬至妄加刪改則崑山常熟二本尤甚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誤者則考古書據文義以正之較勘數四頗爲精詳間有疑者闕之譌謬既正似可不言但以舊刻行世已久恐觀者見其參差反致

震川先生全集凡例

二

疑於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也

一刪重 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府君任長興方踰年以資淺故不得爲同考試官僅入外簾然夙負高望主考推重五策問俱委作并屬作對策後遂刻爲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頗加刪改府君與門人尺牘以爲竄入鄙語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崑山舊本因止刻策問故首載前四策問今既并對策俱刻不必又重見故去之又吳純甫行狀墓表二首大畧皆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西王母圖序二首大同小異今存前作而廢後作送周御史

序一作頌而畧改今存序而廢頌若題同而文絕不同載然爲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類則兩存之

一履歷 凡古人文集必載本傳以見其人之生平府君之學術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國史缺於無徵今但取前輩諸公誌銘墓表行狀傳贊序跋凡有關於府君之文集者附錄一卷於後庶幾讀府君之文者開卷而如見其人云

曾孫莊識

謹按恒軒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屢經竄改而未

震川先生全集凡例

主

有所定玠於刻工處見抄本凡八則而中多可商思欲刪逸之而未敢也會往廬山謁從叔孝儀孝儀叔出先叔凡例一冊內止五則云得之於錢子繡林蓋錢子於黃洲董夫子署中攜歸此爲先叔最後收本無疑而家中特遺其稿因大喜過望亟以付諸梓康熙乙卯孟春望後一日元孫玠謹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元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論下

易圖論後

大衍解

洪範傳

尚書叙錄

考定武城

孝經叙錄

荀子叙錄

卷之二 序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一

項思堯文集序

王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戴楚望集序

戴楚望後詩集序

沈次谷先生詩序

草庭詩序

經叙錄序

史論序

卓行錄序

汧口志序

正俗編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太僕寺誌序

西王母圖序

陟臺圖詠序

綵衣春譙圖序

綸寵延光圖序

王梅芳時義序

水利書序

尚書別解序

都水藁序

會文序

群居課試錄序

夏懷竹字說序

卷之三 論 議 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貞女論

譜例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七

禦倭議

備倭事略

三江圖叙說

淞江下三江圖叙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守耕說

東隅說

懷竹說

朱欽甫字說

周時化字說

莊氏二子字說

二子字說

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書郭義官事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獄事

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 三首 曉喻

性不移說

重交贈汝寧徐君

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禹貢論後

題典都志後

跋唐石臺道德經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大佛頂隨王尊勝陀羅尼經幢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七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跋帝堯碑

跋商中宗廟碑

題太僕寺誌後

讀金陀粹編

讀王祥傳

題金石錄後

題隸釋後

跋何博士論後

題仕履重光冊

題星槎勝覽

題瀛涯勝覽

題文太史書後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題宏元先生贊後

書沈母貞節傳後

書家廬巢燕卷後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跋小學古事

題王氏舊譜後

題立嗣辨後

跋程論後

跋程策後

卷之六書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高閣老書

上趙閣老書

卷之七書

上宋明府書

上方參政書

答唐虔伯書

與李浩卿書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與嘉定諸友書

與殷徐陸三子書

答俞質甫書

與宣仲濟書

答顧伯剛書

與潘子實書

示徐生書

山舍示學者

與陸太常書

與趙子舉書

答朱巡撫書

上王中丞書

與曾省吾參政書

與林侍郎書

卷之八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遣王都御史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與傅體元書

與王子敬書

論禦倭書

上總制書

與沈養吾書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李廉夫北上序

送王汝康會試序

送縣大夫楊侯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序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之京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送童子鳴序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送計博士序

送蔣助教序

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之英之任真定序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六

送余先生南還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送俞宜黃序

送福建按察使王知事序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贈石川先生序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卷之十一 贈送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送周御史序

贈熊兵憲進秩序

送嘉定縣令序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送縣令朱侯序

送吳縣令張侯序

贈張別駕序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贈司儀楊君序

送顧公節北上序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送陳子加序

送王博甫北上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獎序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七

贈醫士張雲厓序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澠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歐齋先生六十壽序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邱恭人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夏淑人六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宋孺人壽序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許太孺人壽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夫人壽詩序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李氏榮壽詩序

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龔裕州壽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州計先生壽序

寧封君八十壽序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張曾菴七十壽序

晉其大六十壽序

澹甫魏君五十壽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周翁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張翁八十壽序 孫君六十壽序

楊漸齋壽序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周弦齋壽序 前山邱翁壽序

戚思訥壽序 陸思軒壽序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錢一齋七十壽序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杜翁七十壽序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顧母陸太孺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壽序 馮宜人六十壽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沈母邱氏七十壽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陳母倪碩人壽序 朱碩人壽序

朱君頤孺人雙壽序 徐氏雙壽序

周氏雙壽序 王氏壽宴序

良士堂壽讌序 狄氏壽讌序

唐令人壽詩序

邵氏壽詩序

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見南閣記

真義堂記 遂初堂記

壽母堂記 世有堂記

容春堂記 自生堂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可齋記 耐齋記

雙鶴軒記 雪竹軒記

清夢軒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卧石亭記

滄浪亭記 花史館記

杏花書屋記 題玉女潭記

見苓書舍記 婁曲新居記

寶界山居記 南陔草堂記

我江精舍記 菊窓記

本庵記 野鶴軒壁記

保聖寺安隱堂記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唐行鎮免役夫記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張氏女子神異記

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陶菴記 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項春軒記

秦國公石記 夢鼎堂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震川別號記 家譜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誌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曹子見墓誌銘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居君墓誌銘

詹仰之墓誌銘

朱肖卿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金君守齋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李惟善墓誌銘

張克明墓誌銘

陳君厚卿墓誌銘

陸子誠墓誌銘

王君時舉墓誌銘

蔣原獻墓誌銘

潘用中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沈母張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張太孺人墓誌銘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季母陶孺人墓誌銘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唐孺人墓誌銘 毛孺人墓誌銘

魏孺人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

誌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鄭君漢卿壽藏銘

南雲翁生壙誌

姚生壙誌

亡兒翽孫壙誌

女如蘭壙誌

女二二壙誌

寒花葬誌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出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通政使右參議張公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勅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

尹貴州按察使副使李君墓碑

何氏先塋碑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元朗先生墓碣

張季翁墓碣

褚隱君墓碣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泗水何隱君墓碣

宣節婦墓碣

王烈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李南樓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出

勅封文林郎分宜知縣前同判官許君行狀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魏誠甫行狀

先妣事略

請勅命事略

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張自新傳

顧隱君傳

元忠張君家傳

章永州家傳

戴錦衣家傳

京兆尹王公傳

海南居士傳

周封君傳

東園翁家傳

何長者傳

筠溪翁傳

可茶小傳

鹿野翁傳

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韋節婦傳

陶節婦傳

計烈婦傳

沈節婦傳

蔡孺人傳

俞楫甫妻傳

卷之二十八 諸世家

夏氏世譜

歸氏世譜

歸氏世譜後

興安伯世家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夫

記壬午功臣

卷之二十九 銘頌贊

爲善居銘

素節堂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聖井銘

書齋銘

清泉銘

几銘二首

太行石銘

西山石銘

松江新建行省頌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魁星贊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宏元先生自叙贊

王氏畫贊 并序

卷之三十 祭文哀誄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王儀部文

祭朱恭靖公文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亨文

祭唐虔伯文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祭張封君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張貞女文

手何氏婦文

祭外姑文

妻祖父母文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七

祭楊椒山文

告祭 而縣山神文

祭崑山縣城隍神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廟文

再祈雨文

祀厲告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辭

思質王公誄

招張貞女辭

補編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卷之九

祭沈養吾仲常文

祭居守齋文 卷三十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

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爲圖又填圖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旨於其間予之不信夫易圖

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

虞川先生集卷之一

四

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人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

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

虞川先生集卷之一

四

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

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
 筭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
 人之為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
 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
 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廣因其
 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因其乾兌離震
 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
 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
 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
 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
 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
 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
 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
 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
 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
 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
 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
 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
 濟則圖書之列繁然者莫是邇矣今夫治之所貴者

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
 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
 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
 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巳是故圖書不可以精
 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
 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
 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欲向楊
 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
 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舊刻直云宋
儒朱子之說
詳矣無獨中五之要以下四十餘字今從抄本補入
又何物非書也哉之下常熟刻本有實鬼之書未必
 起于鬼觀魚之樂未必出于魚十八字按後既有造
 車製字之喻又有治範耕耒之喻此復有魚兔之說
 似設喻太多疑常熟刻是初本而崑山
 刻刪去者是定本今從崑本會錄非議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
 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
 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
 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
 扚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
 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
 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

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於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扚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爲正掛扚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七

六則九也掛扚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扚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扚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歷家逆行之術也故曰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八

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大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私智於其間卽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卽天之道

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有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陽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誼筮則謂之稽疑察廟又哲謀

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歷之數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旣爲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

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萌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主爲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善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謫見於天

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爲肅又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爲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爲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咸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濶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上

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爲之下因其上而爲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爲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爲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爲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濶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卽有貌言視聽思之

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濶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卽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本

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爲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予兆民俯察民情而爲之政仰觀天運而爲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允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徵者

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歛衆福以數錫於民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爲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震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七

罹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虐熒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熒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蓋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干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爲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七

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

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
曆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
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
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
蓋卜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
販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
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
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
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著
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

虞夏先生集卷之一

書

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
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
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
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常如是而
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又之必爲暘哲之必爲
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
風之恒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
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雨
惰之必爲暘豫之必爲燠急之必爲寒蒙之必爲風
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

析之所以流爲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
故又借歲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
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
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
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
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
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
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又之所以
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爲治之徵也日
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

虞夏先生集卷之二

書

不成又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
爲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
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
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
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
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
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非則風風雨以其
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
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
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

彼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卽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宜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書

尚書敘錄

余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揆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

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屢屢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
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元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
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
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
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標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四封比干墓式商容
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

康川先生集卷之十

六

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
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悼信朋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
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
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
無可疑也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
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
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
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
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
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
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
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
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

康川先生集卷之十

七

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
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
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
論經義荀勗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
謂爲非元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
元遂請行孔廢鄭夫子元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
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
非子元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
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
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專用古文其意詆今

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
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
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
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
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
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
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
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
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被諸儒之惑矣
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書

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擬拾而文
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
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
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皇侃見梁書舊刻
作皇侃誤也

荀子序錄

荀子非經也今以無所附歷始
從前人所選本編入經解後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常移易其篇第而
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余欲重加釐整而憚于紛
更第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
蕪謬取韓子削其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之意與其
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戰

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
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
連類蔓衍夸多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
不能過也自楊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
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于
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蓋少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書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

遠矣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厯兩月上疏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唄囉以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七

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卽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諫論足以匡

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搯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上常御豹房輕騎嬉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一

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六門人陸光祿鰲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

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卽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中

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益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款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

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
力以爭之則囚繫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
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
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
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舖藥之其後獲
真盜而誣引者皆出□人郎捨松犯邊獲其兄子郎
尚加禿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薦都
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
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
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五

當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上
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
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
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
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竊
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
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
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
者其自號也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
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
及考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
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嬖倖雷同無所可否
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
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
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
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
之於賈生所陳畧見施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
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六

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
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
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
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
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
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
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
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
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
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

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前先生之所
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
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
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
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
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卽史記若也
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七

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
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曠顧不益美也
耶故曰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
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
合緝緝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
而笑今見其燭燭爾洋洋爾纚纚爾別之三年而其
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
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
未有不史記者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先

是以前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
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敘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敘
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史記耶夫
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
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
臣以言事忤旨鞠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
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
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八

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子中
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
魏以近代不足爲子益異之子旣調官浙西遂與楚
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哀其平生所
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
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旣而師
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
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昆
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
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

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九

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修忠介公爵也常
熟本作楊用修誤

戴楚望後詩集序

戴楚望居環衛好讀書不類鵬冠者尤喜論易尚書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爲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胸臆經生學士往往爲科舉之學之所滯漬殆不能及也今天子初年郊邱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日執戟持橐殿陛下以所見播爲歌詩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以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爲恨而楚望可謂遭遇矣楚望嘗掌詔獄當是時諸臣以言事忤旨及他詿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哀蓋不肯迎承時意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心如此噫善人國之紀也楚望汲汲爲國保全善類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十

其後當有興者乎予謂楚望之詩國史當有采焉讀之三復嘆息因序而歸之

改附後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極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爲意且以直道時與之忤錦衣勳衛皆金張許史之遊而楚望閉門讀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畧之因題其卷末云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

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強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興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草庭詩序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

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卽此庭草不除與己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之意同故昆蟲未螫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心也責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事

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卽今江西之南安其後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巋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經序錄序

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師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主

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傳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已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

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涓祐之詒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邱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古

滕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汭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

世號稱文森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正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秘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五

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有光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淺落無成恐遂沒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山西陳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官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諸子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

中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川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六

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皆餘紀他申徒狄室

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倣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氏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宐程汝玉雅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漢口志序

漢川先生集卷之五

七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于海故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厓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于錢塘而漢川之水亦會于率口漢川者合瓊嶺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漢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法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漢

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玘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漢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于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漢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于世其可少乎哉

正俗編序

漢川先生集卷之五

六

龔君世美余之畏友卓然自立者也先輩吳三泉先生善品題人物不輕許可獨愛敬君嘗手錄其舉業文字示門人曰諸君焉能及此龔君亦慕先生行高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先生駭然曰龔君吾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是何言耶既見延之上坐定爲賓友而退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廉甫常與龔君一晤莫能得龔君偶過之至馳東報同列曰龔君過我矣其見重若此歲庚戌余自春官下第歸龔君以海潮歌見慰余嘆異之其辭壯偉直追太白廬山行余豈能及哉頃余自長興改順德龔君以文送之則敘事去太史公不遠矣余謂今秀才如龔君絕少往來者

皆聞余言不誣也茲余從事中秘龔君寓書勉余以聖賢事業頗自嗟其不遇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四禮議居家四箴屬余序余覽之蓋皆風教所關乃余有官者之責龔君獨惓惓焉余復奚辭夫知龔君莫若余是作也人能知之人不知者余能言之畧述龔君夙昔而爲之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龔君先生集卷之二

尤

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爲義田以贍族又做浦江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矣余因論君之爲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旣爲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爲法以合族而紂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爲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爲秦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

宗余以爲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幹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餘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爲序之如此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牒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爲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子仁人本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爲其族之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

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年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爲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卷之二

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爲生

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旣以爲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爲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聖天子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爲泰和益非倉卒所能致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之初卽作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廼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益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詒燕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書

飛翺翺其羽亦集厥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翺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獎直言思遲多士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爲奇耳夫浙古會稽鄞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

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爲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

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爲禮科給事中恭遇冊天尊祖大慶昧死奏言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讐謫徒之邊迨至末年詔吏部召臣還會龍馭上賓聖天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書

子卽位臣起爲南京通政司叅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旣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少有存者方爲搜訪僅成草創略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臣竊惟陛下

下嗣萬年無疆之歷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
妖氛曠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陛下盛德大福非
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正于
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
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陛下之
寵祿臣不勝大懼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良珊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韋

謁子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
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
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
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
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
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邱以觀春山之瑤乃秦
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
驪驪騮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
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觀日之所入一
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爲
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
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
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丁跡于石而樹之槐睂曰西
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
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
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
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
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葉

上殿自設精饌以梓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
王母于甘泉栢梁蜚簾桂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
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
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
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
先亦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
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
黃山之間耶 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

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
此文從常熟刻本崑山刻另是一篇乃爲王元美兄
弟作者中間同而始末異有云余嘗序西王母其說
如此卽謂此文也又云時人未能喻其旨蓋嘉靖間
蘭邵諸方士並進上頗惑于神仙故太僕府君借
題立論觀者忽之故云未喻其旨也未引法華經云
妙光法師登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
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于崑崙之山生天之
處哉按儒者之文忌用佛書故從常熟本曾孫莊識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繇進士出宰崑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
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憾有感於
陟岵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召門人陳九
德爲陟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一

悉爲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岵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
方其上下岡岵徘徊瞻跂迫切之情可想而知采薇之
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
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役
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侯之歸有時而其父
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
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
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
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
以興禮樂繇出之有其本也侯宰劇縣能以簡靖爲

治事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侯之
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于此卷中多郡中
名士繪畫之工比興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廢蓼莪
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誼推廣孝思於
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崑之吏民使知侯所以
爲政之本如此云

彩衣春讌圖序

吳粵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于吳猶夷之最後
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
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卽與中國隔絕及漢兵
下滙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
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于河雒齊魯古
稱冀爲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卽爲中州則知今
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
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
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于朝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
南海鄭祖欽吳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太司空其貌
沖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興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
之產至今朝邱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于同榜
中當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于祖欽第

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
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
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用縣便
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
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禹去
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
生于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綠衣春讌圖
者因爲序之云

綸寵延光圖序

龍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鄭入爲太僕

康川先生集卷之二

九

承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爲
聲而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
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爲隆慶二年余自吳興入
覲還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天
子新卽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而太夫
人封爲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顧道其家世之詳俾
予序之以爲子孫之榮余俛默不敢答蓋自以天
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
焉人子爲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
夫又再贈爲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爲宜人

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
所以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
生於清源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咏
之且成鉅製矣先生以太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
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
先生之始受勅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
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
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
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
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冢在焉意
康川先生集卷之二

九

王梅芳時義序

余與東萊王梅芳相知二十年乙丑之歲同舉進士
見之於內庭執手道生平甚懽雖在京師塵囂中時
時過從坐語不覺移晷梅芳論人之命運窮達蚤晚
皆有定數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語

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獨有肯他人言之不能如梅
芳也以是益信其爲君子間出其所爲時義若干首
見示梅芳初發解山東爲第一人及試南宮卽此文
也乃數誦有司至是方舉進士梅芳之文則一而已
矣而其命運之窮達早晚所謂定數者信然夫人之
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謂之數云
爾曰數則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則適然而已雖梅芳
之云數又未有以盡之梅芳試政天曹而予爲令鄆
東方受命過鄉郡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亦同年
相好將梓梅芳之文以傳余固知梅芳之深者因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序之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
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
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
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
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
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
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濫

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顓學二三家著于篇

尚書別解序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下第歸閉門掃軌朋舊少過家
無閒室晝居于內日抱小女兒以嬉兒欲睡或乳于
母卽讀尚書兒亦愛弄書見書輒以指循行口作聲
若甚解者故余讀常不廢時有所見用著于錄意到
卽筆不得留昔人所謂兔起鶻落時也無暇爲文章
留之箱篋以備溫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敷
以此擬號曰別解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
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爲似也其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讀書也不敢謂
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

都水稿序

余在都水散堂後卽還寓舍稍欲閉門讀書顧人事
往還不暇嘗恐遂至汨沒會得長興令忻然有山水
之思臨行檢所爲文稿以塵全叢沓之中率爾酬應
多有可颺顧又有不忍棄者先是宮傳司空公命曾
郎中取去一卷今輯爲四卷共爲人持去不存者尚
多名之曰都水稿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會文序

經義百篇予與諸友辛卯應試時會作也以今觀之純駁不一然場屋取舍又不在是也後四年偶見於支叔之館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時之論文率以遇不遇加錄兩焉每得一篇先問其名乃徐而讀之帖帖然曰有司信不誣耶其得固然耶其失者誠有以取之耶雖辯者不能詰也若斯會之編諸友之文在焉有中第者有爲顯官者有爲諸生者有甚不肖如予者而不爲區別名字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項脊生書

羣居課試錄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重

乙未之歲余讀書于陳氏之園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廛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余遊者十餘人陳氏之子壻在焉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鶴交舞于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之几席之間矣諸生間以誦讀之暇執筆請試求如主司較藝之法余謂考較非古也昔人所謂起爭端者也雖然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務以相下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已也於是定爲旬試法試畢錄其言之雅馴者蓋勸勉之意寓于其間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

間有雄才陵轍而不束於格亦予錄之所不棄也

夏懷竹字說序

增入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于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于竹章甫允懷于茲托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既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爲容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爲人滑稽與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重

章甫于予祖母爲從孫于予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東還入帷轎中倉卒不可測章甫親爲扶輜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旬室人既沒匍匐營喪事者踰月予疇窮困頓爲世所棄死喪之威煢煢無倚青燈孤影獨章甫欸語其旁章甫篤于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况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

無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崑山後學盛符升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事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一

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諷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元

端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曰自爲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擬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二

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

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五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

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

鈔本故號爲小宗者以之爲字之上有爲宗二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四

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

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婿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初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

震川先生集卷之主

五

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旣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

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水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嗣者繼祖，繼祖者繼曾祖，繼曾祖者繼高祖，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旣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

震川先生集卷之主

六

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甬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湖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闢，占而與水爭尺寸之

利所以淞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谿爲渠沿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七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與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苳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八

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揚子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興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本爲優
今從之

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後半大異細觀之崑

水利後論

單鏐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菱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蚬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鏐之所及今不鏐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九

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邾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邾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似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

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邾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而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十

者毀之隨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菱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浹滄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往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

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止

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

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旣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止

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筦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後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

粟買馬它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睢知府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主

圭

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謏謏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按徐睢正統七年爲兵部尚書以吏起家

在任四年舊刻誤作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卽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

震川先生集卷之主

甫

帝伐口馬少而始有假毋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官之夫馬旣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

有官旣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

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五

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

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駉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六

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

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圻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鳥俚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埽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七

東與僭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孽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口敢肆馮陵覬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口黠口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口

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繫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本

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畧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厯厯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卽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旣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尤

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

壅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漢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丰

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惟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疎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改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

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援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其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圭

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

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調遣會合或不卽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卽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圭

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况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

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楊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濂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楊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章

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懷由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

自急水港至白蜺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章

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

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襲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張雄字說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雄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

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旣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蟄蟄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寅

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

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

康川先生集卷之三

耒

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

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弭節乎賜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曜靈之藏遊遯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噓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

康川先生集卷之三

耒

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酒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懷愉惕有不能自己者然子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況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疎息傾慮擇地而蹈將不能

以一日自安況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祖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季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元孫煥與子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策

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設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徵諸其名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墮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驕驕之馬羈羈之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梗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轅必擁腫屈曲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

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踞弛之士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兔孫子之爲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畧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策

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靈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卽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旣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允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

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濶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廈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聖

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贏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舍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泊通上國

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噴噴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聖

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于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而德誠贅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卽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宜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

娶子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寔念
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
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
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
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
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
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
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
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
士誠不可一口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臺

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玉峯後學葉方藹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暉爲其下陳暉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諱陳暉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諱弟應而專有其國會天子新卽位詔賜外口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鳩殺黎應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諱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宜爲世孫十五年天子以皇子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一

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口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

蠢茲有苗實貢三罪上于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宜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問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

二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

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

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子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三

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拳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

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姬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姬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殺爲歡宴姬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姬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姬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四

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姬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姬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盍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姬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姬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姬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姬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嘗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姬以己梭與之

又折其後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極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五

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憚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闈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

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按後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機之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六

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學及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客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作人裂其頸護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作人縣令亦知作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

速成此獄當判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先是編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邱評事兩人時時入縣令問此兩人張顧邱曰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中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好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七

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卽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而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軀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軀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飲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鞠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弓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

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邱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鞠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八

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禍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闔五閭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焦盡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

其懷此故都文山繫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九

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揜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

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十

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

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默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微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士

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子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楫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

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管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主

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

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都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華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曰甚先生之門時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圭

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劾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

來禍敗多矣昔子輿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潛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庠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古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

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譏於相國者又有譏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譏之深也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有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幸

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傅昌任彥升好擢獎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泣然悲之乃著廣絕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闡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夫

金某也虞部既沒二子鳴陽鳴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卹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爲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爲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郗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爲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沒之後者蓋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爲求余文以爲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爲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

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宜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
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徐秉義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七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弟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悵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一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撫迥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爲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閩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

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爲與天地應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茲祀上下自時中又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五

官吏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爲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廼再使焉競克上節官爲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畧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真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清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烏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興都志後

康川先生集卷之五

五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贊書者太倉潘德元爲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旣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卽以臺偏地與之仍爲築垣屏遶交第後上卽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爲孫尚書家所占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 上之篤孝如此交

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皇欲聘爲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謝之 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 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

康川先生集卷之五

四

事爲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

按二公不同時疑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續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爲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

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慈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而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承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承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五

序而此無序前曰闍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弑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強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閭閻等尚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似擾之際

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闕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歷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銘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大

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卽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卽今之鉅鹿鄭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

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七

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陬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卽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爲太戊耳梁元褒周廣順二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主文康公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爲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

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 今

天子卽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

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

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爲吏邢州適典

廐牧而其官實爲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

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

以其稿見示因爲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

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

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八

爲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寀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旣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勲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拚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爲之銜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卽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方俟嵩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爲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爲適吾性焉耳不能爲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九

之餘手跡宛然爲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圓如鶩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况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待秦論頗有

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禧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爲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此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爲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十

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輿石翁爲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勦荆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爲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

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爲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爲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讐校卷帙垢壤必命童子重寫蓋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已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允并以此書見示蓋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攷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中

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楊子江便誦東坡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已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真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爲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真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東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正何九思李孝光諸名賢

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旣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宏元先生贊後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主

宏元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姊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爲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爲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爲姻家爲予言母生平未

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
爲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
其前毋輒仿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
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
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
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
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
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卽之其世
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
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章

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家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于朝乞
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
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
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
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
之外寢苦枕塊既虞卒哭杜櫛翦屏竿翦不納蓋終
始不越于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
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

以爲禮季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兔之
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
宮禋聖室寢牀之數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爲
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
以爲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
其過者爲禮蓋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
之集而乎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爲童子時受
之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今昔爲
之流涕時欲據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
季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書

熟刻本刪去今
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
異他人病瘡多氣亂僕茲病瘡神轉清寒熱作而藻
思溥不足復爲兄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
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
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
常明揚幽沉剔扶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
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
何藥也擬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

與故僕未收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病店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歿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爲病如此可怨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爲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爲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主

爲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爲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爲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恒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爲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爲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爲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爲縣而東鄉隸太倉州太

倉之王于今多在仕籍亦既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率牽合聯綴其爲贋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華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于舒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齊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衛尉寺丞睦皆沒不見旭之子天章閣侍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爲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爲名鼎其季父光祿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案

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獨取四公像勦宋史之文以爲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子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岷官平江始爲吳人葉文莊公所爲次其世爲南戴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爲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証據吾姊丈有志前世之譜爲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爲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弟又訪于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蓋自唐譜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述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爲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爲此辨以爲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螺贏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卽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北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爲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爲式者然嬾于徧閱惟取近科會試錄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爲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茲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蓋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壬

午至癸卯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武林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末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懷

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閣人者獨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士

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哀彙成編橐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贊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千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按漢書公孫宏傳以延賢人類師古注閣小門也正門趨挾史出入待閣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構閣下又唐有宰相入閣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粹公上書皆作閣下無閣下也此集見山本皆作閣下

而常熟刻誤作閣下當是但知閣閣之義而不解有
開閣入閣之事遂妄改耳又稱諱處常熟本皆實填
諱而崑山本皆作某字今按古人文集
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填諱曾孫莊識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
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
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
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
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
有光曰吾聞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
火不熟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三

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
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
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
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
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
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
無依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
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
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捐循孤窮以不負孔
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

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
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仰於知己自此意
氣復生方將制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
迅於阨寒之區躍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
輝光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
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寃測當道者意嚮益薄示
之謫譴而往時譏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
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
不肖之志未行也夫 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
亦量其才器之所任上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四

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
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
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 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
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
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
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 先
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
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
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
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

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苟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竇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五

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

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謫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祗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六

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荅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

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膺力旣愆我尚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七

此時求佳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憚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八

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駁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

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巖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慕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自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九

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彼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

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十

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旣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

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
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
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
竇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
竇刻當是定本今從之中一既抄本與常熟本同今
附錄之有負于閣下者之下云昨在京師今萬宗伯
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嘗竊問
萬公曰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若治縣無他獨小
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
世賢者非相欺也有此七十四字而有光之爲縣不
敢自附古人至遂騰謗議三十字却
無之蓋初本改本不同姑兩存之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士

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
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之於既形
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
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
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
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
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
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
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
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士

厭代 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
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 先皇帝
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
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
朝廷清明官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
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
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 天子新卽位
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
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 天
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
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
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 天
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
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
者 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
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 五聖至于 孝宗仁
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 武宗之時宦倭盈朝盜賊
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

家百餘年至我 孝皇培養之深也 先皇帝威福
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
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
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
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
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問世之資銳然有爲始
用王荊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
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
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
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 祖宗均田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七

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
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
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 祖
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効國家典憲蕩然生
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
可喜之論鑽求刻蝨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
下所司行之大氏皆希合當世以爲迫促之政民何
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
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
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

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
詭譎佞倖姦諛鬼項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
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
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
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蝨而財匱
兵弱吏弊而□□窺伺盜賊縱橫束手而無策徒
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
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
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
坐觀天下之變是豈 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七

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
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
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
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
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黜
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
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輒時忤排搆乘之明公
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
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
分無所復川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

之遺書又而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卽當從事此書
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
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
迂道候起居輕賻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
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
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爲恨然
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
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宏業者終有賴焉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五

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
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
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
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
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
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
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
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
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
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既而爲吏越

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
又以南邁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
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
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天
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
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
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
懿公於鄉言人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惑於
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
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六

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
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
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
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
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
如此亦常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
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
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悒
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
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

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効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晡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七

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苟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升崇茲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

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傳說回韓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畧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末

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已是以冒竇而忘其僭越焉

此文舊刻刪去五十餘字今從鈔本正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賓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泣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墳塋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一

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

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遣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闔之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二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叅政書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二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黜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

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刑之於人則有光之所
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
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
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
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
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
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
負方欲嚙撫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
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
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三

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
得氣以去善人啗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于獄詞
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
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
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
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
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
重以孤寡然氣勢無依煊煊之慘懸命晷刻苟得
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
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

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
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
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
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
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
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
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
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苞牟夷邾邾其黑肱區區
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
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四

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
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
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
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
及顧思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
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
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
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畧其謂

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各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叅訊可得其情實况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叅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五

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媼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

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此文抄本大異覺抄本勝今從之惟挾淫姑以爲主與常熟本卒以死徇此十字抄本所無今從常熟本

與李浩卿書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六

及其他今諸公旣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况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

燬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今收在益舟家
送去二冊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秘之卽如前兩書亦
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
書道此意爲卽欲西還恐不能卽見足下復爲縷縷
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
須復計也爲知已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
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
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七

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
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
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
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
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
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
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寃以救東南數千里之
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
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
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嚮而食

之元惡大慙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
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
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嘗一
政事無所與可也豈有大寬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
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
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
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
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

此首本當入尺牘因與前三
書是一事故遂附其後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于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八

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
一首前所述頗疎畧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
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
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
至於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已豈捐
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
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
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

處下賤之地如啗啜齷齪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文章纏繞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栢舟綠衣之篇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况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九

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數藝倫反道敗德恂愁煩冤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漸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割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爲搗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

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籍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能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十

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

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為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為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為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為一即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

震川先生集卷之廿

廿

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為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顛獨以為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為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厯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

震川先生集卷之廿

主

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定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憤憤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早志在科舉為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為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為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

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述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曉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有光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

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繫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秦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差願與諸君深戒之也舊刻入書類前人或移置別集尺牘中今按此蓋榜示學者非書牘也然無所附麗以其旨與前二首相類姑仍舊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昧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泮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扃雖有敬仰之

心亦無繇而至焉幸拜命于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于露寒鳩鵲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爲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爲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與趙子舉書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七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欵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間濶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倔强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旣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天歿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

有輪根之累祖父土尚未卽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沒五內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富修者以爲不在于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七

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贅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問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茲又承手札捧函不任感戰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爲桑梓之計不遑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歲自吳興還即求解任其爲疵謁淺鮮於進退比數於當世士大夫真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曾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麤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劔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七

光之爲書者亦遂不愧於古人真足以爲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勵於五月內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令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度曲柳爲架亦可度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於

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曾省吾參政書

沈比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蓋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竇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蕃舉旂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太

名他師云敝獨自効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敝有義擢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寬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欸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感嘆有光蓋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汙之負而不可以責高明之聽因含嚅以退還別以來又自悔恨

士固有所托苟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自爲縣奮勵欲希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蓋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強與之懼而若以膠合終不可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之難在此昨得稍遷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自安于田里而彼土之爲不善者崛起小民有尸祝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實行排陷之計昔韓頴川以循吏而推投蕭長倩之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尤

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爰書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汚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旨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嚙人情風俗以得勝爲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藉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崑山後學葉國華葉亦苞訂

丰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灾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一

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郊大夫考古治田之跡益浚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郊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郊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

虛言也單君鏐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泄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

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益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二

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爭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郭疆圉

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益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比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冥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三

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

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芟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踰口入海放今年停滯之流備來年渰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四

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鄭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滯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

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益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旣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旣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五

治也經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卽如宋郊宣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菱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菱蘆

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六

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卽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宜

遺王都御史書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鬪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七

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潮汐爲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爲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

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蘇州復有舨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腳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腳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八

損益務求以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况過江腳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真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寔厚受其雇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揔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况

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爲兌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號暴賴所在有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卽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爲巨浸爲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九

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折毀蒿萊遍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况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漙日積十數

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十

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窪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益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漙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

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旣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磬磬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士

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册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益如此卽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

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率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旣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寔未嘗得三斗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士

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寔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旣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

道也上流既塞下流安得而不闕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學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况此三區本縣葢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書

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克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貽賊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負使者郡太守採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

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熟聞此言後來入閣銳意更變霸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民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說殊不可曉卽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今出銀便禁不得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厘七毫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曉原本寔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贊他取于下有漸而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別議耶如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書

此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虛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喑啞甚爲可歎平生爲時文不肯學黃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已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隨事究心庶他日立朝爲有用之學也

與王子敬書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爲後來行之不善却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

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縱如新太守復舊七厘八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爲不多能識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詆以爲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爲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傳昨大風中爲作得秉筆更似嚙冰雪也藁在敬甫處

論禦倭書

代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五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寔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龜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况我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

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爲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滿污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盼盼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六

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爲而可也某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

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卽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七

如與人鬪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卽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况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髡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爲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

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閭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令之所調雜以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八

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性貪狼狽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始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倭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卽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

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互市是利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尤

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絕之旨矣况亡命無藉之徒遠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鴈海龍堆截然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總制書

竊惟我明有天下幾二百年諸恭順四邊寧謐足

稱盛治惟時或猖狂然其氣雖猛悍性尚蠢直弓矢之外別無利兵中土頑民固亦有爲之嚮導羽翼而衣食好尚大相殊絕又北地苦寒無物產不通貿易故亦不過千百之什一耳所以來去倏忽無久安常住之想而京師輦轂之下聲勢甚重防衛甚嚴官屬衆而儲侍富號令一而賞罰明凡所猷爲罔不如意然猶不能不厯宵旰之憂庚戌之事可鑒也若今倭寇之變則大有不然者性鷙而狡兵巧而利高皇謝絕朝貢今上禁通市舶慮至深遠矣夫何官絕私通交往習熟向導羽翼反數倍之中原虛寔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于

瞭在賊目故敢於深入自壬子歲三月繹騷至今繇制抵吳直犯淮揚燒劫奸淫眇無忌憚誠有國之大辱也乃今因糧於墟落藉兵於僨軍築舍鑿河畧無去意其聞風效尤者日增月益警報洶洶滋不可聞而有司類皆庸懦方其臨逼卽束手就斃幸其稍退便高枕泄泄豈惟無使之隻輪不返之意雖欲驅之出境不可得已况兵燹之餘繼以亢旱歲計無賴萬姓嗷嗷顧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池置軍器造戰船繁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議及官格輒有擅專之罪然此亦適中有司之計益官帑有

限而取之於民者無盡藏得以恣其侵漁耳夫東南賦稅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橫被苛歛皆曰與其守分而瘐死孰若從寇而倖生恒產恒心相爲有無無足恠者若非頃者大爲蠲除恐此輩不外而倭卽內而盜矣未必皆斯民之過也某頃以試事在留都聞寇自蕪湖邇迤南下直抵安德門舉城鼎沸某時亦不免周章及詢之不過逋寇五十餘人而已不覺仰天浩歎椎胸飲泣者久之夫留都自府部科道而下庸流冗員姑置勿論其雕鞍華轡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圭

錦衣肉食平日自謂高出羣類莫可仰視者奚啻千人乃亦寂無善計惟知填關閉門追夫守塚與窮鄉下邑無異自此之外一切以爲迂談以愚見言之大內雖多重寶終是遺宮若孝陵則我高皇帝體魄所藏神靈所宅萬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蝕百司庶府將安用哉况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衛雖殘缺之後尚有十二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既不使之出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裹糧登陴一夫每日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燭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鬻供餽常從後罰寃號之

聲溢于衢路則平昔養軍果爲何耶及某淪落東歸則聞此寇復竄吳界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自擁護殊無互爲策應之意間有奮勇前驅者豈真具有成算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賞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陣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爲之痛心哉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爲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旣不選兵復不練其于陣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圭

法奇正惛然無知而漫使之格鬪是誠所謂驅羣羊而攻猛虎也今日之責惟君侯爲重今日之權亦惟君侯爲重指顧之間勇怯立異呼吸之際勝負頓殊惟君侯其圖之且東南財賦出于農田農田繇於水利某嘗謬撰一書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圖攷其源流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壩冀爲梗塞殊不知此寇離海深入原不甚賴舟楫而清流旣壅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外患雖除內亂必作有憂國憂民之深念者恐不當若是之舉一而廢百也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謀深慮

淵昔秉文衡多士欽式今木兵柄萬師協心恩敷如
春威行如秋東南之民如離水火而登衽席脫仇讐
而依父母更生之望端在今日其本韋布諸生不當
冒越第曩曾以文藝濫辱獎典今君侯專制武備正
其等先後跪附之時矧目擊危變身罹艱虞黔庶
山剝膚傷骨亦嘗冒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
餘晝夜頗能發縱咎李自白訓雖長不滿七尺而心
雄萬夫亦竊有焉公怒私憤義不容默故壬子之秋
妄作備倭議癸丑夏五更作紀事實錄不識忌諱多
所觸忤冀以裨時政之萬一有司聞亦行之而未
能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書

盡也茲敢復綴所聞見簡洞崇覽伏惟君侯少霽按
劍之威亮其慙慙之衷不計蕪陋之詞得賜少垂察
焉則曷勝幸甚按是書作于甲寅歲時府君以孝廉
家居今云以試事在留都似是以代人
作者後又云撰水刊書纂圖考作備倭義及韋布諸
生不當冒越等語又似自署名者諸刻既不之及鈔
本但稱其而不
書名今姑從之

與沈養吾書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嶺便欲權厝又大草率
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橫
于西園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
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侯風

塵即為走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
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
平日久更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畧一太守縣令能
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恐以百萬生靈餌賊
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
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
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
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
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即攜家行矣多殊不盡東
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畧盡其勢未已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書

也欽甫時相見否并為致意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倭寇之變起自上年三月初旬雖絡繹無虛日亦惟
騷動緣海尚未敢深入猶懼歸途之有梗也乃今糾
合既衆嚮道既明又知吾民不素習兵不預備遂眇
無忌憚今年四月初七日警報直抵崑山官民聞然
方填門塞關為城守之計而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
檄統處兵八百來守茲土士民倚為長城詎意其食
懦無狀坐受宴犒托言屯扎該境遙為聲援竟爾招
搖遠去分兵四逸半從鹽鐵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君

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十三日午時賊船五十餘隻
賊徒三千餘人逕泊新洋江口直犯東門肆力攻圍
烟焰燭天哭聲動地其接踵而至者又無慮二三四
倍夜則桅燈如列星旦則吹螺舉號蜂附雲集較之
他處猖獗尤甚而梁鳳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復入郡
城若不與聞者十七十八等日賊遂造雲梯二十餘
乘攻擊東北二城勢極危迫賴官民悉力拒守幸以
不破當夜鄉士大夫蠟書募敢死士絕城而下自間
道往請救于代巡孫公十九日即蒙復委梁鳳提兵
應援而梁鳳又復遷延六日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圭

索取軍需聲言每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奈此時民
窮歛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
退屯兵真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強一戰食其輜重反
致大敗火藥銃礮半被鹵去而遺落田野爲村民偷
碎等所埋藏者又不可勝數設使天不佑民盡以藉
寇其聲勢又何如也是日又復遁入郡城誑言吾軍
一至賊徒盡散民不被殺屋不被燒麥盡刈而苗盡
栽矣一時上官咸謂信然遂不復以崑山爲意賊覘
知援絕勢孤二十四日復以雲梯三十餘乘攻東南
東北二門是時不獨燕尾劍稜勁鏃加以佛郎鉛錫

大銃一時合發城中辟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
行請救而孫公惑于梁鳳先入之言頗有難色差官
張國維頓首號泣具道梁鳳不才之狀乃益以沂邳
及山西兵三百餘人本府義勇二百人復遣梁鳳親
之以行其答鄉士大夫書則有兵雖可用將官儒怯
某再三責以大義而翁公則有促之不進爲之奈何
等語愚意其使貪使過責後效以盖前愆未可知也
時太倉陶指揮所募款兵適至又命二守督率併進
意在刻期勦滅而梁鳳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
師越四日尚駐維亭本縣既備糗糧旋復臭腐且動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圭

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詞雖張公亦莫得而誰
何也賊乘此間又于初八日聚衆四千餘人雲梯無
數布列東西城下百計衝突傷害甚多而官民拒守
益力殺死賊徒數亦相當至昏時賊始稍退復移屯
城西林中蓋富室佳園惜不忍毀故遂爲賊巢耳次
蚤皆負門扇接造飛梁礮駕衝車直逼城中發掘甃
石鐵椎扣門聲如雷震百萬生靈命在頃刻而人心
愈奮爭出死力用生芻松脂麻油燒燬衝車更從樓
上穿板灌注灰湯墜擊殺其魁名二大王者及夥賊
數人賊始退去是時闔城士女搖動驚惶縊溺而死

者數人引領援兵復不見至初十日夜分生員黃良相徐倬傳繼善奮義冒死請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帥于六市舖西距縣尚三十餘里反覆哀懇而梁鳳驕蹇有加賴張公督促前進欵兵踴躍東向氣雄志烈不負狼名梁帥徐徐既至有司選地北營梁鳳仍稱該地四面阻水不可遏敵復退屯九里橋外欵兵孤懸勢難野宿姑納城中待梁并進府縣文牒祈請再三方至開門延入欲加慰勞已先計縱沂兵逸去爲媒孽之地矣方議出攻乃又妄申本縣按兵不發于是憲荷嚴責十五日張二府督梁鳳合兵大舉本縣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七

義勇導引欵兵直搗賊窟而戰方酣而諸兵遙望賊來卽麾奔潰多自溺水甲騎鎧仗半爲賊有欵兵益進殺傷賊徒二十餘人而後援不繼致有陣亡擠水之禍于是更令逃軍造爲厚欸薄沂之謗欺罔上官致使是非不明功過莫辨假令有司誠有厚薄亦不過視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爲去留則將焉用彼帥哉其失機誤軍之罪恐不可推托于厚薄也儀部王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妻菲挺身冒險仗義執言乃至暴沒皆憤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以邦國殄瘁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其原蓋始于當道

先有欵兵防衛無錫以厚其故人而梁鳳亦不欲強顏再入崑境各戾初心遂相構煽殊不念崑山之與無錫均爲朝廷根本之地況上游上崩下流瀾倒又必然之勢也豈宜有所偏重哉是時我軍雖未收全功而欵兵聲已聾服賊胆遂相引去殺遺民燒遺屋數十里烟火不絕者又四五日以泄其餘憤益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隔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教之民當日茲之寇內無張巡許遠之畧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由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八

萬餘間被發棺塚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記者言之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知者君門萬里未能遽達雖當道豈皆盡得其實哉互相蒙蔽以期遠罪賊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鳳若始能不離該境則賊安敢遽爾深入中能力戰不退則賊豈敢直搗郡城終能如期急難則賊豈敢衝城鑿穴貽崑山之禍者梁鳳也乃又飾詞駕罪欺天乎欺人乎更有大可怪者其欵兵先登殺陣其渰死者皆緣邪處二兵爭先奔潰擠入洪流性不善水

又甲重不能振拔遂至胥溺非汨水而被淪者此情可矜法所應恤彼二兵正當正其望風奔潰之罪以示懲勸乃今與款兵一體加厚何其顛倒之甚耶嗚呼處敗軍若此良民無故被殺者流血成川積骸如山又將何以待之哉嘗考吾崑自有國以來未嘗被兵焚有生聚而無教訓故今遭此皆錯愕相顧束手無策不得已爲堅壁清野之計縱賊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禍亦獨慘于他處今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薪米蓄油燭其周圍近城林木須斬去里許以絕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電

伏坐塚有碍城隍者宜量給地價爲遷葬之費而十家爲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以下凡成丁者盡令編報排門份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亦須根究庶使內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從造孽矣至于撫疲民蠲逋稅勘荒田尤時政之大端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蓋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而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而財用爲輕况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

爲法受惡之類是也况既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已雖不宜冗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戶而欲應無窮之巨寇吾不知所稅駕矣凡此數事果能斷自乃心豫有成算則用足兵強形勢險固人心堅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便當橫出四郊與之一決又何必填門塞關懸懸外援之望不獲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冤憤哉愚忝與守城與賊來去之日相終始目擊慘毒所不忍言姑記其始末以備他日邑乘之紀錄其他處置畧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平

具備倭議中有民社之寄者尚其鑒此裏悃毋以出位爲罪幸甚幸甚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錫山後學秦

鉞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爲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
悅而忘其歸也蓋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
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爲縣大夫
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
以望旣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
見施設獨喜爲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
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一

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
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蠡起群疑豁如雲披雨
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
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
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
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爲顯官先生獨爲諸生
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
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
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
不以徒遇之爲喜而以得所遇之爲樂予惟國家以

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
不自見於其間而北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
不爲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
行盡如馳莫能爲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衰然輿馬
赫奕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
一爲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
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
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爲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
舉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問也
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

二

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
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
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
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
蓋以爲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
未嘗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爲在位者皆以此爲
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
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奔潰
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
饑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謬謬

夫謬謬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富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爲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彼碌碌者徒雖襁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爲別

按辛卯爲嘉靖十年府君時年二十有六耳文章議論已如此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三

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踴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橫騫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閭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

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廼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四

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子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李廉甫北上序

西川子與余同庚也同業也又相善也今秋予爲考

官所黜而西川子以易舉爲第三人予蓋釋已之憂而爲西川子之喜雖然西川子將仕矣至京師天子臨軒而策焉廟堂賢公卿矚目以待焉服官而執事焉一言之善一事之得天下有被其福者一言之否一事之失天下有被其禍者國家聚天下俊乂冠冕而祿食之非以爲西川子榮也西川子今又不若吾徒平日相與肆意侈志時有悖繆口耳出入而巳有利害將不及於里閭也予於是釋已之憂而爲西川子之憂西川子淳謹和易與之居終日無忤推其心於忠君愛國油然而予惓惓之心猶有不得已者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五

西川子旣束裝矣予病不能從祖道則使人謂之曰異日子得賜告而歸予將以舊言驗之也

送王汝康會試序

吳爲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耻爲他業自髫髻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每歲大比棘圍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雋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方州大邑恒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爲耻若吾王子之家乃歲占其一人往年汝欽進士光州大夫伯仲相繼震耀於閭里其疎屬不論也斯

亦奇矣初予與王子居留郡下賓朋環坐王子每論及試事輒言文而不言命以爲是舉若探諸囊中予頗怪訝其言旣而服其決也吾知其進於禮部亦若是焉耳抑吾聞之君子不頌人以已然而譽人以所當得請言服官之道可乎夫道之用散於天下人與已而已人不知已不足以行志已不知人不足以及物徇人以通者其失則流固已以私者其失則傲故君子有忠恕之術所以一人已廣德意事上澤下而達其仁於天下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學與仕爲二事故以得第爲士之終而以服官爲學之始士無賢不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六

肖由科目而進者終其身可以無營而顯榮可立望士亦曰吾事畢矣故曰士之終佔畢之事不可以蒞官也偶儻之詞不可以臨民也士之仕也猶始入學也故曰學之始夫是以不得於預養而倉卒從其質之所近其柔者異懦而不立而剛者又好愎而自用倅者澁忍以自謀而直者矯激而忘物寬者廢弛而自縱而嚴者凌碎盡察而無所容如是而曰古今之變道之難行夫豈其然乎君子之仕以任事必觀其勢以達志必盡其情以振法必歸於厚其剛也似柔其直也近倅其嚴也以爲寬也若是所謂忠恕之術

推而行之無古今也夫誦詩三百而可以授之政者非徒以博物洽聞之故也蓋涵濡於三百篇中而其氣味與之相入則和平之情見而慈祥愷悌之政流矣唐虞知人之曰教胥之方思欲得而用之皆取於是也是以其氣長而其量宏畀之以富貴而吾亦有以受之矣富貴之於人其不至不能強其至不能拒故有以受之吾見若百川之注大海而不盈也王子與子有姻婭之親子故不覺其言之複云

送縣大夫楊侯序

大夫同安楊侯之宰崑山也毀斥梵宇創造書院進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七

有光等數十人於堂時加訓迪不以政繁爲解衆方相與飭勵趨然有思奮之心而侯以徵書北上於是諸生恍若有失相顧慨歎而言曰古之善爲政者能合衆私以成其公使爲民者樂其教化之實而士者慕其禮衆能私之故無不徧也侯有愷悌之政平夷靜息民以順習頃者患稅籍之紊豪猾緣以飛走莫詰其端侯爲之按畝出稅搜剋伏匿深爲百年之計是侯有大資於民也而民相與私侯於田畝侯以學校修廢舉墜惟力所及呈藝較課而上下之無有所偏愛是侯於諸生無不至也而諸生相與私侯於學

官如吾數十人者之不肖而侯不鄙夷甄陶獎誘深荷知已不倦之意而吾數十人者復相與私侯於書院則侯之行也獨不可以致其私於侯乎有光曰稱頌德美非所以報知已也欲以一方之故而滯賢者非所以示廣也愚願有陳於侯焉天下之事不知者不可以言知之而不當其事者不可以言知之而又當其事可以言矣東南之民何其憊也以蕞爾之地天下仰給焉宜有以優恤而寬假之使展其力而後無窮之求或可繼也比者仍歲荒歉主計者若捧水然惴惴焉懼有所滲漉有司之奏報日至而徵督日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八

促經二大赦流離轉徙之民日久引領北望求活於斗升之粟而詔書文移不過蠲遠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則官府之所已徵者也民何賴焉東南地方物產雖號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復曩昔並海之區惟賴水利蓄泄而專官雖設漫無所省今民水旱一仰於天譬之植粟者必有以栽培灌溉之而後從而收其實今則置之磽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蓋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殘之惟恐其不極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畝荒蕪處處有之雖以侯之愛民支左持右然掣於前而肘於後其不能如侯志者

多矣天子興致太平制作禮樂一宮之廢動以萬計有司奉意承命未嘗告乏而獨不肯分毫少捐以與民爲千萬年根本之計何也昔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史無可見之事而獨稱其薦賈誼者夫誼以少年書生混迹窮巷吳公何以知之至觀其論天下大計乃知誼之言必有以當吳公者由此言之使誼未用則誼之策吳公必能言之矣愚以是私於侯可乎衆曰然遂書之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震川先生卷之九

九

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盍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

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閤之必有底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燕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楊子雲作太元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震川先生卷之九

十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爲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爲纖悉此非樂爲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爲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

意務爲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爲真得變通之宜而三吳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鈎校日以密催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爲吏吳中者督賦爲尤難宋侯之爲崑山也寬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之餘稅辨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爲書白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徵書北上當爲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蓋國家仰給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氣盡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紛更譬如人衰老而服鳥喙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士

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紛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蹶益甚歲復薦饑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鵲形鳥面爭出供役而于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哥矣富人哀此纖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云侯南陽人昔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叙代

吳郡爲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爲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實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分野環以大海漕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豐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織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接武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軺絡繹于傳舍名爲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爲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閭閻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士

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清風徐來駢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某周覽閭閻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爲治妙選良二千石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治吏治寬緩節日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爲郡者得優遊其間慕尙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詩而璽書屢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抗

敝疆場靡盬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
災殲彫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
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
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以宏簡不震
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常有事郡中
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
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止德聞非一
日矣今承乏爲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
以爲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爲三公之例留之
震州先生集卷之九

幸

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
所以而書之以爲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
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辯
夫善能敬正法辯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
爲本蓋非廉不足以弊群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
獨無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利於民者也吏
之貪者非直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害於民
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己私與之則盡廉讓之

爲也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
貪吏之所出必以己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爲也不能
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
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爲不廉
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爲東南財賦之藪歲
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爲殷
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
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既
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爲姦利蓋蠻夷
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拏攫利端
震州先生集卷之九

古

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
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篋之間矣自前歲攜李告捷倭
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始得暫息然海防
未撤警報不止尙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爲欲□
□之無侵害在於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
在於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於寶貨而
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
中溫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行百姓喁喁有
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爲之佐時屬邑長吏多缺
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東

自瀕海旁緣大江涉五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月
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爲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乃
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也
侯爲人清廉不擾真有郤金暮夜飲食泉而不易之
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侯於縣本非所望而人情
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於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悲
乎於是鄉進士有光等餞於江之浒以爲是不能忘
者民之情也而攜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
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龔別先生集卷之九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
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
爲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
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
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爲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
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爲八校尉虎
賁中郎將挿兩鵬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爲武衛之
貴選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六
官百官皆遷於北然皇祖官寢官司留於南者如故
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

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閑靜無
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
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
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况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
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當寇
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
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君故遷
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往贊戎
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門之初所
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仆楚舉

龔別先生集卷之九

吳廓清海甸收聞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趙拔燕者
乃今部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
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
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諒厥
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爲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
望風走天子以調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
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
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

南以平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而已不過三年輒得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皆指以爲樂土一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惴不能保當是時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於有土之職而戰勝共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詔今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卽犯之如是者三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爲使者所劾落職爲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七

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於掠野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爲賊衝其全爲獨難而侯之賢尤著聞於人侯爲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閒自若武夫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生存亡於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爲心海上

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每戰輒剽原野暴人之骨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爲間挾大吏以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爲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爲窮寇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迨歲暮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責當有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七

所分若姦人爲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謂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刺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是侯將行其素所獎拔士州學生張元蒙等來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臨爲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人自以無媿色子乃區區若爲之自疏者蓋以爲吾東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贈陽曲王公分守太倉序

陽曲王公爲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毘陵尋詔以常鎮舊弁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大倉公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爲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某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世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而今返駕於吳蓋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以有光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試及對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爲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爲賀執法門下弟子獨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自東南有倭夷之警朝廷于額外增設官吏無慮百數今年撫院奏行裁省悉送上部別駕蒲州段侯以海防至當行時屬縣崑山缺令侯方署其事昔年民便安之而不忍于其去吾鄉之進士二十有四人按故事有贈行之文不以有光無似辱使序之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踏踏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

大者往往廢弛頽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敝蹇强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子之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也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交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盡同其達乎人情一也

廣川先生集卷之九

幸

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隣母代爲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爲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卽真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璣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

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崑山本篇首刪去九十餘字今從常熟本又按兵瑣字出漢書丙吉傳使東曹掾按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謂考按兵吏籍也蘇子由文亦有考案邊瑣之語兵瑣謂兵籍也常熟本不得其解遂改作兵戎是非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汧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

廣川先生集卷之九

幸

祏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卽前代之叅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

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爲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感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厯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尙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歷初是時天下全盛范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書

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邱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而漕河易壅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子鳴從

其先人遊崑山尙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書

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耳子鳴鬻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

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欽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閩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庠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旣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

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國家之用者矣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常熱刻小異當是初本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倉兵備擢雲南布政司右叅政州學生張端復其先大夫思南守與公雅善公嘗厚恤其家且以受知于公久以州人之懷公也屬余爲贈行之序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爲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已之所爲爲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間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

時省罷併職太守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爲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爲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尙爲雲中太守龔舍爲秦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書

山祝良爲九真而張喬爲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爲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旣高姑藉此以爲召入內臺之地卽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

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重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龐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舊刪篇首七十四字今從抄本補之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奏

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旣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

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侖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何周宏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爲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堯

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誦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一年用高第入爲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爲序以贈之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教崑山之學

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之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爲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折旬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通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爲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堯

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爲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教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謹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說者爲私門傳授之與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

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邱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愼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贊焉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爲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命爲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檄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爲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爲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一

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己乃遂勉爲之唯江浦爲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爲江浦以爲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爲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爲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爲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顧屈就於此蓋令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二

者其在君矣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祇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

也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大嘗
爲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
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爲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
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
選爲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
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
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爲當然固
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
放赦而水旱之災獨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
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

康川先生集卷之十

三

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
脂也凡爲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爲能民
之疾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爲令者則民皆吾之赤
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殍仆而不
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
冗荒歉姦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
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
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爲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
爲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
然則獨以催科爲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

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
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
難余固爲吾丁君告亦并以爲諸同年之吏於東南
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
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
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
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

康川先生集卷之十

四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
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
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
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
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
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歷貞元以後強藩不制
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
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
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
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

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況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五

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在弱屏息而可休者亦未之思也轅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真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贊矣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爲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爲成都推官余

亦爲令越中將別無以爲與時贈者惟推府爲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爲謚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卽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爲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爲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却邪九折坂覽劒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爲司理而韓魏公爲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六

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爲不知已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爲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趙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爲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

羨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卽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爲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七

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爲說創爲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爲標幟號爲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屹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暫息而復大昌其爲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爲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爲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爲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爲

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爲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爲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皐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卽孟子之言性善已盡之又何必偏袒良知以爲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爲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八

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爲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瓣香爲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此文係崑山刻本常熟本另是

一篇蓋既作論道之文臨饒別時又敘情款耳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嘉靖乙丑吾崑山之士試南宮得薦者四人余與王子敬陳敬甫皆賜第而王明德請告以去余爲都水試吏與敬甫同待選而子敬先有建寧之命便道還家迎太夫人之任敬甫當得內署而余官內外未定然留京師已半載忽當秋候涼風蕭颯起視中庭明月悄然不寐余與敬甫同有思家之感羨子敬之早還也昔潘安仁作閒居賦以太夫人在堂不能違膝下而遠從役意以爲官者妨于養也今子敬榮還又得侍養人子遂志無如此者初子敬辭太夫人嘗奉教不欲其在北云吾少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十

世矣子敬之行敬甫與余出饒崇文門別而爲書此是歲八月朔日也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子凡序之爲處者送行者之詞也子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爲言不一然皆爲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爲鬼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爲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燭然衆人以爲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灘爲澮爲瀾爲波爲潛爲滸爲沱爲洶爲沙爲濱爲汙爲汜爲淪爲涇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粟爲立爲恭爲敬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疆弗友之剛克爲變友之柔克爲沉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

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爲九卿爲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于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飭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計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七

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斷斷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強藩不軌蠻□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陟多警唯江右晏然以是爲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盲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

崑山刻本篇首作序之語十三字皆削去篇中遂無

應今從
常熟本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卽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爲地者率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爲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爲縣大名之元城元城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爲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爲治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七

而余以爲今之爲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爲人牧牛羊爲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絢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絢放之事不使之爲也而煩爲之使苛爲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今 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

子達方有志於爲民而爲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
前之爲者使之得盡其爲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
望焉且以告其爲其官之上者也按籍與朝同丈忍
人置籍注着牛鼻所以幸
牛者常熟不誤刪此句
反牛系也周禮封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
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
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爲郡縣縣萬戶以
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
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序

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爲少吏是知令丞尉皆
長吏也夫令爲天子親民所爲臨軒顧問者墨綬進
賢兩梁冠其選卽爲州牧刺史丞爲其佐亦不輕矣
今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今又往往恣睢
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
以簡丞救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
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爲大
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令往爲其丞
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爲人謹厚往以佐
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

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戎人廣以令李若
水以尉仇覽滌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
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
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爲酌酒
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子
之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
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卽文高也信知古稱
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
毛君之爲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序

駕部吳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
同在嚴郡有寮案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
考績北上陸生爲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甚勤
余固鄙野之人又不閑于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
聞君之高誼久矣況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
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
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掌
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
之驍勇朔衛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署之
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登

車乘郵驛旄牧而已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歛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羣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入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久則憤懣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爲得而安于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于習彼以其一旦憤懣之氣而徂之以爲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爲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驚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驚矣撫之而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書

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股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橫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升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爲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脇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天下善者能制

其機應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已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竅敝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子以爲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余何詞以助之哉

崑山刻本妄刪八十餘字今從常熟本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書

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爲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爲之辯孟子以爲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爲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

成亦誣矣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人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卽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 新天子卽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 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七

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 天子旣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興叔之行願平

生受知最深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上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爲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于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爲輔相育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六

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爲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地望名位之崇可以爲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于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邴邴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惘惘乎其

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爲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于陸公以爲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爲先生之所識援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尋常茲不敢具述者蓋爲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九

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爲召公猶召公之自爲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爲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爲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爲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爲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爲送楊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

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爲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爲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爲不可及吾猶以爲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爲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爲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爲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爲不異往時爲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十

可以稱爲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句曲入南都渡江時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清流關馬行高山上相與徘徊四望而歎息至徐沛間水潦方盛流冗滿道私

心惻然以爲得作一令寧使夫人至于此而子雲爲人寬厚有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視頓舍食飲不自取便利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別去依依有情予以是識子雲之賢蓋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袁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爲今宰相之鄉求其爲令者咨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之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爲治不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推之爲令無不可也夫宰相求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相之望慰矣外是何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主

求哉今世俗吏治益不如古嘗願天子與二三大臣留意郡縣慎擇守令庶幾有反朴還淳之漸聞之長老云往者 憲 孝之際禁網疏濶吏治恣恣不格姦蓋國家太平之業比隆于成康文景之世者莫盛于此時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務號爲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侵匿所在有之今則吏搜挾殆無遺力吏之與民其情甚狎今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畧無所縱貸蓋昔之爲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爲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

常不行此可以思其故也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醲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以爲居官與平昔異而稍變易其度故于其行而勉之以爲天子之大臣非私一鄉蓋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爲吏者知其意之有所在也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昔陸子潛先生在黃門論奏多所建明而文章一去吳中靡麗之習要歸于古雅以余之鄙拙亟爲先生之所稱許顧恨不獲一日從之游而其從子嗣孫于嘉靖十九年與余同鄉薦數相從試于南宮又數屈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主

于有司相憐也長洲之陸文學功業往往有聞于世嗣孫號爲其家才子子弟宜得顯仕而今年以親老謁選天曹出宰湖之武康太湖浸匯三州湖州與吾郡皆瀕湖壤界相連卽古會稽一郡之地武康又其州下邑僻在湖澳嗣孫爲令于此不離鄉郡蒞治之餘得以奉其尊君汎舟三萬六千頃之中曲隈迂嶺尋仙靈之所棲採芳擷甘歌舞進觴以爲歡豈不足自適哉夫人之所處無問其所之要以貴于能適其意意苟適則凡所措置精神丰來事無大小必得所處其或不然而徒備員以居何異羈隲而檻辱風也

其能有所爲乎今世仕者其親在數千里之外何以一日安也嗣孫旣得奉其親而優游徜徉湖山之間吾知武康之政宜有以異于人矣同年中如嗣孫者蓋少又余之所感而嘆者也

贈俞宜黃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重

也其爲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爲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予識宣平俞君君爲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爲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爲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爲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爲吏課者君獨汲汲爲之無不辦治至其爲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過焉夫縣之士大夫爲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重

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爲贈

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天下之治恆係乎人情之達與不達舉目前之近人之所共知獨蔽乎其上而有不達者則四海之內其所隱覆者何限古者盛治之極至于鰥寡無蓋況于其人近在于口前者乎今天下之官一命皆總于吏部以數人之耳目欲周知天下士人之衆則人才不能自達者有矣其僥冒而莫爲之覺遭誣而莫爲之理者有矣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鳴

呼休茲知恤鮮哉夫常伯常任準人固其重者至于綴求虎賁亦加知恤此周之所以盛也太倉王君以太學高第選爲上林苑錄事九載陞南京光祿署丞尋有人欲得其處者亦選爲署丞以過王君是時王君先入署已三月無除日不受代其人乃復從吏部得某州同知之檄予王君乃去而代者從後媒孽之以考察當調王君于是家居久之以今年赴部冢宰知王君之寃業已在調例乃除爲福建按察司知事知事于州倖品秩爲降然衣身衣自郡守二千石皆與抗禮于外省爲清階蓋吏部之直王君者如此王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集

君家世科目顯貴爲人有才藝歷上林九載以最陞爲太官三月以過謫此人所以爲王君不直者也而天子之大臣乃能知恤之可謂不遺遺矣太倉實吾崑山故境而王君與余家世有姻好今年其從弟一誠又與予同舉進士用是書之以寵其行且以歎今世一命而能自達于上者如此也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昔余初來京師見前輩長者言吾縣風俗之厚時邑之縉紳在列位者至與大省埒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顧文康公皆在翰苑然凡同科之士自九

卿下至六館學士與諸從事有秩者在京師遇有鄉邑慶賀皆聯名敘會不以秩之高庠相別異蓋謂余時之所見固異於前矣今數年來諸公皆已謝世其居顯任爲京朝官者已落落無復往時之盛而鄉曲之誼亦不能無少衰也今年余幸登第同時舉者三四人皆相勉以厚道易風俗而余友葛秋官誠源張給事虛江皆敦尚高誼於鄉曲尤厚於是周君漢卿以大學生調北城徽循之寄諸公皆往爲賀又徵余文爲送之赴任而親友陸小樓亟來請因爲序之君少有美姿爲膠庠之秀陞成均歷事憲臺官長與其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集

同舍皆器之爲人溫恭孝友又諸公之所敬愛非特鄉曲之私而已是爲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凡爲天下之用必資乎賢與才國家之所以華華而求之重祿高位以待之蓋爲此至求其實乃有不然者士而果賢與才必將有以自見而漸稱其職嘗不得同乎已者而值其異乎已者以此天下之真賢與才未有不憚讒構者也其大者爲輔相卿佐近者爲郎署諫諍獻納之臣爲岳牧州縣果有所負則必遭顛躓其所負愈大則顛躓愈甚惟不見其賢與才不

求利其職也混混而已世必爭譽之其爵愈高其祿愈重安行乎順利之途而莫或尼之此自古有志之士出而用世其憂虞困悴時有之至於與世無是非委隨徇俗終其身安享祿位者比比也孝豐吳侯舉進士司理建寧召入爲祠部所謂以賢與才自見者於是有州倅之遷其在吾州風厲震蹕炳朗宣耀威愛行於一州尋有郡倅之遷威愛又行於一郡如是其賢與才之可見者宜乎不能久安於朝也雖然今天下治平庶政頗號嚴切惟獨銓部之謫調猶持大體侯雖外補然若吾鄉之州若郡皆畿輔重地才賢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手

之高選非古遷人之比余觀唐史自中朝出爲外州多在嶺海絕徼之區至終其身望還而不可得其有量移者皆謂爲曠蕩之恩今侯爲州郡一歲中三遷遂復入郎署則朝廷之用人寬大愛惜天下之才賢其又異於古矣故嘗謂士之用世不挫抑不足以見其賢與才稍挫抑矣旋復大用以此知朝廷用賢與才之急也余於是樂吳侯之升也侯爲吳興右族再世登朝籍父兄皆爲顯官侯方以盛年繼武而起居吳不久而吳人咸懷之予友潘京兆與侯之兄憲副君嘗爲東郡屬侯在太倉感侯之德於侯之赴建康

也故邀予爲序

贈石川先生序

昔周成王之時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予惟曰襄我二人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入於丕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重雖其老而欲去而不得遂其去如此故禮有七十致仕之文蓋精神血氣有所不逮上之人思休而息之非棄之也下之人以其倦而求歸非以爲高也至於不得遂其去雖其自留而不以爲不潔也後世君臣之際豈可言哉不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文

以其人繫天下之重故棄之而不恤其人亦無所與於天下之重故去之以爲高夫是以用之不盡其才休而息之不待其年則後世之致仕與古異矣石川張先生爲通政司叅議九廟災大臣得自陳致仕先生例未得自陳卽上書引去悠然自放於吳越山水之間世之君子稱其達而惜其以不盡之才當未可以休而息之之年也乙巳之歲先生年始六十有光辱以姻末稱觴堂下周覽壁間之女多息老之詞竊謂未盡其意故稱古者致仕之義以爲言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代作

昔孔子之門人皆輔相天下之姿而以其才試于大夫之家蓋由其小可以知其大施於一方而天下可推也故子西言於楚昭王以爲王之輔相將帥官尹及使諸侯無有如顏淵子路宰予子貢者以孔子據有土壤而子弟爲佐可以王天下蓋皆常試于其小而知之也後世循吏之名始自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宏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飾吏治天子器之仲舒自引去而宏寬皆至三公其後公卿有缺必選所表郡國守相有治理者以次用之至如東京卓茂劉矩之徒無不位至三公即其仁信篤誠

霍川先生集卷之十

表

感物行化真宰相之器也吾同郡劉侯某舉進士爲溫之瑞安自士大夫至于閭巷之小民無不得其懽心其所興革便于民者有八事之謠及被召之日奔走攀號填溢街巷溫之屬縣鄰界之民無不至焉則劉侯豈非古所謂循吏者耶侯之召也入爲吏科給事中天子亦將以公卿處之矣某以爲侯之所以治邑者以之爲天下無所不可也然天下之人才亦有宜于小不能其大者黃霸之治潁川是也余獨以知侯之無所不可則既親見而得之矣某爲教青田適侯在瑞安之日而瑞安至青田止一舍嘗往來其縣

侯館饗餼將饋之禮無不畢給而虛已下士不間于微賤以某之蹇拙淪落而待之有加焉某嘗夜辭侯去遊東塔山觀海北明登山則道士已出逐餼饋皆具矣瑞安之學官以公罪當輸金力未能償因某以爲言侯云前二日已爲代輸報監司而學官蓋未知也晉史稱庾亮還冀州請于王猛猛曰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無留事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猛所以爲霸王之器以此某以是知侯之才擬之古人可以無愧嘉靖三十七年春侯請告還家某適有南太學之命侯未幾尋北上

霍川先生集卷之十

表

因書此以贈其行蓋自以爲不獨侯之知某而某之所以知侯者尤深也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嘔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鄆州以余

之無似不足爲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迨
廉甫之沒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
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黃河道所自舟人往往
西指邈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
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
夫黃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溫
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
所志于天下其大者樹勳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
或有累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
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
處則先生集卷之十

事

官而仕未有逾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
相與共歎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
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
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爲序以補
送行之闕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一

贈送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侯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輿馬亦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十

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于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襲有成來徵予文以道其行予于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伊鉉者

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有成不聞則予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至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予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爲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于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于無窮此其所以爲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二

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君子能以道得民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于是幾及三載始收命提學于南畿蓋巡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携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慕如此可以爲榮矣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

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
島夷爲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
地數千里間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
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爲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
賄聞蠲賦之語往往相顧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
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衽席之
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
給而已若如議者拘攣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毆
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賦而已
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于擾攘急迫之中行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三

寬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
世之君子能持此說□□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爲政
寬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
天下兵聚海上狼廣粵熨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歛戢
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吳之明年
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
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爲序而
有待于卜氏之徒故屬其序于鄙野之人云

崑山本
作周御

史保璋江南頌後段小異
更有頌辭今從常熟本

贈熊兵憲進秩序代

鏡湖熊公初舉進士受命守太倉州稍遷爲吳郡別
駕尋升太倉兵備僉憲今又奉璽書有憲副之擢自
筮仕迄今爲方面幾及一紀官凡三遷而不離太倉
治所太倉舊崑山沿海之地前代備禦日本惟慶元
澈浦上海置戍無言太倉者自淮陽王建海運則汎
海之役皆自此始萬斛之舟雲屯風飄接於遼海當
時屹爲巨鎮國家罷漕事設兩衛百數十年間海外
無事惟沙丁醯戶時或跳梁然不踰時撲滅而三吳
生聚反依大浸以爲天險嘉靖初言者欲罷新建州
請置兵備分司朝廷留州而置分司先是浙省有水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四

利僉憲兼領吳中水利今則併歸於兵備自建兵備
而後日本之患作矣蓋若有前兆焉者寇之始至實
公爲州之日也能以承平狃習之民而捍蟻附之衆
城守之功爲最而言者欲以徵文致罪然州人愛公
如父母故奪衆議而留公於吳及秉憲節以來日率
拊循之民而督之以疆場之事威行惠孚指麾如意
柳帆鐵艦飄忽而來潰於南而鐵於北者誰之功也
朝廷知公聲望日隆東南之寄無以易之故有今日
之擢而余獨以爲吾民之幸焉天下皆言久任之利
而未有行者蓋其勢有所不能也公雖爲州人所愛

卽徵擢以去閩郡之民伏闕請留亦未有能從者今
事勢相維公乃又爲郡爲憲司屢遷而不易其地至
十數年勢位日崇無異于爲州之日其治於民可謂
習矣漢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賊歲餘不克時議遣
大將發兵李固以爲發兵州郡可任但選有勇畧仁
惠能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可責其成功遂用張
喬祝良二人卒平嶺外今太守無兵權而武將不與
民事唯公兼兵民之任李固之議庶其在此余論國
家所以待公者蓋合于古之道有二用是深爲嘆息
且公內撫瘡痍外嚴扞禦島夷阻隘不能內薄久知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五

爲寇之無利亦將自戢矣余昔承乏汴省而公今官
亦系銜於汴有先後僚案之義邇者屏處林隈公不
鄙夷咨訪不倦情分日深於公之遷輒不自揆用不
腆之辭以爲賀云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某侯之賢曰天子有
詔徵侯侯今且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願有聞
於子予觀古循吏傳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紀
載之不詳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爲東
南大都而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

強明仁恕不足以爲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弘治以來
廟食者多矣今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予所慨
慕而嘆惜者而沛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
颶風大作海水飛溢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蔽流上下
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其餘民俾有室宇其賢一也
一二小醜負險逋誅出入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
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
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責相望於道父死而
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笞掠瘐死流離困頓所不忍
言侯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賢三也予以爲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六

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方之民無窮
之患也侯既能恤之於爲令之日今去爲天子耳目
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區國家
取之將二百年矣譬之人少壯有力嘗勝百鈞之重
迨夫羸老疲敝猶以前日之任驅之未有不絕脉而
亡者今三限之法責之一時數年之負併於一歲可
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十百萬以
予民乎此踰於增成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
沛也以此言於侯可也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國家混一宇縣版籍所隸延袤萬里三吳之民獨以區區一隅輸天下財賦之半昔之守土者嘗一抗疏爲民請命于朝 宣宗皇帝慨然下詔減省舊額然議者猶以當時建議不能大有發明使曠然一新以見治世均平之政有恢張不盡之嘆其後吏胥緣以爲奸民賦日倍如其舊而主計大臣執議牢固雖有水旱螽蝗螟螻之災輒拘成法未嘗肯減上供之數比歲□馬南侵廷議以運餉不繼督逋之使相望于道是以爲令者尤難焉上之不能遂其求曰何事我而不承我也下之不能勝其求曰何撫我而不恤我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七

也於上易以罪於下易以怨令之難爲從來久矣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吳之屬邑有八而嘉定最廣然瀕海而土瘠地廣則賦繁土瘠則民疲以疲民供繁賦尤難矣順義張侯由進士出宰茲邑處甚難之時上勤而下撫事辦而民和又能以其餘力興學校浚河渠繕宮館飭武備期年之間百廢具舉非有愷悌之德通敏之才何以克此於時侯將入覲是行也天子舉考績幽明之政用進律增秩之典侯之承恩詔被光寵也必矣余門人李某以縣父老之意來徵余文以重侯之行余非知文者先是憲副張君爲贈

行詩既俾余志其末繁蕪之詞何足爲侯贊也而某之勤懇終不能以辭復爲序之蓋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杭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征賦煩重供內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媮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擬于王侯故世以江南爲富而不知其民實貧也其俗遐蟬畏避科徭以保身全家爲念故其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八

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爲易治而吏于其土者必進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過一考卽遷以去數十年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爲天下最其秋吏部之徵書至于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寬以繩束與當世之士大夫切摩治體講求方畧深知其積習之故而力變之于以推于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于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

有不可測之憂今江南是已以數千里彫瘵之民當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更數易之吏如吾民何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有光等與于南宮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以風勵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于其行也恨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父母之心不忘于朝著之間其崇論宏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皇華之使臣于行道之際尚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于天子况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九

侯親民而深知其弊者于是爲耳目獻納之司有可以贊廟謨而裨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送吳縣令張侯序

今之爲吏者以才智自馳騁趣辦于簿書期會之間若此可謂能其官矣而未及乎愛民也溫良子愛知人疾苦務于葆息而安全之若此可謂愛民矣而未及乎待士也待士之禮其軼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有稱于是者蓋少今世之士一出于學校科目國家品式具備吏奉行之低昂上下委之自然之繩墨禮之所加以爲其所固宜而吏無特以待士言者其間

時有所崇獎延進必其人已有名聲足以自見不然雖子思孟軻之學呂望伊摯之能許由伯夷之高亦氓隸之而已矣奴□之而已矣噫士生于今之世不出于學校科目無名聲以自見豈不悲哉某東海之鄙人也屏跡于田畝之間以其耕漁之暇稍誦習古人之書有所感發亦復摹倣古人言語以爲文詞而未嘗敢以示于人而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士大夫之賢不肖雖非所及而時或有動于中嘗聞吳邑侯張先生之賢白吳而風海海濱皆曰是今之能其官者也是今之愛民者也而某無因以望見焉今年以老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十

親之命應試于郡城先生見之于途而哀憐之呼與乏語而索觀其文爲之進于有司而其意猶歎焉若有所不足者慨焉若其力有不能自致者惻惻焉若有所不忍棄者夫士之處勢固世之所氓隸而奴□者也非出于學校科目有聲名以自見又無相遇之素而先生待之如此惜施于某之非其人也假今之世其賢有萬于某者先生所以待之者可知矣適先生以考績至京師某固猶在于氓隸奴□之間無以爲國士之報于其行也士民多誦其德美某獨致其私于已者蓋先生之用意乃出于數千載之上持以事

明天子真大臣宰相之事也此文得之汪計部考文藏本題稱送貫泉張先生序文稱某而不名據自序不出于學較今按先太僕年二十為博士弟子若以未弱冠之年非宮牆之士于鄰縣令長之考滿輒為文以贈行近于上交之誼太僕不為也當是代人作莊識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為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七

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為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朴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之刪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

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訾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即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緹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萊悉為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鈎取疑似之人以為賊謀而屠剗之蓋冤苦無訴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七

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為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漑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昔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為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太府黃公由省署來守吳興其年而百姓服從其教令有君師之尊有父母之愛於是歲之七月二十有八日當公嶽降之辰郡之士民咸造在庭為公薦萬

年之觴有光爲其屬邑之長城且當代去而邑之士民以有光尚有一日之留其於事上之禮尤不可廢咸叩頭以請遂於是日率吏民從六邑之長拜賀於庭余觀於吳興之士民意其猶有古蹟公堂以上壽之風也惟仕宦以治民爲難而俗之美惡劇易尤有大相什伯而不能以同者至論所以治之不過剛柔二用而已然二者出於人之性有不能易者自臯陶言九德而周公亦云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之剛者不能抑而爲柔柔者不能矯而爲剛惟有常之吉士用之則無不宜自昔聖人之世人才之偏已如此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圭

亦期於治而已太公伯禽同受周公之命以之齊魯而其所以爲之者遂迥然不同而其後二國之治亦以大異然當齊魯之初豈不皆謂之同沐聖人之化者也前漢治民如趙張三王黃次公龔少卿薛瓚君朱子元之徒皆卓然有聞攷其行事何可一槩而論乎獨怪梁相州初以惠愛爲先當開皇迫急之時遂用不能見譴及再請爲郡卽以一切立名聲豈不謂之詭遇而獲禽者歟今公爲郡如相州之俗而獨處剛柔之中不見改爲而民情大服其賢於古遠矣有光不佞二載爲吏往來荅書之上仰卞山之高極懷

蘇長公之高風邈不可追茲乃得賢太守而事之不幸遂遷以去方已決歸田之計有光家在姑蘇而姑蘇本與吳興爲一有光自此雖不得奉承教令爲公屬城之吏而歌詠太平尚得爲公擊壤之民也因爲之序云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梓潼蒲君以太學上舍選授吳郡幕官會崑山闕令使者檄君來攝縣事未幾代至君當還府縣之士大夫送之君爲言崑山之俗易治民有爭訟可以數言而決無深隱不可測之情惟賦稅號爲繁難能釐整

震川先生集卷十

曲

其法而取之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驕悍難使之害君之言如是先是崑山數更令令輒以其俗爲不善惟南海盧侯爲令未期年而調去盧侯蓋不得志于此者也至其去爲他縣及遷官於朝未嘗不稱崑山之美士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德山陰張侯牧皆以別駕來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通敏或以寬厚皆有德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崑山之美如盧侯今日難治者謬也嗟夫民之望于吏者甚輕苟不至于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塗無不竭蹶而趨奉之者今

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盡戕之惟恐其不勝民俛首不敢出氣而閭巷誹謗之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善豈不誣哉蒲君爲縣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夾道觀者皆曰願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是言也余故樂爲之書且以告凡今之爲令者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大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濱海膏沃之壤敦樸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敝嘗有言于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五

今猶與縣爲界蓋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爲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溪君家世力田雄于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受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于予蓋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予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患在于不知爵之爲榮夫不知爵之爲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爲也士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勢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爲榮也夫此非能真知爲榮者也藉此以加于人謂爲已之能而

已矣不知爲君上之賜也故詡詡焉恣其欲而已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誰思之也若是則古謂之素飡謂之竊位而豈所謂榮者乎是故苟冒貪競而天子之爵愈輕由此言之士誠知一命之榮則有不可苟者矣楊君登田里爲王官然未有真祿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爲輕矣然君獨自以爲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使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就不竭力以爲而中國無事四□不交侵矣

送顧公節北上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六

漢世祖命桓榮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公卿間敷奏經書未嘗不加賞嘆當時儒者尊寵莫過于榮其後累葉皆以榮任並至顯仕他如魯陽蔡陽咸以授經封侯傳世漢之崇儒重道軼於前代矣今天子嗣位之初太保顧文康公昔在經幄公音吐宏亮奏對詳明每當進講天子竦聽時上方鄉學御製敎一箴五箴註皆自公發之嘗以冬月講洪範未終篇雖祁寒不爲撤講其後公每進一官聖諭未嘗不以講讀舊勞爲言蓋上之好學崇禮儒臣終始不倦如此公之家孫以公蔭奉符璽農二十年位至卿少而公節以

公曾孫復以經筵恩入胄監今將謁選天官蓋國家之于任子其法視前代稍狹惟獨加惠于帷幄之臣况公尤上所眷注者公節茲行天子見公姓名思念舊學肯以常調處之乎公節年壯有意氣顧自以輔臣子孫當以恩澤進不欲與書生爭一日之長今天下所在列位皆科目獨禁近環衛持囊簪筆多動戚與公卿大臣之世胄一日天子臨朝左右顧視無非所謂親臣世臣者祖宗之用意深矣公節行矣其亦無忘前人而以忠孝事君也哉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七

海寧徐先生與余相遇於禮部權如平生交別去十餘年先生隨調州縣厭簿書之冗乞改教松江松江去吾邑一舍先生在官四年而余不知也會以試事至吾邑始得復相見道故舊而先生已有國子之命且行矣程生大猷乞文以爲贈竊謂科舉之學相傳久矣今太學與州縣所教士皆以此也夫取天下之士列于庶位以共濟斯民宜無用於今世之文者然而國家損益百代之制固以爲無出於此蓋欲學者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已至于久而天下靡然習其辭而不復知其原士以譁世取寵苟一時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八

得以自負而其爲文去聖人之經益以遠蓋自今天子御極以來輔臣每以文體未復爲言詔書屢下風厲學者有司不知所本務變其末流此所以愈變而愈不能復也夫科舉之所爲式者要不違于經非世俗所謂柔曼訥戇媚悅之辭以爲式也昔張大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憚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益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當時以爲得體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今以柔曼訥戇媚悅之辭以相誇而以得者驗其未得者以此爲格

志之士其併以吾言告之

文從鈔本與常蘇刻小異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吳越之地瀕大海天下無事二百年宴然靡大吹之

警百姓反若依海以爲固不如三邊歲有□□之侵揚州葆疆古之所謂天地之中莫能過也承錢氏據土宋室偏安之後皆以錢塘爲國而皇家定鼎建業浙爲首藩都邑之盛物產之殷富天下稱杭州云自頃承平日久海防廢弛島夷乘風迅入寇則杭常被其患乃自獨松嶺入四安以趨金陵自華亭澈浦則軼於蘇常之境而江淮之間無不騷動抗於寇最逼而首當之故建督府調天下兵四集其境則行省之務劇於往時百倍矣然自使以下有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實前代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之職皆方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先

岳大臣總攬大綱而已凡行省諸務不得不責之于從事非其才賢莫克以任也故從事而能其任則使以下常逸而省之事無不舉從事而不能其任則使以下常勞而省之事或不能無廢墮唐制皆大臣自辟而後命於天子或者以冗從視之不可也况今浙省時事之艱乎吾邑柴君秩以太學上舍調選天曹而得此官君平日未嘗出門與人居終日恂恂然昔寇犯鄉邑君獨率諸少年登陴下視圍城之賊連發數矢皆應弦而倒人始知君有可用之才今内外文武大臣孜孜求才之日士稍有以自見者多得不次

之擢此君自砥礪立功之日也君之先大夫蘭庵公爲南京兆會太廟災與兵部侍郎顧公珀太常穆公孔暉同時罷去議者惜其不能盡其用公之厚德宜有發於其子孫者矣

送陳子加序

昔余讀書鄧尉山中於郡西太湖邊諸山無所不陟惟獨其北陽山大石聞其勝舟行時過之而以不得登爲恨大石傍有陳翁居之生平不知城市官府其客頗然有太占之色而其子子加乃以文學俊秀遊郡邑薦於鄉書然子加之誠篤猶翁之風也子加與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序

同縣殷一清每出入必俱一清之誠篤猶子加也每計偕二人者必同舟而吾邑陳子達與相善蓋三君皆以嘉靖己酉膺薦數詘於南宮而予之被詘尤久每下第還三千里三人者舟相先後予時與子達同舟時相呼過從也歲歲逾淮渡江而別今年天子欲新貢舉之法思得敦朴有道之士則一清子加宜褒然首選而竟落第余幸叨薦而子達就調元城一清方待舍選子加以乞恩教饒之浮梁余與三人俱在京師南薰街寓舍相近雖一時聚會然自此當離析離子加與一清無時不俱而今亦異衡矣余欲如

往時下第舟先後相呼過從不可得也於是陳翁年七十子加之乞恩爲祿養以此子加將赴浮梁過吳歸拜其親余以是序而送之且以爲翁壽云

送王博甫北上序

吾崑山雖吳之偏邑而人才在前世知名者不少如范至能衛清叔其遺蹟至今往往可尋然欲求其子孫有不可得者士大夫之家能使詩書之澤久而不絕者蓋寡矣宋左朝請大夫王彥光先生有名紹興之世迄今而其後裔猶存當國初朝廷重貢士之選州郡學每歲入貢廷試入太學選與進士等高者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序

多爲九卿朝請之後按察司使俊伯以貢爲監察御史高皇帝命署都御史事親題其名於殿柱其後歷官陝臬俊伯孫秀水博士以布衣遊京師當憲廟時客樊都尉所與館閣諸公賦詩倡和以博士歸老於家如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皆與交善多爲其家文字博士年九十餘與予外高祖夏太常有姻予少時博士以篤老尊行邀予至舍出其孫拜之卽博甫也博甫爲諸生久家日益落又不利科試迄今乃以年資入貢予昔嘗貢禮部試奉天門時張懋恭行歲貢舊法頗有選爲尚書屬及御史者然流俗終以賤

簡未幾法復變今少師徐公每言貢法當復祖宗之舊尚未有行而博甫適徐公當國之時必有峻拔如乃祖俊伯之爲者不然亦當爲郡佐縣尹或調博士如乃祖秀水之爲者博甫於王氏不絕如縷之緒又將起而振之大賢者之後至數百年而後人猶有知者視其餘諸公泯沒不傳則余於博甫之進爲王氏幸多矣於是博甫戒行縣大夫爲之勸駕博士先生與諸生爲祖道而予爲之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序

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爲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承平之久禁網濶而武備弛也天子當山太息者十年於茲矣疇咨海內妙選守境武畧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氛稍息而蜚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斃郡邑爲之邱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嚮往歲之害人人惴恐

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溫陵公方
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以中丞居提
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爲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爲多
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郡侯之寄提書壺聞私
心慶幸不能自己是用馳使往賀蓋江淮閩浙首尾
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鄰境相
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奇
又自以虛庸繆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
求軀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
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卽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序

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
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
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蓋
伏而未見也 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勵邊帥
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
者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勳太常被河山帶
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爲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獎序

今制御史監郡奉詔條無所不問尤莫先於察吏治
得失登賢顯能去其治行無狀者然率一年更之蓋

其職以巡行糾察爲事馳驅咨諏懷靡及之志計一
歲中部內之賢不肖亦可以周知之矣自頃島夷入
寇江海之間數被侵掠御史餘姚周侯時接蘇松於
兵戈倥傯之中拊循勞徠甚得民心民詣闕保留之
至三年始被命督學南畿夫三年之間其於所部吏
知之尤宜詳也邇者周侯既得代之甯都甫視事卽
下書郡邑旌獎賢能吾縣學博士宜春袁君獨首被
之近年以來州郡所監臨御史無慮五六人他御史
旌獎常易得惟巡按御史自非爲治有聲跡卓異者
率不易得其得之者不踰歲而徵書至今周侯臨部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論

旣久復爲督學督學位望又在諸御史之上其於教
官臨之尤專則旌獎之尤不易得侯之所以有取於
君者宜非苟然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侯爲甚難宜乎
人之望之而以爲榮也於是泰和王侯以郡丞署縣
奉御史之檄以羊酒綵幣至學行事諸生四百餘人
以爲此盛典也不可以無序列狀來請於余余以昔
倭賊內訌孤城幾陷君與化州張君率兩齋之士登
陣禦守時絕城請兵斬馘殪敵多出於諸生之中又
勸勉士大夫捐金出粟以給守卒城賴以全諸生被
掠無歸栖之學舍遍於廊廡之間上其名於督學張

卹之常時有司仍踵敝風於學校多所簡外君知其情有所屬必反覆言之無不得直士或貧居郊野經歲不至亦不以介意至於人情事變立談之間無不洞悉由此言之非獨爲儒官施於吏治亦有餘地矣蓋御史所以獎之者如彼而諸生所以稱之者如此夫官無崇卑以得行其志爲樂袁君之能獲於上下其於仕豈不裕哉予是以書之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史者槩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子頗疑其非經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書

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迫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爲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考其實不迫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爲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

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爲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爲天下第一世有顯仕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書

不敢出仕長陵之世吾祖先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貴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出入馳騁爲樂不思仕進吾曾祖始以諸生登科爲吏齊魯之間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然余試南宮久憲副一試卽得之是時大宗伯王公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卑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賀而百泉叔方爲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蓋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昔

海虞章大理其父爲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爲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資爲官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鯪其後侍御五子皆橫金帶協於五鯪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似之以此爲尚賢賀且祝諸弟媲美章氏而石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爲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蓋孝肅皇后以其弟爲僧故爲太后時建此寺憲宗皇帝兩製碑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書

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爲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亦不知其所在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卽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與言皆同卽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爲僧時爲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爲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后不能強厚

賜之英宗晏駕太子卽位后爲太后出內藏

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刹也今爲大寺其西伽藍殿猶存云孝宗時太后爲大皇太后爲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

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來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爲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內外凡爲其教者皆來爲道宇賀而道宇之徒師昂爲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宋

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孝肅皇后在慈宮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爲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爲贈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予昔年讀書吳郡西萬峯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下間往觀之因得盡見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蓮華經維摩詰諸上品皆畧究其大旨雖數萬言

不過一二要言而已而文辭漫說若此之富故知佛
教之東來此佛之衰也摩騰竺法蘭之徒之罪也自
是數喜與其徒論說空理求第一義諦又欲廢五千
卷而後止安亭居崑山之東境有菩提寺其長老名
德坤者予數見之亦以是語之云嘉靖辛亥予因悼
亡爲延僧誦經取其疏觀之往往懺罪求福之語蓋
布施持戒之說下矣而又如是失逾遠矣因以爲亡
者之心與佛之心一而已卽輕舉遐覽乘雲御風逍
遙於兜率之天豈有所謂三道六趣云者於是悉取
其語而更之直著此心達之空王而無忤使世間果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元

有佛卽其理如是長老唯唯率其徒誦數十晝夜予
蓋恍然真見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念長老之勞無
以爲報會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其初度之辰里人相
率以花果供養且持文卷謁予爲文以序其事予不
能文也因思法華經第一卷千萬億種供佛及僧則
不腆之辭爲亡者供佛及僧可也遂序其所以與長
老之說又歎吾里土瘠民貧歲荒賦急流冗日多菩
提寺建自孫吳於今數千年佛土莊嚴廟宇如故長
老之能守其法可知也於是長老僧臘五十世壽七
十矣是爲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一

崑山後學徐乾學訂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辛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
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畿以禮經第一人薦既
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
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
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
同以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爲名御史彈劾不
避豪貴風威凜然兩都爲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一

齟不合遷廣東僉憲授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
不及於朝者餘一紀矣而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
此其爲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蓋
自侍御去位後之爲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
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喜侍御雖不遂於世而
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崑
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廁其間皆與元儒同學
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筆序
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遐學
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予故不論御序元儒實與京府

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託於其子
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爲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
端肅之褒凡所奏與革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
舉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覲京師
公所舉劾案免者天下皆以爲宜時公年始逾六十
方嚮用而卽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餌以
治氣養生爲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士第
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爲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二

蔡之命請於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爲公壽同年進
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光爲序竊嘗屏居田里聞公
之名久矣不敢以謏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者壽考
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
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全物
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者相踵
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履盛而
卽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重於東
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哉昔韓安國
爲御史大夫天子以爲國器其後稍疏斥鬱鬱欲罷

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爲太子傳乞骸骨歸獨共其飲食請族人賓客爲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僭爲論之如此且以爲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生既却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送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三

人以言敢以言爲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爲舉首其名旣以聞於天子熟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卽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爲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爲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峯朱公爲大冢宰周康僖公爲大司寇王巖周公爲少司寇蔡公爲通政使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爲太常柴公爲京兆尹顧文康

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旣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中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常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爲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爲始然天必以前之終者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四

爲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剝之上九卽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銳天其以是爲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爲先生賀而已也

澠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澠山先生以嘉靖乙丑正月八日爲其六十之誕辰王恭人與先生同年其誕以十一月廿二日將于獻歲並舉壽觴里中親友以爲盛事而余等方與計偕所宜先之乃卽履長之日豫往稱觴而推余爲之序

蓋先生之自河南罷還也爲言官所論既寧李尚書在吏部言如河南左叅政周大禮歷有聲跡又年力方強不如言者所論會時宰與李公相失遽以中旨罷之蓋嘗以爲天下每有無才之嘆以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其才與夫用之而違其才是三者天下所以無才也先生罷之明年日本寇東南江淮閩粵之間所在騷動而□□□□楚粵山洞之盜間起天子當太息思得勦亂戢寧之才天下之士亟進亟罷而時有以庶僚驟陟大吏者矣時蒲坂楊尚書在本兵方爲天子所倚毗獨薦先生有英

震川先生集卷十

七

才奇畧負萬里長城之望不爲無知先生者矣而猶未有舉吏部之章以冢宰詔王廢置之文明當時用事者之失以起先生者使人有兀然空老之嘆漢永和中和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之位海內忻然及厚等免歸一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吾黨諸公於先生不欲爲鄉里頌禱之常辭故余言如此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祝君子以興起在位爲邦家之光而

饗無疆之壽也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爲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六

縣之人爲其禮者尤以爲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懷昔之意爲多余與先生同里間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僦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爲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寃之懷遠夜

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
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 天子躬視獻陟藩
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爲湖廣僉憲
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
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
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
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
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
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
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七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 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
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 三朝饗承平之
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
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
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
應其時若公之所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
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
故必有人以爲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爲時名臣
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累氏尤慘真仁者之

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
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
者久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
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益以歎盛德之世未
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爲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
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
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 孝皇
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
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
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八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
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
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
紫巖天閣之廻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
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
家以爲洞天福地蓋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

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元葛洪許邁陶宏景楊義和之流世皆以爲得道仙去雖其說怪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句曲人以進士歷今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蓋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爲大官駸駸乎嚮用而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九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爲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考明君子非無驅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爲邦家

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福然非有求焉世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爲常違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騫而無所極其力旣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公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爲大行稍遷郎署出爲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十

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內閣矣于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旣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爲先生壽予惟先生徊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亦以躋卿少之列獨以登科之蚤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紆徐不驟而富貴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爲冬官屬魏恭簡公爲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寬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子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

不出口畧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爲非有養者不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爲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爲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沒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卉畧盡而長松巨栢方有參天之勢蓋上將倚先生爲卿輔予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國家倣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爲通政使司領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七

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卽吉者久之方俟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爲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爲山窮水滙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

以掄魁進而天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敝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爲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爲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爲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聞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爲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七

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于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爲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爲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爲先生壽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

代

少傅松谷公以八月某日爲嶽降之辰今隆慶之四年庚午爲甲子一週中朝士大夫豫相戒將以其日致慶禱公聞之悉謝却不敢當而翰林諸君獨皆有詩以爲壽而請序於余公起蜀中登進士歷官禁近

侍今 天子於潯邸以經義輔導啓沃 上既正位宸極遂以舊學之臣入贊密勿爲疏以獻皆正始格心之論至於條列天下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奏入 上未嘗不虛已嘉納之其爲人忠誠惻惻人望之者不言而莫不竦然起敬日預大政於 朝廷機務匡贊爲多 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嚮風生民所以受其福者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擬於古之大臣高年明順東面受饋爲 天子之國老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當出之所倚毗天下之所仰望德與年而俱進如日升月恆則諸君子之壽公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主

者非以公爲既老而實以禱公將來無疆之壽也夫壽命於天亦天下之人所可以皆得然有德而壽乃爲夫人之所願望古所謂壽考不忘萬壽無疆其詞悉歸於頌君子之德而已况 天子之大臣澤被於天下天下誰不愛慕而欲其壽哉余讀尚書周公之所以告召公稱商之六臣以爲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六臣者惟其德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之所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以六臣之壽也康王命畢公亦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唯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開周之諸公皆佐人主致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

被生民四方咸賴人主既永膺多福而諸公亦享壽考頌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之不逮而公之盛德固所慕愛方日夜孜孜以求婉同寅協恭之盛如商之六臣周之三后俱躋遐壽以助成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與有賴焉是爲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 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邱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甫

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 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跼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某君乞一

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成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練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五

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元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業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爲御史大夫公數歷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知上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與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豈卽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六

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鳴鳩乃可以配焉今天子敘彝倫以建皇極蓋嘗頒慈宮之訓于海內舉北郊親蠶之曠典內則順敘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現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爲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鼈皆不夭其性故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殿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

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迫於鳥獸魚鼈則天子于是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耆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漕涇之楊爲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往往于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七

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爲中憲大夫桴齊顧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爲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爲宜夫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爲婦爲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辱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

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爲命非所言要以爲所得爲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爲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八

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爲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爲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爲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爲夫人頌焉

邱恭人七十壽序

邱恭人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邱公生三女父母愛

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
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爲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
王公濟美之妻邱公蓋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
馬憲副之從祖邱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荅雷間嬪
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
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
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
連知其家世爲詳自唐御史胸封之後至分水明州
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
是科第蟬聯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九

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
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
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邱公善嫁
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
十諸子謀所以爲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
詞予爲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爲邱公以女子
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于今七
十年邱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邱公
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觀慈孝初及憲副至寡
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鳴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

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
邱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娥方將續女維莘雖自古王
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
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爲頌禱其可乎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
鄉自以爲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非非者
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于荅人之
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爲三代
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爲然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十

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
史官之任然時有纂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
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
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
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蚤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
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爲壽孺人以幼艾兢兢
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爲壽其亦可稱也已
自予爲童子讀書盧兗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
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
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爲詳公起諸

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迫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之葆真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宮佐皇后親蠶宴錫繁褥備極榮寵宗伯方爲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凜然松栢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窘婦生長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事

澹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爲尤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夏淑人六十壽序

武宗皇帝之世佞倖藉權侵撓朝政天下抗直之士排闥叫呼指切是非誦言於朝上終無罪言者之心卒寬解之以養直臣之氣而士多以保全故其時雖羣小簸蕩而天下之公議常伸國家之紀綱不壞此其所以延萬年之歷於無疆也吾鄉刑部侍郎周公時以御史言事爲奸黨所仄目陷於危害者數矣

天下壯公之節而幸公之卒有以自全晚年列於九卿進貳司寇蓋將大用而公薨矣有光未獲登公之堂最後與其仲子士淹季子士洵游常論之世而言當時之事如此又獲拜夏淑人于里第觀其懿德令範以知公之行於朝廷與其所以行於其家者有本也丙午之歲淑人年六十九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諸與其子游者相戒以往跪拜進觴有光因慨然思公之遺德而念今之去公之世未幾也居公之位食公之祿未嘗乏人也能不媿合苟容摧折於萬乘之威而盡言天下之事者幾人哉以其身試不測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事

之區卒保其要領而垂麻其妻子者又幾人哉公之間關海道也淑人嘗與其危其登陟臺府也淑人常享其榮矣今又以公之所遺者以教其子孫以樂其餘年豈非上之賜而國家之厚恩也哉有光旣以語諸同事者遂書之以爲淑人壽丙午歲嘉靖二十五年也自大禮大獄之後天威益厲羣臣進言者多得罪故有摧折于萬乘之威及保其要領等語府君文往往感慨時事讀者須論其世非識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太常卿朱公初以南畿少尹家居有白金文綺之賜戊申冬入覲寵賚有加有太常之命又賜飛魚一品

服馳驛還鄉予嘗請其家所藏書皆天子使中貴人傳語恩旨丁宣錫予優渥雖今位在九列從容侍從之臣得是者少矣崑山僻在江海之間然自昔以文獻稱於天下士大夫登朝籍鼎貴相望至於簡自帝心寵賜稠疊天子親爲召大司馬至迎和門命勅符乘傳還鄉衣朱紅飛魚服過里門長老歎駭焉公爲太常卿之年年五十里中人士往爲賀其後二年夫人鄭氏年五十里中人復往爲賀予友某等先期來告於予請爲文以致頌禱之意予尚識公爲舉子時也及舉進士爲行人爲給事中聲華煥然觀其意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重

氣直欲將百萬之師射獵青海勒功燕然而還中爲用事者所阻然未有蒙被恩賚於去國之日赫然殊異若此者夫人鄭氏自宋華原王以來鄉里衣冠代不乏人而才德與之相配家門隆盛子孫滿前其壽可賀也已予聞公居家喜方藥精於內學往者天子親問元帝論詩之旨其事甚秘不可得而知也世傳赤松子服水玉止西王母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果如所云則人間百年之期奚足爲夫人祝哉因書之以致諸君子之意云

按太常以方藥

得幸故文但言其被恩寵絕不及其他未復有神仙之說先太僕之假借如此莊嚴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昔人稱外戚之家以女寵由至微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爲道家所忌故其後罕有全者然余觀宋顯肅鄭皇后之事蓋有感焉后侍永祐陵以才人進既位中宮尤號端謹能抑損外家而靖康之難卒從以北族子居中在宰府初不依后以進雖一時夤緣致位嘗主蔡氏然卒與之爲異而燕雲之事尤能極論其害當時若用其說中國之禍猶有可言者方北遷之時后爲金帥言家屬不預朝政請留無行故鄭氏之族不從以北然建炎詔所在尋訪流落江南僅榮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重

國一人耳而華原王之子大資乃居崑山其後器先父子皆知名而當時尚稱爲侯王家至於今四百餘年譜系不絕豈不以顯肅之賢未嘗窮極其富貴而蹈古今未有之難故天之不絕其世如此正統間時父舉進士有學行其孫子克仕爲瑞安博士生今朱夫人以夫少宗伯之貴榮受冠帔士大夫之登朝與外戚恩澤固難以並論然鄭氏之澤流馳後世而及其女子可稱也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五日夫人年六十其姻鄉進士陳敬父來請爲文以壽蓋宗伯謝世已五年而門戶不改其二子克自砥礪不日有騰鶩

之望夫人之賢其與克享此所謂源遠而流長基廣而植固古諸侯之夫人稱姬姜豈不以其族哉前夫人年五十有來請爲文者是時宗伯方受天子駢蕃之錫余爲備著其事夫人臣而受天子之寵宜以爲其家榮誠所當張而大之而諂子之徒以余有譏焉今余復追鄭氏之世使人知夫人內外兩家之盛如此夫以天子之寵與顯肅皇后之世以爲夫人壽多矣

此文從抄本常然本末段有立朝居官之大節等語恐太僕無此曲筆當是求文者自改之以致其家者莊識

宋孺人壽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重

翰林學士莆田黃公之母鄭宜人年九十有六其女兄弟先後皆及九十其一合浦丞宋君配也宋孺人明年年九十矣物之美者莫難于聚故並帶岐穗爲草木之佳祥今黃氏諸女何其多壽也夫閩山海之與區隔于甌越之中天地之氣閎而不發者數千年故今閩之物產博大豐碩離奇怪特荔枝龍眼海物之珍溢於大官其爲儒者振末緒扶絕統遠與洙泗相接而明經抱藝之士集于春官者常數百人掇危科躋臚仕著文章勲業於天下往往而是蓋洎和清淑之氣盤礴鬱積得於人者是不一類彼其耆艾長

年癯然山澤之間非世所載而與谿花野鳥娛玩四時以全其天年者必又多也然如黃氏之女皆以上壽萃於一門胡可得耶合浦君有子爲崑山縣學諭學者愛之皆言更前之爲教者數人未有如宋先生之德淳而氣和者也推本其所自固有以哉宋孺人之生辰學者皆以爲宋先生賀也夫愛其人者必愛其人之親愛其親者必願其壽考而康寧已願而得之矣其喜可知也則崑之士樂爲孺人壽者夫豈出於外哉于是請余序其所以然而列書其賀者之姓名於左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美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李太淑人以子中丞貴再受封誥中丞奉使楚蜀太淑人就養荊州問安視餽朝夕不懈雖一日出必告荊州人稱之會召還朝留佐御史臺尋予告歸忽有安山之訃太淑人治其喪爲乞祭葬贈典恩榮至矣然獨以高年葬送其子中丞之沒不能無遺憾也其後六年年八十太淑人益康強而顧淑人與諸孫共養愈謹則猶中丞之存也將受賓姻之賀太淑人獨戚然不怡蓋降服損簪久矣謝不肯當而諸孫請之不已女之壻管承時來告其誕辰在今二月九日余

方有邢州之役已戒行爲少畱以爲太淑人壽余於中丞少親善也中丞於交遊間獨奇余余久困不得志中丞第進士去爲大官爲人言未嘗不推先之以余之謬狀或傳其文用之以取科第多陰用而陽毀之亦或語不道唯中丞推賢於余古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孟氏謂蔽賢不祥則中丞之爲大官固宜昨歲過華亭林少宰猶言往時李中丞鎮清源過之相稱道語少宰固知予尤以中丞言爲重太淑人知余於其子平生交所亟稱者也又少爲文會往中丞家飲食必豐潔太淑人所手調也余今得以升堂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毛

拜太淑人義重於中丞之存日矣蓋今日之壽天之所以畜於其子而豐於其母中丞可以無憾胥季梁上舍爲顧文康公夫人壽請序於余中丞在上舍所見之謬賞云少保家得此文一篇多矣何用餘文爲余不敢當此言今爲太淑人壽念無中丞之賞而衰老鈍拙雖置之百篇之末且以爲不可而通家故人之情則已獨至矣

許太孺人壽序

予嘗論許氏二百年來爲崑山舊族昔我高大父以予初生之年作高元嘉慶堂額太史九和爲之記解

承事郎許鵬遠者其弟鳳翔卽今吏科右給事中伯雲之曾祖也兄弟皆以貴爲郎家世豐饒至給事起科第官近侍得推恩封其父母而太孺人板輿盡鵷之官就養當世榮之先是給事之祖奉其母有壽母之堂給事以故宅作新堂仍其名予嘗爲其堂記至是二月二十三日誕辰而明年則當七十之年吾吳中之俗重壽誕年至艾始爲壽客爲文具儀物奉觴堂上主人迎延作樂懽宴以是爲禮自艾以往則其禮每加給事以此不敢菲也鄉進士王子敬與太孺人之孫上舍君爲新姻且當計偕懼及事而禮有闕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美

乃於今年先事修奉賜之敬以祝太孺人七十之壽夫古者有祝皆先事也於禮不亦善乎今妻壽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豈非古之先爲祝者乎自今日以祝太孺人七十至於百年其可也子敬之先君子與封給事同州公同里巷相好也嬉遊過從無虛日雖風雨晨夕一餐必相呼蓋三十餘年前太孺人能記憶也今見其子與其孫又爲相好奉觴爲壽不以自喜乎人世百年之內追念往昔可感者恒多可以慰且喜者蓋少也舉太孺人之於今日所見無不可喜者此人生之所難而給事之能樂其志尤不可及

也是爲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太夫人壽詩序

普安孫侯初爲令右扶風扶風人爲生祠立石頌其德以最爲太倉州守時海上用兵兵屯戍絡繹其境以萬數賦調加廣歲仍饑饉侯措畫有方勞徕不倦民甚德之汪以南數千里間稱吏治之循良獨曰孫侯無與比者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太夫人以俱州人皆知太夫人之生辰其日吏民大會願爲太夫人壽平時侯自奉其身不以絲毫煩民獨於是無所讓取其所爲頌禱古文詞歌詩者悉受而度置之州人遂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堯

以爲侯誠有愛於此也逾年又當太夫人之生辰其爲古文辭歌詩益盛吾聞侯之在州務爲簡易廉靜於世俗之所侈大者一切不以爲意顧獨以無用之虛詞煩州之人哉侯蓋亦自喜其有庇於州之人知州之人無所致其愛而不忍距逆其意且以是爲足以爲太夫人榮也已夫古之君子爲民上有父母之道非以自尊奉厲威嚴日從事於文書法令而已其實如家人之相與饑寒疾苦無所不知而悉爲之處有忠則與之同其戚有喜則與之同其慶其民之報之亦如是爾之詩曰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此之時上下之間可謂驩欣

矣今之爲古文辭歌詩者固以見州人忠厚之至而侯之不距逆其意其於州之人尤有情也故嘗以爲國家設官具法令而已而必選其人夫以父母之道治其民此豈法令之所及耶蓋其意亦以此望之而已若孫侯豈非行古之道者哉太學上舍王君某太倉衛人知好文學懼後人之軼其詞乃哀爲卷而俾余敘之時嘉靖四十年六月某日

此文從抄本與刻本異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峰先生嘉靖十三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未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人夫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孝

人年方二十九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柏舟之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爲請夫應秀之爲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自初束髮爲其父母卽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無恙

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勞詩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狀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爲夫人之壽又思得爲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狀之懷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狀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圭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及浹衣燕衣綈衣元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狀而無爲壽者爾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爲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爲燕會以爲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狀爲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爲壽者

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添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潤略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爲吳俗侈靡特如此而至京師則尤有其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至其俗皆狀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爲能而請之不置凡爲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爲非古不足法也雖狀亦以爲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已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爲請蓋諸公之爲之詩者多矣余獨爲其詩序於其

震川先生集卷十二

圭

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稟所得詩聯爲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古吳後學黃璠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
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
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
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
于予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蓋君之所以自號者
其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
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楠柚千章梅竹茶茗崇
巖川先生集卷十三

十

岡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
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
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
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
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
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
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驚駭然
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
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
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憚曰予少舉進士登科

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
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
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科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
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
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
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
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
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十一

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
貴與壽而薄于富富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
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
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
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迺
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
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
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白鼎其餘橫金衣緋
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
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

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
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
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
謂之不貴優游下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
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
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
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
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
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
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三

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
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爲賀俾余敘之余惟桂
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
十五作高元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余于先生
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子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
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
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
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

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勸嚮致富而子弟
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事事郎而
從子鴻高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
耐翁爲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
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
釋褐爲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
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
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
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
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爲人儻善自娛戲官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四

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
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
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
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耶同州
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
人是以爲君榮而以伯雲爲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
日爲君之誕辰蓋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觀
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
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
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

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既爲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騫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騫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黻之華未始異於世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五

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清甘肫腥醢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謠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迺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

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與就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益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爲樂子言間迎至京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六

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爵有清望議者以爲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爲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爲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爲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爲不盛然能迫祿養少矣已迫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爲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

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爲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爲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七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爲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爲榮也賢者道弼於中而祿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爲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弼於中而祿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

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爲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爲人父母與爲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爲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爲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八

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

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

震川先生集卷十主

九

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媿云

甯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爲之相慶固宜況爲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況於爲吾兄弟之親乎嘉靖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

有四人而廣德甯鈞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受之邸遙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爲其親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爲榮未第於南宮儼然猶諸生也不特入之情爲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不第亦已厭其爲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爲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卽瞑目但見子之爲官不以子爲舉子也卽他日爲進士吾瞑目後

震川先生集卷十主

十

但知子爲舉子不知子爲進士也大受受教踟躕不知所爲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爲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爲賀者其客已乎翁天性孝友僞儻有大畧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莫不帖然嘗爲大第燬於火又爲之加大亦非世之沒溺於名利者卽其欲子之爲官蓋其爲人風槩如此因爲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爲翁壽翁又見諸進士爲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消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承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增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謂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買遊於四方倚頓之鹽鳥俛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瑋瑁果布之珍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士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縣歛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

俗世道之升降上白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爲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主

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疇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哲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卽爲壽前年先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踴躍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

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予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晢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圭

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爲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感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感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爲饌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

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日亨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南

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旣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間遣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爲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髭彼兩髦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旣勉強爲日亨書之又

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尚垂髫見余握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兄卽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祿公開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顧教其子今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奎

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爲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

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爲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夫

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覲覲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米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遠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于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

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爲序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內祖也歲己亥翁年七十十月某日爲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爲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別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爲渡船周家云翁饒于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序

質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爲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爲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爲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稱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爲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

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爲樂也豈真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爲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侈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子建志乎古者予是以及之蓋予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儼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序

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俗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遭危疾四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僂偏蕩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園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纜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倚然其子上舍君猶殿子弟之禮事先

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予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

震川先生集卷十主

尤

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尚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爲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爲翁壽而予友盛徵伯任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間問之子一日而富貴自相誇尚以爲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爲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

以下相爲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入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爲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主

手

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爲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爲徐氏壻徐某方受學于予爲言其子之意以爲飲酒宴會未足以爲親懼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爲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耄日期頤可乎生於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

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以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爲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爲人子者之所樂耶幽風之詩周公爲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幽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桑治田墾戶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爲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爲祝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主

城頗以畜買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卽其所以爲安者故能及時以爲樂所居在闔閩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某又言君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爲多厚德以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入

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恆于是旣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主

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恆于是旣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遂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究釋滯豈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于先生何愧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

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爲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爲誕辰予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于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爲漫衍卑諂之談以爲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迨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重

第十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爲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祖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人足兄弟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徭賦蹙耗矣而河南兄以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

不振惟獨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六母舅保有世業蓋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巋然獨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夔年亦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遙遙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母舅居鄉鄰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續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

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
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
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
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
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
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
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
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
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壽

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
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
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
周氏別號荻齋云

前山邱翁壽序

吳郡太湖之別爲澱山湖湖水溢出爲千墩浦入于
吳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
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
之鬱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家時過其
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予弟

某乃爲予言邱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爲秦柱峯培
塿小邱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
號翁年五十餘卽付家事其子日遊延福寺中與緇
素之流爲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
有無不知也予未識邱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爲人
生百年之內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騫而無所止而翁
以未老而傳雖其家事亦無所問況於人世之榮名
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
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求起廢而更進乎
史稱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謁必朝服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壽

之有過失爲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
于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爲生
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
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邱翁貴顯於
世蓋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
十誕辰其姻黨因子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于
少時所熟遊處爲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
之

戚思訥壽序

戚思訥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

器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蠲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于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爲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爲難是以麗眉皓髮之叟必在于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七

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于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爲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爲淫佚然於養生

之禮未能具也獨隆于爲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爲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已故凡來求文爲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予橫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爲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予家舊業而後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八

失之子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蓋吳淞江水灌漑之利爲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新江驛於此新江卽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獲將存其人耳君居華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贏自給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寬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害者也子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爲壽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

君之實者宜有待于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尚少也則君今之爲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之爲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

鈔本作效華封

人視今天子萬年之壽其可乎今從常熟本

東庄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衣敝緼袍不恥與狐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爲貨殖傳後之爲史者皆之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爲不然彼以李陵之禍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堯

之德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爲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爲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爲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爲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爲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

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賙恤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爲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爲君非獨饒於貲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爲之序云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沉湖沉湖之東爲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辛

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癰含清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婿張君具豆觴卽翁

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爲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慨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星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于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爲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圯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子弟見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擬于素封其稱于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爲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爲余乞翁爲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

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千百歲每一紀則爲大會蓋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爲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愧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爲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于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和稱其爲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陽子之稱連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爲吏事所拘東望能不悵然矣乎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星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彞爲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召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爲讌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却僮從騎行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甚親信之而爲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卽未嘗不盡心爲之排難解紛始以選調旗手衛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

公歿而翁自是少至京矣獨今歲一至而騎馬陸行
馳驟如飛人見之殊不類七十歲人也人才如翁使
之當事真可任宰相知人不謬今老而康強其壽未
可既吾邑人才如翁後來豈易得哉或曰錢氏世有
壽考蓋以爲陰德所致翁祖贛州文學壽八十四父
春林君壽八十二里人稱贛州嘗攝守事活死囚四
十餘人一道士被釋以金爲謝贛州却之道士園有
竹千竿截其尤巨者爲爐旦夕焚香禱祝臨行以爲
贈今錢氏竹爐猶存余今觀翁之壽必能過於前人
而果以爲有陰德其世當有興者翁尚能及見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壽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淞江之上有隱君子曰夢雲先生沈氏其達生適嗜
玩世不羈之士乎友人朱君某以先生六十來徵文
爲壽竊承下風久矣蠹食穹壤敢妄意少裨益於生
人雖有身而不自知惜也聞先生出入三世之書及
今而腎藏不衰骨體堅壯殆必得之深者願因而講
質焉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應天之氣者五
歲而右遷應地之氣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
百二十氣爲一紀倍之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
爲一周是非先生之年耶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地

自然之運也是胡天地之運無終窮而吾人壽倏天
地者未之見耶豈不以天氣也無形也地形也無情
也卽天地而較之地滯於形已不能與天並其久況
有情之物與天地較耶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之
運不長得其平况滋蕃長育乎其間者顧悉得其冲
不觸其乖耶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謂其順相
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救不能不勝
未有勝而不復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是故天地之
運悠久而無疆耶人之有形也不盡值其氣之冲五
藏之氣乘之出而喜怒思憂恐之情不能一一中其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壽

節其相勝之氣又安能如天地之相救而能復耶是
故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者其天耶由八歲而八八浸
實而浸虛者其人耶人不得與天地並不可並者陰
陽之體耶可並者變化之用耶變化之爲用在天爲
元元生神在地爲化化生五味在人爲道道生智善
攝其生者殆所謂以道而神御者耶抑有餘不翼於
勝助不及不贊其復喜怒哀思憂恐一而莫之能亂天
之勝也其復以天人之勝也其復以人復以人人亦
天也上古之真人與太極同質而無敵豈詎我耶先
生之從子果從余遊稱先生骨清而神明意豁而氣

和行其胸襟不與世縛少年嘗遇異人於月下恍然覺悟物外烟霞之想寤寐尚其依依果爾先生之養非人所能窺其壽亦非人間之數可得而計奚一再周之足云耶經曰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已先生之濟物博矣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人之情皆有樂與不樂二者因所遭而異又有不然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能自適卽其樂恆然雖有所不樂不能易也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壽

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之俗其人安于不樂故欲其樂終不可得也東門之粉宛邱之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陳之俗其人安于樂故欲其不樂終不可得也夫以憂深思遠儉而有禮爲有堯之風視幽公之荒淫棄業亟會歌舞固不可同日而語然世之君子姑舍此而論吾人生世誠無幾獨戚戚不自聊乃非所以順性命之情故雖唐之儉君子譏焉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間以爲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有爲應之雖百年之內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

自苦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今以人之身涉于無涯之中極一世之心力終不能有所覩則亦何苦役役舍吾之可樂以易彼哉且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生有此耳能自樂者其人之生常以百歲能當乎人之數百歲以其于天地獨見其高厚日月獨見其昭朗風雲山水獨見其變態四時花鳥獨見其靚麗稻粱醴膳獨知其味宮室筦簟獨知其安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獨知其有情彼不樂者百年之內惛惛罔罔而又何知哉余少時有志于古豪傑之士常欲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壽

勉以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世之倏忽卽年少得志躡取卿相之位至于今日亦不必能以有所立卓然如古之人者其摧敗必且爲世之所指議予亦何羨哉予鄉碧巖戴翁少而知樂至老飲酒虞戲如一日余意翁之觀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必有異乎人者也于是翁年七十縣中諸進士與其子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噫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爲然姑爲之序之

杜翁七十壽序

杜翁居郡城中敦尚禮義教其子讀書數延名賢與之遊處三子皆自刻勵爲學官弟子予友陳子行嘗館於其家是時子行試南畿爲首選一時之人爭詣子行之門求爲弟子恐不能得獨杜翁乃能延致其家子行見子數稱其賢而子行之兄子達讀書南禪寺中性剛直於人少所往來獨與翁父子親善其見子稱翁之賢如子行也予未識杜翁往歲與子達同赴南宮從郡中行過杜氏之門少憩焉已謝其主人而去子達乃告予此向所稱杜氏者也而子達不先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七

言翁竟亦不知予然予於陳氏兄弟得翁之爲人悉矣今年翁七十時子達尚寓南禪寺數見翁之子言翁以五月日爲其誕辰求一言以爲壽而予於子達不能辭也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夏后氏以饗殷人以食凡老者所宜得在於安與飲食之而已杜氏之奉養無闕而三子恂恂不違其志此非所謂燕而能饗與食者乎記又曰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老而傳者何也人生自少壯皆求所以自樹立至於七十無可爲矣而必有可傳者翁以詩書禮義貽其子非其可傳者乎夫年至七十古人

以爲難而人子之心孰無壽考萬年之祝然無可傳不能無媿於其父無燕與饗食之不能無媿於其子兼是二者此子達之所以爲杜氏賀也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昔我歸氏自工部尚書而下累葉榮貴迄於唐亡吳中相傳謂之著姓今郡城西有歸王墓云宋湖州判官以來益微不振以宗強爲鄉里所服而已素節翁當洪武時避難携妻子轉走巴黔之間所至有神人擁護相導之得以無死人以吾歸氏爲神明之胄世當有興者然至今未之見也素節翁有七子吾曾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美

父爲世嫡曾孫而存默翁寔曾王父再從弟之子也始素節置別業于縣東南三十里所吳淞江之上地名綠葭浜時諸子弟以宮室裘馬馳騁縣中而季氏獨分居綠葭浜以耕田爲業迨今五六十年間吾王父厘厯能保其故廬延詩書一綫之緒如百園之木本幹特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者之扶疎而七子之宗存者無幾矣今吾存默翁獨能自持于艱難困阨之餘異時季氏之宗與翁聚居者目所及見猶有十餘人唯翁一人在耳是十餘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若七宗之子孫則數百人惟翁一人在耳是數百人

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豈不可貴而可賢哉有光自惟
年八九歲時聞故鄉廬兗州家有譜系遺訓而曾王
父先計偕在京師時館閣諸老如宜興徐文靖公長
沙李文正公同郡吳文定公王文恪公所爲文章甚
衆後遂獲序次歸氏族譜顧今垂老不遇于世無以
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見吾存默翁不能不爲之喜
也素節翁至吾王父皆年近百歲則壽自吾家所有
于存默翁無容祝禱之矣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余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夷

君爲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登南榜者
士二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爲二十八人
一時以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爲同
年而君登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選爲都水主事三十
二年分司隘船牘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惓然有故人
之情其後君遷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
去郡城一舍而近然余少入城市遂隔絕不相知以
爲君猶在高州也四十年余在京師君之子止信懋
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君是歲年六十求朝貴詩聯
爲大卷將歸爲壽請余序之余許之而未果今年余

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爲言夢余登第而余果得第夫
以一第不足爲重而懋孚別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
又前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
君同年之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會懋孚復以前序爲
請夫君之子靳余第於夢寐之間而余靳爲壽君於
詞章之末以爲非人情因遂書之而嘆君之徜徉自
恣於世外而余之馳驚而不知止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崑山後學徐元文訂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廻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膺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爲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十

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爲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爲國而使必也有好子而家用其人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

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母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爲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爲國有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爲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爲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二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爲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爲供具飲酒歡宴爲樂此今之所誇以爲富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爲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疏論其事及今皇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贊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爲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爲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爲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

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爲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爲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于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爲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爲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爲許氏園記以爲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三

餘治數畝之地爲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爲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子游以十月二十七月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市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芒以爲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芒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芒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于家又幾年爲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厲食辟芒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詆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于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四

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鄒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先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撓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于地唯松栢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六十壽序

子母家在吳淞江南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祭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數里外往來望見之健爲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下子年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尙少壯使二童子延子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爲何人矣時君尙縣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寔先妣之姑也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宮君以病臥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之及予南還君謁選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檄守嘉定州嘉古健爲郡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五

二夏公奇君之文故處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朞歲有治聲于蜀中而以外艱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婿張應仕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爲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畝早歲見夫君取高第雖蹇阨于南宮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各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瞿塘宜人常從得見天下名勝蓋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歿未幾以藏鑑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于宜人以及于子

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爲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人皆歿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已六十其孫婿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余謂爲壽者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至于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六

文之所取又何用于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多難盛年寡居著柘舟之節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燕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旣生旣育谷風之所嘆也予所拮据子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鳴鵒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爲孺人壽其可乎冢宰以書生起家至通顯嘗將百萬兵自山東追巨盜過江殲之于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當是時長卿負其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擬危禍殆不測之淵賴天子明

聖終保全其家然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矣物盛而衰衰久而復此天道之常家宰詩書之澤尚綿綿不絕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至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若恒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并以余言示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爲魏氏諸倩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濟甬來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七

請余爲太夫人壽序蓋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爲簪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連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艷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伯魯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爲不難顧以詘於時

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爲情故於濟甬之請非敢爲賀書所見而已是爲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既舉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爲其設悅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爲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于光甫爲其舅之子而莊懿公之子婦爲尚書旅溪朱公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八

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卹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遙而時節問遺慶卹未嘗乏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爲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嫻之刑與不孝同尚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

故族兄弟之別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別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尚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爲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九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內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尚相與爲壽以爲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八

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爲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予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十

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爲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沈母邱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咏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絲綌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靜之德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重芳烈著美名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

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邱碩人平生不出一畝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遇則嘗以相憐既而同舉於鄉則又以相慰自是三人者有喜事恒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爲之敘以道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七

碩人之所以賢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孱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

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嚮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七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爲之主入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惕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蓋其內之賢有以致之如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朴之老如君者爲可思也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

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變抑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先是陳君兄弟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卽從子馬鞍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爲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罄然而陳氏之力有不迫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之恂恂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爲家之肥者也昔子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車

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爲累使遂刊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閒淡之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間非徒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吾觀簡也學日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爲壽其親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爲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長富貴公舅並爲六卿兩族光顯矣旣而與其子太

學君客京師又得今少保徐公爲之子婿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旣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躋八十少保與夫人間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爲女兄先是光甫之先人嘗以詿誤幾毀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爲閭巷女子治生織齋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吉

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爲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予以采芣于汙于汙以用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風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爲壽昔少保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獎謗以爲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異世知己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

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顧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爲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爲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爲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飫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頌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圭

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耆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爲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已爲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爲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嚮然以官爲家歲時飲酒上壽如

不出里閭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爲大家宰王峯公之從弟孺人爲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出孝宗皇帝當此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官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至今歸然爲鄉邦之望朱顧世爲婚姻而其子弟之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閩之人矣於是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圭

平書

徐氏雙壽序

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傑之氣及其久也剗磨殆盡靡靡然無復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無一人出以應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養之馭之不以其道也予少識徐輔卿嘗學禮於子友方思曾思曾亟稱之然而未嘗言輔卿之材也數年以來輔卿爲博士弟子而居於郡城吳中士大夫皆稱輔卿而慕與之交至於御史及郡太守嘗欲求民之疾苦必進輔卿而與之言無不當其心則吳民

往往陰受輔卿之賜而不知者矣而或以爲士之家
食未獲進用宜無事於此此言一出非所以待天下
之才而務以抑折其氣如輔卿者要爲有用於世而
不可少也輔卿家居長者日過其門又能以其餘力
治生費用益饒故奉養其親甚歡凡爲士者汲汲惟
其父母之祿養爲念雖其父母皆然輔卿未仕而鄉
里蓋以爲愈於祿養之榮且安也其賢於人遠矣可
不謂之才乎況將來之富貴方迫之而不可却也於
是友人王萬全與邑中之素善輔卿者來請予文爲
壽予謂其親之饗有賢子而獲壽考以保其福祿者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七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
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爲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
有爲壽蓋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
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爲
壽者蓋自今世浸以成俗子孫以是爲隆禮而姻婚
黨友以是爲好問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
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爲也敬其親

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爲也愛敬其
親亦愛敬人之親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爲
也今之爲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力共庶
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溫良服姆姻之教邑里稱之
久矣今年六十而爲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
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子
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予爲黨友者故往
爲壽而屬余序之云

王氏壽宴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八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
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
千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
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
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
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
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
親退而與諸賓爲宴少長洗洗以獻以酬既醉既飲
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
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栢蒼然

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
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
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
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傾人其配
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
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貽雖時移事易稍稍侵
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
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
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廼爲碩人祝者前之
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尤

良士堂壽讌序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生吾外祖兄
弟四人世有常德而家最爲饒高閼大第相望吳淞
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孫往往有
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並以賦役所困幾
至流徙而澱山公以伯祖之叔子中憲公之仲子適
以其時舉進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蓋以澱山
湖以北吳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于是吾外
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獨盛從舅中憲公及晏恭人
生受詰封光寵矣公自郎署守列郡進陟藩臬駐節

南海參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藩可謂榮貴
矣負用世之才不苟隨流俗年且未艾謝事以歸卜
遷山居闢園圃蒔花竹可謂樂志矣吾外祖雖生長
國家隆盛之時迫于季年亦遭彫瘵之會而公兄弟
蒙賴恩澤家獲洽裕耕田讀書之外力政不過其門
而諸子誦誥有榮進之望吾外祖時殆不能及也明
年嘉靖乙丑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
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兄淞南與弟子嘉子
材爲讌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使余序之余少
依倚外家爲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尚顧無以當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辛

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恭人並受榮祉被服
祁祁又亡妻南戴之族也余亦何情以爲辭而淞南
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不及預于讌會之未得
以文字獲置俎豆之間與有榮焉良士堂者制詞中
褒稱中憲公之語今取以名所居之新堂也

抄本作
吳橋周
氏壽讌序與此文
小異今從常熟本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于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
留京卽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旦暮念其親竟拂衣
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肄于堂下顧諸弟

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爲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里之外寧能爲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晦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揖讓曰吾賓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滄澹不能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賓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爲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于禮蓋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爲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諺詡競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氏之爲壽異於世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圭

爲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唐令人壽詩序

異俗重生辰每及期親黨咸集置酒高會以爲樂然惟富貴之家爲盛南雲子爲其內唐今人之壽乃多貴人長者皆造其廬自大司寇周公以下悉有贈章摘詞數篇燦然盈室所以得此必有由然也南雲子初嘗有名于學官矣以跌宕自罷去嘗饒于貲矣以不事生產傾其有乃優游林壤嘯歌自適日求其所以樂則又於歲時伏臘之外爲此會不戚戚于所遇而又及時以自娛可謂難得者也南雲子稱今人之

賢極口至不容道觀南雲子于外則令人之稱其內者可知矣南雲子又不嫌于自稱也昔林類百歲被裘拾穗而行歌不輟自以無妻子爲樂孔子不能難也雖然彼蓋自解云耳使又得百歲妻與之並而歌于畦也不尤樂乎令人初夏得病陷危南雲禱于神夜夢菱花瓦盤初得其一已又得其一合之宛然成對令人病果愈南雲子是以愈喜令人年六十凡贈詩若干卷是爲序

邵氏壽詩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圭

長洲邵守中年六十矣事其祖母有李令伯之風爲人敦樸無城市浮靡之習三子鏞錫鈇皆游郡膠錫嘗游于兵備憲副王侯之門於是守中以某月某日生辰王侯以詩祝之自是聞而和之者繼踵諸子謀壽之梓而鏞來過予婁江之上俾予序諸首夫憲使以外臺之重秉節治戎體統尊嚴矣王侯爲郡守已能崇尚文雅接引士類以故郡中俊乂多集其門其爲人好自脩飾至其尊禮賢士夫輒能忘其貴賤之分旣陟憲司能不收其素其施於守中鄉里布衣如平交此其尤難得者也吳爲各郡前守有稱於史籍風流儒雅如韋應物白居易之徒邈不可及矣國朝

江夏魏杞山脩養老之禮鄉飲既畢躬自餞送郭門之外安陸姚克一尊禮巖穴每却騎從造士衡門近天水胡世甫以詩文集諸郡士隆下交之禮此其班班可稱者自餘真所謂陞戟而進旁車而趨涉之王沉沉者矣今日之所見若太原何可得哉抑守中能得此於侯亦其有以致之宜諸子以爲寵而傳之也是爲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開平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筆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充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一

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飮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飮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

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子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二

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懼知先生家庭父子問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問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爲花圃中爲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

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旣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三

真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真義其水曰真義浦其里曰真義村太湖之水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漚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真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卽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蕩鰓湖諸湖相灌輸或東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真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

爲真或謂天監所置卽真義以真爲信蓋爲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爲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正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爲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掎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四

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尚僦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且暮西顧未能忘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爲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爲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

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鶩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五

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賈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

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繫於中也已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六

壽母堂記

正德間吾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其母趙孺人者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黃博士應龍爲記登仕之孫今吏科右給事中子雲在京師迎養太孺人于邸第而壽母之堂其扁已撤于是給事之子汝愚仍其舊名請予復爲之記且以致之京師云惟許氏世居縣之馬鞍山陽婁江上有田園租入之饒而以衣冠世其家嘗延鄉先生沈通理爲師時葉文莊公與張憲副節之兄弟皆未第往來其家自洪武至今其故居無改而此堂之建計亦在始初卜宅之時蓋吾縣

雖二百年無兵火而故家舊族鮮有能常厥居者如許氏蓋不多見矣堂之名特以時易今又且再而皆以壽母則今之太孺人復當如前者之壽考期願而給事雖不及登仕君耕田畜牧朝夕遊嬉不出門閭之外然身在日月之際而無失晨昏之禮母子之樂不減前人此尤世之所難得者昔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君子以爲善頌禱而斯干之詩爲新宮賦也其詞稱兄弟之好與生男女之祥而其盛及于室家君王然未有言及其母者獨闕宮之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詩之頌侈矣而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七

不忘壽母魯之爲禮義之國固如此夫相宅作室實家國子孫盛衰隆替之所係今許氏之堂奉百年之母者再世可謂盛且久矣而以壽母爲名則張老斯干之祝蓋有所根抵是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也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

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口有所與者大中不爲固邪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沓觴咏其中峨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八

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爲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卽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蓋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爲諸浦如百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回園有堂啓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綠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

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閑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屏黃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夫子使二三子言志迺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爲堂記因遂書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九

余之曾大父與兵溪之考思南公成化甲午同舉於鄉是歲王文恪公爲舉首而曾大父終城武令思南公至郡太守余與兵溪同年生而兵溪先舉於鄉者九年庚戌歲同試南官兵溪就官廣平甫三載已倦游而余至今猶繫六館之藉故爲此記非獨以兩家世契與兵溪相知之厚而於人生出處之際益有感云

自生堂記

予友盛徵伯與余少相善而吳純甫先生與予爲忘年友徵伯游其門與顧給事伯剛等輩四五人尤爲

同學相好數十年間純甫既謝世諸公相繼登科第徵伯獨連蹇不遇爲人亢直負氣不肯少干於人用是日以貧困去歲倭夷犯崑山徵伯家在東南門所歲誥命及先禮部籍籍之遺悉毀於兵屋廬蕩然予既力不足以振之獨伯剛篤故人之義館之齊門之內所以賑卹之甚厚始禮部官留都無事喜方書徵伯少皆誦習年長多病方益精其女壻鄭生傳薛氏帶下醫擅名於時徵伯兼得其書故於醫學博通嘗授徒海上方數里之內無病死者徵伯不爲藥劑但書方與之其人輒瘡來謝予家有病者徵伯輒療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十

或病而徵伯不在多死今年徵伯居齊門所療甚衆一婦人已死徵伯爲湯灌之便覺身動能舉手至胸須臾病良愈郡人皆以爲神徵伯亦喜自負曰吾不復授徒矣將以是行於世因誦扁鵲之語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遂以自生名其堂予一日過郡城徵伯語以其故嗟夫越人之言吾少時與徵伯相戲謂治天下者當如是耳予是時年少放誕慨然以古臯夔自命徵伯復時時誦古文詞稱說純甫之言今皆窮老無所遇余方馳騁不止徵伯乃能於讀書之暇用其術以活人此余之所

嘆也遂書之以爲其堂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爲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爲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爲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爲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主

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旣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爲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毫入夏旣醜有夏復歸於毫孔子去魯斥乎齊

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客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主

頗爲深遠清閭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旣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季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

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于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雙鶴軒記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五

余往年遊金陵識張氏諸賢於雞鳴山余鄙率知稱人之字不知張君之號爲鶴洲也余家去華亭一舍往往識其賢士大夫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家未嘗相往來豈九峯三泖能隔絕人如此耶故人陸宗道來致張君之意求記所謂雙鶴軒者華亭故產鶴土人於海上捕取養之上海下沙有鶴巢村所產鶴號爲仙品故秀州之地與水多以鶴名而張君初自號鶴洲一夕夢東坡先生語之云子名鶴洲不如雙鶴之祥其意若望張氏當踵前世科名顯於世者東坡嘗稱鶴之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詩人以此

賢入君子隱德之士而夢中之意乃若爲張氏切切於世俗之榮名者坡公以文字變幻要不可測度如爲王氏三槐堂銘訓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則其於今之雙鶴云者亦必有說矣恨不得從張君親質之初君之考舉進士至都憲而君以太學上舍屢試不第選調陝西都司幕官未幾授劾歸今其子孫彬彬然邦家之秀鶴夢之符庶其是在是抑張君乃能感坡公於夢寐之間亦豈易得者公嘗云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愚於公亦云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五

雪竹軒記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予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

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
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
而示子紀遊詩一編子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
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
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子性
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
別迹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子雪竹軒
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
吾且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
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牽

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
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
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
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櫺間爲雪竹軒
記云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爲書室而題其額曰清
夢軒請余爲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
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
蹴蹴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詭而牧人且簑笠負簣

爲之取薪蒸博禽獸以歸則以牀麾牛羊而來以牧
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
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
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
之混濁洗洋自恣以此爲蕉鹿蝴蝶之喻欲爲鳥而
戾於天爲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
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晝夜之
道則死生夢寤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末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
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
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邱廬井俯仰升降衣服
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爲哉子思
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
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
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
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子之說也

□□□□
之今仍存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爲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爲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卽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卽至他所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七

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爲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爲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典盡而返一日邀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爲凌躡一旦見細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爲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

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艷之事務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爲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樛梓豫章也則樛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樛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硯斲也而爲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太

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澱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頽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構小園作亭其中取清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爲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

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爲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爲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爲姤姤者所不容然至今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何啻泰山之巖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九

邱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偕爲之記

常熟本削去篇末引莊子語今從崑山本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爲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內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爲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下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大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構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

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自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瀟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爲之記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十

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

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漸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憇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爲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間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雜

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皮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爲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

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爲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雜

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天子問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

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率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雙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壘

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邱不死之國以爲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爲之剷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旣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瑤臺琪樹鶴坡鼉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綠著怪奇使後百年便

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遷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爲之亦史君類耶

見苓書舍記

長洲劉遜與余友盛應正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正數稱遜之爲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遜所後父爲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苓子水部君卒遜以見苓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正屬余爲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遜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苓子焉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禮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壘

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于其情或容有不可強者而遜于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思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蓋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卽引病長往其號飯苓子以此余因感遜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于進取其風槩不獨可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婁山新居記

婁山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
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
故水爲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
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爲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
而或謂之嚠城江入海口爲劉家港嚠與劉聲近訛
吳大嚠蓋在北野嚠嚠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
七十矣未始出於婁山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
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莫有
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
婁川先生集卷十五

重

歎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足矣致
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
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
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
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
百年之內爲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驚而不知
止者何也先生蓋自敘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
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
堂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嚠他姓於今
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

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蘗數莖焚香賦詩自
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爲遷徙之
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
感於昔之人發憤仇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
頭顧念忽有首邱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
極也遂書之以爲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
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
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
婁川先生集卷十五

重

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
趣太湖潏潏瀦瀦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
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
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
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
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
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
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
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
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

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
豈減華子岡歟湖諸奇勝而十里湖山豈盡田之所
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山塵壙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
能自引決以濡翔胡之腥膻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
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
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蓋自
門南出爲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
必由於此故爲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幸

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爲縣之隍
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吉
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
爲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幽徑西
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
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
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
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于是小雅既廢則
四○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爲之本人
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

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
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
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爲國之基
何得不隆恩澤何得不乖萬事何得不失其道理萬
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之所以交侵而
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
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
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
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樂合羣離離頌之音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幸

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者今世
所傳新宮采芣芣首驪駒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
辭逸者固多也東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
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閒
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藁我有幽遐罔極之思束氏
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
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
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
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
雅之意義而著之

我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貴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爲弟子而廉卿嘗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爲都事君壻故余識啓貞於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啓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啓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淵方在孩稚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啓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

秦川先生集卷十五

五

持身有術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淵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誦蓼莪之詩日日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我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爲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爲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爲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曰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

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爲無窮之情也余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爲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止余宿明日別去卽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爲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爲之記

菊窓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邱陵而

秦川先生集卷十五

五

浦之崖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鳴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人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蓉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窓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

華華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示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爲尚書郎滿跡於初平之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心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悅字君學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爲之記余問其所以爲名蓋今少保司馬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華

公爲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鹺事於江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今此子長得爲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爲州民非所以爲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致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本者以爲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爲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未有不符其心也傳曰天

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所生則不至於違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君子之爲仁以孝弟爲始則可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政以才德爲天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華

奕世濟美當世以爲難得及余觀其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蓋有以也是爲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薊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

今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黃者翻爲主人子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抄本詳八人姓名自可不必今從常本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爲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寺蓋白蓮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創于唐大中間熙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七

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于祥符間創白蓮寺今里俗所指以爲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卽爲天隨先生祠區宇非廣不常別稱爲寺也余少時過甫里拜先生祠遊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管懺司知事比邱有親從政文選所立此石存耳成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京師崇寺宇僧司八街剃度數萬人醮祠日廣左善世兼大章住持大興隆寺方被尊寵而璇故里人陳氏子初爲寺比邱得請馳驛還省其母因迎養于寺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是歲八月重修此寺

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爲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梁拱間有板識紹興寶祐之年故知以前修創蓋不一而無文字可攷也寺之西北有安隱堂異時僧每房以堂爲別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其後日圯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慧之徒又絕先是安隱之房分爲二派慧乃與同堂之徒復合爲一誓相與共守之而請余爲之記自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蓋又七十有八年矣璇之修創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爲寺之興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七

欲余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旣無所于考獨璇事于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爲彼非托于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自大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而不興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代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自城北折而東復繇東而南濱河居者曰竹竿巷蓋因竹竿河而爲名實商賈之所湊異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盡沒于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

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而居民街市繁會如故乃荆三官廟以鎮之中爲神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爲神庫爲神厨又爲屋數楹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麗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經始于隆慶元年之秋落成于三年之夏君以奉使再過邢州以予爲其郡人又故相知請爲之記予以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念今有司旣屈于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爲難君乃肯捐已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臺

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說以天地水府爲三元能爲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其說詭異蓋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史載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昭格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興于人意不過如此今特以出于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爲是其造福于此方之民蓋不少也君名準字某郟城人讀書爲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餘杭後學趙斯訂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美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其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圯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願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獄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銀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一

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使其左叅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遇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

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天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二

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幣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卽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已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

子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此文□□□
不選今仍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
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
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
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
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
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等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
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
虞川先生集卷十六

三

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
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
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卧佛寺之東偏建祠而
以封君從祀以爲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
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
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
往爲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
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邱園世始得以稱述其
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
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

修身自保楊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
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
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
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
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
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
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没于海
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
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
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

虞川先生集卷十六

四

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爲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垸之人
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
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
已久前令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
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已業傾貲爲堤堤成填淤之土
盡爲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
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
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

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咎刻之功而徒談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白姑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五

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爲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歛之繁外有蠻口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

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拊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愛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彼不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六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嘗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待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叅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叅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家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閩月

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顧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廼不知爲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齋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警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

崑川先生集卷十六

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帖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圯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卹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江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賸賸其所蒞而忍莠夷

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爲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靈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估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仰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定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

此文參用常燕本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峰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

崑川先生集卷十六

八

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爲發歛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創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峰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困廩橫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歲兩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稅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決

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窳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卹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爲縣清廉勤敏於造事卽此亦可以榮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雒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卽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旣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邇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測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

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旣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中

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額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爲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已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某初到官頗爲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

東河南之馬後復州少卿一員省丞爲六員今又已
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
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
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
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
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
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
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任
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參
下謝交託彈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七

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 天子以其章下兵
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某
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
始卿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爲立石今歲久石窮
無隙鐫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
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成曰幸今
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
竊惟 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
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徵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
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

興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灾流行大江南北河海
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
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苑
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
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
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
寓農何以復 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
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驥未比
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
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七

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
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卽爲滷
滷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
滯漬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
頗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

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卽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間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喝不可登也余曰爲禱雨來畏喝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主

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鏤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旣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卽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元雲霰隄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勿子夜夢神與之言吾輩與胡靴

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巧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卽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拮拾以爲罪見人輒撈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於胷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虐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書

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洵洵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旣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宏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適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欽平時所製女工凡裝縫衣物焚之家人見閣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

遺孀往覲之女私謂孀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甥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妻

諾而弗敢嫁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婿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婿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

於性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春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及天平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夫

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君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益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辭韓魏公去黃州四

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七

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邱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爲塘爲漚爲涇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奔注於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阨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

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芟蒲葭莢生其中下流入海之隘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太

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爲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觔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還調長興主簿爲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鄣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爲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也塋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爲祭田使

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爲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脅凌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昇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昇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九

大雨如注賊子籲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卧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件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邱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闢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陞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通官物粥于人余適讀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一

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譬其直安亭俗皆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邱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嘗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爲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歎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二

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齡龀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元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

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薔作重疊樓子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陔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三

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爲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爲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爲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卹貧士故友張自親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

室先君爲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爲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爲之媿歎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四

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于眉眄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惜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

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子獨愛其宅中間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五

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子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子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常熟本小異今從崑山本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子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

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墻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六

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滴曷如古先渾敦構杌天以爲賢姓陋癡慧天以爲妍妬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覩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趺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皆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

庭我廬我簡我編髡彼兩髦翠睂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鷗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俞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

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闌四窓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

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迳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厠人往從軒前過余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楊眉瞬目

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埒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洧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九

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紮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間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侖類誅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閭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鬚鬣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爲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爲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爲縣屬久廢之餘爲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水門一歲中畧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圯復加完葺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十

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爲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爲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爲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爲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

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興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爲今老矣無能爲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七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爲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

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爲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七

以謂千載之下迺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做法未爲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題郡人爲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爲得職余歎

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挾摘無有也而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書

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關於所不知故不書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已往往相字以爲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爲獨無號稱不可

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藹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家譜記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書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食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

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餽以易薦新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為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筆

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

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為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為譜者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虞山曾姪孫允肅訂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林字子培其先出自郿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爲嘉定人曾祖壻祖鑑家世力田父汙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舁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侯官依阻山海徵召不時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一
至君廉明仁恕豪右帖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爲福清民愛之蓋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爲美談甌寧李冢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爲輕已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爲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爲君益怒遂調孝豐孝豐鄣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爲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

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

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解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勅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勅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却餽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君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二

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卽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簏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歛而已嗚呼

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橫涇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爲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

關西逖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元懿生鸞鳳兩宰山縣如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宏復清強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迫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傳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三

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自河兩再徙餘姚以黃籍誤書呂爲李因姓李氏君高曾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子京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係抱姬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蓋痛其母之早亡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年秋北口入塞邊吏以兵驅之口大懲艾去天子以公贊廟謨功推恩蔭一子君爲中書舍人未幾授階從仕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爲孺人嫡母在而

所生母得贈蓋特恩也爲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嚴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上冊封荆王吉王武安侯爲使君爲副使以行祇事不受遺宗藩敬之尋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于曹娥江之黃山空方築塋爲建祠而養其外祖母且置後施恩母黨亦自痛其母之蚤亡于是滿告辭少傅北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陛見還職病增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配邵氏邵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尚未有子正月他姬生一子于家少傅公命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四

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爲人侃侃自將長兄元弟兄並爲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蚤歿而爲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于是將歸葬于山之原卜嘉靖某年月日長中書以某官某之狀來請銘銘曰

成甫子子修羽蚤頡少傅仲子承于休祉錦衣內廷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荊門之莊渠依其孀

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大父諱鐘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嘆曰魏知事修謹真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穴遊衛幕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卽公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五

所飲酒眠館致殮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傲而行之真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達大浦多湖壤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戶常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清列今坐數十困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獎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

如已女孺人亦曰翁媼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穀晉驢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續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六

牒復其姓今皆爲李氏諸子孫皆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序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

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畝治畇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芟根有巍高邱皇考之旁新築元宮日月吉良旣固且安

以福仍雲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紉子弟君於其間倨倨自將寺中號爲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廼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

康川先生集卷十八

七

戎衣執橐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爲榮旣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鄉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

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邱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廼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康川先生集卷十八

八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象胥之職常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苦出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元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壁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絕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

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歸服除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抗直所事大吏以爲儒官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怙怙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旦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卽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九

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然也旣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

竟不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辛艱而其志意不少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鉦金鉦女四孫男女七鉦曰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爲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子子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呷也噫惟項涇之源有古君子之墳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十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嘉靖十年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乃勅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廉下風屬卷爲墨所污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其子衍慶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肅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於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久聚白下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然人多樂與之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坐

者皆歎息以爲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城市西絕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初不以官爲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蓋間五六年懷然如復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別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橋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魯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爲人孝友同母兄大楠三爲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菽水之養奉太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夫婦之懽爲攝令賑歲饑禦漳寇罷衙前支應有稱於溫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士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氏子男七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紉薜荔兮時所棄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悲兮已施施承繫繫兮有以遺之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爲富室蓋蘇氏至

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苛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宏之女尚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官以爲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歛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卽引疾謝去葉縣民爲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額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士

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嫁劉侶陸瑤徐侶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頽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庀其牧政家有叱騁克奮其武遂著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按哲音哲摘墮也周真常熱本凡難字輒改故作職字又常熱本于先世諱及諸甥名皆削去按皆不載可也先世名不可削

也今從
崑山本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貞中丞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

唐先生集卷十八

三

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埜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儵然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求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

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神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卽還言于大吏權假郅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逡巡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戾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以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

唐先生集卷十八

四

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獄獄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墓

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呼嗟唐君有秩其客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嚙嚙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曜○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病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泊泊大運

曷旣其終○諸刻及鈔本及唐氏石刻皆作星同唯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旁另有正文二字鈔書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二字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一本誤則諸本皆誤唐氏文到卽勒石不暇致詳耳今亦不敢擅改姑闕之莊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鳳舉字騰霄雲南永昌人永昌故金齒也洪武中涼國公平雲南永昌初未置郡徙京民居之張氏世家金陵今二百年爲金齒人其縣曰永平其世系事狀在別記君少力田自奉菲薄性介特爲巧黠者所嗤笑然不爲意雖貧而尤喜賙人于德化隆慶二年試禮部不第試吏部時天下謁選者數百人德化試第一爲中書舍人德化貧不能自給猶節縮祿廩寄遺以爲養于是德化在中書二年餘永平有上計吏來京云君已歿而無家問德化悲痛疑不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墓

肯以爲信計吏云以某月離其縣過舍人門見皆衣緌又知其歲正月君出赴鄉飲人言老舍人殊衰憊至扶以還家亡何聞有疾疾少間能自扶起人又曰老舍人亡恙矣間一月竟死死作遺令檢篋中文書爲數封各有記以俟舍人歸且言其月日時皆有據驗德化號踊發喪蓋君以隆慶四年三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五配劉氏慈而能教德化初借人書讀孺人脫簪珥爲買書奉祭祀尤潔誠孺人以嘉靖某年某月卒年若干孺人先葬于寶珠山德化卜于某年某月葬君于薩祐山去孺人墓若干里以予同在中書

泣請銘銘曰

張自江東初爲遷民匪僑而安蕃厥子孫皇風遐暢
禮俗恂恂後有逸老訓迪嗣人入掌絲綸命爲天子
適臣既及祿養順化還真博南山高蘭倉水分悠悠
荒外載我銘文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
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
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七

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黃其初起七跟隨
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絕而邵六元帥者今
不可考其人矣蓋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
亦多隕命亡國耗焉衛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
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爲縣諸生
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
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
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
庚癸之呼江北饑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
兵扼京口間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

其子廷宣旣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
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
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
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謚之女
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
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
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
男三長卽廷宣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
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
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六

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
子以中立爲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合葬崑山東北
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爲百夫長載其閭閻以克世享介而乘舟
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
廼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
永遠海沙按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漢書成語舊
刻富貴淫溢四字在不替之下必錯簡也
今正之又按邵六元帥
卽邵榮也後以謀叛誅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歟李氏之譜蓋出唐之末裔永寧仕南唐爲愷國判

官宋景德中始爲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至雄縣知縣蘆蘆生社鼎社鼎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而歸歙久之不至女抱其子織衽以生比父還君已生八年矣因携至歙教以書史而父尋沒邱嫂疾之君悉讓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嘉定南南翔大聚也多歙買君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歲還歙然卒以嘉定爲其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于禮部而諸子皆遊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賈然亦重遷雖白首于外而爲他縣人者蓋少君固樂南翔風土而其爲人有惠愛雖南翔亦惟恐其不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尤

留也里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沒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人汝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爲之分以贍之兄子其少時出君者邱嫂子也初朝廷興大工臨清有營部厥君在臨清輸財以助磚授成山衛指揮使已而嘆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某年月日葬于嘉定第二塘之原君之子汝節予教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予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今爲庶士維歙之譜自茲有出有美成山

義輸之職恩賁天臨不衣其襪東海洋新宮永闕千里黃山英魂所跂考德列銘以著攸始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君姓陳氏諱端字仲德世耕于崑山馬鞍山之陽君之考泰始能殖其貲晚歲有田千畝而生三子君與其仲璋皆少其季尤少也而君之考既卒里中人相與言曰陳君辛勤至老今遺其子其子皆不更事行且見其家廢矣乃復相與計以重徭困之君兄弟益自奮一人往役于縣一人居鄉課農歲有所積而君性長厚務盡懽于其弟嘗所推讓千金不論也以此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李

兩人交致其力人亦多此兩人者爲市田宅而君田歲多浸沒君爲溝塍陂池甚備又浚楊林風塘五界諸水議役田通乞貸凡以便宜于民亦卒以得民之力也君諸子既遊太學君亦挾其貲之京師遇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歸而頗以自娛益治宮室園池爲富人之樂而不幸已矣時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倪氏子男二人簡太學生第弟璋出也君以其多子養爲已子女五人適朱可觀張良楨顧袍王楠其一許某以卒之明年葬其舍傍之先塋簡受學于予于是來問銘銘曰

世芬華以顯榮兮君力耕以並馳亦夫人之能兮奈
何以相啜彼鳴玉而衣寶兮又豈其宜嗟玉峯之嶙
峴兮君生于斯千秋萬年兮常在茲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崑山後學葉方恒訂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景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長陵在內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紈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爲諸生兄弟有爭產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饗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遭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爲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卽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齋學者稱爲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萊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圯有光祖母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爲親中表兄弟有光少爲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雁行遼遠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驚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

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附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禴狀君行事而來請銘銘曰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尚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帝錫之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爲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二

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詒父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搃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璽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免其後邀君爲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增甚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旣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輒卽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吊往還未嘗失禮構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纖裔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
附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
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
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爲狀必請之銘
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實庇其兵誓山流寇
辭婚逆王 天子嘉之命殿于滇功庸方載不永其
年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邱園書此元
石俟後之賢

朱隱君墓誌銘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四

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爲此
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賜
卹人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晚得
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和
絕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
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
誦之卒償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
人長卽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頊陸萱吳
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四年
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

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雷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爲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粹直兮不能競也躬草萊兮愛墳典也苦爲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筆也逃閑野兮老閉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爲斯銘石可篆也

銅書竟字音充說文柔皮革也余抄本作好

馮會東墓誌銘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五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橘垂顙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爲賦詩會東卽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號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顧挾會東以爲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輒有詩以傳久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別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潘錄事爲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

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邀爲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遂遠述邇今惟遷遂存女嫁黃良輔亦前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必乞歸君銘吾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遷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蓋以某年月日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墳也銘曰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六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真蓬累而行卷殼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江水沄沄有餘清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爲道也孔子旣沒天下爲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騫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

遺離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已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位不足以爲倡既有各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沒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斷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已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

廣川先生集卷十九

七

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爲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爲御史上書武宗忤倭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于胡敬齋大要以至靜爲功葆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爲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嚮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爲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期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爲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胡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歎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

廣川先生集卷十九

八

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附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惆

曹子見墓誌銘

嘉靖四十一年春予北上過徐沛遇子見先後行二千里至乾寧阻冰遂與子見乘肩輿陸行歷武清之境時同行者晉江許天琦王同讚張國謙華亭張從律皆被薦獨予與子見落第又三年余亦登第而子見已前死天下士歲試南宮者無慮數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而一時同行者六人五人皆得而子見獨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九

不幸予甚悲之信乎數之不可知也子見之才其于國家要為有用而竟不能究豈不可惜哉子見諱世龍松江上海人元時有宣慰憂災者其後世次始可紀而憲使時中御史閔相繼顯于國朝父諱鼎以貴授昭勇將軍某衛指揮使徙居縣之琴村有子三人子見最少九月而孤為兒時嘗以事謁縣令鄭君洛書甚器之事其所生母至孝病不解衣而寢始子見孤時賴伯兄鞠之遂以父事伯兄後兄有孫因撫抱之如子云吾以報兄德也然兄弟三人同居三十餘年皆無間言人以爲難子見家澱山旁田頗饒沃故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十

曹氏軒轅快有邾邦荆楚憑陵而以後亡爰自西都錫壤平陽沛譙之起禪漢而皇趙宋之世代有侯王迄于本朝簪組輝煌厥今有家湖邵之旁才惟子見爲國之良以豐其業不究其長下藏永固俟後之昌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清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會大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常至乏絕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佯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人留崑山日闕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于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不逮其姑而事

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壯拊教之皆成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柱邦梟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三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侍郎所上疏當正德中 皇嗣未生 天子不御椒房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徒貴振天下而山東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十一

羣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是時天下認認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清謐卒以啟中興之治者繫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于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 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奢麗厭世云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言之公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邑之爲公卿顯人多矣久乃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閣藏之部帙宛然封鐫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卒於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良材字世德爲文莊公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十二

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遊處畧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爲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爲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爲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辭漫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蓋知名於賢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於廷分隸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歿人以是痛惜之君爲人至孝以衡州君卒於官不得親舍殮歲時祭享倍切哀痛而事

王夫人謹甚王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誤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祝羣從昆弟恩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聘於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爲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爲文自若間闕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爲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爲戲亦終無所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介於心其天性夷曠類如此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僖公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儒人爲女紅常其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於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貴雄於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卽恭煥鄉進士

沈恭煥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孫男二人儉封儉圭女三人文莊公賜葬在湓濱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與兩孺人合焉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也先期恭煥恭煥以友人俞允文所爲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於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於天下爲名臣士必待於時耶佩玉鳴珶煌煌於一世者何身歿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蹶而常伸吁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墓誌

嗟乎君不愧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於後之人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峰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

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
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翁赫衆
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
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
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脩飾介
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
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
地焚香圖書克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
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
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于古而未已也不
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
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
其精廬殿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
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
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
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
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
銘曰

天平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不好士先主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與貴
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
則蚯蚓當伏藏閉洞之日而覲有顯揚拔擢之榮必
無幸矣君子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
言爲然允清名寢居海虞之橫涇後徙雙鳳又徙沙
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
世居尹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
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
千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各一卷卒
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山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
千尋千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爲
沴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徵詞勒元碣

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
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
不爲有司所錄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
爲太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
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
間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

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啟攢與君合葬於縣
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
凶孤露無依寄于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
學無所成爲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爲
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
事比然其教子不爲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
少假貸嘗曰吾爲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
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等卒先人井曰
之事身自爲之前此不問也蓋不欲使兒輩與聞懼
用志之分詩所與遊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太

如已友蓋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
歿每祭輒潛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
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
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
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
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
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
語良然君諱寔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
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
窮乎余聞君爲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

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于縣君爲言縣令卽日上狀白其冤取其人還其所全活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與者是爲銘

李君墓誌銘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崑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爲杜氏婿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脩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爲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七

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爲營構人見憲卿衣必縻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爲其饒裕得自寬不知其實不紓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驚於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爲者漫焉而無省做做於一生之勤心疲業廢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鶩疾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忌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斬於五十假令憲

卿不第其寧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於成化丙午其塋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卽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漚之邱君所止委祉於後卽其身孰生與死

居君墓誌銘

吳學生居鼎重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喪其先府君明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亦卒皆權厝于崑山朱地村至是其生母陳氏卒而二女又相繼以天鼎重妻顧氏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而死鼎重乃卜地于三十保鱗字圩之原葬其父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七

母妻以二殤附也蓋期月之間遭三喪與改葬者凡六輅車相屬道旁觀者莫不嘆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擾擾而君獨可以死耶君諱懋字士勉其先吳邑人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君最少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爲舉子不就居田野飲酒放浪以自娛爲人性剛于世少可嘗以事忤太守王儀儀使兩人舉以撲幾死而辭氣終不撓初無子已而鼎重稍長遣從師問學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禮意曲至皆望得其一言以教之鼎重爲文見許可卽喜甚于華袞之榮携其子赴試

所至陽羨海虞奇勝之處往往與故人相遇邀呼飲
酒及御史考校日晨起夜寢候伺如諸生鼎重試失
意歎叱累日蓋鼎重能自立矣而君竟以死得年五
十有七柴孺人祖贈應天府尹諱晟父諱奎從父奇
大皆舉進士奇官黃門累遷至京兆居九卿間家世
赫奕孺人獨守貧素撫鼎重如已子視其妾如弟鼎
重婦髮始覆額入門愛之如女也而妾婦亦事之謹
門內雍和人以爲難云卒時年六十有一陳氏年五
十有六其葬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
吁嗟居君知爲儒之難也綺紈之習傲以安也玩琦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圭

詹仰之墓誌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
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
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
至忘其所事迫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
能好而仰之之好甚乎知豈其出於性然耶爲買與
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買
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

遊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
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
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
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
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昆秀以其喪歸休寧問
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
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
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
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朱肖卿墓誌銘

君世家安亭鎮其地于崑山嘉定兩屬故君爲嘉定
人亦爲崑山人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慕
朱柳耆卿之爲人撰歌曲教僮奴爲俳優以此稱于
邑人卽君之族君之考曰朱翁朱氏之外孫也君以
故亦冒姓名曰朱傳而字肖卿云始朱翁好俠見惡
人必摧困之而有助其戾者里小人莫敢忤朱翁朱
翁老而無子年六十餘矣連舉君昆弟三人君其仲
也翁初自傷已得子則喜甚三兒髮稍長日挾以出
走馬射雕村落中蓋自誇說其有子也然翁竟及其

子之成人以卒君貌頎然黑而髯任氣役人欲學其
父然不如其父時其父時安亭號爲富庶正德以來
戶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屢有存者君以大戶奔走
兩縣無寧居故雖強力莫能振君卒于嘉靖十九年
月日年五十有二娶陳氏男子子三人果善繼善述
復沈氏女子子二人適某某沈果以是年月日葬某
原果讀書好古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
孫子妻之妹也予是以往來安亭而嘗與果遊于其
葬也爲之銘銘曰

維崑東境昔稱繁盛吏失其政人以疲命小大偃偃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章

奔走四逆君于其間二目炯然怒氣填填欲奮而顛
吁奈何乎天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
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
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
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
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
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濟按歸氏出春秋胡子
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

世貴顯對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
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
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
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
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
江海之墟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
水遠近通溪置牖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
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儻好施舍田又
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
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雷

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
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不可可田無不可
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
矣下至民力田峻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
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丈
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
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
里三代賦漕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
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荏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
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

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賴蹙於荆楚迄唐而昌
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
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頤頤
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瀉爾黍稷蕤蕤有萬斯畝
曷不虎符藏于茲土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南平後學簡上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鑽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鈴轄士翽士翽始遷嚴陵士翽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佖汝佖生崇侯自定王以後至崇侯始失其官爲士庶崇侯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默默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順和德皆天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來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諸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葬教

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子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迫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脩于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規其世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泮齋先生未及見而先生早世後識其子子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若將可起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喬父守齋君子是葬有日來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鍾鑑生蒞蒞生三子長諱淵是爲泮齋先生其仲諱瀚卽君也金氏耕漳浦十七世世益大而泮齋先生遂邁志爲儒者與海內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浙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西夏敬夫及恭簡公游君爲力田治生以資其宦學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教復爲高邑令所至清廉無絲毫取于民衣服器用君悉從其家送至官所自永康入觀唯須知冊役官夫四人事畢所

存冊笥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于其弟者也人是以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笞君兄卽悲泣師每爲之止其爲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不樂君卽長跪終日雖風雪僵凍不敢移膝翁晚年有所愛庶子君卽自搆別業于祖居之北千金之產甘于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懽如也初子喬未生卽以沐齋先生之季子爲嗣名之曰岳撫愛如己子而岳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德稱兄之賢至不吝口世道淪敗爲善者兢兢懼不能免况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難阻之又成遂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六日終夫人顏氏二子卽岳喬孫六人應鵬應龍應鸞應元應麟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于漳浦西之新阡爲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均爲同氣孰啗冰雪以居耶孰混汗萊以堅耶孰于子以閒安耶孰斷斷以疲瘁耶孰波馳以啜其精耶孰坎止以食其糲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慮耶吾不能知知是墳者先生之弟耶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月日葬予與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子友也來請銘予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王氏諱瑋字邦獻其先居崑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峯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懋懋生鄉進士鑑鑑生漳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於京邸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糧役蹙耗盡矣自儒者皆躬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躋躋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爲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求於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事於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聞聞以沒世可悲也已君

爲人仁恕多所施予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慙其形病而貌甚和子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果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爲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今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
牧之良與生梓田之頻突生鵠維忠與孝後有馮三世儒生今其興

李惟善墓誌銘

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爲狀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來請銘曰君姓李氏諱元字惟善高祖諱保曾祖諱虎祖諱宗父諱英縣學生母袁氏君以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配張氏子男三澈瀚瀚澈瀚皆前死瀚縣學生孫男二一鵬一鸞女一適宜應縣學生曾孫男一紹先李氏世居嘉定守信鄉君以贅故居新涇涇四十年前爲荒野今起爲市商賈湊焉瀚卜葬去其居若干步望張墓狀如是余昔嘗志張翁言翁淳樸無世俗機得婿李君任家督日飲醇酒無所問李君之才能豐其業而取張氏族子瀚爲己子己生三子皆姓張氏而瀚復爲瀚子

聚是二姓惟無間嫌及翁年老乃以瀚後張氏而歸其三子之姓其始瀚在諸子列也今謂爲舅涇以渭濁湜湜其汜李君之謂矣春秋樂道人之善是宜書之不一而足銘曰

吳淞東流練水出岸眈大海沃赤日土岡陲靡聚千室樹成吉貝雜黍稷有美丈夫從孟姑新涇之原生攸宅考終卜藏惟墨食左爲翁肝森鬱鬱兩邱相望無魂色載詞于石永不泐

張克明墓誌銘

嘉定張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七十有九初娶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孔氏卒於弘治某年月日年若干再娶秦氏卒先君一年年七十有八葬于其居之新涇嘉靖二十年月日孔孺人先葬在倪家浜遷以附君諱果字克明爲人剛直無他腸遇所不可憤發怒已則憮然鄉人爭來決曲直至有所咎擊而能不怒日飲酒微醺輒睡去了不以世事爲意也兩孺人皆有婦道君少孤貧常賴孔氏力生以自給而秦氏恂恂無所忤與君齊年而俱享耆壽人以爲難然竟無子而孔孺人生一女贅李元爲婿元始壯能應家君一以委之遂至于豐殖而君之弟某有子曰瀚李元抱以爲己子元又

自生子曰澈曰瀚曰鴻皆姓張氏君既卒瀚流涕唱然曰春秋書莒人滅鄆爲此也吾爲儒者不可以不正于是言於元卒以潮爲後而自別爲李氏瀚始呼潮兄也今謂爲舅吾聞張氏之厚也字其婿如子教其外孫如孫而李元之愛潮猶子也至瀚裁之以禮可謂變而得其中矣銘曰
有女以養有婿以幹蠱有後以紹厥宗有女之予以匡其禮吁嗟乎張君其有子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訂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浦東海上父震川先生集卷十

諱廉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爲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爲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伺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卽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卽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席臥比就外傳僮奴悉遺隨而身自桔槔張孺人爲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積

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復賙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聞縣呼召亟去遺旅舍中君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爲人乞貸已而負之君爲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產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東門外瀾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歷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莫告於先至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嘗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蓋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慕來乞銘子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汨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爲後必同宗然吾以爲聖

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爲輔相之功所以爲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畧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孳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思愛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於縣東南依仁鄉之蘆涇而以孺人附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摩孕字天若斬之人以力致白鵲牌子一氣相視既慈既孝有誠無貳亦既有子以觀其隆天實報之庶固不墜

康川先生集卷二十

陸子誠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意字子誠居太倉州之東鄉贈文林郎塾之子嚴郡推官愚之弟娶龔氏龔氏居崑山之廟涇孺人山東布政使理之曾孫武岡知州震之子武岡有三女長適兵部右侍郎王公俾之子都事惜次適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孫夢泗其季不出適武岡以聘君而授館焉陸氏世望族故與諸家多有連而武岡初倖聞之漳郡携子壻以行及改調還而君感南中瘴癘至家而卒時正德九年九月九日也年二十有三而孺人復從武岡之治所居長沙零陵之

間數年武岡沒而後孺人以其子歸陸氏蓋去君之世四十一年而後卒時嘉靖三十三年月日也年六十有九于是其子明謨傷先人之早世而母寡居鞠養教誨之勤將合葬于太倉州花浦長涇之東源而思圖其不朽明謨少不能識君之遺事詹事府主簿王君世德君甥也爲之狀而王君時亦少第言聞君之昆季皆稱之爲陸氏之才子弟云爾至述其從母爲人慷慨好施予平生屹屹無女子態可以爲賢矣子之從祖母與武岡君同祖而諸姑多嫁東鄉故能知兩家族姓之所自明謨既壯嘗慨古人風節尤喜

康川先生集卷二十

十

吟詩而詹事家方貴盛以清衙守南京故府一日掛冠洪武門而歸其中必有過人者予以其言可徵信焉故爲之銘銘曰

適爲夫婦不永其終四十一年言歸其封一世之遠千歲之同

王君時舉墓誌銘

君姓王氏初名翺後更諱羽字時舉世居海上而以醫名家少讀書論必求其解不解不肯已有能者輒就問之以故治人疾多愈然不自以爲功或譽之輒言吾所以爲術乃神農黃帝之傳神聖之道顧非盡

讀天下書通于天地之化以參合于人不可以爲今
所爲者乃徒剽取億出以幸中者也及人有酬謝與
否未嘗望之性誠篤方嚴終身不近非禮之色居里
中恆見憚往往諸少年相羣聚戲褻君至皆走匿曰
朱文公來矣一日出門見童子泣于道問之曰朝入
市失所持物恐歸而見笥問其直幾何與之代償已
而童子挾所償來還曰朝所失已得之矣君亦遂不
受童子泣謝而去嘗自恨不讀書見儒生文士必悚
然却立意其中莫測也其愛慕如此初君之世父弟
翹始數歲世父將死呼君屬曰儒學難爲不如授以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

汝術易了今可爲生而已君後不用其言教之儒期
年翹以選爲郡博士弟子員雖不遇然以文藝稱于
士林君卒于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二
娶嚴氏生子男女皆五人男用賓用卿用才用享用
文女嫁某某孫男女幾人而君之昆弟亦五人翔翀
翺皆弟也翺無子以用享爲後于是翹來請銘曰兄
字吾如子衣食教訓之四十年翹無以報兄歿時會
倭犯嘉定又大疫兄日未出卽出診視人疫侵染以
死圍城中而翹方走西南湖上至死不相聞以是爲
終身痛蓋來請銘三年矣銘曰

世載虛華本實爲尼海瀕樵朴士風亦澆尚有古人
抱術以槁吁嗟孝友有墳其高

蔣原獻墓誌銘

君諱杲字原獻宋尚書禮部侍郎堂之後其先宜興
人禮部知蘇州徙家焉因世居長洲之鄧巷里曾祖
達卿祖諱集父諱淮而君之配馬孺人亦長洲之望
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世旣葬矣其後十有八年而
馬孺人卒又十有三年附于其夫之兆禮也其子煉
來請銘曰煉也少先人之葬事不備無以列諸幽今
獲葬吾母嘗所聞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得其一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

墓

先人養其二親晨夕之饋不以涸諸兄弟官有浚河
之役族貧者爲之代出力諸所行事洽于閭門而及
于鄉人坦懷待物尤爲人所敬愛而吾母寡居十有
八年代吾先人上事父母下撫諸幼吾先人爲不亡
也皆不可以無誌煉又以其家所得當代名公表志
數十若陳劄二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吳文定公
論次君之先世往往孝友及文學發科或爲循吏而
其居鄉者大率長厚能以愛利及人卹人之急如恐
不及賑貸或至于石其疾病也鄉人禱于神以千計
歿而哭其喪相屬于道蓋數世如出一轍而文定公

論之以爲是豈有爵位在上其勢足以安養乎民而得此耶彼爲一郡一邑有愧是多矣蓋蔣氏之行誼著于鄉里者如此考其世自洪熙至于弘治六十七年間適國家休明之運天下承平累世熙洽鄉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蔭一方者往往而是蔣氏乃其著者至于君之世有可慨者矣然觀煉之所稱述其行事猶有先世之遺風焉君卒于嘉靖元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孺人卒于嘉靖十八年某月日年六十九葬以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日墓在王巷先塋之次子男三炎煉煥女三孫男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墓

五炎已先卒故葬與請銘者煉也銘曰

青邱之旁吳淞之洄爰有君子克昌其裔不啻其施民之攸堅鄉人父兄笑語洩洩朋酒斯饗樂我豐歲於惟帝力伊誰之致年往化徂日月其逝我銘斯藏思爾之世

潘用中墓誌銘

君姓潘氏諱乾字用中嘉定人祖諱煦縣治城遷東練祁之澣所謂羅店者有生產畜聚考諱廉以無言省傾其貲及君之世靡遺焉君年尚少遭父喪羸然臥苦由中責逋滿門左支右吾恬不爲驚事以辦飭

由是三十餘年清刻自將掇拾奇羨今年作寢明年作堂又明年治田廬期于恢大其業不促速爲之羅店嘉定巨鎮商賈之湊人多機利君存心忠恕恆以牟漁暴積爲戒人亦不見其乏卒又饒給云君爲人溫良隱默外內皆稱爲誠長者初爲縣學弟子員及其子士英亦爲弟子員父子相隨之學宮久之君竟謝去士英嘗病君抱持哺飲食夜渴以津嗽之愛之如此也君患風痺猶營家事士英請少息君曰恐汝廢學吾生一日爲汝治家一日也如是五六年以至子卒士英在學每御史至試之嘗爲首選而未第然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墓

士英不戚戚而以不及古人爲恥從師問學嘗出百里之外因是可以知君之志意矣君卒于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大明年十二月初九日葬于脚橋潭之原配沈氏男士英士賢女三人嫁某某孫男二人子辱與士英游爲之銘銘曰與乎不自繇其居畜也泊乎若無求其干祿也敷澤其由貴厥木也安于此邱惟君之毅也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洞庭後學翁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卽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一

昔時庚午之歲大疫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依倚爲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闔閭中人罕見其面尼媼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唎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矐眊朦朦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發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

授嘗爲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兩儀莫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爲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恆王道陵遲關雎刺興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禔天宇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冥有赫管彤於昭汗青子政作傳元凱翼經無微不顯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二

摩幽不呈鐫辭於石以紹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爲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卽往收穫苦寒迫春而面嘗皸瘵凡賓祭

補紉篋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仞纖麗之服
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爲宴會者曰飲酒非
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
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爲州縣官不日有祿
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構危疾
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
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
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爲機須若
干直孺人間之卽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
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三

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
名後世夫豈爲區區之名卽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
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
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
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
言之聲塵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
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長謨長洲縣學生
夏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
人其葬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地封亦以貴起來墳陳宋

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慙自喜悲彼綸衣不能爲婢
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
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
治葬事以孺人附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寔三十
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子遊
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
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
世恆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四

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
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
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壻孰不爲喜然孺人
未及笄屬結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
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
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
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
先以死蓋富貴壽夭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
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
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

記其後每稱以勗其子爲人擬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學業相遇從卽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杯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卽汝而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五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予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岩石之間予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盛也喜飲酒不屑事生產而沈孺人者清浦大族清浦在縣東南海上黃浦之東蓋俗謂之江東沈氏云

孺人去膏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爲高樓夏屋以居而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君卒其明年十二月葬于脚襪涇之原予嘗誌其墓府君亡而孺人持門戶如其存時子實益復聚縣中俊彥日與講肄其縣人往往取科名貴顯于朝或不幸困踣于時亦以道義爲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幼子士賢亦力學爲諸生會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子安亭舍中子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橋李入其郭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六

中澱山湖王氏子如家也是時從孺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爲憂于是計偕留京師選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官皆傾圯因留妻子侍養先之官除館舍歡迎孺人而孺人竟病卒蓋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祿以爲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爲大官雖爲大官亦必不藉此以爲親榮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蓋無憾也子銘府君至是二十年乃銘孺人而予與子實亦已

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黃門柱後兩賢擢孺人父肆王父輔世稱孝子善慶渥府君諱乾用中字士英士賢二子續女適金詡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覆孫男女七曾孫二允嗣蕃繁祉福已未臘月日初五七十有六齡非促微文志墓襲前詞明歲除日附夫麓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出爲淞江遶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子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鄙也相去二十里故孺人歸于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震川先生集卷七

七

兄故諸生時爲廉吏祿養不贍賴國家恩澤得以安其間里無呼召之擾視先世雖以貴高里中而數苦徭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孺人曰饑百餘人歲時伏臘賓親之費不使子嘉有言而悉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產子舅中憲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爲生之難今稍裕而吾妻不及矣于是以某年月日葬于千墩浦奈字圩之新阡子

嘉名大賓男子一人之榮女子三人適某某某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趙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韜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韜仲爲狀而余爲銘子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孰爲之昉不旣其養自我爲上或居其上其命也夫今兒子之長黍稷禮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子其狀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水墟村曾大父諱奎大父諱佩父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爲郡從事不久

震川先生集卷七

八

棄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聰明穎慧而吾母尤凝重貞淑頗習小學列女傳能了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歸久之先妣封孺人范氏卒遂以禮聘焉先是范孺人方正賢淑動協矩矱人以爲女丈夫吾母志操狷潔動止有則族黨內外咸謂有范孺人之風暮年生不肖先君乃悉以前所樹產歸伯兄而携吾母子構別室以居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纖悉僅僅取足而恆宿儲甘旨爲吾父徵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夷猶于江山綠野之間情閒意適者實吾母之助爲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

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卽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咨于伯兄博訪名宿延之家塾餽幣饋遺必加豐腆早夜與有成立以慰先人于九原未踰年則訟役交侵吾母于是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正爲今日而人情若此奈何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耳卽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爲也遂相與大慟不肖因悚惕痛勵僦僕警家產蕩焚吾母復鬻簪珥爲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蓋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頓撼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教子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九

則愈久而愈切時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提以大杖吾母旣忿不肖駑鈍又重憐之卽投杖號泣竟日每夜篝燈課讀而躬自辟纊雖隆冬沍寒戶外雨雪交作猶凄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遭腹疾三年不能起丙寅疾益甚是冬值五泰之誕子姓姻戚衣冠萃止舉觴稱慶吾母爲力疾強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嘆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以至于今吾卽死不愧汝父于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卽不肖範孫女一幼未字嗚呼他人之母母耳使

範無母其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鳳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于范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別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爲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伯兄則長史築范孺人出也又所爲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泰進士光甫及海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主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道痛念其母異于他母良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十

然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而爲別域實隆慶某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社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校之母世爲長洲人始尚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爲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各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執何家事家事一任

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纖蓄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 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溫言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爲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瘳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半

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卽本枝次培枝翹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吳興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卿之興墓貴而圯黃門續文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順頤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

脫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徘徊觀子循政式過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元石以詒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曾祖璠祖錦父沂以貴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垣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輒轉徙避之孺人常椎髻單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觀望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鴻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爲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主

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殯殮不具鴻臚君經紀其事葬之吳塘之源寔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子男二人大有成女一人大有從子遊子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析卽喜見于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爲嫂然年最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無可向人道者或譏以私喪踰禮而不知實有身世無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爲之屢慟焉及是大有來請

銘思其言尤悲因序而銘之銘曰

嗟生之厚而數之蹇不恆不求君子之選生有令辭是以銘于茲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良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苓之子婦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孺人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爲己女欲爲朱氏重親遂聘朱君爲贅壻久之致其橐于陸氏之族曰蓄者曰女不可以爲嗣壻不可以爲蒸嘗必欲爲後蓄也宜遂歸于朱氏吉安爲諸生布衣糲食厯以自給及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

三

長子舉進士選調吉安得推官及爲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已又爲廣西廉使爲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爲置他姬生三女子已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卒得年五十九男邦教娶歸氏子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水楊承芳張復祖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于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水述孺人狀其備予爲擇次其辭而

爲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于仁孝勤儉而無忝忌之資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而不知有其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戶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貲爲某衛千戶始崑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戶侯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

四

贅于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章甥遂爲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戶侯以此卒居楊氏然無子以兄子繁爲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即若虛也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爲後者而戶侯與兩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旣舉于鄉太孺人撫几遶而行喜不自勝及爲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猶以爲尚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

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
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又十五年
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
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荼死又易之
荼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
共處兄子爲後者後倅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
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
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爲慚已調
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
得云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金

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
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爲姑姪故皆在
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
以爲憾銘曰

命也爲姊又殘而矇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
無窮石巉水落宰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兮不歸
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清父諱璿祖諱恭贈刑部員外郎其
丈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之父諱乾祖諱紘承事郎

曾祖諱理山東左布政使門人私謚爲清惠先生者
也孺人初歸時舅祖方伯公已歿舅以編戶長鄉賦
正德庚午歲大侵縣官不爲蠲貸盡責之長賦舅罄
其產輸不足則盡室以逃孺人之旁舍追者至時方
有娠天大暑閉密室中幾暈死順之常夜雨雪中行
身被塗泥時就繫簪楚血漬衣孺人私取衣澣濯之
不使其舅姑知順之時時出外獨黽勉事其二親撫
教其兒孺人本儒家女其前世皆貴顯數更困阨能
怡然安之晝夜紡織不怠性端肅雖老見男子常蔽
弗伯兄元氏知縣雷修謹之士每敬歎之始龔氏自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宋

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來遇異人得枯杏枝教以
樹之復生則止居焉殿中君至崑山峻儀村殖其樹
果復生居六世而杏已大數十圍矣稍遷至十里所
曰青墩又五世而方伯始顯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
久及順之之世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遷徙無常
處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孺人竟卒于學宮之寓
舍年七十二子二人邦衡邦伯女二人嫁王仁高岱
孫男二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邦衡卽孺人避旁舍
所妊者也少有雋材爲縣學生以春秋教授鄉里縣
人尤以孺人之不逮于祿養爲恨時殯于學宮欲速

葬故以六月丁酉葬小虞浦之新塋銘曰

殿中南徙歷四百春暖儀之族始大青墩懿茲令母來嬪自泰有喬者木百歲爲薪生無處所歿有高墳勒銘幽石以俟後人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季母姓陶氏崑山某里人年二十一歸于同縣季君生子男三人鎬龍伯鉞女一人適杭成樂孫男四人曾孫男女二人年七十一而卒母少孤鞠於其嫂事嫂如母及在季氏撫其伯之孤如子家常乏以女工佐其費至於充裕母勤懇不休龍伯讀書爲博士弟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七

子員諸公貴人愛其材爭折節與交龍伯亦數數造請或頗誚之然龍伯以爲士負意氣立崖岸不可於人非通世之資終直行其意不顧其遊諸公間禮數往來必與之稱門外常有長者車客從季氏飲者日十數人費皆取于母母終不厭龍伯以此益自喜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雖更試不第人不謂龍伯拙而謂其必自奮故龍伯不以自沮而母歲歲以望去年秋母病而龍伯婦支氏有娠術者曰子丑之月以喜衝病有瘳乎母聞之悅屈指顧支氏曰是已是已及支氏乳而得病甚母驚悸撫膺曰吾婦賢孝婦死吾

亦死頃之支氏卒母悲惋踰月亦卒噫可傷也已時

嘉靖十八年三月己亥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於

白馬涇之新阡龍伯請予銘銘曰

質之淑兮又修能也榮祿弗膺今年不待也育子之惻兮命奚在也銘以藏之永不壞也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爲諸湖以十數其東爲澱山湖最鉅澱山湖東北折爲溪復小滙爲度城潭蓋湖水之觀大矣水欲盡而復滙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爲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八

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人予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好予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憩潭旁篁簾閒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爲擷嘉樹之實采芳桂之英淪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爲之慨然而歎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耐焉先期來請銘而自爲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爲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卽吾家度城

之近地磧礪人也外祖諱奎外曾祖諱源先祖諱某是爲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爲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卽付以家事祖母性嚴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年遭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痰疾爲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之不異已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臥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蚤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一

先

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爲壽辱吾子爲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澱山之東度城之垣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磧礪之孫雲樹其連來嬪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疚纏綿獨閱春秋八十年終從厥居何後何先白水瀾瀾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爲崑山人高祖諱大本贈光祿大夫

柱國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良祖諱恂贈官皆同考諱鼎臣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孺人爲國子生朱君諱端禧字子求之妻子求祖諱拭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紱贈禮部左侍郎正德中文康公在翰林子求應例陞國子與孺人偕入京居文康公館會有詔國子生年未二十者令家食及年以來公意不忍子求行卜之留不吉卜行又不吉公頗疑之竟遣行亡何子求卒于家初子求有一男子子蚤殤至是獨有一女子子孺人撫孤事姑再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一

年

更三年喪哀禮具至已而女子子又亡子求同母弟諱隆禧禮部左侍郎贈其考者也先是以其仲子世揚爲孺人子女亡而世揚又殤乃携入京從文康公居時文康公已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公尤憐之曰吾女女而不婦蓋喜其嘗在側也公日向親用累遷遂入殿閣上遣中使至家恩賜稠疊公拜受必呼夫人與女至觀視嗟歎益榮天子之賜且以慰藉寡女云夫人凝重有德孺人絕類其母常代夫人居中饋家人罕見其言笑向夕屏居一室獨與所携兒對燈火黯然淚下竟文康公世凡八年公薨隨

喪還遂老于朱氏卒時年六十有七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也子男卽世揚初禮侍有長子後亡以世揚少育于嫂不忍奪其母子之愛卒定爲其兄後男子孫一人鶴年女子孫三人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附子求之兆在縣城馬鞍山之陽裏拱字圩之先塋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間家無死喪哭泣獨其女番寡福蓋未能全也余嘗論之以爲孺人當艷陽桃李之時獨秉霜雪之操不媿稱宰相家女云銘曰

夫旣弱喪又折其萌父耶母耶不救其傷其命也耶抱空依亡懷哺其嬰子耶孫耶世有宗祊其非命也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辛

耶是爲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爲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爲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繇此沈氏世傳其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卽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窶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爲多其後引仁醫大行家稍裕矣而病渴日

食斗米肉十斤如是病者六年醫旣廢贈謝絕無所得于是益困諸所須必于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謹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人嘗哺之卽欲食婦人所忌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卒竟撫二子至于有立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貸負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以償比死棺斂之屬悉手自整具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之嘗夜使酒登屋大噪盡去其瓦其嫂卽來謝曰兄狂乃爾今毀瓦吾爲葺之其嫂固賢婦人而孺人又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辛

賢每事相爲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懽也嗚呼孺人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醫有廢與命與時惟淑媛實相之閱百艱勤若斯爲女則視銘詩

唐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其先自晉陽徙上海四世至右副都御史瑜其季子鎰生三女而兩女皆歸沈氏其長歸監察御史灼君之從父兄而季卽孺人也君同產兄弟六人長兄刑科給事中炤致政家居奉母時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孺人于其中

尤稱賢孝君卒業太學孺人從居金陵告歸久之君卒太夫人龔氏亦卒四月中再遭大故持喪有禮子兆方童幼保育勤至兆多疾每疾作孺人輒不食飲焚香膜拜以祈福祐教令紹續前業復遣入太學倭奴涉內海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不數日故居悉燬明年寇迫崑山遂避居金壇轉徙白下久之營卒爲亂都人恆擾還居崑山然卒不能至江東也竟死崑山寓舍云江東者在海上渡吳松江而東故土人以此爲稱有魚鹽蒲葦之利沈氏世居于此數百年巨室兵燹爲之一空孺人生貴爲父母鍾愛入沈氏又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筆

富貴一旦失偶殘居四十年老又遇寇白首流播可悲痛也然自寇至多見鹵掠孺人獨有先識故不及于難臨死勅侍婢出所御服珥分賜旁侍者爽然不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兆也女六人孫男一人先是嘉靖某年月日權厝君于周溪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爲銘于是兆作周溪塋啓攢與孺人合窆焉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君家世行事具唐誌中銘曰

吁嗟沈君不永其齡孺人耄矣所悲者生孰是長違而同斯墳子則成矣有以見君人世哀榮委之逝波

惟有懿行載斯不磨

毛孺人墓誌銘

余晚而知學里中有周孺亨先生積德累行余師也蓋其道行于家矣于是將葬其配毛孺人而手述其狀示余請銘按孺人姓毛氏世居縣西南陳家墩曾祖諱昱祖諱忠父諱震字畏之舉辛未進士調新昌令到官未幾以疾引歸新昌有子而天惟一女以許孺亨孺亨方齡齒往候焉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無何竟卒孺亨父南京刑部侍郎諱廣時以御史言事再貶于沅孺亨從居深山中三年而後歸始葬新昌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誦

而受室于毛氏之館孺人少從女師通古今大義性端重而慈孝事姑夏淑人甚有婦道處娣姒間油然而無間言人以緩急告之雖空乏必得所欲新昌爲後之子于孺人爲從父弟待之有加嘗自悼終鮮兄弟雖有疎屬無所不厚父有遺妾適人而所適者亦死孺人還之孺亨以彼已自汙意不謂然而孺人曰是燕人也以吾父故南來忍使之流落失所乎卒養之終身至于家之罷老不事事而饒者常十數人人有悟逆怡然受之或與孺亨相顧咨嗟曰是安有此也終不復言孺亨舉進士試禮部不第還卽相從觀書

問古義了不以得失動其心方少年卽爲買妾以廣繼嗣久之未效則增置者不一而拊之人人各得其所則又曰允嗣之續否天也君宜知保養壽命之原孺人先得末疾及是孺亨會葬他所還而病發已不能言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年五十有三夏淑人泣曰前二日新婦聞釀熟呼婢扶持以往首斟以奉我詎意其至此也又曰婦能順吾志吾老矣望其事我今治其後事痛何可忍孺亨不事生產孺人主調張弛惟宜至是殆不能以家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因憶平日相警誡之語悲感益甚術者嘗謂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一

墓

孺亨子于相法當損妻孺亨先聘魏恭簡公女意自謂當之矣而竟不能免也初爲毛氏置後而不振春秋祭祀主之孺人新昌有老母及嚴孺人與孺人所生母喪葬皆盡其誠焉嗣子一人曰邦楨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葬于先公之兆在縣北尉遲村孺亨公之仲子名士淹嗚呼有道者之言余何敢殺其辭銘曰

周召毛原世皆數千新昌之禮有女以傳而復不延厥德之周祿又不讐嗚呼生有賢哲以爲述其奚尤

魏孺人墓誌銘

太嘗卿夏公景始事成祖文皇帝歷官四朝知名海內公長子承事郎諱鉞鉞子諱景濂景濂子諱承恩後更諱槃字思紹孺人其配也姓魏氏考諱璧妣姓趙氏宋楚王元儼之後夏氏自太常公時富貴雄于吳中其後寢弱矣而孺人兄諱校是爲恭簡公官亦至太常卿爲當世大儒兄諱庠仕南京光祿典簿家富貴幾與往時夏氏埒孺人處內外兩家與廢之間閉門獨處寂如也晚年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日忽忽不樂遂得疾以逝是歲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將葬予表弟夏煥來請銘初予之祖母爲夏公之孫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一

墓

承事之女承事沒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喪殯皆在吾家祖母思紹之姑也故思紹與母許碩人尤往來親厚雖孺人亦數至吾家其後祖母謝世吾始娶于魏孺人吾妻之姑也不數年吾妻復夭歿自此吾與兩家漠然無所向同念吾祖母之亡忽踰三紀吾妻少矣先孺人而亡亦幾二十年今而哭孺人安得而不哀也孺人生子男一人曰煥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某年月日從其夫附于崑山城之東原太常公之兆銘曰

女耶婦耶兩太常家居太常里從太常墓後千百年

其藏永固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卽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懽卽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爲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爲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爲狂生而不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幸

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爲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呪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縷起裕思母黯然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爲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爲是銘其尚何恨可慰幽靈

銘辭崑山本顛倒失韻今從常熟本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吳嘯後學王楫汝訂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表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墳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

誌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珣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一

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呂公損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鳴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鸞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

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蜚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頃罹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猺寇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二

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欵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闔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議得所匿盡捕之其冬

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為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為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閩戶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季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王

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權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為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鳴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壽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

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灝灝東莫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反聿來從之金井浮竈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埃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為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迺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教諭父尚志母朱氏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四

孺人之歸於我也曾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父承事府君尚在堂吾伯父為嫡長曾孫孺人為冢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內外莫得而議之是時遭世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來為婦而伯父為縣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孺人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戶萎萃孺人長持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所御衣少時所御者也所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也亦不至於乏性尤靜默歲遣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詬怒也孺人母家與

吾家鄉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會集諸母恒歎羨以爲難得孺人數有疾常臥數日輒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年止六十於戲痛哉初先妣與孺人先後來歸先妣少孺人七年而先妣蚤棄有光遙遙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雙雙意慘然淚下以爲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於吾兄弟欲見吾伯妣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五

日而銘之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蜚廉爲紂石柳北方桓司馬爲石柳君子譏之趙大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岷山而歎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岷山之上沉漢水之淵二子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六

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靳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之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初度之辰封之寔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擴日日月循星辰絜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明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元室我爲銘文刻于貞石

南雲翁生墳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爲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于此至于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也夫南雲翁者少爲諸生有聲于黌校之間今老矣猶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于文場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入爲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爲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卽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爲縣令府佐卑亦爲郡文

震州先生集卷七

七

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例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驟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榮極于九列三少而果療曠于職苟冒于干祿以負天子之任使豈如南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自爲諸生頗自馳騁喜音樂歌舞其爲御史所汰以此南雲既棄科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爲社會性不能飲酒喜音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日不然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哉翁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常往來余家以

予之謫陋翁獨愛慕其辭以爲可傳求予誌其生壙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勤謂予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吾得子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願子之誌吾壙也翁爲人有風致可謂愴然于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又不足爲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自號云是爲誌

姚生壙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于余友周士洵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後二年始復

震川先生集卷七

八

學于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生居安亭東庵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死嗚呼生未見予而知予予于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嘗念生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止此其天耶生有父母其祖尚生且老矣憐生依依旦暮望其有成生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死其父母尤悲將葬予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中

亡兒翻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

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翽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九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尚未午飧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

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讐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咎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咎者聞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十

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輦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閭外而以

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僂瓊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假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俱而驚蓋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焚焚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稔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士

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耶之戰汪錡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季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

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墳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墳志

須浦先塋之北累累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子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士

女二二墳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子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己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

也已

寒化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燕火煮藟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睚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門後學嚴宗垂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幸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于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塋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塋未定期不果爲至是始昇其子昇伸勒之于石蓋天之生材其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一

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

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濯淟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莫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翛然不與世競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二

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聖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

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墓也陳吉甫旣爲銘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三

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郎邛笮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綬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父之功爲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

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邱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楚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尙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爲家而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四

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以府君爲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綬之女山東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官闕官署街衢至今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

有二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土宏士和士毅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嬖宮室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爲之悲慟哉其塋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五

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歛賻贈而弟學顏供塋事尤盡其力云

按章氏不言繼娶又不言側室疑脫漏刻及抄本皆然今姑闕

通政使司右叅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稹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稹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

一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與二甲

第一太中積官當入爲都御史會李尙書秉爲大理

寺卿王樂所排太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

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

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

爲祁州滿任卽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

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

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巳進

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亾州水陸

二驛併水驛須冰沍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六

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待候望公遂疏乞改官調濮州濮於濟北境而僻公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饑荒水囿州城公新築增半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還捕斬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闕之田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姦輯二州志修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尙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寃居

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臥起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叅議司事清閒散衙後卽從各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蓋素不樂公欲悞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夷至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三

七

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巖足跡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琬陸崑輩爲湖社孫太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尙書劉公麟也建安李尙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公晚入社而顧尙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若上社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人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散公嘗登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洪以師門高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太嶽之

遊而遽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爲人篤于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以故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詎誤繫獄公抗言使者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歛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如此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卽命肩輿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爲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氣歿後郡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三

八

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憑几自謂已得仙云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媾之約公自懷玉還卽見過復置酒相召欲以文字見屬而不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尋謝世於是諸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泖川鄉七保在字圩橫塘先坐之次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

爲戶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詔又以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炫以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蓋又承惟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蓋見五世之孫羣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宇均霑高祖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九

利臨笑商人惠顧其卒也來其致金塋之會祖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儒上林苑因被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是明經爲人師無錫費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子卒以經學顯君爲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柿蜜餌餽飽必慫其意一日行仆墮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療之母責播人表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于市且餒死君知其淵湘閩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

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爲藥齊活貧人甚衆居家無燕婧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製嘗服延壽丹形神充沃黑髮莢莢復生顱骨隆起乍開乍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遘疾食漸少氣微目炯炯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欬然而逝人尤以爲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尋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問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元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三

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塋馬鞍塢先坐之傍于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今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即者因讀進士鑑所爲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撰其大畧書之於墓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塋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銳次曰鉅銳坐法被繫京

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
既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
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飽食飲久之赦
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
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竄
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
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爲廉吏玉子
充汀州通判充于兆元字德資卽君也君自少舉止
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
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七

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
好自矜炫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
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
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
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銜
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
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君察
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
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婿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
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婿人家多女婢卽歸恐非

真女乃問有老姬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真
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
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
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謹呼靈知
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成女未
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
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峯皮冠挾矢從僮
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
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
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七

既兩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單懷官歷
見一女子徙倚几旁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恍忽不
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
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羅氏子男二
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
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序述君遺事俾余書
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
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與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

子然猶使之困窮晦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其困窮晦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嘗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爲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旣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卽位覃恩近侍國時爲檢討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旣顯且貴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述

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宜歛之間而君今爲欽人君諱缺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資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遊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產弟鉦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資或構鉦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鉦以不直憤歎於是君同產諸弟藉藉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鉦自無理耳歟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

或又說金若父亡時資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資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旣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貧空手來歸入門意懽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束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輟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髻與其姊奉觴爲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爲吾男子子乎蓋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已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闕無儲嘗大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述

雪擁敝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黃媼人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媼其子也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讀王荊公所爲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規者有旁舍客从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興天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天其通與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爲太史有遺而文與余遊使余表

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厠於其譜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煢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妾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殉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三

表

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歿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歿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殉君者也以臣殉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歿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

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子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後學無錫秦松齡訂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三

表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
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
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
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
二日刼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
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 天子
命吏爲賊刼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一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
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
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軍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
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關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
榘論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
蠻□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
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

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
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
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
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
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
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
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
中考鑄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
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
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爲政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二

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
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早旣
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
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
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
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
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斂
跡 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
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
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

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徵江君既更治民號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遠然龍城於今爲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

震川先生集卷十

四

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爲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爲謾欺皎皎李侯宣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絕劫質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人天子之吏以身爲市生靈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爲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絕我實銘此有石業業其詞則歟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何氏先塋碑

南陵何進士塋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何氏世葬之塋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孫氏曾祖諱銳妣孫氏世以昭穆爲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戶府君諱應龍別葬界橋山祖諱旺別葬栢山嶺而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蓋葬三世而祖妣異其兆焉歷年圯廢塋以嘉靖乙巳加修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

震川先生集卷十

四

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者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龐消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

此文皇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敘何氏先世之生卒年月及塋之歷官較詳而文辭不如今從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

封侯外戚汜鄉蜀郡慎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
穎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鄉廬江相望雅道郁郁
晉典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
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苗迢迢千載
奚前之遂而後之塞壘壘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
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
逢時濬發松栢九石虎馬羊青葱嶠嶠凡爾後世
有孝有忠敬視斯述按大古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
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嫗之後
何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侯蜀郡人後漢何
進以外戚封侯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為新
莽所殺進諱諱官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族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以運撥也三國何夔仕魏封侯何曾何曾何曾
遂之曾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逾貴而溢也
何無忌東海鄉人何充廬江人而宋何尚之及何
點兄弟亦皆廬江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
之文為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諡文穆
所謂晉典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也何求弟點
允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
孝子實維昆季皆有美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
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莊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湓濱之原公
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
官租嘉靖十六年 天子奉冊寶上 祖宗徽諡推
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各臣本朝文武大臣勅

葬墳墓所在官為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除
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
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
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
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
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
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
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
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橫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興
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為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大

為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
首阿羅入黃河套中口種遂久居不去為陝西邊患
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
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蚤霜不可田請增
戍守而已至 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既而
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
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
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為
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謹重
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 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

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日不暇給之時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安亭鎮捐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七

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予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剋去歲布歛以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寬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茲者頗爲急政或告以海壩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庾死者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

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于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兌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糧長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辨又檢故事免其收解永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八

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橫者獨何心耶揭侯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効焉且一時救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瞋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元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

之門其持已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開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處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元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元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不可誦言于人者此元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也元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元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至大理寺丞元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

震川先生集卷五

九

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爲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元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圖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元朗自放于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髻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卽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爲師元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元朗不屑意故爲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元朗于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

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如此元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元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元朗家墓也異時古栢甚奇當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元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瀝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爲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潞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四

十

予蓋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元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絲龍輶題奏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歛手足還葬蓬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

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處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懼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

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其得列于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興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孟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違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莊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

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附子男五人鍼錠鉞鉞鏗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昀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濕濕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巖巖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迫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圭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 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撰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未具梁陞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堅石於墓道唯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褒靈之吳君姓吳氏諱翰字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 天子而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求知於世以徵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

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爲難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跼雖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盡懂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雖有良朋况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顧愛君之弟註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撻掠遂脫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爲郡文學君之悌如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圭

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卹不倦日閱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爲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解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判高大父清曾大父

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卽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爲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爲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餽率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牆之後爲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卽返我元宅毋久殯且怛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祗肅能助君爲家先君而葬實合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墓

葬三子凌漢次卽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其一未行凌漢子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慮凌霄初倖雲中以行能高徙倖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倖數往來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且暮會闕下因爲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墓因拜請爲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

三老之良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景之孫濮州通判效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此死則皆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末

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擬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窮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殉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

最烈子嘗爲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
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
以爲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
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
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
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
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
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爲藁葬北
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
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
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
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
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
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
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
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
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

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他
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
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土工部都水
司主事祖諱燭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
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
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
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
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
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圻以白而
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所以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
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携其兒或
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
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
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城妍字圩
之原予爲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
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以病姑來視病寶
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歔歔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

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爲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
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
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廁諸纍纍間殆與誰
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燭我颺灰浦
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實是以營茲新兆蓋今
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
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
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鄉人輓父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九

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
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
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
平日閨閤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
而已要之與古易簪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
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
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客吳中始爲吳人公諱
襄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

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
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
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爲憂遂爲公取孺人時年十五
其後四年年十九生子恒慕其後諸姊更生子乃有
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爲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
之在尚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爲其子延師夜則篝燈
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恆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
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
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
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絕公常出遊一歲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十

中還家率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懼
孺人爲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友無間其治生纖
嗇而不信因果之說吳俗尼僧往往出入人家孺人
絕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詣詣戒其子不得令男
子與舍殯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
之明年附於縣東南泮川鄉橫塘之先塋蓋古之女
子不幸而爲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
寔命不猶歸妹之以恆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
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沒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
謙爲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恆慕愛尚文雅有先世之

風不忍其賢母之沒沒於後世既勒銘幽堂又請於
予爲立石墓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王峰後學徐與喬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曰往候其門黃公奇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公者爲多先生童髻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爲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爲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廼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於季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

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己出亟爲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卽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爲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愠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爲曰六經聖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三

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子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語予曰子將來不忘夷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中材使予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畧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絰踵門而告余曰不肖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而哀荒無緒每一舉筆搥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爲子言其畧子其文之求貴先君子地下惟吾子焉賴余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五

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菴生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致師友惟力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卽大喜卽不肖所與游稍不勝終不憚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徙走出城往省之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歛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產耶且諸兄貧亦

自應得耳嘗掌區稅不忍于斗繁間取圭撮之羨益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不肖尚阻水清源未卽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卽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令遍訪醫藥不至爲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積五月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屹不自暇逸今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四

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埃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雋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其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撰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
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
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
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
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
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
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
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

廉川先生集卷之五

五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鄧聞公奉新宋公皆
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
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
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
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
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
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
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
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
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
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
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
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
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
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
其簡靜甌窳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
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
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
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

廉川先生集卷之五

六

承天修祓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
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
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
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
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
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
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
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隙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毀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
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上特旨陞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鈞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瓊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浚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七

龍入播州真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叩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背尚書宋禮及

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簞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八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

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承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翠鳥獸哀鳴震天岷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終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皆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

巡行日遣人間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臨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口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

謹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

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賜者爲崑山魏氏館甥遂爲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敕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訥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爲文詞登仕益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爲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爲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夏陽臨晉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卽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爲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修黷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批政革浮靡絕苞苴儲廩給足傳愛精明修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天朝唯權譴則監

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黜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間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旣解官則治亭園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然亦往往寡合令有科擢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爲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令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爲太學生遊間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爲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序

鄉社會飲酒笑謔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爲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敕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孀人子男一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高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

卽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爲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爲憂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歲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志

馮翊之政則同州及諸屬縣皆在內地名古今互見文章家常事常熟本因不得其解遂將總序諸縣及二邑之所紀九十餘字盡刪之文字頓減精采前所諸縣中有郃陽今按上言郃陽縣事五則夏陽以下四縣并同州是也若加郃陽則六矣况他縣皆用古名獨郃陽是今縣名亦無此敘法故斷以爲衍文而去之莊識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爲耕樂翁翁有行誼學士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爲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

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貴雄鄉里吳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樂清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爲晏翁壻雖在賓館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爲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瘳卽瘳月復繼作然性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諸兒爲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晚得末疾不能行又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志

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服輿昇至家晨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遽居常悒悒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斷而規範之嚴諸子循循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已當世士大夫稱之繫公之教也其爲興化知府政成上

計得貽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依然故廬無一瓦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卽爲標識書額自督課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諸孤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日圯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墓

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卽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已愛民爲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却

不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卽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畧云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

報効於萬一不意構成疾病雖勉強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闕下臣竊惟爲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於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實國家教人以孝之道况若臣病卽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末

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卽填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強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煇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羣從諸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爲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使人有戚戚涓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旣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消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

家乘云按周憲副告病疏情詞懇惻有李令伯之風且憲副高堂白首萬里處宦兩閒家計負痛終天特載其告病疏以見哀懇不允不獲已而赴任非以官情奪其孝思者也常熱本盡削之殊失作者之意崑山本剛繁從簡頗存梗概今從之然觀鈔本刪者不類大僕親筆復古堂刻與鈔本元稿同今仍錄于左其畧曰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竭力保命以圖報效于萬一夫何福過災生構成嘔逆病症每對食即作嘔流沫盡日所食粥飯不過一甌外雖勉強作人步語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父年已六十有五臣母亦六十有三俱時常患病不能同赴任所原籍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經年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父母無窮之恨臣屢將情具達巡按御史并所轄布按二司守巡等道俱蒙察臣患病是實但各仰體朝廷用人之至意俯責臣子守土之常經俱美詞慰留與臣調治痊可之日仍前圖報未蒙轉奏遷延至今臣憂患愈甚疾病愈深乃不得已昧死哀鳴于闕下臣竊惟為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自誓之初心也然病廢無用于時則聽其偃仰呻吟于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七

養獨非國家教人以孝者乎况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而于朝廷用人以安土地之意亦大拂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烏鳥私情實出中惻勅下吏部咨臣致仕幸不卽填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此文前人本汰之今仍存茲錄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于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就謂誠甫之賢而止于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

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羣皆衰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五

太

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

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
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
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
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
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
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輩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
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
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九

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
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
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
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
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
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敦尚簡實與人姁
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
治木綿入城則緝蠶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
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木謀冬月
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坐靡棄物家無

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
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錘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
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
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
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
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
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
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
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
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
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十

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
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勅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
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
常卿夏景之孫增景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
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
不第而有光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
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
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

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旣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敘其大畧上之史館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五

律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家世以耕農爲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始舉進士爲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怕怡然也不幸年二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爲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自媿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諡恭簡公校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薄親自操作時節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大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夭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天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五

章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然實無攷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爲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八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爲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

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曠典矣

後以例不准移封仍封費孀人莊識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因書此當卽遣人赴京受敕雖簡畧數語下筆輒爲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吳門後學張震維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震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康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十

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某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

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入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器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此文參用崑山常熟木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工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目爲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髻鬢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爲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寧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爲戚也兄爲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榜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恠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屨徒步往返爲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爲大樂自新視豪勢眈然不爲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六

三

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贊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卒自新爲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吳純甫純甫好獎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入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儔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不爲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

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爲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爲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啟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爲太倉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爲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剏處人以此之管幼安是爲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贊居塘北又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六

四

爲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始興教諭其次卽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廉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有徭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展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娼靡之習及貴愈自歛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都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住每旦焚香拜關

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挾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蚤世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人持官物卽槌碎加詆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入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五

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亡首邱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于墓側從始興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興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 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

賀紀薛號稱世冑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漆濟兄弟一時起海上竝爲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卽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覲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冢宰玉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爲之銘可以不媿而通泰張先生之狀尤爲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旣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爲墓銘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畱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橫則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六

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淪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爲傳予讀而悲之爲敘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爲太倉故今爲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汪潮陽訓導祖鑾封承樞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爲錢塘令元忠方五

六歲携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爲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愕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等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疴弱多疾藥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強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酒而已故與僉憲交友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爲不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七

十三元忠爲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解帶與人語纏纏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詞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爲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榮字宗肅世爲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

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格南京大理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爲構亭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爲人孝友入縣學以德行爲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呂公並以八座居胥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潁河而地窪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八

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椿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爲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規爲不法或以爲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爲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爲囊橐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爲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上官以爲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歛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兵自寧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留單縣

令轅門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
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
者爲案籍人人聞之輒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
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
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
永州在楚越間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
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
質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
爲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爲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九

從祖母之外家蓋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
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
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
權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悴
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
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爲安陸人
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爲興府良醫事
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

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
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卽錦衣也家
貧克勵清操以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
錦衣家有高節之堂 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
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
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
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爲
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
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
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珥尚書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十

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
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進行數千里衣破於
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
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
藏文字爲芟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
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
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壘宣德間以鄉進士爲

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濠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卒爲□圍公皆率衆守禦□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爲禮時瑾怙權流毒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爲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七

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爲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河南左右叅政潁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潁川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陞一官必

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鄙人張得才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旣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爲恥子弟飲戢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七

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子某贊曰子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畧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宮取其遺書讀之爲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名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爲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爲諸

生已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戶部乃次居四時戶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卻禮幣之贈數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煤導九河諸所條畫皆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荆蘆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有後也陞蘆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改鞏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居士爲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志

輕財收卹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昇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讎者鮮矣初涓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爲之語曰涓水淤老幼啼涓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嘗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涓南文集涓南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駟駟彙集醫方若干卷君旣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爲邢州司理隆慶

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爲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涓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爲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規譏謏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爲官豈能辨治哉化中蓋深以予言爲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爲元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志

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爲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已自能進取遂不復闕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爲人誠樸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誼誼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值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爲尚書

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漸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蓋少况年逾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

衆湖憲封君尚隨居斬黃間也比徙蜀藩送至長橋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且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奉敕督理黃籍還迴二載及海南命下卽上疏歸養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五

歸子曰濟叔嘗爲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郫九折阪又登峩眉山雲霞飛湧其下視東吳何啻萬里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余論周封君事蓋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昉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內典有賣錫者勸令讀儒書遂通詩易史傳洪武中涼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爲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槩巡撫蘇州翁爲鄉老胡卿對衆有謔語翁諫以爲非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當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持

爲宗蠻請胡卿曰當問焉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提其首僧以爲少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沒宗蠻家他郡送囚至皆已論死翁知有冤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罰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爲家僮携之人見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爲胡卿規建書院卽今巡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爲鄉老其人側耳於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蓋謂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六

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困貯菓郡別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郡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間舉人材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爲都陽令嘗爲翁作翠雲朵歌翠雲朵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景昂景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率鷲行鳴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景昂爲楊氏贅婿不爲舅所禮夫婦

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蓋興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爲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拯爲諸生通史學曾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爲其家傳不得而畧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檠巡撫類以没人產爲事吳民冤痛今馬氏書謂熊爲胡悞也以檠之酷東園翁事之觀死鶴事其所匡拯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考大臣年表及江西

震川先生集卷十

七

人物志皆作熊檠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德初使大理卿胡檠巡視應天諸郡檠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官終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馬最事與馬氏書合諸書記事從其已復之姓先太僕據之故稱熊檠馬氏書但如其無吳時之姓故稱胡檠皆不爲誤莊識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創爲區別也人有懇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償其後事已輒

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舫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太

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鈞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鈞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皆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案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

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潯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慘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媼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湓然而盡者翁殆如于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九

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可賣蚊烟涼簟遣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兄之夫沈氏頗頗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慈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饌鮮菱者如

僊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慈之兆耶可茶醫果日進求者屢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卽怒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責其飲酒醉卽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卽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卽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己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茶爲撤已事來自練城三十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一

十

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興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卽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子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爲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欽祗以聽焉又嘗爲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鹿野翁爲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爲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主

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濱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七

一

樂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墮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閤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閤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子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遇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

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貨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七

上

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牖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三

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過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

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口憲臣三省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情

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閩爲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花嶠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爲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卽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平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斧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

爲兵部職方郎中□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爲權臣所悞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爲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爲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業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五

烈婦之死爲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間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瘳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爲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卽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

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強因爲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益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爲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爲子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遂遂有禮矣余官雒城往來茗溪欲泝茗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吳氏會遷不果蓋其家富貴多巨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六

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媼後毋舉女及蔡媼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珎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爲奇乃舉之卽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爲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舉孝睦之譽洽於閭里朱公爲御史受詔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

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屏中有鷓鴣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爲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瞽女孺人爲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娼舁來及歸時或勸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七

七

銘之而藏其廬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釵衣辭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俞樾甫妻傳

俞允濟樾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樾甫哭

之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歛見奇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貧女須荆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衽麗不御初樾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宜不遂而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樾甫近衰落孺人恬然不知爲尚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樾甫有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間絕無嫌間樾甫從父官嶺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七

八

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齋嫁尋死復爲治葬具治家儲備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媼慰灼未嘗以色加時縣胥以稅糧爲奸利巧設方故以疑誤人謂之改兌樾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獲少贏後必悔未幾事敗樾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旣歿家大有疑事顧宜人輒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贊曰余聞樾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良然女子賢異於丈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輒不信余嘗再失婦有樾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

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嘉定曾姪孫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九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姓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媯姓之後也楚漢之際陳餘爲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傳之夏說爲相國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內史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一

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爲郎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爲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爲黨魁變形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爲墳虎豹皆來馴擾其傍爲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孝先悲繞號慟鳥獸羣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并州榆次人爲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殺子守恩天雄

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恭皇后國朝 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爲皇后者三人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八

二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爲簽書樞密院事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爲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倚死焉國朝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爲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五十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爲戶部尚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爲名臣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蓋禹之後別爲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冥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神主聲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興其

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
股等猶爲萬戶侯而桀子消維居於北陲世爲北狄
主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
稽殂封以爲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疆滅於楚
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濱無疆
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旣郡兩粵而姑粵區
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
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藏
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
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三

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
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
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謫隆慶
復召爲中書舍人景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
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景
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太
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上嘗以其名昶云日當
居上改昶爲景故世以昶字皆作景云仁宗皇帝
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憲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景預焉詔景書北京
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上親第
景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
中纂脩仁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皇陵
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
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景善寫墨竹妙絕一時海外
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
初景成隆慶景亦從坐景徒步往省脫景於難後言
于院長薦景授中書舍人景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
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四

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賜葬迎鐘浦景
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
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
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景子三人鍼字德
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娛奉之極亭館
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
文振以字行景進其書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
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濶景洪景淮景
清鑑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
景清景瀾景瀚景字季明子一人鎬無後景字季章

子一人鑑二子天恩天有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今序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公疑夏公卽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五

夏景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爲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既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爲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廼可以用兵大歷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

姚郡公諡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謚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諡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諒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怒貶登州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六

司戶參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諒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賜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亂劫賜守黃河口賜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獎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

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藹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七

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旣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藹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

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鷄鳴子墉方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卽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八

之爲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己之志不爲勢力所怵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恆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八

九

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之竟完金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宏御史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柩上有聲如鸛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治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已卯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月樣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塢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

震川先生集卷五十八

十

軍於夾河大戰薊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填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文卽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嬖咸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爾格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兒內奪九門外
攻居庸追戰莫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
靈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薊城西
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
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修其益遜乃
志宏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爾功爾亦無忘朕訓
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震川先生集卷五

七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
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唯峽二十年至渠列兒
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
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
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
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
居京師一日 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
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
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
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典

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
良父旣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
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
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
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
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諡命尚書楊一清議以
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
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叅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
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
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

震川先生集卷五

七

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
京

贊曰予至南京嘗館于興安伯家觀 太祖 太宗
所賜鐵榜板榜其于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
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興安雖式微
其世次頗可敘述云 按諸刻及抄本敘事甲子皆誤
辛巳敗長圍軍爲壬午破東阿至入金川門爲癸未
與國史皆差一年未知爲其家文字之誤先太僕仍
之而未及詳考歟抑抄寫者之誤歟今據國史正之
贊語諸本各異崑山刻本以興安伯勳齋金入京求
嗣事作結常熟本有興安伯死子幼門
第荒涼等語今皆不用獨從家藏抄本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
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
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
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宣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
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洪國邱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二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二千二百石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宣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二千三百石 二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官君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古

都督舊子

忻城趙葵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二千石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瑞

九官世指揮使 二千石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崑山後學

黃陸時通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五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爲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爲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吏部尙書余公熈廬宛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子僉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誠足以爲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爲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況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謂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十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爲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已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含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毋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卽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愧先生也哉銘曰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工

玉山之閭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幾倫爲夔魍魎白日見形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于車上舞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素素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惴惴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无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
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
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
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
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
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
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爲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
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
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泊溫靡制途遠太僕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王

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
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圻鎮國生三輔國將軍
同鎔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通
降爲將軍中尉世襲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
王 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爲親睦永樂間王獵于
釣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
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
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
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
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
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
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
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
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
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樺益修學知名當世
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駟
駟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王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四

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 成實同母朕膺之
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
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
行昭我 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貴
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
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各富舊刻誤作
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筭以袞冕玉冊冊宋康王
爲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爲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兄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爲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滅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五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并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表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聞然每至深夜鼓鼙聲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闕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各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六

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殆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既邈消風日滿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基別自號清泉子
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子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
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七

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閭嘗所隱處閭汝南公族無錄
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
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
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
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
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
峰峰之東爲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
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
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

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予世美堂以皇慶
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
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
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
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册而狂自同亡羊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八

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黃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庫
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
供之而爲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籠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
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
貯盆中爲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
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蓋嘗
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
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
高風云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滅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九
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
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
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
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
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
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
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
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
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
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
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
警公敗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
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
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
者也蝦蟇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天子南顧之憂
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
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十
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廼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
卽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
遂作頌曰

明明 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
年帝命不改蠹爾島嶼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
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
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
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
濤風雲埃管曜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
伎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天子宰公之

勳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閩外之事寄任茲隆焉倭國前世爲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 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士

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緩懷之畧謂海外九□黠□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後主勸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瀕海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耆壽黃耆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主

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閱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襄卓爲名卿前有忠靖元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孺世樂耕耘蠻□恍惚陵水來侵 天子曰俞咨我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 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華華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家子敬大父爲廣東叅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叅議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爲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三

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宏元先生自序贊

贊曰宏元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與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蒞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篡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

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己奉卽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裏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蓋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市

生發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誦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嘗見先生所見實身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日民別狀請建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綽樸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簴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嶂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歸泊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滿縱橫而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墓志

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

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儻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昇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書贊

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書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墓志

冰淨此爲吾妻書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葩兮援余手之鵲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今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書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爲作此書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爲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盡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窮窶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景帝珠不可曉疑有誤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禹航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子爲文以壽公子序公爲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爲知言今倏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飄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宣王家勲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鹺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稜日著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獅旌旗一麾首駢頸繫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上習遺悞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騎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鼎鼎惟公孝友宗黨所稱况復才傑起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謨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列七上春官每進踟躕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絕羣儒向之強者自愧穀雛吾崑名邑世產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二

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天胡中道頓蹶駒駘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旦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畫錦忽聞惕呼捐金散糈以卹荷父厲志循城卒全其郭眾口鑠金武夫睚眦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邱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肉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
六策臨軒唯崑爲縣僻在海壖三選大魁公出其間
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
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
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
不競於榮卒以資敘乃躋六卿既長天官居於洛京
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賁邱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
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
云胡不慙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
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惆莫此湑酒以告殯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五

官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
復方當計吏之偕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紉之發適
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
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
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泐酌告訣堂筵庶幾明
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

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
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
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謫而先生依繩循矩以
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
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
出於戶閭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耿
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
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
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哀然
以北旣無拔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携手同行之戚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四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
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習習人生富貴如花
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
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
未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子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硤彼市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是穠是養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山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虔伯文 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鸞鳩榆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凌空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誦則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千木之廬過者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殣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奧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於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宜受多祉胡以彌噩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藁蕪萬畝惟民之憂言于太史欲去其贅民方恃賴罹茲家允嗚呼哀哉天斬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繇移其訃日炫服事賅窳吏仍踵罔以爲羞丞則見星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倚鄉校不佞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若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哀哉昔也越嶠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傅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

齷齪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
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泣然府君於子
歛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
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
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
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
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
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
倂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
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消德
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
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
又聞公疾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
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
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
如剡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悼以至於今不勝哀
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
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
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
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 皇家通維
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宣當
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統壹 聖
真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雍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

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
西苑靡靡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
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
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計
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恩榮極
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繇昌也三十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故搆此痛冤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鬻懷實沉淪遂以寃窆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里元泓慘慘令母携持子婦帷幃相屬往卽長路吁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于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事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斃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九

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叅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綠夢寐以求形童髻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炯炯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子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于家子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潛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乖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於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刳夫與父其一道兮夫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十

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顰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此離子昔嘗歷此變兮怳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髫兮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

淋瀝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遽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上

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轉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增歸有光始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闕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遽罹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舉將駕猶扶携至家迫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昇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死於中途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始爲公夫人啓攢卽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莽已苗樵夫畫歌獫狁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上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巨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

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爲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殲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繫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撰其方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歲

熾誠歎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齒文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歲□薄都城犬羊虓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缺骨曾不畏燦間關萬里謬謬不已志士求仁必趨於死先皇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歟忽未及褒美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僚遠集何日觀彼踉蹌嘿嘿自吒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予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摘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歲

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虬蟄之援民旣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珍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爲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萬相劇相刃以至於今始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
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
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
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
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
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
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
尚饗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祈雨文

維此雉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
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
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
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
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
惠澤霽霽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
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爲吏之事獨遵孔氏
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
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卽賜之甘
霖四野沾漑綠穡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
爲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爲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
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
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
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卽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
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
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千祈禱莫應閭閻憂惶莫
知所爲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
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
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
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
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爲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敷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爲大官會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宏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駸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爲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併優軋苗銑谿虬戶爭爲古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七

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慰勲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瞀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公賢子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而獨公之知我者炯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矧明踟躕于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筦夷吾之見逐兮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本

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欸欸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靈狗世而拘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恂恂兮莽馳騫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從

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爲銑谿龍門爲此戶崑山本籍作銘常熟本作銘皆誤今正之

思質王公諱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冤痛數絕明年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于素旂題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秉麾漢庸吉駿名賢累累睢陵貴冑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迺封迄唐踵武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吳始祖洎先司馬連理擢英兩枝之允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九

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儔譽克紹休美羽儀初升牙角歛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社命也如何猝見傾圯嗚呼哀哉初爲大行主諸有經有國之卹言共其旌厥車告虔抒帝哀誠惠文嶽嶽大瑞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舊嶼察理冤獄活者千人洊洊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兵完其危堞奠我帝京遂叅中臺東山拊盾攝機而謀建立三城咸宣逆節折其勾萌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胸德布路泣行廼帥雲中過□修亭營有新寵旁見烟青帝曰汝忼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繼衰根盡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疆場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訴嗚呼哀哉惟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旣惠之又復蹶之亦旣珮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十

之又復錫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義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盤誰爲推之誰爲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幹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繼承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室以椎挺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繫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羣賊日闢帷幃間志意倏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烟兮憶昔二八爰來嬪
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
虛月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爲委棄昔生茵
兮蟲絲罨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織手親兮遺掛在
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携持事遨嬉
兮母爲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汚
澣莫後時兮小妹呼姊絃離兮倚閭今過黃昏期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三

兮當年蜀采猶在笥兮羅襦棄若嫁時遺兮鳥違故
林何所如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麇
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容姱質徒悲辛兮旁皇中
野誰爲鄰兮白日黯慘元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
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遶巡兮眇眇默
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宮祠門廉肅兮朱火粲粲黹文木
兮黃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
衆齊懽睦兮靡顏盛髻被綺殺兮芳馨雜綵粉郁郁

今遨遊閭闔驚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開安宏
觀示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吳江曾姪孫虹訂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

三

常熟縣民社
錄事室藏

馮少墟文集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識言

整屋後學李顥

余生平徧閱諸儒先理學書自洛閤而後唯馮恭定公少墟先生集言言純正字字切實與薛文清讀書錄相表裏而辨學錄善利圖講學說做人

馬恭

李誠言

說開開啓鑰尤發昔儒所未發尤大
有關於世教人心張南軒嘗言居恒
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書完
全精粹愈讀愈魚窮余於先生之集
亦云第集板經明末之變毀于兵燹
讀者苦無從得余久欲覓有力者重

壽諸梓而機緣未遇私竊耿耿頃
憲洪公訪余論學因言及斯集遂慨
付剞劂以廣其傳惟是先生至今尚
未從祀識者以為缺典昔東林吳覲
華真儒一脈序謂西北有閤中之恭
定山右之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
忠憲皆頹然為天柱地維後有具隻
眼議大廷之典者知儒宗一脈的有
其派而千古真常蓋決不容漸滅也
余嘗以為知言世不乏主持名教表
章先賢之大君子敬拭目以望

李誠言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而不欲虛其
貴也則學爲先學以聖人爲的而
聖人之道原在吾心苟非見之徹
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即欲盡性
至命何由焉翼聖夙聞馮先生遊
泖洙泗潛心聖學茲奉

馮恭定公書序

序

一

命督學秦中得先生諸錄讀之輒豁
然曰如先生之於學也所謂見之
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者非耶
蓋余嘗讀易至於天下雷行物與
無妄而知天之與人體自無妄所

謂繼之者善也唐虞之精一禹湯

之祇懋文周之敬止思兼無非盡
此性完此善也仲尼遠宗近述真
萬古一聖矣然其志學也所志何
物其從心不踰矩也矩爲何物統
之此性此善也而孟氏則直指本

恭定公書序

序

二

體曰性善自釋氏者出創爲理欲
雙遣之論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本
來面目而世且紛然好之遂使楞
嚴圓覺諸書與六經爭道而馳而
妙明真空等諦反俎豆于吾儒之
上其欲渾而一之者曰吾儒之無

聲無臭何別於佛其欲兼而收之者曰吾道廣大何所不容然而世之崇釋者夥矣豈惟寂滅枯槁無用於世而猖狂自恣者卒至縱欲敗度瀆法亂紀及詰之則曰萬法本空如夢如幻安用束縛爲清談亂晉浮屠亡梁禍實本此而闢之者且曰儒與釋差之毫釐嗟乎惟其有毫釐之說此異端益得操戈也而先生推窮其本直斷之曰善惡俱無與性善之旨迥然不同則其千里懸隔也不在末流已在發

端此何等痛快直截也且曰人心原是活的無善心便有惡心原無一切俱無之理反覆發明無餘蘊焉儒佛老莊混爲一塗之弊可不攻而破矣豈非發前賢所未發而揭聖學於中天乎夫學患不得其源耳惟於性也而見其善則溯觀於天而認所爲於穆矣還觀於身而認所爲降衷矣認善既真則不善之萌也不過不已善之萌也不擴不已發於事親則爲孝發於事君則爲忠愛則爲仁宜則爲義通

則爲智貞於視聽言動則爲禮一
於常變順逆則爲信其寂然不動
也則未發爲中其感而遂通也則
中節爲和闡於文章則非虛車顯
於功名則非權術徵於廉介則非
矜激衆理萬善沛然洋溢於天地
萬物之間而粲然宣著於綱常倫
理日用云爲之際譬之源頭活水
生於天一出於山下漾而爲江河
漫而爲湖海機密已乎不容已乎
先生之於聖學也思而疑疑而復
思辯之必欲其明而講之必欲其

透日兢兢於慎獨崇禮凜凜於利
善聖狂一稟諸規矩準繩而有所
弗能已豈惟踐之實由其見之徹
也然則先生之洞見性善也闢異
端在此脩聖學在此成已在此成
物在此教天下後世在此豈非一
以貫之者耶或謂翼聖曰君何信
先生之篤也翼聖曰余觀先生立
朝以直聲著居鄉以恂恂著環堵之
室蕭然寒素杜門著述足不履公
庭門人耳其教則瞿然顧化其出
而任官者輒以廉吏顯翼聖謁先

生請益則瞻之儼然就之溫然其
詞之婉也曲而中引人於善令人
樂從而弗覺其詞之確也則雖孟
賁之勇萬夫之雄弗能奪焉

主上方虛公孤以待先生而先生囂
囂然可以達道可以求志一切世

馮恭定全書

序

洪

念毫不以動乎其中周程張朱之
蘊身體而言聞之矣世之庸人與
鄉愿既同流合汙鮮所振拔而異
端之害道又滋甚向非先生篤志
聖學淑身以淑世起流俗而闢異
端則洙泗一脉將安賴哉翼聖雖

不敢暴棄而賦質昏愚何幸遇先
生得一發蒙也茲錄也殆將不朽
信先生者直錄乎哉有先於錄者
矣

萬曆癸丑季冬

賜進士出身

馮恭定全書

序

洪

欽差陝西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新

安洪翼聖撰

少墟馮先生集序

予生平所藉以切磋者北地自吾師
青州朱鑑塘先生外則有我疆孟
公洪陽王公中州心吾呂公雲浦孟
公此五君子者大儒也我疆常挾被
過舍中人皆迂之孟先生曰予不知

馮少墟集

序

鄒君為吏部郎也吾師友兩孟王公
俱為泉下人常念之潛然不禁歸而
離索日久曰安得此師友以摩切予
朝夕聞秦中少墟馮公繼五先生力
肩正學心嘗儀之會友人周鶴峒觀
察既元標集曰子不可無一言以諗同

志予拜而卒業大都謂學必有宗
吾儒學以理為宗理必操而存學必
如寒求衣飢求食其誘入也如春風
煦物其拒諸說不使闖入也若操戈
禦巨寇夫使闖闖學晦而復朗者公
也此世儒皆能知之然公之入微人未

馮少墟集

序

易知也公示曲阜諸生曰舉躡盈眸
皆是鳶飛魚躍現前篤信聖人能
無出入篤信自家始為不離卓乎淵矣
以爲一家學名者非所以觀公也道非
一人之道也必六通四辟始無所不入
無所不受公學雖有宗然於新建志

極篤信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雖不能疑無善無惡一語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并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公不欲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非虛而公明而溥者安能之彼世儒入馮少墟集序

折羊腸褰裳凡幾而致、疑情未斷夫一絲未斷對面河山敢自以為質往詔來無疑公疑思錄曰吾斯之未能疑即夫子啓漆雕開之何以過此夫吾儒患不能疑耳一息尚存此疑不解九天九地何之不入顧與公終馮少墟集序

也 告

萬曆癸丑仲冬侍生吉水鄒元標
爾瞻父頓首拜撰

直隸正學



馮少墟集

序

五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門之學至中正至平實而天下之
驚高奇者無當也濂洛紫陽諸君子
當漢唐寥寥後相與章明經術力排
似是而非之謬而聖學始揭日月而
行中間若象山陽明兩先生其悟道
蚤其見地高其平生操脩固卓然靡
間而獨其所為衡量往哲辨難同儕
指點後學者或微涉顛造徑詣夫世
或有顛造徑詣之人而無顛造徑詣
之教二先生以見地為教故其門人
得二先生精意者往往振拔于悶學
名節一時稱極盛而失二先生立言
本指者或藉解悟廢躬行或意圖融

馮恭定全書

序

一

開方便其流之弊衛道之士不能無
隱憂焉而況沿波流而彌下焉者乎
秦中少墟馮公予自辛卯歲視秦學
曾識公都門比予垂去秦而公以按
宣大移疾還里嘗詣公齋中圖書四
壁泊如也予慨焉悵公歸之晚而予
行之遽而嗣是公再入都更以直道

紆歸而下帷林卧與秦人士講明聖
賢之學者二十餘年而公之集始成
侍御東郊畢公按秦中亟梓行之而
予門人鄢陵令張君舜典公同志友
也持公集暨公書來屬予序予受而
卒業若關中書院記韓昌黎原道之
篇之所不能言當與定性等書並若

辨學錄疑思錄及它論學語嚴正學
之防謂異端本非是不得謂之似是
而于以痛懲末世廢脩言悟課虛妨
實之病中間至言精義多程朱諸君
予所欲剖析而未盡者如云或問天
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
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孟

子道性善政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
又云吾儒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
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指
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又云人之
病正在無善乃反以無藥無豈不益
重其病而速之已乎又云人心原是
活的如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

又云易有太極乃天地自然的故無思為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若舍太極專講無思為舍物則專講無聲臭有是理乎又云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純亦不已若孔子謂我得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謂我得矣

馮恭定全書

序

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開率至于流弊不可言又云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又云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矣未有真能聞道而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又云不

質鬼神不可以言學不慎獨不可以質鬼神又云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又云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又云只為志毅一念不知壞古今多少人又云克己有當下斬釘截鐵意不行頗費工夫不能遽拔病根然亦克己之一法也又云問豫立之意曰豫字即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又云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明道先生以自解者也又云隨時變易而不從

馮恭定全書

序

字

道則小人而無忌憚是故君子無輕
言時公論辨若此等類翼往哲詔來
者砥頽波衛世道即令聖人復起宜
無以易斯言真洙泗之耳孫濂洛紫
陽之嫡胤也蓋予二年前聞公著有
善利圖說心疑之舜蹠善利迺孟子
提醒人心最剴至語安所煩圖說為

馮恭定全書

序

六

已而讀公圖說曰中間無路曰聖狂
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耍中間立終
為蹠路人嗟乎此仲好先生所以為
仲好者也觀象山先生鷲湖辨論晦
翁聞而心折一時聽講人士相與感
動流涕者不尤直截痛切哉公又數
舉高陵呂文簡公時時以改過安貧

四字勸學人為同游告夫改過安貧
二義論語六藝諸篇中蓋珍重言之
末世視為卑淺語若無其高論者非
文簡公暨仲好先生安能為此言予
居恒謂講學非難本之身心真有以
自得為難其撰著論駁真足以正虛
幻之人心障茅靡之世教為難否則

馮恭定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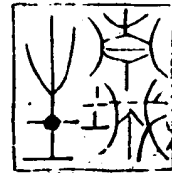
序

七

雖言高于秋旻藻于春華奈何言學
也公于象山陽明二家言若相辨難
實相成真二先生益友矣東郊畢公
持節省方特崇經術表章公集功在
天下與後世真紫陽先生同里若張
君舜典與公下上問辨最深研又最
精詣厝之鄆陵以政為學蔚有三代

以上吏道風其得于公之劇切者遠矣可謂有志者也

萬曆癸丑嘉平月丹陽姜士昌仲文撰



馮恭定全書

序姜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賢之學學為人而已而人之所以有生者獨軀壳也乎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煩教戒束攝乎唯是情滋智鑿日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故名為人而實鄰禽獸故孟子常就其發動端倪拈出以詔天下曰乍見怵惕曰呼蹴弗受皆卒然觸之而本心便不容不如是應者故知卽心卽理物外無則而踐形順則存乎其人是以致大學首揭止善中庸究歸明善蓋皆實實見有此理為人之不可須臾離者夫然故緝熙非寂照惻隱非苦空而戒慎恐懼

馮少墟集

序姜

非從事於虛無斷滅之歸者夫然故吾
儒之學為廣大而精微為高明而中庸
為費而隱為微而顯為下學而上達而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輒近學子不得聖
賢以為依歸而一二好奇弔詭者影證
覺體遂以為心無善惡無事修持倡倡
焉鼓天下而趨之則性杞柳性湍水而
焉少墟集 序
仁義果必戕賊為矣幾何不率天下而
遍滿無忌憚哉仲好侍御力持正學刊
落詖淫自昔辛卯不敏於都下領承心
折久之繼先後以言事罷去而仲好造
日益深所著有疑思辨學諸錄及善利
圖說諸書院講語娓娓若干卷直從危
微精一闡發理會如朗日中天而近世

談空說無熒惑人耳目者掃之不遺餘
力烈矣哉仲好之功豈在孟氏下乎而
予且瞠乎後矣然仲好猶冲然不自信
屬有起予之望予何能贅一詞憶昔有
問於先文莊者曰程子謂在物為理將
理外乎先文莊曰且看大字云何夫程
子亦曰心之在物為理心之處物為義
焉少墟集 序
故曰體用之謂也予恐天下或外心覓
理而不深察於仲好惟一之旨故附此
為請益地要於知言亦剩語耳

萬曆甲寅歲孟冬月旦安成年弟鄒德
冰汝聖父拜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歎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恆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恆者忠信之人也故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恆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恆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恆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旣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

馮少墟集

序

一

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

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天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局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奕其所談者必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真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

馮少墟集

序

二

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玄至妙在其
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
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玄妙固聖賢氣
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
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即致良
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
後之講學者又過爲玄妙舍所戴之天

馮少墟集

序

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
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
與白馬非馬之辯何異愚者不必言矣
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
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
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
足以號召悞詭妄誕之徒爲斯道靈是

馮少墟集

序

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學聖人者也
是真能爲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
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
則脩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
真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反
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
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
洋洋秩々也瓏璫其音者其質玉乎豈
不然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
而命爲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
先生焉

萬曆甲寅秋七月高邑趙南星頓首謹




馮少墟侍御集序

道未始有敝也而任之者人人殊焉記
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小人之
中庸豈有異哉然一得之以時其中一
以恣其無忌憚之為至其無忌憚也則
馮少墟集 序
亦不得為中庸已矣孔子倡學洙泗蓋
逆知後世之學有出於此者矣故綢繆
於仁義禮樂之文諄復於天人理欲之
辨而未嘗輒及於道豈聖人不欲人之
發有知乎晚宋諸儒不得夫子之意保
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白沙陽明

二子出知其模放似而非真誦說多而
迷始也直揭本體以示之乾坤載闢而
日月重朗學者當事逸功倍以直躋聖
人之域而無難徐而察之乃有不然者
何歟少墟侍御與余同館閣之遊余不
自量以學相切劘者三載乃散去諸君
馮少墟集 序
子率過信余而侍御之嚮余尤篤今別
十有九年聞方聚徒講學任道甚力頃
得其論著所為追琢於念慮檢束於躬
行者詳哉其言之也而於性與天道有
不數數然者豈侍御之學而有未至歟
將別有說歟迨內覈於身心而外驗之

朋輩乃霍然而寤始知侍御之自有主
謂而余之所窺有未盡也聖人者有道
有器守於器者階循等歷猶有所執而
不踰蓋潛心者可繇是為上達之階而
不能者亦可以寡過乃道之未明而務
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
馮少墟集 序
矩度而移遊茫昧反易為浮誕情縱者
之所托以余觀於世蓋往往然矣君愛
身潔已不稍以非禮自點前圖史而後
珩璜如虔子之在閨其以先儒之矩矱
為揚闡繹滙膈敷腎語盡而情忠惟恐
彼之不喻於我而我不悉於彼也豈將

以是為閑先聖之道之具而防學者不
末放也歟雖然言所可及思所可至者
非至也言不能及思不能至而豁然還
其本心孟子之所謂自得之也自得之
則居安資深取之逢其原朱子所言不
費推移而中流自在者庶幾近之矣在
馮少墟集 序
侍御勉之而已余與侍御相期者遠既
以侍御之誨自勗而復以此語進觀者
將無以為孟浪之言也夫

萬曆甲寅新春瑯琊年弟焦竑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夫道生人失其所以為道則失其所以
為人矣誰甘於失其人而每失其道弗
思耳道貫於血氣之質弗相離也離
道而抱空質焉與土梗何殊手是道
也其六無外或狹而小之其密無間或
而斷之其粹無滓或然而鱗之是故學
焉少墟集

馮少墟集

序

孔子蚤歲志學沒齒不厭也然學之難
言矣性天之與存中有本胡以徹之
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析之習情之

錮忽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連朋講究
互參證以求至當相夾持而防墮落
故

孔子以不講為憂也夫道需學之需講
有不啻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學罹世
訾昨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
講學之士患在不副或不艷為美稱
馮少墟集

馮少墟集

序

孔子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
為真學講為真講而萬世宗之無
數也少墟馮先生沉潛聖學踐履萬
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惟有故似

閔楊劉實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為講
以行為學者也道不在茲哉昔有問
楚侗先生以天命之性者先生方歛訓
解其人曰意公自言之其性耳先生為
之矍然慕岡先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
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上曰此人渾身
是講其志旨於論講矣汗不肖仰先
馮少墟集 序 曹
生之行有年茲誦其講道之集若而
卷而窺君子之慥也敬綴數語志向
往焉
萬曆乙卯秋八月朔日安邑曹于汴謹
撰

馮少墟先生集後序

蓋橫渠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之數言者古未嘗有是言之自橫渠先
生始生乎先生之後者無論聰明俊傑
之士即微有知識少能嚮往者靡不翫
慕之亟稱之以為人生斯世必如是必
馮恭定全書 序 賈
如是蓋憾不于其身親見之者是人
情大抵然也審若是宜其率吾之性盡
吾之才舉一世置之清寧安阜之域又
揭斯道于中天令世世成永賴之休俾
先生之言一一皆有明驗成效焉斯為
不負先生者願述其一時意氣之感激
雖如此迨考其生平之謬戾竟如彼始

未嘗不欲立心寬也反傷其心初未嘗不欲立命卒也反戕其命彼聖之絕學匪惟不繼大亂其真者比比皆然萬世之太平匪唯不開釀世之亂者歷之可數豈橫渠先生言之必不可行失之太所譯者耶而非然也行基之言言肖之其心辨者其詞確其詞確者其績著焉恭定全書序

蓋若影之從形聲之應響無一不昭合焉者胡以徵之則今關中少墟馮先生所著之書是也先生生同橫渠之鄉中和之氣獨稟其全純粹之精尤擅其美曰道曰德和矣順矣義之鏤析交各一條理曰理曰性窮矣盡矣命之根極處一一徹至質之千聖合若符節通之萬

靈毫無遺憾見地真不可階升縱使喪失聖再起必無間然也矣時泰風膺天罰兩耳聾之幾五十年藉前脩遺訓開蒙耄愚蒙其于先生維私泚之勤終素林之限頃邀天幸祝鶴脩年大惠以金書朝夕研窮竊謂先生之言簡之橫渠之四為蓋已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殆匪馮恭定全書序

載之空言者比何者天地之心亟宜立矣碩天地之心何在人心是也人心必有理以主張之而後不至於顛倒錯亂太極默運覆載生成其顯証也先生之言曰佛氏以理為障一切總歸于空所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

夫人心至是幾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
地心自發生斯言出舉凡人心皆有以
自持其不至于高卑易位東西易面者
胥由之矣是天地之心無能自立先生
為之立之也生民之命亦宜亟立矣命
附人之身心天覆之地載之鬼神鑒之
魂夢驗之命不立者心不屬身魂不附
焉恭定全書序

親見即一邑寰宇可推是生民之命向
胡偃仆顛頓今胡振奮激昂先生為之
立之也往聖之學湮殘如綫誰與繼之
唯不知學之當講夫是以學絕不繼先
生曰天下事各有職今一毫越俎不得
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
講的人人都是有今的說不得越俎故
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為本斯言也一細味之誰不猛省奮發
舉注聖之學既絕而復續者皆自先生
之一言始非先生為之繼之而誰為也
太平非小補之勲萬世非旦暮之近若
之何以開之先生集中載王安石一段
正與開太平相反者其言曰世之論安

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
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
聖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
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
不過數百年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
不能使春秋戰國為唐虞三代都是迂
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名利兼
收做古今第一個有用的聖人幹古今
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
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濶人
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
為不怕人議論不說迂濶話人如呂惠
卿章惇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
大功業其心以為待我事功成時方且

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稱頌一時天慶
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安
石不足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
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耳夫安石神髓
盡在此處先生搜之抉之如視諸掌然
則安石之學一世不用一世之太平開
萬世不用萬世之太平開是先生為萬
世開太平又如此者由斯以談橫渠先
生之四為快論也先生各指其所自出
如水之有原如病之有因身斯世斯道
之責者率而由之太和自在宇宙間矣
昔之稱揚橫渠先生者曰一變至道若
先生夫固從容中之者也其書豈非
國朝之元龜斯文之正印耶抑又因是

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夏五月望日

馮恭定全書

序

序少墟馮先生集

在昔己丑之歲庶常

吉士二十有二人

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為

之師而金陵焦弱侯

馮少墟集

序

卷一

以理學額門為領袖

是時同儕多壯年

盛氣不甚省弱侯語

惟會稽陶周望好禪

理長安馮仲好好聖

學時與弱侯相激

揚仲好冷面骨人也

孝端居晏坐茹淡寔

營文字之飲鮮所微

遜吾黨愛周匝之簡

馮少墟集

序

卷一

易而憚仲好之矜莊

不敢以押進私戲之

此食生猪肉者謂其

有急於兩廡之間也余

既以情急歸越歲還

朝遇南昌劉切安於
淮陰為仲好五岳起
方寸也曰三秦大邦仲
好修士且圖試之甲乙
不在人後而有上下其
手者竟得西臺何也
余曰子休矣謂承明著
作之迹足以滿仲好志
耶居久之有
詔屏逐諸言者而仲

好和坐廢且二十一年
矣仲好無幾微字騷
不平之氣而益湛思
於學脉益寤寤寐洙
泗折衷灋洛維一稟
承於先覺而獨證獨
創自為一家之書今
所刻經錄紀序詩歌
尺牘雜著十餘篇言
是且異時講學先生

微言不立而微信或
希仲好獨以躬行爲
券學者觀其酬應取
予細微造次之際無不
心折意消故禽然宗

馮少墟集

序董

五

之曰關西夫子而朝士
想聞其風時以入告異
備細旃之聽夫康之腐
以布衣召見文靖以
陳臬爰立坐偏三任

豈復借資於官秩
而况仲好園文學侍
從之臣乎哉吾以仲好
卜世運矣余迴環各
寔金集宗旨若有悞

馮少墟集

序董

六

入而諸序者業先之
不復歷贅獨以諸君子
所見者江漢蒼天浩
日之後而余所見者
岷嶓發源汎觴之勃

盖仲好學為聖人之
 志定於庶常時而合之
 充實光輝不離本來
 骨相也崔侍御六子
 里外屬余為序余既
 幸附不朽又以慨周
 宣切安皆不及觀也嗟
 乎士固有百名為多一
 名為少多已丑固館得
 仲好足稱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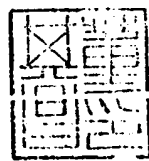
馮少墟集

序

馮少墟集

序

歲在戊午華亭年
 弟葉其昌撰并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先生余同年馮仲好也仲
少即志聖人之學由庶常吉士
侍御史言事罷歸閑關九年精思
力致而於聖人之道始沛如也
所著學論道為集凡二十二卷全
書全書不序
而卒業焉作而嘆曰此真聖人
之學也聖人之學之難明也蓋似
是而非者亂之其差在針芒渺忽
間不可不辨也今夫人目則能視
耳則能聽手則能持足則能行視
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視聽

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學者
皆覲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
視貴其明耳之聽貴其聰手之持
貴其恭足之行貴其重所以聰明
恭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學者又
往、覲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
之明非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耳
之聰非我能使之聰耳本自聰手
足持行之恭重也亦然其本來者
又何物也世之知正學者又往、
覲面而失之於是也耳目手足者
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

馮少墟集

序高

者性也本不如是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也此所謂本體也本體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脩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為則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體者之妨其脩善言本體者惟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脩者正湏求之本體欲悟者正湏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備至正至中非脩而悟、而徹者不能真聖人之學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

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者亂吾聖人之學其端蓋異於此也

萬曆癸丑秋七月錫山年弟高攀龍書

馮少墟先生集叙

儒東髮竊有意于性命天人之間每謂訓詁詞章非學也而制舉義尤甚自少迄老沉酣於患得患失之途而不得出于是吐青衿去之差覺耳目肝膽始為我有而所謂性命天人之學亦輟不談或詢之予曰吾有會于羣龍無首之旨馮少墟集序陳

略母及朝廷利害遠報差除母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母及家門私事母及詞訟請託母譏彈前輩母傾陷同袍崇儉德以敦素風酌徃來以通交際嚴稱謂以尊古誼絕告訐以警薄俗周窮約以厚廉靖卹後裔以慰先德種種會約一見于寶慶再見於關中非特發部擊蒙馮少墟集序陳

移風易俗凡向來講學之流樊士大夫積習之膏肓悉從公道眼覷破親手拈出病根已淨然溪與之梁肉又然後與之上藥禁嚮則公疑思有錄訂士有編善利有圖太華諸會語是也峻二氏之隄防抽六經之局鑰聖賢為神豪傑為

唐華嶽為骨黃河為舌讀其書可以望

而知其人矣儒也鄙無能蠡測管窺即
有揣摩度不出諸名公弁語上獨喜公
終日講學而若未嘗講學終日聚徒而
若未嘗聚徒不入門別戶不揮標樹羽
不走時局不握朝權不招射的逍遙環
堵之中超然免于言論之外非踐履嚴
明涵養精潔何以有此出則名真御史
馮少墟集

序陳

華亭陳繼儒撰



重刻馮恭定先生全書序

講學之說起自論語子曰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夫子所謂講學即
講德是如何脩義如何徙過如何
改只是一事非有四段工夫此孔門
講學家法也孟子顧學孔子正人

馮恭定全書

序

心距邪說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
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後世遂有
以學術殺天下者矣二程夫子不恤
浮議毅然以講學自任紫陽朱子
始條列白鹿洞書院講規堂曰謂河
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

之傳夫二程之學得之濂溪然濂溪精於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自二程始向非程朱之講則濂溪之學其孰從而傳之關中講學肇自張橫渠先生當其勇撤阜比以及屏居橫渠無在不講知禮成性變

馮恭定全書

洪序

化氣質之道學是如聖人而後已其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皆講學也傳稱先生為學而不欲講曰學者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程伯淳開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

足如必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堯舜之道庶可馴至橫渠用其言故

馮恭定全書

洪序

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下並是其為世道人心計者益深且切也馮少墟先生弱冠入心學書院從許敬庵講學在翰林與同志立會講學著做人說出為御史按部進諸生講學著訂士篇罷歸講學寶慶寺著學會約善利圖辨學錄問

業甚衆關中爲立書院著關學編
諸書召入副憲與鄒南皋會講都
城隍廟環聽如堵牆十三道奏建
首善書院歸疾作易箒猶惓惓
以講學做人爲遺訓先生一生著
述皆講學之言自少至老皆講學

之事嗚呼何其勤也每言異端是
發端處與吾儒異辨學不可不精
大學格物即是講學難與並爲
仁即是曾子仁處故曰勤過並字
當下識仁勤過忘字當下識人然爲
爲繡出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壞人心術不小善字從羊從言善
不言不明物之善羣莫如羊君子
樂與人羣故莫大乎與人爲善又
論末世講學有異端越俎操戈三
大弊以爲戒故聽其講者如呼人
之亡昧而使之覺如叩鐘大以鳴小
以小鳴如睥盪示兒無所不具聽
其自取如白日當天遠近皆照如時
雨潤澤處而沾足是真有八荒我
闡一息萬年天地爲心萬物一體之
懷焉曾孔子不得位知者爲賢於
堯舜孟子闢邪說昌黎以爲其

功不在禹下先生有詩救得人心千古在勲名直與泰山高則謂先生勲名直與華山高可也家光祿請勒先生善利圖於書院與白鹿洞教規相發明余生也晚承家光祿遺訓不及遊先生之門今從中孚

馮恭定全書

洪序

李子得先生全集梓而傳之以竊附於私淵之義至先生人品學問諸先輩論叙甚詳余又何贅焉唯是叙其終始講學之誠直接乎孔孟以來相傳之意則先生之書真聖道中天矣雖然講不在口耳先生

有曰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曾子一唯何消多說論語默識政從次章講字來闡學一編曰堯舜一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若不

馮恭定全書

洪序

自見其心雖起橫渠諸君子共晤一堂庸曉口耳此又講學微言也今其書具在學者當自得之又豈游夏所能贊一詞哉

康熙癸丑嘉平冬月

新安後學洪琮拜題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馮先生讀中秘書拜西臺風
節文章有聲宇內立何言伸而身
退里居掩關九載精研契悟講明
聖人之學從者如歸門下士多至
千餘人一時稱關西夫子云余適

奉

馮恭定公集序畢

一

命按秦得卒業所著辨學錄疑思錄
善利圖說學會約諸書十數種抉
關啓鑰多發前人所未發辨學錄
參勘源頭最為得力大要排距二
氏似是之教尤謂釋家言竄蝕吾

道變幻其說舍後起津即宿儒慧

士間不覺墮彼濫中是可患也故

茲錄其言甚辨其理入微不直刻

滌末流所由失直力剖本始所由

分昔人云儒釋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此直云儒釋宗旨原隔千里絕

馮恭定公集序畢

二

無毫釐之似至其言心則曰丟過

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

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

圓覺大覺之覺其言尤為痛切當

幾覲體直下信及直下就性命落

根真為數百季間聚訟之庭判未

了公案嗚呼渺論執竊觀先生學
貴有主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用貴
實踐捨貴祇勅不為虛煥縱者
所借託夫有主則應千變而不可
惑實踐則究必到而不可欺祇勅
則神常惕而不可懈屹砥柱以遏
洪流堅鍵關以搯衆會其風竅然
惡可而言不以觴見之也其于本
也弘大而闊深其于宗也調適而
上遂矣儻所謂承前啓後非聖弗
遵非經弗由好修篤至身任先覺
者非邪蓋道學肇自虞廷講學創

自洙泗至宋諸君子始紹繹章明
之紫陽集諸儒大成推宗河洛然
於呂游楊謝猶斥其浸淫佛老不
少假相友善者如陸呂兄弟亦詆
子靜子約學傍近似而涉異端嗟
夫洞宗獲真憑虛失據學術小褻
濫觴靡止意念深矣
國朝薛文清獨尊紫陽云多聞見而
後卓約弗為荒幻徑獵讀書錄令
人穆乎有余思關以西稱呂文簡
誠敬真篤正經息邪具載所著內
篇中卓然醇儒先生其潯泗呂薛

合派紫陽而源源洙泗乎是故其
辨學也脉然若獨蘭之絲凜然若
春水之冰厚其防若千丈隄之不
可潰遠其畛若風馬牛之不相及
庶援彼入此推此附彼惚恍連疇
講詭自恣之言無所假途而寄其

馮恭定公書

序

五

誦今日者賴先生濬心敏行煜然
使學人耳目再一新已關中數十
季來道脉大暢文簡得與先生超
乘俾橫渠之緒迄今布濩流衍而
不韞韞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先生
家食久

主上行且賜環虛孤卿三事待之行
將以道德為事功是其士直將猶
陶鑄宇宙者也若夫集中諸稿撰
歌咏自爾有德之言質有其文行
之必遠故合刻而為之序使學者
知所嚮方其願可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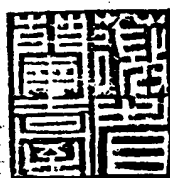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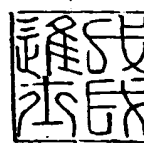
馮恭定公書

序

六

萬曆壬子仲冬長至日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前奉
勅巡按直隸等處兵部員外郎中書
舍人新安畢懋康撰



附東

嘗聞先儒之言曰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不佞亦曰見到先生說心說理處方是見得盡真令人心悅意懽莫可云喻者且大集中即單詞隻語往往使人乍泳而躍然湛思而未罄枝葉華萼無不歸根江河益益皆可得月惟馮恭定全書序畢

是櫟檟之筆又何能贊一詞兼以日來諸務竭集昕夕拮据所不能視殮者若而旰所自甲而達戊曉不交者若而宵又無遑問文墨之事愈覺腸枯筆澁小序率率塞白譬若役塋敷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惟大加鄧斤幸甚

恭定馮少墟先生傳

先生諱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也父諱友保定郡丞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先生九歲通議公手書陽明個個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卽命學其為人先生身體之弱冠以恩選入大學比歸許敬菴督學關中延正學書院與藍田王秦關講性理之學萬曆戊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觀禮部政謂士君子卽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朝會多飢中貴家獨携茶餅不與馮恭定全書傳

往也以庶吉士應館課不規規詞章曰文人何如聖人著做人說二篇惟與焦漪園徐鏡源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既而改御史巡視中城司城者結首揆紀綱為厲疏斥之權貴斂跡天下八觀者不敢通苞苴都掌科胡某為政府私人凡䟽叅神廟俱留中先生列其狀得旨摘調神廟中倦朝講酒後多斃侍者先生疏諫切激下廷杖也以長秋節輔臣趙志皋救免一時直聲震天下命巡按宣太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然

予諸人講學寶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河南道
巡鹽長盧清國課禽積書行部所至必進講諸
生著訂士篇新建用事台省削籍者強半先生
與馬策蹇西歸道宿村寺屬吏供帳以候者不
處也抵里日事講學著學會約善利圖說以忤
恆處一斗室足不至閭閻親友罕見者歷九年
始出仍講寶慶執經問業者日以衆當道於寺
東泐關中書院以居之庄居二十年非會講不
入城市一字不干公府疏薦百十上不報庚申
馮恭定全書

介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與禍福老夫願
與共之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人言
至矣先生與南臯後先去溫旨慰留五請乃報
修撰文震孟御史劉廷宣請留同官鍾龍源高
景逸請同去時權璫猶收人望明年起少宰又
明季陞右副都掌南都察院事以疾辭尋改工
部尚書推吏部又以疾辭致仕家居杜門著書
忽降中旨祝其官璫黨栖釣者又使其黨撫關
中毀書院窘辱備至先生雖在病間正襟危坐
馮恭定全書

光廟即位以少卿起次年熹廟改元始應詔歷
遷左副都御史邊左陷疏叅經撫置之法以紅
丸論李可灼又論廷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為難
者皆奸黨也黨人齒擊矣凡大獄力任之與同
官鄒南臯鍾龍源曹真予會講都城隍廟縉紳
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輦轂講壇詠
詠之國也國家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已矣
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學抱頭鼠
竄者踵相接也親上死長之義非講奚明邪

屹如也丁卯二月以正寢終年七十二歲易簀
猶以講學做人囑其子若孫不及身後一語也
是歲逆璫誅詔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賜祭塋謚
曰恭定廢其後人復關中書院祀之嗚呼先生
之學以心性為本體以誠敬為工夫以天地萬
物一體為度量以出處辭受一介不易為風節
生平自讀書講學而外唯工書法不營產業不
畜妾媵不赴宴會不喜飲奕即園亭圖畫之玩
亦弗涉也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尚論者謂

伯起張橫渠呂經野諸夫子而後一人而已
東髮知先生名且聞書院興廢狀慨慕久之
得拜先生於其理識其後人議復書院以祀
教讀先生全集為先生傳

聞喜後學翟鳳翥頓首

馮恭定全書

小像自贊

謂汝學邪何垂老之
無知謂汝不學邪何
自劣之孳孳佛老是
距鄙魯吾師平生所
學惟毋自欺尚揮戈
於末路庶不愧此鬚
肩 從吾



馮氏家乘

後贊

馮少墟先生像贊

亭亭鶴骨噉噉鳳鳴德符春藹正氣秋澄萬
物同體一介必矜白玉絕類朱絲為繩茂叔
之胷中灑落子與之壁立峻嶒聖脈獨契關
學大興自南自此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
建矜其隱也太華增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
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金鑄於
帝廷者邪

旋除善類依以推轂君子慶其得與展掌上
之經綸共謂可將可相揭區中之山斗豈止
異人異書直承正脉無忝大儒前有橫渠後
有少墟舍先生吾誰與歸

華亭陳繼儒布衣

又

穆如春風瞻有道之儀容淵然太冲窺含德
之心胸澹泊無營者其純素之衷慷慨發蒙

馮氏家乘

像贊

五

者其啟牖之公同志景從鬱起一代之儒宗
邁往立隆身維百世之類風疏水鼎鍾浮雲
舒卷於太空霧豹雲龍虛游渾合於鴻濛若
少墟翁者殆間氣之所鍾而障狂瀾於注東
者歟

金陵朱之蕃

吏部右侍郎

又

望之嶽立嶙嶙峋峋即之玉映栗栗溫溫匪

又

年弟董其昌

禮部右侍郎

天清氣和杲日凌空陽春鼓暢萬彙敷榮中
朝著蔡四方儀刑訂頑一脈千古斯文

安成鄒德泳太常寺卿

又

先生之氣凌華岳而直上先生之度納黃河
而有餘雄壓文壇鸞停鵠峙妙參道間魚躍

馮氏家乘

像贊

六

爲飛游詞林耻學墨卿之章句拜柱史抗言
人主之是非萬夫莫挽廿載閒居公庭削跡
衡門晏如窮性至命訂頑及愚辨釋老之千
里析義利之毫釐道學歸于有用聖真不落
空虛弟子執經而從者臣教忠子教孝朋友
聞風而請者德相勸過相規舉動慎平居靜
咲出處係世道安危濟川之舟向久橫於渡
口擎天之柱終借重於關西大理特召總憲

道不談匪禮不行在學為牛於世為繩德業富十九田居天欲平治誰其舍諸

安邑曹干沐南京右都

馮氏家乘

像贊

先祖恭定公文恭傳世已久其板藏關中書

院兵燹後遺失弗存澄若等竭田購授十

年始獲一集而力乏刊不果遂無以應求

者夙夜懷慙焉今

上龍飛十有二年值

總督鄂大宗師首倡道學上接周程延中孚李

先生率多士學闕中書院復立先祖

不主於中天閣卡慨然垂問前集而邑父

母郭遂以實對蒙

馮恭定全書

尾

愍全書湮沒傳之永不因謀之

督學洪宗師拍俸重付剞劂閱二載乃竣舊集

既煥典刑匪亞也

碩輔佑文於斯為至不但澄若等瞻注祖武如

在耳目間也覽者鑒之

康熙乙卯桐月

嫡孫澄若

溥若

曾孫續先

繩先全識

馮恭定先生全書目錄

卷一

語錄

辨學錄

卷二

語錄

疑思錄

卷三

語錄

馮恭定先生全書目錄

疑思錄

卷四

語錄

訂士編

卷五

語錄

關中士夫會約

卷六

語錄

學會約

亡戒

諭俗

卷七

語錄

寶慶語錄

卷八

語錄

善利圖說

卷九

馮少虛集目錄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一

語錄

池陽語錄

卷十二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卷十三

序

濂洛文抄序

明道集抄序

關學編序

思菴野錄序

寓燕課錄序

理學平譚序

呻吟語序

認字測序

丁未冬稿序

秦關全書序

馮少墟集

目錄

正學書院志序

桃岡日錄序

砥己名言序

東遊稿序

學翼序

疑思錄序

辨學錄序

馮氏家乘序

馮氏族譜序

遊秦小草序

理言什一序

涇野先生語錄序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聖學啓關臆說序

長安縣志序

越中述傳序

姜鳳阿語錄序

鄭溪書院志序

旌烈錄序

森玉館集序

古文輯選序

卷十四

說

做人說上

做人說下

講學說

夢說

天道說

名實說

勤儉說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馮少墟集

目錄

書孝弟說贈甯孝子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顧用晦字說

箴

座右箴

贊

秦關先生像贊

解

命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關試

聖之時論館課

卷十五

記

關中書院記

復性堂記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 答同志問族譜

馬恭定全書

目錄

奉許敬菴老師

答李詢莢同年

答饒映垣同年

答蕭慕渠老師

答強庵菴侍御

與友人

答遼確齋給事

答涂鏡源中丞

答楊原忠運長

答喬裕吾同年

與楊晉菴都諫

答朱平涵同年

答汪明卿學博

答李翼軒老師

答江勛見比部

答鄒南阜先生

答余少原廷尉

答楊原忠郡守

與趙夢白先生

與鄧允孝布衣

答吳繼疎中丞

答韓旻阜司李

答羅匡湖給諫

答黃武臯侍御

答張居白大行

答顧良知布衣

答楊晉菴都諫

答高景逸同年

答史蓮勺侍御

與王保宇都丞

答王蒼坪明府

與沈芳揚太府

答吳百昌中舍

答陳可績茂才

答南二太中丞

馬恭定全書

目錄

卷十六

雜著

百二別言

釋褐後書辟自警二則

董揚王韓優劣館課 雪夜紀談

書周淑遠卷

別李子高言

別李士占言

渭濱別言贈里東郊侍御

書江布衣卷

別河津甯董五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學會約題辭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輔仁館會語題辭 朱貧士行錄題辭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劉孟直獄會雜詠跋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馮恭定全集 目錄

理學詩選跋

辨學錄跋

古文輯選跋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

配贈宜人陸氏合葬墓表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卷十七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西郭先生傳

朱貧士傳

貢士樊公傳

楊繼母傳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給諫張公

大參李公 尚書劉公

蕭沈二先生傳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祭許封翁文

祭姚西郭先生文

祭孟雲浦先生文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馮恭定全集 目錄

祭韓旻阜郡丞文

祭伯兄文

詩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豁田馬先生 莊谷韓先生 豁山楊先生

觀書吟

善利圖

自省吟

讀書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

感為賦十二絕

勉學

讀易復卦

答友人問坐馳

讀劉京章

余自戊戌臥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偶書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

劉五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

參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

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讀數何章示門人 讀陋巷章自勗

中和吟六言十絕

馮恭定全書 目錄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

此志喜

寄懷鄒南臯先生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卷十八

奏疏

論効險佞科臣疏 請修朝政疏

請告疏

公移

申飭放關行蒲臺縣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

同

發山東運司告示稟

尊崇名賢行荏平縣

馮恭定全書 目錄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又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杜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卷十九

族譜

例義

世系

世傳

外傳

譜訓

卷二十

家乘

誥命

誌銘傳表

贊

名宦鄉賢志傳公移

卷二十一

關學編

編恭定全書

目錄

卷二十二

關學編

家大人藁自巳丑至壬子按臺畢公序而刻之已行世久矣癸丑至辛酉夏余小子恐其散逸各以類附刻焉

覽者鑒之

不肖仲男嘉年書

馮少墟集卷十三

序

濂洛文抄序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為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為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為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為二也是分而為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馮少墟集卷十三序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即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眾且併其所為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

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為一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于濂溪蓋濂溪精于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反遂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識者即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荷歟偉矣故曰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張心虞氏擁北澶州瀆乃明道先生過
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并
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
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以佛氏為正路之秦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
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
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三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
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
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
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忍觝觥
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
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
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
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
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
之學所以為大也若憚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
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
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
言為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
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
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四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
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
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
諸儒猶力為撐持頃吹簫和濟濟雖雖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朝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
初起厥力尤躋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
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
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

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頭
矩之苑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
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
者欽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
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
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
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毀譽得失屹不能撓
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
博士其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頌仰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五

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
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
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泐有日
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
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
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
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
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
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

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臨前哲庸詎口耳
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錄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醴郁化理翔洽海內真儒
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
存心為宗旨以求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
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皆從身心體驗
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與人倫物理之常靡不
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六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
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
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
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
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錄而後未有
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
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
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
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為欲高出于吾儒

之上而心性二字爲其所竊據由是爲吾儒者
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
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
遺本體而驚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
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
舊良足爲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
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
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
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七

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
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
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
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
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
事之懇而求教步趨惟謹卽此一念虛心所以
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卽高其
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昔楊
龜山旣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循

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允讀
先生語錄又當自先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
中理學自橫渠後必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
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
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
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錄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
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依孫張翼明兵
憲捐俸救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
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錄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八

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
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錄序

孟子道性善其說蓋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
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
歸其究也無善之說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辨鳴
呼弊也久矣鏡源涂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
爲己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二字爲宗今學者當
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

一日以寓燕課錄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
蓋公之言曰說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
其中說知止即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
曰神莫神于止善實莫實于脩身止善脩身合
為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于
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底幾不差嗚呼精矣
微矣至于以終日凜凜為洒落以一悟便了為
悞人以偏于枯寂薄于倫常為釋氏之弊其峻
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為懇至必如此而後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九

單提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乎後學也余交公
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
頃公奉簡書開府榆陽榆陽士習雅稱朴茂
而公又以理學為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
儻榆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
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
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
公知止之學益大望而無餘蘊矣

理學平譚序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十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為何物
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
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
性也在天為太極在人為心極不藉聞見不假
思議感于惻隱則能惻隱感于羞惡則能羞惡
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稷不已生生
無窮此造化之橐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
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
習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即號稱見解者又直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即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溯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即烟即火即流即源亦馮少墟集卷三序士

以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閑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為序因書此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于我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所乎哉蓋道體無窮惟有而不自以為有此孔子所以為真有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馮少墟集卷三序士

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
津浹窺我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
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
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
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是語也
其關于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辱先生不鄙
鉞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
中宇張公捐捧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
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今而後沉痾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三

或亦庶幾有瘳矣

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
潛心問學為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極博而聲
律字學尤為學士大夫所山斗其于紛華勢利
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李再遷地官郎督儲雁
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
詠筆研外它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
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訛吝十釋八

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
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謂
然嘆曰思深哉道益在此乎非它泛泛著述者
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悉釋手時同館兄弟見
而奇之而一時京邸諸縉紳咸借鈔不給余欲
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視鳳齊魯與同志論學間
因及此編咸謂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籌之
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為校讎付剞劂氏
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啟蒙困言各若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七

于卷淑遠業刻于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
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
而刻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為今岳
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
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
不朽蓋均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
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丁未冬稿序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
于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第未揭
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爲帝王以天下相
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
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
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
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
誰之力也夫子賢于堯舜其功正在于此而或
者不察猥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五
絕響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
傑可以爲堯舜者而成止以事功名止以節
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爾寥寥豈不
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
汲汲皇皇以講學爲己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
復明于世于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于堯舜遠
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頃觀風百二
侯代馮翊聞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
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于

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
能養卒至違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
志定矣使不得孔顏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
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遙放達
爲樂此老莊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
老莊之弊流而爲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
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
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
于佛佛西域人也以中國而從西域之教則春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六
秋嚴蒞夏之防謂何故論華夏大防然學術始
于人心關于世道履霜堅冰毫釐千里此學之
不可不講也故以講學說終焉講則理明理明
則人心正邪說息而天下治不講則理晦理晦
則邪說熾人心壞而天下亂故曰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然則公七篇之作其亦有憂乎余蒙不
知學然亦從事有年三復斯語爽然自失矣邑
侯楊君愛是書剞劂以傳余惟關中同志近多
勃然興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

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為桑梓喜
昔明道為鄆簿與橫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至
今尸祝余愧非橫渠而得公為明道故不辭不
斐而為弁諸首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聖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
欲為宗近裏著已其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
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
西銘之旨驤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既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七

逝吾將安從頃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
千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
日今門人輩稍為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
言及飛泉公語錄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
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
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為是亡
論庸庸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
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
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

安在其為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
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死而後已今世豈數數
見邪昔宋二程語錄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
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
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
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
其他諸錄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
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鈔實用者可比編
成總題曰秦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六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
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
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
頃晤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
曰余自入關即問書院有志否無曰無今從何
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為纂述寔余今日
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

基布眎舊志更爲精確於都執正學書院當與
白鹿嶽麓嵩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內矣公
一日造余山中屬余佷宴余惟學以正名別其
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
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哉蓋性
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
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
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
氣質宣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筭者故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九
曰忍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親
骸而顙泚不忍觝觶之牛不屑嘍蹴之食之類
皆指義理言論義理宣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
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
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者爲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
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爲性是明以
坐死之生爲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爲性是專以

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即
具於氣質第專以義理之性爲主則即視即明
即聞即聰即執捉即恭即運奔即重從心所欲
自不論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於世教
也若專以氣質之性爲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
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聰任手足之執捉運
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已自便何所不爲此
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於世教也夫論學而
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於禍世辨可不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二十
嚴乎哉至於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
非無庸緩頰矣嗚呼邪正不容並立正學明則
異端自息堯舜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
道不復觀唐虞三代之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
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脩也百年闕典
若有待於今日者繼往開來公之意良厚諸士
之講學於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徇口耳崇正
道毋惑異說則昇日者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

於茲宜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園日錄序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大肯綮舜復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卽聞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猥以不失爲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爲經綸爲神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世

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于不正則爲機械爲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蚤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錄論學語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勞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又曰譬如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

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

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真得孟氏

之意矣其它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

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

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

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耶後世學術龐雜

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卽知學者往往舍功

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依虛舍赤子之心

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世

生此錄出彼依虛支離之說見現自消矣其羽

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

一得而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

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

教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溫溫若

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爲師友讀茲刻知學問

淵源遠矣

砥已名言序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此

之曰齊舍已回克已此其所以有為若是云天
知舍已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已已非真已則已
病已病而不砭則為仁由已之謂何此憲周張
公有砭已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
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言砭
有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于心心之
病又生于已砭已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
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已而編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三
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
不一而足而克已之說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
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已此正天地萬物
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
得已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蓋
自此言出而舍已克已之旨益大闢而無餘蘊
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即一
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
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已之一字為之乎砭已

者砭已之已也砭已之已而後真已見真已見
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
砭不既多乎意是不然蓋已一而已之病百故
古人因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
僕摠之皆為已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
雖虛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
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晉卓有
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既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
淵源蓋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已者矣余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四
至不肖自獲交于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
少砭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于末簡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
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
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
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
也者心甚恠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
其堂由是心馳宮牆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

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遊稿蓋用以識不忘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天下也則遊宮牆登泰岱者其人豈少哉何希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五

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為大幸亦淺乎觀矣况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蓋亦徇迹之見也

學翼序

講學第一要令人啓信夫以不信學之人而與之言身心性命其能有入乎故必啓信而後可與言也夫既信矣則是者固多而非者亦不少使不防忌則一傳衆咻將不免方信而忽疑矣

故啓信之後又當防忌既防忌矣則捭奪者少而其信必堅前途皆坦途矣使不正趨則佛老之說得混其中恐又愈信而反愈遠故防忌之後又當正趨使趨正矣粹然一稟於吾儒而二氏之說一毫不雜學問可謂至真至正矣使不明源則道理之源頭未透縱下功夫不合本體不過支離口耳之學耳故正趨之後又當明源使源明矣聖學之根宗徹矣若不勵功則雖有所窺總屬虛見其何以盡性而至命故明源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六

之後又當勵功使勵功矣即翹然自足曰吾益矣吾生平學問至此亦可以止矣又不幾於為山而未成一簣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乎道體無窮功夫亦無盡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也故勵功之後又以詣極終焉余妄標此六目而各採宋元及我明諸儒粹言以實之總題曰學翼凡我同志尚潛心於斯云

疑思錄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閭者三年自

藥暴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忌其身之病而亦忌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千千伯云耳一日為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馮少墟集卷三序 廿

辨學錄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

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倫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辨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冥冥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子不惑耳夫以余之聞汶曾何足為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誦習者為之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矣曩所撰辨學原非有他指辨至此雖欲指為不備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馮氏家塾序

馮少墟集卷三

序

廿

萬曆丙午余為余族辭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存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為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哀輯家塾所藏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

管產善還什一之利至問先世志文曰
有也曰先世試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
亦賢矣宣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絀無用
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
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為時未遠也而
今諸緒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為增補毋
徒以故絲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馬氏族譜序

卷三

序

尤

為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
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眎為文且矣作者意
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歿余欲成先志
而不敢自專迺謀之伯兄敬吾兄曰至其任之
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之賤而後貴者耻言
其先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為人父祖者孰
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闕比子孫貴顯矣反
言其先如此則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
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母乃耻言其先意歟
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今後世子孫
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
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義第一合族辨世源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
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
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
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

馬氏族譜序

卷三

序

三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秦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頃侍其尊人如秦執贊
從余學所著有游秦小草其詩六業已升堂而
齊哉矣且冲襟春藹道味襲人若不能為詩文
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為學自
有向上一著雕蟲小技壯夫為之乎欲焚其所
為詩文而顧精于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為詩
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

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文天下理學莫大于是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微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爲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爲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于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于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爲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爲二彼蓋徒知以切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世

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爲飛魚躍尤爲說理之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使分者合而爲一一撤千載詩人之障也子又何以焚爲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爲佗晏昔楊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于東南一再傳得朱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爲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首與風雅並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券不奚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

子之歸也能倡明而鼓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錄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來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已意各論著于後而諸儒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世

之旨益大嘗而無餘卷凡內外二摠題曰理言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爲奇而溺志異端者又借虛無以爲高兩家遞勝而孔鐸絕響識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于虛無藉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爲大

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

志曾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
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
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
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
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
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
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
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
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世三

視焉余為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
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
道先生之功頃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
外幾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
見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于
蜀地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奇蓋先生一念
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
氣合一之說一變至道河津而後如先生者指
多僕先生物河東曹真子氏志其墓橋先生

有邁人之學識真予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
去浮署論華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
太華書院瀕別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
先生蓋大中韋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
之又安能贊一辭耶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
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
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洪惟我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世四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舉宋儒所
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國朝為乾坤一
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闕真儒蔚起而正嘉
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允海內學者所宗為山
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
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正蒙並傳不朽者其
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
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緝散墨淪不離于手第原
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更題曰涇野先生語錄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言及先生語錄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己余不肖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脩齡楊公倡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為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廿五

額請罷權稅善政甌縷造福秦人士無量是秦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百姓者也又何恠哉 國朝理學甚盛而從祀 孔廟者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僉以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刻此錄表章先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錄者尚求之躬行心得如錄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負先生近不負我公殺青之意其翊我 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

之母讓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我國朝從祀四先生咸真修實悟有光聖門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際於吾道尤有草昧功蓋一代理學大儒也所著讀書錄業已家傳戶誦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見且白沙敬齋陽明三先生俱有全書行世而先生獨無真為缺典頃侍御沁水張公為先生鄉人移書方伯會稽王公大叅蒲阪王公梓先生全書甚盛舉也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廿六

梓且成張公不以余為不知學而命余一言余惟先生之學以復性為宗旨以主敬為功夫誠得鄒魯嫡傳無容游贊而或者以先生與敬齋為觴重修以白沙陽明為觴重悟不知離悟言修非真修也離修言悟非真悟也今觀先生生平操修可貫金石而質鬼神其議論著述平正切實言言可見諸行事此豈無所悟者能之乎第不至如世儒之談佞說空人遂以不悟性為之而不知悟性處政不在談佞說空也若白沙

陽明主靜致知險夷一致夫豈不足于修者而
顯顯以悟歸之抑又過矣大抵真修必本于能
悟而真悟自不容不修道本一而學者多岐而
二之于是離悟言修者其流弊爲鄉愿離修言
悟者其流弊爲異端其爲學術之患不小余爲
此懼故因讀先生書而爲之論著若此昔與先
生同時講學者中州有曹月川端江右有吳康
齋與弼關中有段容思堅康齋容思人以地限
于先生猶屬神交若月川則晉洛接壤朝夕印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七

證其學得之先生爲多而從游之士如洛陽閻
侍御禹錫白太僕良輔咸寧張司寇鼎名爲尤
著至摻輯先生遺稿使至今文獻足徵者則又
司寇之力也師友淵源桴荅麓應猗歟盛矣蓋
嘗攷覽古今理學興于宋而禁于宋國率不振
識者恨之迨我 國朝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臣履任首謁先師至學宮
進諸生講學載在令甲昭如日星是周家以農

事開國我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卜世卜年當
必遠過周曆公奉 命代狩加意斯文微獨表
章先哲政所以憲章文武使人人知學之當講
耳讀先生書者能憬然悟奮然修挺然以講學
自任不沮不懼砥柱中流則先生雖往庶幾且
莫遇之不然豈惟負先生抑且負令甲負我公
惓惓憲章之意

聖學啓開臆說序

萬曆甲寅仲夏二日按臺紫海龍公偕茶臺見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卅八

平張公會講開中書院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
約千有餘人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濟濟雍
雍如也時天久陰雨先日當道方齋戒祈晴而
是日忽雲開日霽萬里長空人皆異之豈天亦
有意于斯文耶公至偕張公謁先師像畢各以
次見就坐二三童子歌詩歌已同志各舉所疑
請益于公公爲之開關袪疑反覆忘倦人人聞
之如醺雞鶩獲飲河克量斷斷欣欣如也于是
衆共喟然曰自有書院以來不知有此勝會否

斯道中天其在茲乎日晡猶依戀不忍別去願
行余偕諸生請曰昔夫子忠信篤敬才數語耳
而子張猶書諸紳今日之講可徒空自踴躍耶
諸生愧無李端伯筆願公錄示以竊比書紳之
義越數日公出此編以示而謂余宜有一言余
惟聖賢之學要在透性言學而不言性俗學也
言性而不言善非學也凡此皆疑關未破之過
也公學以性善為宗已得欄柄入手諸所剖析
至切近至精微至明顯至奧妙本體功夫、明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九

究竟苞舉靡遺而引證諸儒粹言又折衷數百
年未了公案嗚呼千古聖學正脉具是矣寧直
破諸生一時之疑已哉余不佞講學書院有年
恒切自誤誤人之疑今得此奚啻指南竊自幸
而又為吾道幸余又安能贊一辭第與諸生約
曰居諸易大即友難得聖域易入疑關難破今
而後所不努力前途用副公辱教憐憐之意者
有如此日衆共悚然曰善因書之以矢諸同志

長安縣志序

長安故有志乃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輯輯
成周以來歷代建都遺跡非邑志也而創修邑
志寔自今李侯始是志也分類大略準大明一
統志遵 制也中多增入以邑志較郡國志例
當詳耳邑為會省附郭往代無論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四十

不敢書于心終歎然也孝子節婦止書已旌及
蓋棺論定者餘俱不敢輕載田賦戶口俱依印
冊詳書一字無容增損漏澤園附陵墓後見
國朝恩澤不惟加撫仕抑且及枯骨耳寺觀列
災祥後亦示崇正抑邪意至仙釋中多涉幻妄
故直削之藝文書其有關地方者餘雖工不書
唐劉子玄云古之國史異聞則書今志亦史之
流也故倣之亦略載數則嗚呼志以紀事惟求
實錄第今後世文獻足徵無貽以文勝質之誚

足矣烏庸繪章飾句以誇多闢靡爲也哉筆同
修者王給諫嗣音及監胄何補之秦東周庠士
桑本立韓在等而不肖從吾庶庶無能爲役殊
切自愧所幸當吾世而得邁茲盛舉聿觀厥成
豈非生平一大快也哉雖然余尤有感焉如山
川田賦之類終南在南而誤書于北田賦本少
而誤書爲多人猶得執其誤而更正之倘人物
一有遺漏則後之人將安所考乎如孟獻子有
友五人而竟逸其三董仲舒一代大儒而竟逸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聖

其字直爲千古遺恨又如古今作家譜者即子
孫亦多逸其祖先之名雖孝子慈孫將奈之何
亦足悲矣余故于人物一志特爲加詳雖不敢
泛必不敢略即如此猶恐名世賢達與時俱往
未盡搜錄而深山窮谷寧無潛修靜養其人者
即里閭亦罕知之況數世之下百里之遠孰從
而物色之哉以彼其人雖無心于身後之名而
後生小子竟使梓里先哲泯沒不傳尚友私淑
之謂何余故每念及此不覺掩卷而長嘆也區

區之愚尤願與海內同志共講求焉李侯蒞
邑百務俱舉上下交孚而尤憐憐於此志可謂
知所先務者維時邑博何君載圖郭君惟恩楊
君來鳳邑丞郭君知彰主簿張君文衡胡尉其
煥皆始終其事例得並書李侯名燁然汶上人
廣成進士

越中述傳序

昔王文成公講學東南從游者幾半天下而吾
關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聖

言曰關中自橫渠後振發興起將必自元善昆
季始二先生錄公語幾數萬言藏之家塾元貞
先生孫子興太史倣蘇李明校正蒙例離爲四
篇曰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摠題曰越中述傳而
屬余爲序余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
今離而爲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夫人
而語之曰汝有志汝爲聖賢則必喜語之曰汝
無志汝爲狂愚則必怒是志本吾人之良知也
而不講立志之學則良知不致矣夫人而有志

聖賢則必格其為聖賢之理而後可為聖賢人而不為狂愚則必格其不為狂愚之理而後不為狂愚而聖狂之理夫固昭然於吾心者是物理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格物之學則良知不致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赤子入井則乍見惻隱一夫向隅則滿堂愀然聖賢有此志狂愚亦有此志聖賢有此理狂愚亦有此理是一體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從政教人之學則良知不致矣是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正所以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聖

以來代有聞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蜚聲庠校而俱早亡有孫曰企仲官太僕卿以直諫顯有曾孫曰居業登制科而未仕元貞先生有子曰軒蓋世所稱陽谷先生者也往元善先生與三子相繼歿也太僕為遺腹子伶仃孤苦人爭鬻齷而陽谷公力為卵翼卒抵于成又為刻瑞泉遺稿仍句天臺廬山為佗晏鳴呼學之不講久矣孤兒寡婦求不乘機而利其所有已難况施恩于不報子孫於父祖遺文且任其散佚而不知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聖

子興之謂也夫

姜鳳阿先生語錄序

蓋不佞從吾讀鳳阿先生語錄得七善焉世之學者多厭常喜異進二氏而退六經而其弊至不可道先生曰六經之言由聖人精蘊而發皆因性命而立言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由之則可以經當世而適于治此可以藥世俗翻案經術之病其善一世之學者多支離于口耳聞見而不知求之于心去危微精一之旨遠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聖

矣先生曰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于此心教諸生如孟子所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自是學者求仁處此可以藥世俗口耳支離之病其善二世之學者多侈談文詞功烈而迂視理學先生曰文詞功烈離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此可以藥世俗務華絕根之病其善三世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聖

之學者多喜放縱而惡檢束故以禮為偽以學為真其壞風化不小先生曰禮而謂之家禮者言乎其可行于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而精微之理實在焉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哉此可以藥世俗蔑棄禮法之病其善四世之學者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多起于避人譏刺先生曰人固有不吝于流俗而中變以為求合之地亦或不堪流俗而應之又不免于過激者皆非所以處身之道也毀譽利害苟不入于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自至然久之卒亦何嘗無公論哉此可以藥世俗遠巡畏縮之病其善五世之學者多謂學行而已講之何為頃令有志之士不敢承當先生曰孔子嘗以學不講為憂而併及于德之修義之徒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此有四憂焉予以為義之徒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為德之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為學之講也講學者益

謹乎其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
之四事爲一事四憂亦一憂爾此可以藥世俗
藉口非學之病其善六世之學者多應善揚惡
藉著述以洩私忿殊失古人立言之體先生曰
吾邑中有故鄉先生孫繼高文繁行足爲鄉間
式吾郡諸生士望篤行好學之士能倡率講學
會尤西川書中鍾一止俗語羅念菴習靜一室
趙大洲間之然有往從意其他稱術袞袞裕春
宋陽山周訥溪海剛峯畢松坡孫季泉孫立亭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吧

鄭溪書院志序

余嘗覽海內郡邑志即最蕭嚴也其寺宇多則
數十少亦十數至書院則晨星矣甚且舉古廢

地或改公署或淪寺觀爲之大息不已嗚呼又
何怪異端之盛吾儒之衰也或曰書院不皆真
儒何取虛設爲余曰寺宇豈皆真佛而人不病
虛設何也寺宇不皆真佛而佛教藉以羽翼書
院不皆真儒而儒學藉以倡明而况真儒又往
往輩出乎龔比之馬豈盡追風逐電一日而千
里然求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者必龔比馬也
鄧林之材豈盡于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然
求于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者非鄧林無有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吧

也書院亦士之龔比鄧林也奈何敢藐天下士
而遂謂無真儒哉吾儒異端之辨不在口舌之
爭而在修其本以勝之廣建書院以表章聖學
正盛則邪衰晚見則雪消將真儒接踵而異端
不攻自破矣此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或曰今
學宮徧天下不翅足矣又惡庸驕指爲余曰學
宮博士有專責弟子有定員豈人人可升堂入
室者且朝廷設官分職其權孰得而侵之書院
之設是任縉紳固可擁比而林下常布亦可登

壇余嚮謂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正為此也學宮作養有限書院教思無窮此正
補學宮所不及者安得駢指視之紫海龍公理
學真儒也吉州形勝甲於天下匡廬萃筆彭蠡
際迴家絃戶誦比於鄒魯各邑書院林立而永
寧獨缺公慨然曰繼往開來豈異人任何可當
吾世而使吾寧遜它邑乎歲丙辰按秦歸創建
鄒溪書院群邑同志講學其中甚盛學也南阜
鄒公爲之記而復性堂公自爲記今按淮歸纂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四九

大道也余讀公記發明此理批卻真竅得未曾
有又何能贅一詞惟是有感於當世寺宇之多
而書院之少致異端盛而吾儒衰又感於吾儒
借學宮以操戈而反授異端以常勝之柄也故
爲之縷縷如此敢以是復公命併以質之鄒先
生

旌烈錄序

余別墅在城南沙井村距沈橋里不三里許始
楊烈婦之死也鄉村之人聞其事而怪之其夫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

語其妻曰劉氏年正茂卽改適豈乏佳耦而胡
以死爲也其妻亦語其夫曰劉氏年正茂卽改
適豈乏佳耦而又胡以死爲也比余倡諸士大
夫往吊後諸生上其事於當路當路上其事於
朝
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爲
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妻是
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悟而悔曰吾
向者所告于夫是又何言也將使夫視我爲何

如人由是夫死而不欲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欲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容就義亦知以死殉矣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項背相望夫人等耳何昔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為快而今以殉夫為快也豈非良人心所同具而不感發之則不興哉慨自學之不講理道不明于是有妻背夫弟背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而恬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勝搯擊乎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

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或曰烈婦之歿惟知有死耳安知有身後之名是無所為而為真乎其真者也若今之守節者死節者皆聞烈婦之風而興起是有所為而為非真也而子反稱之何也余曰不然烈婦之死固無所為而為固真也而彼聞風興起者是因感而觸其良心良心一觸自有勃然不容已者其不容已之心何心也是亦無所為而為之真心也而安得以偽目之昔夷惠以清和奮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夷

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改鄙夫寬孟子亟稱之未嘗以夷惠為真而以聞風興起者為偽也夫表揚死者正所以興起生者若以興起者為偽則死者固無心于身後之名而生者又不免有好名之議則死者固不必于旌而生者亦不必于興起矣有是理哉烈婦弟諸生楊材彙梓公移誌傳祭誄諸文題曰旌烈錄乞余一言弁首因書此畀之而復為之說曰表揚死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

男子彼張邦昌劉豫馮道輩非丈夫耶不衣冠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歟哉嗚呼讀此錄而不勃然興忠臣孝子之思者非夫也

森玉館集序

森玉館集者朱宗尉伯明詩也伯明自幼即嗜書而尤嗜詩矢口成韻即有風人之致余喜而從吏之俾盡讀古今之書伯明即鍵戶發憤自

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空同諸子詩無不晝夜
吾伊朗然成誦而伯明之詩途駿駿入古人堂
室矣為漢魏則漢魏為盛唐則盛唐而絕無纖
巧脂粉振拾餽飭之病亦奇矣哉余與伯明居
同里聞伯明長余一歲自七八歲即相與相與
即彼此問奇字久之談文談詩不作一戲謔語
里中人以道學嘲之余兩人不為變也由今思
昔可發一嘆吾聞中為橫渠先生之鄉余于聖
學未窺津涯而伯明每步月過存必劇談丙夜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垂

夫今之詩人理學多納鑒不相入此正坐不講
之過詩云為飛戾天魚躍于淵即善說詩者不
過以為點景之妙耳而孰知其言上下察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善
說詩者又不過以為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
天之所以為天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論理
而至於上下察至於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
為文其精微奧妙亦至矣盡矣茂以加矣而皆
于詩中發之詩豈易言哉余以為今之詩人特

其臭亦與之俱化也彼喜讀勢利放肆之文者亦久而不聞其臭者耳豈有心於左袒哉嗚呼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與善人居難與不善人居易人情乎今五經四書科名懸于前考較迫于後學者尚不肯讀至于二氏六子諸書既不列于學宮又屢屢乎明禁而人多嗜好之何也此其故不可不思也今之選古文者不過論文畫之工拙至于所以為文何如則未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藝且以為志道之一助云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十五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馮少墟集卷十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說

做人說上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疑其言而余以爲做官做人不是兩事揔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一

龔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吟咏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療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爲做人如彼爲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爲君爲相道理具載無遺而揔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爲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

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呌成做童生進學後呌成做秀才科第後呌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呌成做官林下呌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沒沒做人之不暇而暇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二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于易者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于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爲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爲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于繼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爲而其自道第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爲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三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陽明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

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友之其詩文視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恠而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已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已也則

馮少墟集

卷四

說

四

方孜孜爲已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于毀譽是好奇名者之所爲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卽人言庸何傷客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爲余曰講學正所以爲躬行地耳譬之造路然不講路程而卽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卽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

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即應敵未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能行者何獨于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有是哉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于此願與吾子共勗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之嘆母乃佞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為安得如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五

夜之所夢更為真切或曰子之言更佞幻甚矣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于子人心之氣息于夜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來真心最真最切莫過于此試觀吾儕發憤為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恰似件件中節矣至于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于夢中或不免于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此正真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

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慎恐懼夫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使胸中猶有戒慎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馮少墟集

卷古

說

六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奚必羹牆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為安得如夜之所夢更為真切也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而孰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于夢寐間後儒曰誦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勝嘆哉

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皇自知天下雖為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終夜皇皇計無所出于是不得已為焚書坑儒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擾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焚書坑儒自以為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丁咸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馮少墟集二卷十四

說

七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金也玉名曰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

名焉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情後俱折節為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

馮少墟集二

卷十四

說

八

奉甚儉即敝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之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為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敝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為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為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吉人

爲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真勤菲飲食而致
平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
平溝洫其儉也爲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
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
也爲貪鄙爲齷齪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
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情與奢哉夫子孫
而能勤儉亦是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
此敗其家而不悞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
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九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
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
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
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
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

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
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
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于孝弟之外
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
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
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
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
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十

子業弱冠王母歿生宜承重哀毀逾禮既襄事
廬于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
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
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
余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
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
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
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
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

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弟說以遺之

書孝弟說贈竊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往歲華下孫生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年余為此說今歲丙辰三月河津竊生獻誠越數百里從余學余聞獻誠為其母有疾日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二年母塲哀毀踰禮廬墓側者又三年一時以孝聞于秦晉間余甚嘉之今馮少墟集

卷四

說

士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先是華州孫孝子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年余書此說遺之而復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繩祖再拜而謝嘗慨省會盛地士之

顯親揚名問視定省封骨愈親者濟濟不乏而廬墓孝子自顏彩後不少概見余方欲藉孫生以風之而今得揮使馬誠其人不知空谷足音爾維孝廉往訪其廬余素未識馬君而識荆自此始見其哀戚之色溢于眉端談及母氏劬勞泫然淚下余益重之因聞於學臺尹公公為之表厥宅里里閭士紳始津津稱馬孝子馬孝子云今孝子三年之喪畢治任將歸余借諸士紳馮少墟集

卷四

說

士

於東郊孝子抱主而泣觀者如堵會余病不能為文復書此說遺之余自倡學以來每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二語為同志講數年以來同州有沈時泰渭南有姚應魁臨潼有張應珮華陰有石之岱藍田有王之賈田養心陳化龍徐明教而華州又有張迪光皆相繼廬墓而養心之岱余亦親至其廬乃今又得馬君孰謂人性不皆善而人不皆可為堯舜哉馬君勉矣向告孫生田畫與鄒志完之言無煩余覆說

也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昭離初字離明或以為文之太著也
 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為先儒之字
 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
 朝生介許生大倫句余為說以志紳佩余惟晦
 之為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綱閭然晦之始也
 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聞之喜
 馮少墟集二卷十四
 甚復再拜稽首謝曰離雖不敏敢不書紳佩先
 生之教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矣塵垢頓覺茅塞每
 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
 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
 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
 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端俱侵母愧
 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馮少墟集二卷十四

箴

十四

呼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母任
 汝情毋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贊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未督學祁公博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鍾君福君復從闔邑士民之請為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然稱為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偕同年周淑遠參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觀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馮少墟集

卷五

贊

五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語用旌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呂而後公稱先覺音聆公訓今拜公祠關邪崇正百世可師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繫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為人生平毀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繫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毀譽得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主張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搏萬里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為聖為賢的命若是昏昏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為狂為愚的命嘗觀此八字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真是可恨可憐命乎命乎豈日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於戲深

馮少墟集

卷五

解

六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問訊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于仲尼可謂偉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施輩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讓邪胡其詩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論

十七

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禁如戰國以來從衡捭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仲尼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謂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歸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觀卿顧不當祇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故儒嗾

嗾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諄之邪尊仲

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為然之以自繼仲尼之統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足為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子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從來故不得不與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論

十六

國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于性惡見霸功之算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聞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枘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拔藥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倦倦于垂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慎墨之流仲尼之徒羞稱之至如史籀之直固其所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于諸子老莊等詆聖

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諄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愆卿誠有激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馮少述集卷十四

聖之時論館課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爲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爲時矣聖人豈能爲時哉不惟聖人卽造化亦不得而強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

使然造化烏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人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于其間曰如此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強此以律彼繼強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筴而曰曷不爲寒之溫也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爲簑之便也豈不鑿于時哉節繁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夫惟純天之聖人爲能舍心于寂合氣于漠聰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作主宰造化爲後時清而清不爲絕俗時和而和不爲徇人時任而任不爲干時靜也如陰之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清二伊尹道在于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卽其所造可以應顏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馮少述集

卷十四

論

十

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
盤于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
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
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簞而非
有心于簞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
人以爲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
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此
此孔子所以爲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馮少庵

集

卷十四

論

廿

我後人不明于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
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
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
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
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
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馮少墟集卷十五

記

長安馮從吾仲好

關中書院記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剎有年矣歲已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驪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

馮少墟集

卷十五

記

明日卽以寺東小悉園徵咸長兩邑改爲關中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徐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爲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于南緣鄰官署

冠蓋紛還深山野人不便廁跡因改于西巷境

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家以供灑掃之後前後稍爲脩葺未及數月煥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

馮少墟集

卷十五

記

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論之曰我關中形勝甲于天下義文武周後先屈起弗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于其後何可無高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爲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關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于天者此也然中與不中雖見于事而實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于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之辨莫詳于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為德庸德也中之為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是也于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三

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于此惟精于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

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于聲臭而惟天命不着于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于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四

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卽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襲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卽汲汲皇

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服膺
為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慨然
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母負
上天所以命我之意于是次其語書之以為記
時大叅閔公熊公憲副劉公張公常公郡守尹
公二守宋公鄭公沈公節推王公咸寧署篆別
駕孫公長安令楊公皆興起正學襄厥成事例
得並書徐公諱宗濟南昌人癸未進士汪公諱
可受黃梅人庚辰進士李公諱天麟武定人庚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五
辰進士陳公諱寧歷城人壬辰進士段公諱猷
顯固始人壬辰進士閔公諱洪學烏程人戊戌
進士熊公諱應占隆昌人壬辰進士劉公諱一
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
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伸
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
士鄭公諱敦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
龍臨安人乙酉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王田人甲
辰進士孫公諱謀蒲州人選貢士楊公諱鶴武

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助修諸公姓氏不能
備書俱載碑陰

復性堂記

金谿吳疎山先生理學醇儒也家疎山之旁自
少至老講學于斯先生沒若干年而郡大夫即
其地肖像立祠祀之甚盛舉也後有屋一區顏
曰復性堂曩時諸名公嘗就此堂而講業焉頃
先生仲嗣中丞公馳書山中問記于余余與公
為同年同志私淑先生有日詎何容辭余惟聖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六
賢之學心性之學也人之一身止有此心性在
何處不知心所具之生理為性非心外別有性
可對言也性不可見而見之于情如孩提知愛
稍長知敬情也而必有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
性也然其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又孰為之天
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之以能愛之性而後
能知愛天命之以能敬之性而後能知敬惟其
性善故其情善亦惟其情善故知其性之善耳
不然性不可見又安所據而曰善邪性情本一

物特因寂感而異其名而先儒有情其性性其情之說是以性為善而以情為不善也亦不思甚矣且是性也一物不容而寔萬物皆備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今有人焉或指之曰若能孝若能弟若能忠信即再三稱之亦欣然皆受而不嫌其多不然而或指之曰若不孝若不弟若不忠信即一言及之且艱然不受而何況于再夫其欣然皆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有也可見萬物原來皆備心體原來有善其艱然不受馮少墟集

卷五

七

而語行者妄也外其行而語性者虛也嗚呼先生可謂淵源堯舜而得孔子孟之宗矣先生生平行履如為令以循良稱為御史以直介稱不具論論其大者當分宜柄國先生誼托松楸而又資深望重旦夕當遷卿貳而先生獨先幾引去若鴻冥鳳舉不可爵羅人咸嘆先生迂拙而不知當時巧捷之士如某某輩雖倖取一時富貴而卒之身名俱敗悔之無及然後知先生之見遠而先生之不可及也昔孟子推尊孔子而斷馮少墟集

卷五

八

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余故于先生出處之大者斷先生之學真能復性云近世士大夫多以講學為講講學者又多以心性為諱又何怪其躬行之不逮而仕止久速之不當可也吁亦是憐矣中丞公家食時嘗約宗黨同志月三為會講學于此堂以紹述先生之訓今節鉞三晉而猶惓惓不忘此堂學可知也余憫不知性聊書此以志私淑若聞颺先生微言與旨則自有諸名公鴻筆在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萬曆己酉冬當路諸公為余創關中書院講學其中越三年壬子後遊諸生得雋者伐石題名於書院乞余為記且曰先生之設科有日矣初講於家後講於寶慶寺自辛卯甲午後科第濟濟稱盛矣題名當後辛卯始惟先生命之余曰然即此推讓一念是諸君善與人同意也敢不成諸君之美遂不辭而湯為之記近代無論近世題名者多矣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而余又為馬少墟集

卷五

記

九

之助其波可乎是不然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涸可立待此無本之名不可有也故君子取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而後進放乎四海此有本之名不可無也故君子取之而說者緊以名為不必有誤矣昔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德行名宰我子貢以言語名冉有季路以政事名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凡此皆有本之名也而其本則實得之於學蓋道者源也而學則所以濬其源道者根也而學則所以培其根

故後講學入則吾道一以貫之不惟德行是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所以諸賢各得成其名不然而不後講學入則道本一而裂而為四德行不過一自好之士政事不過一功名之士言語文章不過一口耳辭章之士不惟言語政事文學非即德行亦少矣又烏得與聖門諸賢論名哉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於此豪髮于彼尋丈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諸君講學於此固欲成為聖為賢之名德行必欲為顏閔言語必欲

卷五

記

十

為予賜政事文學必欲為由求游夏非徒僅僅成科第之名也者如第曰成科第之名則雁塔豐碑不啻足矣又奚取于斯邪雖然書院之講固不專為科第而即科第亦足見書院講學之益惟諸君不以一時科第自多而以聖賢有本之學自勉使鄆鳩子厚藍田四呂高陵仲木再見于今日則業與名世爭流而名與天壤俱敝寧直諸君不負科名即關中書院亦當與白鹿嶽麓並名不朽矣余不與有榮施也哉是為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館課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摘葩
談藻人地珠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
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
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
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
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
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十二
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
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闕于事情曰此宋
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于性
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逮國策諸書
僕不敢強為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
論韓歐卽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卽左國有之
乎子與氏以來此為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
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閑深不具
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押闔之術其機械變

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為
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
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貴旨曇聃其意甚盛但恐
數年莊徽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于所聞曲
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押闔之書不覺流而為機
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為放
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既也耳
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類其
人品可不脊哉雖然揅縱橫虛無之弊者在于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十三
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
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
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
思卽不然而亦不至于為縱橫為虛無也故曰
文章以理為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
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為文章不迂則腐僕
斷以為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
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皆稱
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

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于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疑神于此務必至于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䟽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三

答同志問族譜書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于君子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尚矣第史之爲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爲主譜之爲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爲主不可一槩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

不然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自以爲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微顯聞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卽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而後爲直哉無論族譜卽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戒此區毫髮不可諱者尚且于職官一類但寓褒貶于三十年之前于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十四

之書為後人報復恩讐之具也又誰為之作備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于始而猶沾沾以許為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哉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于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于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奉許敬菴老師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十五

從吾不佞不能勉自策勵以答老師之知然繩趨尺步何莫非老師賜也猥托榆枋敢云自致顧影增慙滯源感德恭惟老師門下主盟吾道表範人倫允為後進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緒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况從吾夙辱陶鑄被化尤深所不祗然矜奮而甘自暴棄其若上負名教下負生平何微倖以來日夕兢兢尤甚于諸生時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實得于身心而資聞學嘿恒不免二三之擾奈

何老師時惠教言閱其愚而匡直之幸甚今天子寤寐著英尊崇理學行將起老師于東山為學士大夫典刑為斯世斯民造福是又中外士紳所共為引領者豈從吾一人祝願之私

答李詢菴同年

承教巧拙二字深服特識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烏用巧為也時請帶師貽書畧云聞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弟又為之說曰聞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有數絕不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十六

萌一毫揀擇之心夫既無揀擇矣即巧將安用之年丈古心質行卓爾不羣弟年來每與淑遠諸兄弟談身心之學惓惓念詢菴不置詢菴勉旃母以拙之一字為迂也

答饒顯祖同年

郡守古稱二千石其展布所學使元元受福視監司更切弟殊為年丈喜至尊論謂此正學問明證日弟爽然自失矣學問原非佞虛臨政蒞民靡匪實際事上接下摠屬真修所貴透悟者

透悟乎此耳。敵差幘負黃閣，拮据孔巖，况弟以病軀當之，其不勝明甚。惟是兢兢一念不敢輕易放過，此可以盟之幽獨，而亦可以質之年丈者也。惟年大，不惜歲規，震發蒙蔽，幸甚。

答蕭慕渠老師

從吾自歸，歸來一切時事不敢聞，惟與二三同志立會講學，以求寡過于萬一。承教出力擔當，從吾雖非其人，實不敢不勉也。第聖賢道理原不落口耳，而以口耳擔當之，則支原不涉意氣。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七

答強容菴侍御

承教隱居求志，行我達道，夫入之志不同，有志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氣節不可以兼道德。求志者，惟求志此道德，譬如樹培其根，水濬其源，異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于事功，遇氣節則氣

節而非倚于氣節，不患其萃不茂而流不長也。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謂何竊恐古人亦不若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路志在強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強兵矣，如或知爾而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如或知爾而畀之，禮樂之任，亦志禮樂矣，如或知爾而畀之，強兵之任，三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其所志，而所志者又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六

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有所倚，故夫子獨喟然于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功，氣節于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遙曠達而已哉？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况後世之志事功氣節者，不求進于道德可乎？不然喜談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為功名客氣所累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為何如。

與友人

吾儒之學以孔孟為宗，二氏之學宜所不道，門

下才大學博言孔則孔言孟則孟言佛老則佛老任其揮霍無不如意此自門下緒餘非可以淺近窺測者第恐學者聽其言不得其意志淆兩可功分多岐勢且必進二氏而絀吾儒其所關係不小且今聖學不明異端蜂起非門下砥柱中流又孰與迴狂瀾而障百川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言距佛老者聖人之徒也昨因賤恙不能多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馮少墟集

卷五

七

不去即此是良知也不知門下以為何如

答達確齋給事

王使君人至辱翰教展讀周環宛如疇昔雁塔之會愉快可知弟茫不知學而比年靜中體驗益覺學問功夫不容易言大抵悟處欲高欲透修處欲實欲確故言知不言禮名為虛見言禮不言知名為循跡一以貫之此吾儒之正脉而易大傳知崇禮卑之說也近世學者多馳騁于虛見而槩以規矩準繩為循跡其弊使人猖狂

自恣流于小人而無忌憚此關係于人心世道不細弟方妄為此懼而來諭獨揭此四字為言真可為近世學者對症之藥且年兄如此用功同志自當興起而猶然以旁無疆輔為歉得非造彌實而心彌虛邪景逸桂渚二兄誠吾道中不易得者第愧弟非其人耳聚首何日願各努力

答涂鏡源中丞

遠辱翰教深感提撕大學稱至善此性體也知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廿

止者知止于至善也知止則見不落空心不涉妄此所以定靜安慮得取之左右逢其原耳修身為本功夫正在此而世之學者多談玄說虛舉至善而一空之令人茫然莫知所止其蕩檢踰閑無所忌憚何怪焉老公祖倡學榆塞獨揭孔曾之宗其有功寸吾道甚大從吾多病暴棄自每旬會講外日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終不敢自信不知知已何以震發之使不終于

暴棄幸甚神木高君能知皈依門下將來造詣必不可量聖學源流此刻大有關係初學之士縱有志向苦乏見聞得此可以探崑源而陟華巔矣使旋此謝臨楮皇悚

又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方切愧懣迺辱手教儼若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謹言言經濟蓋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歛衽從吾不肖年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世

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不假一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爲道盡之則爲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也如是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知擴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

敬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擴知能之良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觫觫之牛不肖嘽蹠之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推不忍之心以愛百姓推不肖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功夫盡性者卽盡其所率之性由功夫以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于惻隱見其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淪于玄虛便落于曰耳新民不涉于功利便流于刑名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爲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承指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爲諸生一聞發殊爲至願第病體支離不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又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世

承教易義佳刻讀之大撒蒙鄙夫易道難言又
矣徇迹者既泥于象數而崇虛者又索于渺茫
聖學幾為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
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亦
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承教戒慎不
覩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老公祖
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
言者而要之以體為主蓋得其體則其用自然
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或諄諄言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三

用者蓋欲人由用以識體耳孟子謂惻隱為仁
之端而以乍見明惻隱之皆有益舉乍見知惻
隱為用為率性之道欲人由端識體知仁為體
為天命之性也指點出萌芽正欲人從此好覓
根本既覓得根本則不惟萌芽是即枝枝葉葉
皆足矣故孟子前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後
直說惻隱之心仁也蓋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
用之非體此所以直說惻隱為仁而不必更言
其端耳且此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

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骸骸之牛此
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
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
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
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于不覩不聞之時
然後識性體是不落于親聞也若謂其親聞
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
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
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三

又何為專以不覩不聞為性體乎未見入井而
胸中已涵一孺子未見骸骸而胞內已具一全
牛先天脉理房皇周浹故曰至善至善者性體
也在易謂之太極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
之未發之中知止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合下
便見性體合下便得未發之中如是則身心意
知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豈有不發而皆中節者
哉此大學知止二字所以兼體用而言所以為
妙也中懷縷縷不知是否又不得面相印正惟

老公祖詳教之是望是懇

又

項厚翰教大慰離索夫性學難言久矣如知愛知敬此良知也然必有所以能知愛知敬者此性體也至善之性體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豈待孩提稍長而後有知愛知敬此感而遂通境界然不惟愛敬未感之前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寂然不動雖知愛知敬之時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亦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未發之中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廿五

此所謂天命之性戒慎恐懼正戒慎恐懼乎此耳大學至善蓋直指性體言此曾氏之學所以獨得其宗也承教知止二字此聖人爲後學開宗立教至精至要之言非實體諸身來見其妙旨哉言乎從吾山中無事閉門功課亦只有此第未繇一領面教恐不無南越北轅耳腴貺遠頒其何以當對使拜嘉處此佈謝

荅楊原忠運長

不佞踰伏深山聞門下聲稱藉甚竊神交之日

久近余懋吾亟道門下惓惓不佞威意不佞方圖修訊乃使使奉書既儼然先之矣此其謙德虛懷卽古人寧多讓焉且感且愧其何以當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十六字而孔子括以學之一言此正先師契緊爲人處此其功真賢于堯舜遠甚故子思解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解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見聖門之學全在心性上用功非泛泛然向外馳求也世儒不知有心性者多炫聞見以爲博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廿六

其究也失之泛濫固不是至于知有心性者又黜聞見以爲高其究也失之空寂尤不是此聖學所以不光而世道人心所以不古若也故以心性爲本體以學問爲功夫元元本本歸根復命此聖門一貫之學非深造自得不及此承教疊疊千百言遡聖學之淵源扶異端之流弊援古證今批郤導窾三復爲之欽衽至于途說云始也陶沙見金而終也瓦礫皆金始也遡流窮源而終也左右逢源可謂直透聖真獨得孔氏

之宗矣其有功于道術不小明儒四語切近精實敬當置之座右不佞初不知學長而悔恨生平多病居諸浪擲不覺五十又一老矣幸門下不佞提撕共弘斯道魯陽之戈尚可揮也使旋肅此報謝馮楮神馳不盡

又

不佞三年以來雖辱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與昨愿左顧獲領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頃釋第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為歉耳顧生回得接手札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七

婉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為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為愧悚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拙錄微惠弁言獎誨過情愧非三都何當依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為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而道體豈落于覩聞即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於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于隱微即莫見莫

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不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即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于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慎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不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慎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明境界慎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六

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即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去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為道體則可覩可聞為飛魚躍獨非道體也耶是道偏于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

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
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
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
動機括處點檢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
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
動機括處再一點檢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
當故特率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
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
專在于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廿九

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
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冥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
爲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
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于中久
矣承諭及取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爲是否小
刻二部奉覽使者不能久留住序容刻成覓便
導致先此附謝

又

小喜長蘆之行不佞抱病深山不克馳祖至今

爲歎日惟擊壤鼓腹歌緇衣甘棠之詩以寄
思耳疑思佳弁梓成有日苦乏鴻羽茲因許生
之便謹具二部呈覽許生下惟發憤滿望高擢
而抱璞不售人皆扼腕渠略不介意此其所得
又在世俗功名之外矣不佞益器重之今秋敬
鄉應試朋友相從者甚衆俱勃然有志於理學
殊爲吾道得人喜又殊爲敝鄉士風喜凡此皆
老公祖曩日倡明之効不佞敢貪天功以爲己
力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爲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卅一

堯舜則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今世道不及唐
虞只是人不皆爲堯舜耳若是吾輩大家着實
講明以斯道覺斯民則人皆爲堯舜則世即可
爲唐虞矣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等責任願欲不
論在朝在山人人皆可做得白沙先生謂朝市
山林皆有事者此也從吾雖不敏願與門下分
任之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又

昨誦來教益見門下別來學問之密造詣之深

敬服敬服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于本體
功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功夫則至誠盡性其
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
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
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功夫則不惟其次
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力不得卽至誠盡性亦廢
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愼恐懼不得不然者
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
馮少墟集

所同有而況于聖人論功夫雖上知聖人亦不
能廢而況于下愚若不分析本體功夫明白而
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
毫功力雖講而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况本
體又有寂感功夫又有安勉又有不密混淆者
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
愈渾融愈體驗達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
便是堯舜之執中孔門之一貫才與自然而然
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盡性至命之學聖
聖相傳之正脉也若論功夫而不合本體則泛
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功夫
則懸空講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于聖學終隔
燕越矣鄙見如斯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向承捐
建書院厚分同志方謀置問會藩臬諸公聯鑣
會講別時欲另圖一講所與老公祖所見略同
卽于寺東開署創爲關中書院規模闊朗意趣
幽雅吾道似益有興起之機第愧不佞不才
當諸公盛舉耳向厚分業危脩理不朽之

獨不佞一人之感門下延州政蹟卓犖不凡誠
去思碑字字真切然又有書不盡者甘棠之詠
語豈虛哉辨學錄中直把人心作道心一句改
為氣質作義理故再以二冊往向所奉者亦望
更之何如

又

吾儒之學以至善為本體以知止為功夫而下
文云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
格物乃知止以前功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
馮少墟集 卷十五

至者知止也丟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
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靜坐原是吾
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若必欲靜坐數十日徹夜不寐而後心目中
真見此異端坐禪放光之說非吾儒之旨也且
人之精神有限嚮晦入晏息自是當然只不如
率予晝寢可耳若無故十數日徹夜不寐即強
壯人亦生病矣且無論聖學恐亦非養生之道
也況三十夜氣之說全重一息字若數十日徹

夜不寐是數十日無夜息矣其何以養平旦之
氣而存仁義之良耶吾儒之所謂太極蓋指生
生之實理而言故曰生生之謂易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故六陰既剝一陽即復可見天地生生
之心未嘗一日少已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
吾儒之正論也若曰天地原是一團陰氣全藉
日之一點真陽才能生物如冬天去日遠便寒
夏天去日近便暑可見至於月與星俱藉日之
光以為光知人之一身全是一團血肉陰氣只
馮少墟集 卷十五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

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為無
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
小心齋訓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
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為痛快的確不佞
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
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顛墜顧
先生真其人若不佞何敢當哉顧許兩生一向
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寄書者為
真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憤也

馮少墟集

卷十五

廿五

又

穀日雪晴掩閣啞坐忽墮雲翰破我寂寞喜可
知也聖賢學問揔在此心彼不知求心者無論
即知求心而索之虛無寂滅之域是異端之所
謂心非吾儒之所謂心也其弊尤甚於不求故
年來不得已以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
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
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
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此者也

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數
語大書于書院允執堂屏欲與同志同勉之而
來教謂吾輩誠能終日體此數語時時點檢時
時收攝如蘧伯玉之寡過未能如曾子之戰戰
兢兢子思之戒愼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勿忘勿
助便是下學上達功夫本體合而為一而自無
支離猖狂之失矣旨哉斯言若以一得之語為
不甚謬妄者千載聖學何幸當吾世而如日中
天豈不為吾道一快哉第東西間隔不克聯床

馮少墟集

卷十五

廿六

劇談為恨快耳聞昨夏台體有脾泄微恙今已
大愈喜甚喜甚不佞亦有此疾每入秋即發近
年夏間禁忌瓜果至秋遂不發矣口之於味一
句不惟養德亦養身之要訣也

答喬裕吾同年

昨歲郭子至得手教莊誦再三如侍臯比辱惠
詩扇詞翰兩絕詩教中異端此日紛無忌先聖
從來慎獨知只此二語崇正開邪開闢鎗聖
學無餘蘊矣別來精詣至此伊洛淵源當在年

文教服教服弟生平善燕不耐勞役雖深居簡
出而書院會議必不敢輕每會林下諸老有扶
杖赴會者有携子孫聽講者其他同志咸集彈
琴歌詩人人踴躍第愧弟非其質耳不知年文
何以教我使無貽名教辱詩扇二柄小刻六種
請政萬惟不悞郢削尤仍至愛

與楊晉菴都諫

昔橫渠講易聽從者已衆一夕領二程言而卽
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于此足見同志講劇之功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世

最爲契緊從吾惜不知學不敢望橫渠萬一而
仁之則今之二程也顧東西間隔不得時時領
教奈何孟叔龍集一部奉覽憶吾三人鼎足談
學曾幾何時頃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
乎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慨韶華之易駸念學
問之難窮願共努力俾千古斯文之統不至當
吾世而落寞卽東西間隔不減芝蘭同室也何
如何如

答朱平涵同年

別年兄廿有三年矣頃周達菴年兄使至得
教大慰轍渴方今理學大明眞儒輩出而年兄
躬行實踐遠宗鄒魯近接伊洛海內共仰爲山
斗弟卽遠在西僻必不敢暴棄以負夙昔承教
謂今人只是自足自誇此誠近日學者頂門之
針先師論學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一則曰
何有再則曰何有此豈過爲貶損蓋道理無窮
學問無盡惟聖人見得眞識得破所以有此言
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望道未見皆是物也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廿八

滿街皆是聖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論本
體非論功夫是論大家非論自己若不下功夫
而自家便認做聖人則病狂甚矣年兄下一轉
注謂天下決有聖人自己決不是聖人又何等
警策蓋自以爲未能乃其所以爲眞能自以爲
何有乃其所以爲真有也先師家法原是如此
彼自足自誇者原是不知何足惟焉弟素多病
丙申歸來賤體頗適因與山林舊游立會講學
于寶慶寺不意自戊戌一病閉關九年壬午

之始復舉寶慶之會而已酉冬藩臬諸公爲寺中不便特爲弟開一書院雖講有專所同志益爲興起第愧弟不足以當之耳許師捐館深爲吾道悲悼聞師已得謚而許長兄又得蔭當路又爲師建祠微年兄之力不至此同門當共感之寧獨弟一人也年兄有三子二女麟角鳳毛方與未艾聞之喜甚弟有二子二孫弟素無婢妾一切家事俱老妻與長兒料理弟庶得一意講學此微有天幸者也負郭田百畝俱先世所馮少墟集卷十五

答汪明卿學博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爲賢爲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以皆可爲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

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于自棄亦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顛蒙未有不醒然悟蘊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既則疑終則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關中書院人心益爲踴躍同志益爲興起駭駭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鱸鳴鐸以理學爲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寔百二文運之幸也佳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充得聖學真脉而未云醉後狂言亂醒時

愧悟存于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為痛快兩
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
佞之道于邊鄙夫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
舜孔顏之道于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
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也以天
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即傳之天下萬
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于此無所損于彼有
所益于彼無所損于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將
焉少墟集

間未嘗一日不明卿在口必指相晤之期當在
明歲明卿估計時耳使旋草草佈悃便中時意
德音尤感

答李真軒老師

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誠可為世道喜第高
明之士多講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無惡既占地
步而無善又開便門竊又為世道憂從吾生平
善病不知學問昨辨學拙錄聊以敷衍師傅私
用警醒寔無所得承示弁言挾西極之隱病剖
中魯之微言如靈曜當天幽隱畢照彼佛氏無
善無惡之說不待辨而自知其非矣且古今關
佛之圖多如老師此序絕未曾有蓋天地間不
可無此一篇大文字吾道中不可無此一篇大
議論何幸惜鄙言發之此世道之幸非徒從吾
一人之私感也後學小子不知鄉里先正何况
尚友千古闢學編姑以紀述先正學術之槩愧
筆力不足以發之微惠佞晏諸先正沒且不朽
承諭康僖公學問實其父端毅公成之石渠意

見有裨經學康僖公傳中業已補入矣近又示胡可泉秦州記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補入周傳內可見深山窮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實踐之士第患無人物色耳聖學以求友為要兩兄入太學友天下善士而老師庭訓又日督之不惟聯翩兩宋科名即程氏兄弟之學亦始基于此矣吾道幸甚因便肅此佈謝極目山斗心神飛越不盡

答江劬見比部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

敬同年中理學甚盛至于挺然粹然如思岡兄者尤不多得雖千里間隔未由面晤正欲借藉號以商正所學而昨見邸報知作古人為之歎歎累日頃承翰示知家既四壁而一子又釋未婚何天之報施善人至此耶益令人傷重不已平日不知有著述否如此高賢咳唾必有關係門下便中貽書于家令其收輯遺文仍借大筆升而傳之貴精不貴多但得一二冊行世則此兄為不死矣何如何如

答鄒南阜先生

近世學者多口實超悟弁髦規矩而曰一切無礙其害道不小承教獨提規矩二字無令放鬆而以小心翼翼為真家法可謂大有功于吾道矣是非毀譽自是人情常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必無益雖然又安得化石為玉使共偕大道之為得也

又丁巳冬

今歲徽州大會汪登源余少原諸公以書托貴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十四

門人江汝修跋涉數千里見召且約會畢偕二三同志訪翁丈于水田不肖初亦欲藉此登龍以肅生平之顛柰賤恙偶發留致修兩月而竟不克如顛柰何見翁丈集中亦有答新安書院諸同盟啟讀至念神交千秋比席思道乎萬古同堂為之躍然不肖亦可藉以自解耳

又

頃魚客至辱詩扇佳刻謝學問要日減又要日增易之益卦是日增之說也損卦是日減之

說也增非增其所無不過復其所本有減非減其所不過去其所本無本體如是功夫亦如是此吾儒一貫自得之學也何如聞貫邑仁文書院重加修飭大興講會研喜不肖生平多病又不能治家人生產業近病體日益衰家事日益窘惟是講學一念日益壯益堅可也承教林間光陰天與君所賜無得虛過敬用佩服

荅余少原廷尉

頃江汝修至辱翰教深感道體無窮學問無盡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

學者不廣求師友縱下苦功終無長進故先師當年轍環天下周流四方豈漫遊也哉正所以尋師取友講明學問也而或者不知謂專欲得君行道以求一過則誤矣貴郡大會尤不肖所願分一尺光者遠辱台命此正可以明證學問一大機會也即跋涉豈敢有憚焉第病體支離瞢瞶不前奈何惟老公祖時惠鞭影策我桑榆則雖隔數千里與會講一堂無異耳汝修歸肅函佈謝臨楮不勝皇恐

荅楊原忠郡守

聖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見得若行事縱恣而曰我能了悟心性其孰信之此孔子講學懋懋於孝弟忠信博約知行有以也目欲求孝弟忠信之理盡知行博約之功使日用行事件件恰當又不專在行事上用功須是在心性一念上用功庶功夫不落口耳而行事始得恰當此曾子所以有慎獨之說也雖然若只在一念上用功則一念未起之前平素豈遂無功夫邪且無論妄念多而真念少主人難以措手即真念多而妄念少主人亦不勝其點檢矣如此即慎獨功夫亦有不足恃者此子思子所以又有未發之說也未見孺子而惻隱已具未見鰥鰥而不忍已涵此所謂性體也此理無蔽無臭不覩不聞為天地根為萬物命于此時時戒慎時時恐懼隨處皆知行博約之功滿腔皆孝弟忠信之理有不起一念自無妄有不躬行行自皆真庶乎慎獨之功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

自然省力而日用行事自然恰當矣此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所以為千古聖學之原也慎獨未
發正所以發明孔氏之旨非未發之說精于慎
獨而慎獨之說又精于孝弟忠信也至于前啟
中本體有寂感功夫有安勉二語尚未請教夫
聖學以心性為本體一念方萌如大學所云意
是感而遂通之時然感而未離乎寂故謂之獨
一念未起如中庸所云未發是寂然不動之時
然寂而能涵夫感故謂之大本此俱指本體說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七

故曰本體有寂感如其次致曲下苦功夫不待
言矣如至誠盡性豈遂無功夫邪故兢兢業業
忘食忘憂功夫都是一樣只是自然勉然處不
同耳非謂至誠盡性全不用功夫也故曰功夫
有安勉至于頓漸之說嘗謂志頓而功漸如孔
子十五志學當下便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非
頓乎然雖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豈能當下
便從心所欲不踰矩須是由互而不惑知命耳
頓而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漸乎大抵學

問本于心性頓則志決漸則功深頓漸皆非
然頓則虛漸則支離頓漸皆非矣門下以為
何如

與趙夢白先生

講學之名不可驚亦不可避世教衰微民不興
行久矣為今之計更無別法亟宜提此二字使
學者望而趨之期而至之或亦可以救什一于
千伯耳譬如聖鶴于東必不射天於西雖不中
亦不甚遠且天下事有真必有偽于數十人中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七

與鄧允孝布衣

別來三復游秦佳刻筆氣超脫不羣從此熟去
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憶昔有一文人曰周程
張朱不能為詩文托之理學遂成名於後世意
蓋嘲之也一客應云周程張朱不能為詩文一
托理學尚且成名于後世若能為詩文者而又

從事於理學其名豈不在周程張朱之上邪其人大為惶愧因悟而為世名儒不佞聞其言快

荅吳繼疎中丞

弟素不嫻古文辭而又以賤恙諸凡應酬文字槩從謝絕昨辱台命正以老年伯為一代理學之宗而老年丈又趨鯉庭而執牛耳是以藉此印正所學寔不成文也而老年丈不加改削遽付梓人非弟請教意矣近且學益多侈異說而略躬行弟安欲以身挽之而力不逮弟自歸山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十九

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荅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偃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光陰易過而學問難窮不知老年丈何以終教我使不至大為同袍辱望之望之詩扇一柄悽咲

荅韓旻阜司李

不佞雖妄意聖學從事有年而質闇功疎寔無

所得頃辱詢堯其何以當孟子以雞鳴善利二

念分舜蹠兩途此正喫緊為人處蓋論先天之

本體則一念未起純然是善安得有利誠有如

門下所謂濤泓止水一團清氣云者是未起念

以前之境界也自念起而後有利之一端與善

分途耳論先天之功夫則一念未起培此善根

利從何生誠有如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加攝持

法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功夫也自功夫疎而

後有利之一途與善爭馳耳然天下無一念不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

起之人亦無功夫一念不疎之人所以雞鳴之時不是善念便是利念故孟子就此起念之初剖聖狂之路令人審察而致決非謂雞未鳴念未起之前遂可不孳孳而任其念之或善或利也今日雞鳴念起之後孳孳為善明日雞鳴念起之後又孳孳為善則明日之孳孳固屬既為之後固屬後天而今日之孳孳以明日言又屬未為之先又屬先天矣今日之念起是善是從太體中露出端倪倪明日之念起又是善是從功

夫中露出本體如此做去庶乎善念漸多利念漸少久之純是善念絕無利念矣到此境界則雖流行汪洋放乎四海之後依然渟泓止水一團清氣之初也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動念之始要加一攝持法使箇箇走往堦路去不走往利路去旨哉斯言深得聖學之源矣竊以為只每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不孳孳為利便是攝持法便是先天功夫更無別法雖上知不能無人心既起念之後誰敢自認其無利雖下愚不能馮少墟集 卷五 五

荅羅匡湖給諫

頃接翰教二十餘年之別得此宛承色咲喜何可言聖賢學問要在悟性天命之性不覩不聞如因敵敵而不忍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忍敵敵者果可得而覩聞否因噤噤而

不屑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屑噤噤者果可得而覩聞否此不覩不聞之性體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門謂之一貫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得之為天命之性為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學問在此處得力則本體一徹無所不徹即萬感萬應與靜中未發氣象毫無加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其寂然不動者依舊寂然不動故曰不覩不聞下文章曰不見變曰不動成曰無馮少墟集 卷五 五

荅黃武臯侍御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為的確痛快第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不容不辨何也良知

字即就心體之靈明處言若云無善無惡則心體安得靈明又安能知善知惡邪其靈明處就是善其所以能知善知惡處就是善則心體之有善無惡可知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即就先生知善知惡是良知一句證之也先生又云為善去惡是格物必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則為善者為其心體所本有去惡者去其心體所本無上知可以本體為功夫而下學亦可以功夫合本體庶得致良知之本旨今日無善無惡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十三

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子思未發之中一句證之也或者又以鏡喻云照妍媸者鏡之明無妍媸者鏡之體若以有善無惡為心之體亦可以有妍媸為鏡之體邪不知知善知惡之善惡字即妍媸之說也有善無惡之善字即明之說也鏡之能照妍媸處就是明鏡之明處就是善非專以妍為善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以鏡喻之說證之也且余性素喜靜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心甚樂之間以語同志同志曰子不信無善無惡之說今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即此可見無真無妄非無善無惡之驗邪余曰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見有真無妄非有善無惡之驗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自家靜坐之久證之也此善字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即心之本體人之所以異于物者正在于此不然知善知惡是良知何人能知而物不

能知邪又何人能致而物不能致邪人能知而物不能知人能致而物不能致正以人之心體有善無惡而物之心體無善無惡耳天命之氣質人與物同天命之性體人與物異故人率人之性便能知愛知敬便謂之道物率物之性止能知飲知食便不知飲食之道矣先生良知二字正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處先生致之一字正在人物之所以分途處用功此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也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五

答張居白大行

承教性情善惡之旨反以玩味門下近日何潛心精詣至此聲色臭味此氣質之性也其或有發而中節如聲色之得其正臭味之得其正處便是仁義禮智既是仁義禮智情安得不善而不可遂以聲色臭味之性為善仁義禮智此義理之性也其或有發不中節如仁義之有所偏禮智之有所偏處還是氣質未融氣質既未融情安得成善而不可遂以仁義禮智之性為中

間尚有不善仁義禮智正是善之別名復性者變化此氣質而復此仁義禮智之性之本體也朱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間有智者千慮之一無足為文公病也王文成之學真得失正不相妨其得處在致良知三字直指聖學真脈且大徹晚宋以來學術支離之障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于立言也往往拋却自家心性而以考索聞見為學人品雖真而學脈多雜若曰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五

著述不多不足以為道學耳故以薛文清之賢止因其著述少遂久稽祀典自良知之說行而人始知箇箇人心有仲尼不專在著述多寡而文清始獲從祀其然有功于世道人心何如此文成得處不可誣也其失處一在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翻孟子性善之案墮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病今佞佛者至今借為口實一在舉學庸首章必欲牽附而絀文公以窮理解格物之說不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言

非歟一在低昂朱陸太過而以影響疑朱仲晦以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見不知文公臨終時猶改訂誠意章註集註或問不知費一生多少心思安得以為未定之見而啟後學之惑此文成失處不可諱也大約孔孟而後諸儒各有得失不能盡同是在學者去短集長毋令瑕瑜相掩可耳清任和不同而同為聖去奴死不同而同為仁朱陸薛王不同而同為儒總之皆吾師也近日信文成者偏信其失處以致懲其失馮少墟集 卷五 五七

答顧良知布衣

足下精於醫且尤志于儒不佞感足下且尤愛

足下顛足下益自愛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故其詩曰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善學陽明者必立身行已無一言一動不求合于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踰越處方謂之真能致良知方見其學透本源不然還是知未致還是本源未透不可不察也譬之用藥治病然必深識病源而後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亦必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而後見其果能深識病源不然即自號曰深識其孰信馮少墟集 卷五 五八

答楊晉庵都諫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從吾六十矣而猶不知五十九年之非惶愧又當何如茲小豚知弟生平芝蘭莫如翁丈不自揣度唐突綠筆誤辱珠玉第獎借過情令人踟躕不敢當耳厚貺遠頒不敢緊辭肅此附謝不腆綉緘伏惟莞納弟居會城人事瑣瑣不得已僻靜庄居非會講不入城市多病之軀頗得靜攝

之効至于賤日一切宴會交際樂從謝絕晨興
推焚香告天以祝 聖天子萬壽晚同二三同
志在書院中烹茶以當杯酒歌詩以當音樂淡
中滋味最覺深長看張筵設樂徵逐叫號于酒
肉場中不惟心非其好力亦不能給也仁兄知
我言之必發一嘆

答高景逸同年

學問源頭全在悟性而戒慎恐懼是性體之真
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之真條理于此少有出
馮少墟集 卷五 五九
入終是參悟未透今日講學要内存戒慎恐懼
外守規矩準繩如此才是真悟才是真修才是
真滿洒受用不知老年丈以為是否

答史蓮勺侍御

長安距渭上不百里而不克時領塵誨徒切饑
渴夫學之不講久矣翁丈毅然任之讀學庸問
辨不覺手舞足蹈為吾道喜中多精語未易縷
悉朱文公以必至于是而不遷解止字最妙今
人亦有至於是而稱止未幾而復遷者此古人

所以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也翁丈以純
亦不已解止字尤妙若遷則便是已矣必純亦
不已才謂之止而不遷不遷者非自足自滿駐
足於此止而不遷也故止於至善止字為好字
眼止吾止也止字為不好字眼若看得不活而
第曰止於是而不遷以此為駐足處則是止吾
止也之止非止於至善之止矣翁丈以未見如
傷辭純亦不已更得大學止字之旨至以羞惡
良知論見君子而厭然以理之本體人之靜時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六十

論無聲無臭不觀不聞修身須先行於妻子慎
獨在常視乎鬼神尤令人悚然快然佩服不已
第葑菲之言亦辱採擇不無形穢之愧奈何近
南佺老輯越中述傳真稱陽明知已二丈山中
乃作如此工夫橫渠涇野之風當自渭上大振
此所以喜也使旋草草謝教諸容嗣布不一

與王保字郡丞

從吾不佞景仰山斗積有歲年近從賢肖益得
有道之詳至如平定救荒永平佐政尤卓卓在

人耳目者殊為世道慶幸第無繇音問為歎耳
吾鄉橫渠張子其尊人當祀啟聖祠昨畢東郊
公祖業已題請矣至如後人二百五十年當道
諸公止在吾鄉物色竟不可得向待罪長蘆
州曾送有志書彼時未得暇閱且并其冊籍失
之山中無事近有一客過所得灤州舊志讀之
見橫渠後人從金元已流寓于灤且累朝俱有
恩典載之甚詳讀至此不覺踴躍為先儒喜望
臺下取志行查移文吾州成此盛舉是臺下無
馮少墟集 卷五

又

向得華翰知橫渠先生後裔在灤大為吾道
快鳳翔太府沈公祖聞之喜甚即具書奉謝併
致書永平太府項老先生欲得永平一印信

文可據以申呈吾省當路便於題請耳沈公
祖篤志理學力以表章先儒為已任國朝二
百五十年闕典直待今日良為奇遇吾輩為桑
梓先儒尤當竭蹶成之以竟千載不朽之事諸
凡借重鼎力知不待從吾詞之畢也謹此稱謝
鳳翔差役專為此事更望垂青臨楮繾綣不盡
答王蒼坪明府

昨唐突佳刻亦美則愛愛則傳意耳過承嘉惠
當與同志共之老父母功德無涯矣知感知重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空

沈刻併領肅此佈謝張橫渠先生後人一向諸
公祖俱在鄆縣物色而竟不可得昨見灤州志
載之甚詳頃移書永平王保宇二守查已的確
倘得借重鳳翔府移文永平府得一印信公文
可執以呈請兩臺縱目前不能比程朱例遽徵
恩典則今日既開其端他日必有竟其事者則
創始之功當與天壤共不朽矣此知老父母所
樂聞者敢併及之

與沈芳揚太府

久聞老公祖力講理學種種作用卓犖不凡私
心景仰有日第閉戶深山久缺聞問耳頃辱翰
貺先施宛承聲歆感何可當橫渠先生苗裔已
托永平王保宇二守行查的確辱老公祖下詢
此斯世斯文之幸也橫渠可作亦結金蘭老公
祖自道也從吾惟舉首加額為吾道稱賀為老
公祖稱謝而已佳剌周李二書繼往開來功德
無量敬用珍藏灤志一部奉覽橫渠家譜寄在
張心虞處老公祖取而觀之何如外拙剌數種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李三

請教臨楮不勝皇悚

又

使至辱翰教獲覽老公祖與永平公移與橫渠
先生族人書禮併與王保宇二守書老公祖為
此舉可謂委曲詳盡無所不用其心矣殊為吾
道踴躍不已 國朝二百五十年缺典直至老
公祖今日始舉真所謂時如有待道不虛行者
也謹此三肅稱謝外從吾與王二守書已附使
者矣併復不一

答吳百昌中舍

文公之學粹乎無議故新建亦云吾于晦菴有
固極之思可見新建寔未嘗不尊信文公也今
學佛者多借新建以詆文公是非悖文公寔悖
新建矣今為吾道計惟當辨佛學之非而不當
非學佛者之人辨其佛學之非則彼知其非當
自悟若非其學佛者之人則同志中先自立形
跡又安望其逃而歸哉况亦非以善養人之道
也不佞關中書院每會雖無人不容而必不敢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李四

答陳可績茂才

人心道心不必深求不必遠求如一念敬便是
道心一念肆便是人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
傲便是人心一念讓便是道心一念爭便是人
心一念真便是道心一念偽便是人心一念信

學便是道心一念非學便是人心於此
識便是惟精一一體驗便是惟一察識體驗
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
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曲為解釋反覺支離寫
藤

答南二太中丞 癸亥

八閩夙稱海濱鄒魯而台丈以理學世家節鉞
其地天益為吾道藉重也幸甚幸甚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百姓承教一敬之內定有許多作用
馮少墟集卷五
且有許多轉移妙法原非空空作啞禪也最是
最是中庸說無為而成而一則曰有九經一則
曰有三重二有字正與無為無字相應不然則
老氏矣惟其有才討得無此修己以敬所以能
安人安百姓也何如同安有洪芳洲朝選官刑
部侍郎目不成遼王獄為江陵所恨罷官仍假
他事下獄竟斃獄中此古今第一奇事冤事台
丈為一表章之何如

馮少墟集卷十六

雜著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百二別言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榆陽六載于茲
內脩外攘功高一時茲晉秩大司馬總督宣大
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為別余惟先
生勲勩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為
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
馮少墟集卷十六
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
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為宗今學者合下便見性
體余向叙先生語錄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
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得已
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
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
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
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
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

思議感于君則能忠感于親則能孝感于兄弟
則能友愛感于朋友則能信感于百姓則能撫
綏感于異類則能制禦感于孺子入井則能怵
惕惻隱觀于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
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及一切華易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覿不聞
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
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
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

馮少墟集

卷十六

雜著

六十一

發發皆中節即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
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
于容執敬別高不至于玄虛卑不至于機械聰
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
不然聰明睿知不用于容執敬別必用于玄虛
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如不知之為愈
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為宗
者兄得聖學真脉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
皆為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為良

知其勢必以縱欲為致良知流弊至于蕩檢踰
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
以理言知而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
故單提知止二字為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票于
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檢踰閑以自
逸于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真
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以見
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于荒陬見異學之
昧瞽于性宗真不啻見孺子之將入于井怵惕

馮少墟集

卷十六

雜著

六十二

惻隱之心真有不察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
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
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溶成一片此吾性
之所以為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
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肖自
髫年趨庭即知有聖賢之學在苒至壯猶愧道
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于京師乙未再講
于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

卒而先生入秦余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荆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八荒外二語相訪余才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為先生聖之以為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釋褐後書件自第二則

士君子釋褐後不可不志了秀才氣味凡事謙人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五

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

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董揚王韓優劣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敝舒下帷發

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茂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鑒鑒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為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十

如太玄果佞也衆人不好與佞何損而汲汲于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虫之技既曰壯夫不為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于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于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邪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

氣與道術世教何補惟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
千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
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
當衆口噤噤中慨然以著述為已任其立言指
事一稟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周極之恩即
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
周夫子然且予之况通之于仲尼何後世耳食
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于老莊輩又執何辭
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大平十二策嫻通出處

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十一

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惟而律通則與懲羹
吹虀何異况獻策不報即飄然賦東征之歌還
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于出處間豈不
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
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
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
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
取材于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
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

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
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墮其有功于吾
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
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師之
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為文豈顯顯刻
畫于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
遺憾愈于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
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三子之為文也淺而
于道也合惟之為文也深而于道也離此董揚

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十一

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乎曰余又
有取于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

雪夜紀談

壬辰冬余卧病山齋友人蕭輝之氏雪夜過訪
相與同燈談學問及賢哉回也飯蔬食飲水二
章余曰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古之聖賢見得道
理分明胸中自有一段樂處無等待無起滅故
曰不改其樂曰樂亦在其中味不改與亦字可
見此心常是樂的雖到如此貧時猶然不改猶

然在其中耳且真樂原不在外乃性體也人不堪處正是回不改處只不憂便是樂非不憂之外別求箇樂也此克已復禮之說也輝之曰真樂乃吾性體固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發憤時復有憂乎一憂一樂循環無端是聖心之樂又有間歇時矣余曰聖心只有此樂不樂必不肯發憤發憤忘食聖心必有所樂而為之者豈至樂以忘憂而後知其樂哉孔子發憤忘食顏子欲罷不能孔子樂以忘焉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十三

憂顏子不改其樂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輝之曰孔顏之樂固不因處貧改矣不知于富貴又何以處之余曰聖人非惡富貴而逃之但視其義不義何如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雲為太虛之障不義之富貴為心體之障聖心如太虛然故曰于我如浮雲掃浮雲而還太虛此孔子所以樂在其中也輝之又曰仲尼不為已甚舉世皆憂我獨樂無乃為甚乎余曰聖心如太虛然斷不肯自視太高

視人太低故曰從吾所好截一吾字若曰各人所好不同他從他所好我從我所好吾之樂在其中亦各從其所好耳敢謂天下皆憂我獨樂哉吾之一字何等平易何等含蓄若後世學者便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鏑矣孔顏之樂誠何容易嗟乎富貴貧賤正學問大關鑊處若欲尋仲尼顏子樂處正當在此處尋不然則墮于佛氏空虛間矣輝之聞余言喟然嘆曰妙哉道蓋至此乎孔顏之樂不必遠尋焉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十四

即此時吾輩坐談間燒燭啜茗四壁蕭然神怡心曠當下便是孔顏樂處又何必遠尋邢因相與歌堯夫詩數章而別馮從吾曰講學之益大矣哉先君子不肖以從吾命名豈徒名之已耶不肖三十有年有如夢夢今一旦與同志坐談始恍然有覺講學之益焉可誣也嗚呼顧名思義愧汗津津今而後所不發憤此學而甘于暴棄是負此良朋雪夜之談即負先君命名之意也可不懼哉因詳記之以矢諸異日

書周淑遠卷

周淑遠年丈終養家居既禪猶堅卧不起與余講學寶慶寺其于功名富貴漠如也歲戊申莫春余偕淑遠舉劉孟直邵丞楊工載進士宜孟庭刺史宜叔尚文學王惟大邵丞為華嶽之遊而華陰論張去浮率閩學諸生百餘人遮道問學相與譁于嶽廟之灝靈樓八家充然各有所得而淑遠因其伯母病力別余先歸余偕諸同志又講于青柯坪講于宜氏園越數日始歸馮少墟集

卷十六

華著

七十五

別李子高言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

于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為的確痛快為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學者信

馮少墟集

卷十六

華著

七十六

致良知之說者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有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波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是致良知功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華下李生崇巍潛心致良知之學有日頃同渭南吳生從儉負笈累糧不遠三百里徒步從余學

且時方隆冬，寒余留居月餘，見其志堅，惡苦卓有黃直卿之風，心甚嘉之。今歲暮，二生辭歸，因書此為別。聞生有兄崇峯，亦有志于此學，歸而以余言諭之，知其必有合也。

別李士占言

靈臺李生士占，于戊申冬介藍田楊司訓從學于余。時士占方自太學歸，因別家久，不能多留。約明年當專負笈卒業焉。越歲已酉三月，士占果來聽講，逾月而別。津津大有所得，潏別余無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

以為贈。竊念吾鄉自橫渠先生講學後，真儒代不乏人。而近日此學益覺興起，殊為吾道慶幸。夫聖賢之學，不在佞遠，即子臣弟友間而道在即。辭受取與間而道在即。日用常行，衣冠言動間而道在于此。一一盡道，使仰不愧，俯不忤，即此便到聖賢地位。聖賢非絕德也，後世功利習熾，人不知學，即有志于學者，不求之虛無寂滅，即求之詞章口耳，于是聖賢之學，視為絕德，不可幾及矣。可勝太息。士占今越數百里徒步來

學，此其識見力量，豈不超出風塵之外哉。余甚嘉之。于其歸也，書此為別。嗚呼，橫渠往矣，千古斯文之統，豈異人任。余不肖，願與士占共茂勉之，毋與俗同。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夫事功節義，理學文章，雖士君子所並重。然三者乃其作用。理學則其根本也。根本處得力，則其作用自別。侍御東郊畢公，理學名儒也。頃奉命攬轡西秦，下車以來，凡所為秦人士興除計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

者，靡不竭盡心力。如請罷權稅，請增解額，尤聲華大者。其事功業已膾炙人口，為秦人士尸而祝之矣。至于立朝封事，慷慨激烈，不避忌諱，而榻管搗辭，閑深奧，衍大有關於世教，即臨池緒餘，亦軼鍾王。而駕賴柳其節義文章，又何其卓爾不羣也。余不肖，屏居深山，于三者一無所有。而理學又有志而未逮。公不察而誤以余為可與言，命駕浚郊，縱談學問，闡名理析疑義，聞所未聞。嗚呼，公之理學是尚，可以津涯窺邪。公

今將還 朝余方杜門謝客愧攀卧之無從而
公復走書山中為別公之誼高矣余將何以報
公哉蓋公之言曰自聞教之後時默默自勘每
覺經年萬目鎮日焦思多從事跡上拮据雖于
地方事無有不竭之心無有不殫之力畢竟于
性命之學尚淺于涉茲弛擔東歸擬從靜裏鑽
研徧發聖賢經籍及有宋以來諸儒著述一一
窮究體認直欲從經事宰物之中取討歸宿務
使點滴歸源庶幾心與事打成一片然後敢言

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七九

周世嗚呼公之言精矣微矣聖學天機洩露無
餘矣余又何以報公哉嘗慨世之學者離心言
事則落渣滓離事言心則墮虛虛如公心與事
打成一片此正公深于性命之學而直接千聖
不傳之統者也詎止用世而已哉以根本為作
用使天下觀真儒之効猗與盛矣余自聞公教
曠然若醯醢之發蒙雖愧道之未聞而向所為
有志未逮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于異日時
及似候代駐節咸林東望三峯默然神往不

知公何以終教我也余且日夕望之矣

書江布衣卷

新安江汝脩學道有年近因夢蓮有感南阜先
生題無欲真字卷贈之諸同志各有言余讀之
良快夫人能無欲雖夢亦醒不然雖醒亦夢矣
有欲無欲學不學之辨也汝脩越數千里訪余
山房余為題此嗚呼汝脩醒人也余得無為說
夢也乎

別河津霽董五生

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八十

丙辰三月河津霽生獻誠偕其侄綿祚維祚董
生振祖偕其弟振世紹介張去浮先生書越疆
徒步問道于盲河津故薛文清公里也文清公
之學以復性為宗諸生有志于學惟求復性足
矣烏容枝指晦翁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
夫復其初則復性矣而必自效先覺之所為得
之余愧非先覺而文清公即吾輩之先覺也惟
效文清公之所為則可以復性矣又烏容枝指

雖然性為何物復用何功於此察之又察究之又究以至於無可察究處一旦豁然有悟才是深造自得如此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才謂之真能效先覺之所為不然縱依樣畫葫蘆竊恐其轉效轉遠又何性之能復哉故不效先覺不可以言學而不自得亦不可以言效諸生行矣願各努力即秦晉異地猶如晤言一堂也

馮少墟集

卷六

雜著

八十二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涇野先生語錄故二十七卷苑洛先生語錄故六卷海內傳誦已久至谿田先生語錄止存數則于嗟峨書院志中斛山先生語錄附刻于遺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之門而讀其語錄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因彙而錄其言之尤要者分為四卷以便觀省若謂即此足以盡四先生非余不佞之所敢也且余之所錄者四先生言耳四先生德業節義炳耀今古蓋所謂行過其言者求四先生者又進而求之于行斯得四先生立言之意不然即取四先生全集讀之亦徒為口耳贅也矧要語乎哉傳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吾黨勉矣

學會約題辭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乎請正意也

諸君子其謂之何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乎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觀今世道士風焉少墟集

卷六

題辭

八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余曰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

輔仁館會語題辭

余講學里中而四方同志多有擔簦至者頃許生大倫至自榆陽顧生唱離至自姑蘇張生士鯤孫生繩祖至自華下咸寧楊生起泰輩傾蓋四生遂成莫逆朝夕切偲驩如也一日任生國珣錄其會語就余請益余喜甚因進諸生諗之曰諸生今日之志亦既真且猛矣第合則作離則輟始則勤終則怠人情乎諸生惟不以離合易志不以終始改節則今日之言不啻足矣余又何益焉諸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益莫益于焉少墟集

卷六

題辭

八十四

此矣請書其言於簡端以代韋弦之佩

朱貧士行錄題辭

余為朱貧士傳成一時同志爭傳之而世風亦借以少砥余門人馬生元吉輩復哀公移墓表祭文等篇指贊殺青題曰朱貧士行錄仍自余一言弁首余惟善惡報應人皆知之第朝為善而夕即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善無益朝為惡而夕亦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惡無益不知天道蓋久而後定不在旦莫間也嘗見世之

不檢者多得意一生而至末始報比既報而悔
之無益改之無及亦足悲矣嗚呼使早知末之
必報也則豈有不凜凜于當年者耶易坤卦以
履霜戒堅冰而詩之七月亦自秀萼計歲發古
人之為慮遠矣朱生苦節篤行生平不求人知
人亦無有知者而名至末年始著即諸公之表
揚余之為傳豈有所私于朱生哉蓋自有莫之
為而為者在也孔子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如此夫信矣信矣因書此以醒世之闇於天道
者

馮少墟集

卷六

題辭

全五

原文
闕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之間庶幾復覩二程之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條而先生之教之學可窺一斑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欣然有當於心也爰付梓人用代肅弦之佩併與同志者共焉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為諸君子馮少墟集

卷六

跋

九

從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于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為跋其後

周叔遠遊華山詩跋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微會講學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叔遠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于鹿洞聞

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古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

理學詩選跋

馮從吾曰選理學詩與選唐人詩異選唐人詩論詩不論人所謂人以詩重也選理學詩論人方論詩所謂詩以人重也嗚呼學者將人以詩重乎抑將詩以人重乎讀是編可以自悟矣輯成復書此以誌同志

馮少墟集

卷六

跋

九一

辨學錄跋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

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

馮少墟集

卷六

跋

九二

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况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在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

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古文輯選跋

余既輯古文成或曰李斯上秦王書古矣胡刪之曰焚書坑儒其人非也或又曰既刪之而目錄中猶存其名何也曰存之以為世戒也見做

馮少墟集

卷六

疏

六三

人一差即文如李斯亦不足傳也或又曰韓退之人則美矣諍臣論不選何也曰退之果與亢宗厚善忠告善道密規之可也如規之而不聽善則歸友不自以為功可也如規之而不聽不可則止不成人之過可也如不厚善則言與不言置之不談可也乃見不出此而著為論以翹人過文雖工其如失朋友之道何厥後永叔上范司諫書上書極是而中亦引退之此論可見不惟退之不自知其非即永叔亦不知退之之非

矣在退之不過智者千慮之一失原不足為病第懼後之人借著作以洩私忿者以此為口實也故不得不辨或又曰孟子不嘗言祗龜乎曰不然孟子著書于既諫之後退之著書于未諫之前所以不同耳或又曰是則然矣古文明世者甚多此得無有掛漏乎曰古人名世者誠多余止據一時所見錄之耳非遂以此為盡古人之長也掛漏之說故聞命矣

馮少墟集

卷六

跋

七四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配
贈宜人陸氏合葬墓表

明興大江以北彬彬多理學之儒先是泰州有
王心齋布衣近時廬陽有蔡肖謙符卿乃今懷
遠又有楊原忠郡伯云余于原忠叨一日之雅
頃千里函幣求余表兩尊人墓余即不文誼曷
可辭按狀公諱濂字子靜別號東泉其先蒙城
人洪武初諱選者避亂徙懷遠占籍遂家焉選

馮少墟集

卷六

墓表

五

生擢擢生朗朗生華華生環即公王父也家世
業農環生三子長諱均即公父以儒術起家司
訓永年改長山晉諭利津仕終岷府教授為王
者師初娶御史魏公貞曾孫女生公八歲失恃
王母岳鞠育之繼母徐又生二子而公居長英
敏慷慨有大志踰髫髻庭學舉子業即能解悟
人以為進取有機矣時教授公尚為諸生映雪
囊螢不治家人生產業家徒壁立公歎曰有子
而使其父憂俯仰不克竟所志又惡在其為有

子乎乃投筆改業退而沽酒當壚日夜持籌為
事親計教授公家貧而好客公事之有曾子養
曾哲風教授公自為諸生以及宦遊燕趙齊魯
間垂三十年一切日用資斧罔不周裕皆公竭
力供之甚至稱貸以娛其心志而教授公不知
也異母弟妹凡五人次弟婚嫁悉公營辦及教
授公之任公令諸弟侍行而已守舊廬作業不
輟教授公歸行李蕭然所遺圖書及舊廬悉推
讓諸弟教授公及繼母徐先後棄養其喪塋悉

馮少墟集

卷六

墓表

六

遵會典及文公家禮且獨力襄事不少累諸弟
人尤以為難鄉人有子獲罪于父者其父怒不
解公聞而勸慰其父援古証今剴切懇到聞者
莫不酸鼻而其子遂悲號自責請罪膝前卒復
父子之好如初公嘗携僕之教授公任就食旅
館其僕陰竊其財以去公覺而切責之且令識
其王人比還令僕如數償之主人始驚訝感謝
不已其天性孝友輕財重義類如此公配陸宜
人為名家子生而景嘉勤儉精女紅年二十歸

公克執婦道家嘗貧不能供舅姑甘旨悉脫簪珥佐之事繼姑更得驩心祖姑岳病臥久手自扶掖左右朝夕不少怠飲諸娣姒以和庭幃間絕無猜忌遇諸戚獲有恩每見其子有督過者輒戒之曰彼獨非人子邪理家政井井有條與公白首相敬如賓公以孝弟重月旦評宜人內助之力居多生子四長嘉會生員蚤卒次嘉言娶徐氏次嘉行娶韓氏繼尹氏次嘉猷即原忠丙子舉人官至貴州鎮遠知府娶劉氏封宜人馮少墟集 卷六 墓表 九十七

孫男四尚耕生員尚古俱言出尚渾太學生猷出尚蒙生員行出孫女六一適生員高一驥一適生員潘士謨一適陸爾馭一適何某一適莊某一許字何某曾孫男五培永渾出培仍耕出培蕃古出培光蒙出曾孫女六一許字胡某一許字梅某一許字劉某餘尚幼公生正德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隆慶壬申七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宜人生正德辛未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曆丙子九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合塋

舊城北祖塋公沒二十餘年為萬曆壬寅以原忠考績贈公奉直大夫冀州知州陸贈宜人制誨公負薛包之至性善處母子兄弟之間追陳寔之高風獨標里黨鄉閭之譽稱宜人高堂滄瀨佐孝子以承歡中壺佩環襄哲人之市義嗚呼公夫婦亦可以不朽矣馮從吾曰諺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原忠文章政事大噪一時力承正學為世真儒而不知公之隱跡市廛躬行孝弟其發祥長而啟佑遠也余故馮少墟集 卷六 墓表 九十八

忘其不文撮公行事為公表諸墓道俾世之君子知原忠學問淵源蓋有所自云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亡女余妻趙孺人出也適咸寧庠生王紹經紹經先娶于秦故亡女稱王繼婦云女生而矚甚然言動不凡外舅縣尹公見而奇之是時先大夫先宜人棄養久余同伯氏居伯氏視之不異已女六七歲聞余讀書聲即願聽時或問其大義余私謂孺人曰使此女也而男無憂科第矣稍長精女紅鍼繡縫刺多所妙創家人竟日不馮少墟集 卷十六 墓誌銘 九十九

父平日講學正在此處自驗不然所講謂何余自是益有所警省居亡何余奉命奪官歸家人有私悔余多言者女則曰士君子立朝不如此安所稱臣節女當在京邸時居恒念祖姑及舅姑不置比抵家事之禮彌篤祖姑卒以十九守節今踰七望八老矣而精神尚健內務無鉅細無不殫力家人尠能當意女獨能得厥驩其舅即所稱敬齋君素以孝聞知女能得李驩也愈益喜敬齋君有子六而紹經為長女嘗為余言馮少墟集 卷十六 墓誌銘 一百

曰每見世俗家多以兄弟妯娌生嫌疑病根皆起於家婦任事者徑情避事者推諉諸姊何則為是益重舅姑憂耳余領之而女能以其言試諸踐履舉凡內務念祖姑老姑薛病欲代夫生母顧庶母何勞也亦無鉅細無不殫力故閭以內諸靡不辨其紹經性素儉約女以淡泊相之服飾器用多秦故物女怡然無少嫌歲節必縣秦遺像祀之紹經業舉子業女諄諄以做人相勸勉紹經以行誼稱庠校間女內助之力居多

女素無病丁酉三月十六日產一女產後十三日而病至次月初五竟不救死距生丙子正月初五日生才二十有二年耳嗚呼痛尚忍言哉憶昔余被逐宿固節燈下與紹經泉女與兩兒坐談余向紹經曰從此歸山惟有着實講學以共肩斯道女從旁應曰父平日不曾虛講如何如今才去着實余聞之慟然今言猶在耳負愧良多嗚呼痛尚忍言哉紹經卜以歿之明年九月二日遷秦氏櫬併葬曲江祖塋之次而乞余馮少墟集
卷十六
墓誌銘
一百一
為女銘於是揮淚為之銘曰嗚呼豐於而德畜於而年吾銘而慕用志而賢而年雖齠而德則傳疇云天道有然不然嗚呼而亦足以瞑目於幽玄

馮恭定公書卷十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余外王父一軒劉公諱璽字廷節一軒其別號也先世宜川人始祖諱孝先國初從戎隸西安前衛因家焉父諱俊以李子琛貴贈兵部主事舉子五先生為中子伯琰以成化丁酉舉人知河南新鄉縣李弟琛以弘治壬戌進士歷山馮少墟集卷十七

卷十七

傳

一

西僉憲有司各豎棹楔千門關中稱為三牌樓劉家云公幼穎敏絕人讀書即知大義稍長與僉憲公同遊膠庠每試兄弟迭為諸生首督學遂菴楊公深器重之弘治乙卯同舉于鄉是時縣尹公已謝政兄弟三人衣冠濟濟時人榮之公遂遊不自多明年下第歸閉門授徒益修舊業僉憲公北面從受學出其門者如公之甥王太府諱王僉憲誣內弟張憲副環及僉憲公先後俱成進士公屢上春官竟不利謁選河南衛

輝府通判居數月喟然嘆曰其曩所為下帷攻

苦為二尊人耳今二尊人以吾弟貴吾志遂矣

吾老矣又安得以五斗苦七尺哉且公宦情素

淡不能隨上官俛仰會有言者即浩然歸歸而

買田城西南構別墅數椽僅蔽風雨躬耕以老

終歲足不履城市日寇至索無所有止劫一

羊裘去已而笑曰不意劉官人貧至此復還之

每農暇即取四書大全朱子綱目讀之或謂其

迂以為公復應舉子試耶公曰吾平日所樂在

馮少墟集

卷十七

傳

二

此舍此無所事事矣年七十九卒公初娶于吳繼張再繼邢先宜人張媼出其子孫繁衍不具述馮從吾曰余幼時每侍先大夫輒稱引公以訓從吾兄弟公為人真率質慤絕無世俗脂韋態即或有矯枉過直處要不失君子先進之風也乃今則時尚靡而人趨競矣搢腕狂瀾安得如公者起而障之哉論者謂國朝人物惟弘正間為最盛嗚呼觀公可知也

西郭先生傳

先生姓姚氏諱顯字微之咸陽人正統九年鄉
舉在太學三上封事皆闕異端崇正道安社稷
之謀景泰五年四月上疏言王振修大興隆寺
車駕不時臨幸佛本夷狄信佛得禍若梁武帝
足鑒時上歎幸除福寺太學生濟寧楊浩與
先生相繼言上遂罷行名震天下後寓居長
安西郭藩臬諸公造之食以蔬糲無弗飽者令
齊東武城二縣祀名宦循政詳山東通志中常
時民歌之曰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學道愛人同
馮少墟集

卷十七

傳

三

朱貧士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其父以儒而
居妻子織綱中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
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
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奄奄待盡矣
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
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
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
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
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
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
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
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
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綱巾二
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
失此二綱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
其人感其欲分其一為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
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其戒性秦俗人死多
用青烏之說當於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

卷十七

傳

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見之者
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感
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
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
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
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已酉八月十八日也
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
無以為歛葬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
有子五人貧賤不能聊生長安令脩齡揚公為

馮少墟集

卷十七

傳

五

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監田令思軒
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廡憲梓宇李公
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
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為為善之報而
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觀風世勵俗功蓋不
小云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我朱生操行如
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
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謂之以為貧至
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

當鮮水華服以飾觀美矣謂者語塞嗚呼死生
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代
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
之矣

貢士樊公傳

關中有篤行君子曰樊公諱天叙字敦夫號看
山後更號與楓世為西安右護衛人家世武弁
公少有遠志父戶侯公殁公以嫡長當承廢乃
謝去折節學舉子業籍西安郡諸生每試輒然

馮少墟集

卷十七

傳

六

前列尤以德行屢為首學使者所薦顧敦奇不
售于棘闈萬曆戊寅以積廩充貢如京師時年
已六旬矣將廷試偶疾作輒謁歸隱居不仕
就城北故廬畔讀自老號曰與楓蓋自況云公
天性孝義母病篤忽忽爐餅苦厨無具者求諸
里舍及歸母逝矣遂悲悼終身不食爐餅廬墓
數載人多不及知年方強仕內子相背故有一
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艱勤再娶公峻
拒之徐而曰子德非閭閻曾恐貽家累爾由是終

身不再娶嘗苦家居不得壹志于學偕二三友人讀書蕭寺昕夕必整衣冠相揖或朝其迂曰不可以燕居廢禮也同儕雖雅相厚善亦不戲譴曰善戲譴方不為譴方非武公不能也其他一言一動無不斤斤繩尺自少至老無少踰越故至今里中月旦皆曰樊道學樊道學云萬曆乙酉按臺貞復董公以孝行扁其門仍給粟帛以風頹俗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延公泉監田王奉關先生講學正學書院亡何公以疾馮少墟集 卷七 傳 卒許先生為七言律吊之曰夫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奄爾少微星殞沒令人灑淚滿襟裾而一時士大夫傳誦其詩咸歎歎歎息以為實錄云公生平不好博奕不親聲妓不言人過失杜門終日惟知讀書故手書無所不闕第不輕于著述興到或構詩歌自詠間吮毫作水墨小畫殊有解衣盤礴之意惟是素寡交遊故詩畫傳者甚少生

于正德己卯正月初一日卒於萬曆丙戌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圃園相繼襲祖職馮從吾曰自世之降也士以放縱為真以敬謹為偽以稱惡為直以揚善為黨士風決裂莫可底止如公卓然自立之死不貳者幾人哉公于余為前輩而樂與余為忘年友余知公最深獨愧貌公不盡雖然世豈乏執鞭頭馬者士風其庶幾有瘳乎

楊繼母傳

馮少墟集

卷七

傳

八

楊繼母姓龐氏吾會友楊孝廉重熙之繼母也重熙生七歲而失其母蕭九歲而失其父縣尹公翀然重熙得至有今日者龐氏以也故重熙每為余言及繼母龐氏事輒潛然泣屑交頤云龐氏適縣尹公僅僅浹歲以故子女無所出當縣尹公捐舍時龐氏撫棺且泣且誓曰傷哉天乎未亡人不難從夫于地下第有此孤在耳所不撫摩此孤而有異志者有如此棺于是茹荼孤闡幾三十年而以壽終終之後七年為萬曆

甲午重熙舉于鄉。孝廉聞嗚呼龐氏亦可以瞑目矣。重熙之言曰：熙不肖生而臞甚，母保護之，祇元重光有加焉。不肖年已壯，不自知其非龐母出，蓋龐母素嘗以前子子，不肖不肖，又安所知以繼母？母屬母也，故至今鄉黨宗族稱慈繼母者，必于龐母首僂指焉。言已，淚下不能已。余聞之，為之欷歔太息者累日。重于人心，世道有感云：夫人性皆善，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能。彼世所稱繼母者，豈盡皆蘆花輩哉？柰世之人馮少墟集 卷十七 傳 九

者信者固多而又恠士君子既以世之繼母為移于習俗也，至使賢者無以自白，不賢者遂得而甘心也。其為人心世道關係不小。于是作楊繼母傳以風之。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公名泰，字世隆，別號誼菴，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隄，民受其利。稱雍公隄。吳氏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索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縣展詔擢為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公獨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反舟。既守御史，彈射不避權貴。褒揚不參卑遠。時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赫連驄馬御受。

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
首他官不辦也公為折之于是豪右歛跡聲震
京師巡居庸紫荆兩關軍民驚服嘗管利盜後
有首得遺驢者訊之乃前盜官梨者也巡鹽兩
淮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過權要商民咸悅
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
人比及二年俱要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島
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
兒女顏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已矣陞鳳陽知府
馮少墟集

卷七

傳

主

未任丁外艱服闋改南陽唐王奏取民田千頃
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王誰與
中辰陞山西大同兵備副使公至鎮汰侵漁
嚴積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
巢邊千戶韋英誣民百人謀逆巡撫將坐實以
聞公不可後百人竟得釋陞山西按察使晉獄
無冤綱紀振肅有父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
喻子曰爾由樞樞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
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

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
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尋與太原知
府尹珣以事相揭奏逮公錦衣獄無證佐遷湖
廣叅政湖民被誣為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
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証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
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
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艱然曰泰敢黨
達以負國邪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
諸公變色後達卒黜幸天陞浙江右布政使太
馮少墟集

卷七

傳

主

宰屠公家眾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
竊橫行公先收屠僕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
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大助耶既而丁
內艱未闋吏部辟為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
已未詔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居宣府二年
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祇畏邊隱宴安士無
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復與完娶千人參將李
傑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奏李跪堂下乞受
責以圖自新公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

股慄已乃諧公于時相時相于李有戚黨言官
遂劾公擅打將官罷歸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
人交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為左
副都御史董操江或問公此出以何為先公曰
請先諫劉瑾耳聞者咋舌時瑾正用事卿左遷
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柰我
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勒令致仕
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潘鐸諸言官及靈
寶許公進鈞陽馬公文升華容劉公大夏十數
馮少墟集

卷七

傳

十三

人皆以薦公獲罪而許公進嘗語人曰吾遙望
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
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雷鳴訃聞
上賜祭葬先是禮部奏稱雍某才明剛斷操行
清介至老不渝當時以為確論公善事二親比
歿哀悼浮禮同學李介庵先生錦博學履道名
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
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李君歎
服奉身儉素雖賁賓至肉味止一二品初第時

歸省鄰人遺以束薪固辭或詰之公曰昔伊
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如何方入仕籍
先貪也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
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
豈可因此而急進賢之道王公退語藩臬諸大
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
致仕後居韋曲別墅日焚香危坐間出與田翁
野叟談稼穡及鬼神事經年不入城市當道諸
公求一見不可得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
馮少墟集

卷七

傳

十四

曰某非幸無為某故屈法所著有司徒奏議五
卷正誼菴詩集六卷公無子故遺書多散逸不
傳高陵呂涇野先生柟銘其墓鄭端簡公吾學
編有傳馮從吾曰孔子于剛者歎其難見蓋歎
真剛之難也公與介菴講明理學剛大之氣益
從直養無害中得者彼剛愎自用而自命曰剛
是曩者夫子所謂張也愆焉得剛者也視公實
壤矣

大參李公

公名崙字世瞻別號靜菴臨潼人聞咸寧李介菴先生講理學遂師事之因僑居咸寧其作止語默壹栗於介菴成化己丑進士授山西屯留知縣時大饑公請賑後民鑿河渠民多所全活陞戶部主事歷郎中陞直隸廬州知府清慎自持錮強抑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饑遍歷所屬加意安輯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倉廩賑濟全活者衆存留所屬起解馬疋令輪流解馬七戶貧之民困始蘇戶口鹽鈔存馮少墟集

卷七

傳

十五

留稅糧令解價三之二給軍一充府庫軍民兩便巢縣大河水急人每溺外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用淡薄一書案衣八年始易陞河南左叅政未幾丁外艱復補山東叅政又以內艱歸服闋貧不能治裝遂不出比卒幾無以為殮西安邵守馬公炳然捐俸命官營塋事夫人郝氏不能遣日撫按兩臺奏聞命所司月給米養終其身亦殊典云屯留名宦志稱公好學甘貧不事華飾賑蘇殍餓開鑿河渠民賴安養而廬陽

志稱公為人縝密方正廉靜寡欲有古君子風祀廬州名宦何大復撰雍大紀馬谿田纂陝西通志載公行履尤詳今祀臨潼鄉賢祠論曰世之降也士通苞苴克囊索自為得計即有清修之士或不訖其妻孥人且以迂腐謂之矣曰廉吏安可為也世道至此可勝浩歎如公一介不苟清節凜然當此狂瀾真稱砥柱嗚呼以風矣給諫張公

馮少墟集

卷七

傳

十六

公名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王康僖公講理學與馬谿田為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於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歛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公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輒克然有得居夷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士風為之一變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公感知遇益

以詩評為已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
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
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歿 闕下先是
公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中貴人銜之所以廷
杖獨重竟至不起年僅五十一耳時禁方嚴吊
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公同杖幸不歿
而為之經紀其後事因哭之以詩曰七載夷方
謫三年諫議班家嚴續臺吏封事動天顏吊客
何人至秦川有觀還不才同逐放後歿淚潺湲

馮少墟集

卷七

傳

七

康僖公贊其像曰穎敏絕俗名高登第剴切過
人無所不地不以一時之失竄炎荒而動心不
以一時之得復青瑣而樂意利害滿前何敢趨
避諱諍報 上惟知奮勵其身雖死其烈則著
百世之下必有指其事而歎之曰斯人也誠哉
乎忠義之士

穆廟初奉

世宗遺詔贈公官錄其後贊曰孔子有言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公八年處困人易動心一旦賜

環竟以諫歿所稱求仁得仁者非邪憂國
視死若飴龍逢氏之傳與比干氏之傳與

尚書劉公

公名儲秀字士奇別號西陂咸寧人舉弘治甲
子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
武廟末闕官用事大獄屢起公不避權幸多所
平反錄囚蜀中全活尤衆嘉靖癸未以文望分
校禮闈所取多名士時同舍郎薛蕙張治道輩
與公俱以詩名當時有西翰林之稱甲申出守

馮少墟集

卷七

傳

七

鎮江郡中大治戊子擢山西提學副使崇雅黜
浮士風丕變庚寅陞河南左叅政尋以前提學
時文移之誤罷歸丙申薦起湖廣叅政未幾遷
江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轉湖廣左庚子晉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鎮屢經虜變
邊事大壞公力為振刷辛丑大兵西寇錦義東
犯開原公督率將士戮力破甯斬獲數多二次
奏捷

上降聖書褒嘉仍有白金文綺之賜特召入

戶部右侍郎以公有破魯功且久諸邊事改
部丙午復改吏部丁未擢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督理西苑農事時陶仲文方幸

上至以三孤兼禮書蓋一時有八尚書而公于
仲文獨不為禮且題奏符于倉場門有六部七
尚書獨愧鶴班之列之句仲文過而銜之尋改
公兵部尚書二品例應疏辭疏中語及復套事
時嚴嵩方借復套謀陷夏言因與仲文交構
上前遂奉

馬少墟集

卷七

傳

九

旨為民角巾野服優游田里者十有一載卒年
七十六公立朝居鄉毫無訾議止以見忤分宜
無故削籍生前未得復冠帶而後後又因無子
不能請卹典卒使一代名臣齋志泉下豈不悲
哉公所著有西陂集若干卷少師徐文貞公階
為之序

蕭沈二先生傳

蕭先生余啟蒙師沈先生余受經師也蕭先生
諱九卿字良輔別號後山長安人少為邑諸生

累試秋闈不售後棄去該科為童子師余九歲
從先生學先生為人嚴整不輕言笑篤於倫理
事父曲盡孝養尤善事兄長其兄貨殖建康夏
月中暑歿于舟中先生跽泣躬迎扶櫬西歸貨
資封識死然悉歸嫂侄涉獵羣經尤長於易至
綱目性理爛熟胸中至老猶手不釋卷生於弘
治己未三月十六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十一
日享壽七十有四孫景德景才俱有守沈先生
諱秀字司直西安前衛人讀書澧芭之濱學者

馬少墟集

卷七

傳

稱澧源先生自幼端方正直為郡庠生鍵戶誦
讀不妄交游席過妓輒避之工舉子業每試冠
儕輩尤以德行屢見褒於學臺門下執經者甚
衆余年十四從先生受毛詩見先生座右大書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誦語心竊識之知此可以知先生為人矣坐數
奇竟困於棘闈齋志而沒是在萬曆己卯十二
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乙酉正月十六日壽
五十有五先生有子士奎為長安邑諸生甘

苦節有父風馮從吾曰古人去師道立則善矣多誠哉是言也今世衰教微師道廢而不講矣世安得多善人哉二先生生平俱以敬謹自持以嚴毅教人即以余之不肖而不至大有暴棄皆二先生力也撫今思昔可勝感慨因為傳次以識泰山梁木之痛云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皇明羅僊鼎甲稱先曰余關輔科不乏賢高陵武功其最著焉維公嗣起於鑠光前吁嗟呂康位不滿德學士大夫歎息靡極物望屬公大拜在即胡天不吊陽九數逼天不公壽人為公哀余所哀者不在鼎台維呂之學維康之才公也燕之後進取裁公昨入京余接光霽公曰小子母先文藝方今世風流波靡涕維余與汝交相馮少墟集卷七祭文

砥礪余謝不敏公曰勉諸聖賢學問不在玄虛躬行實踐竭盡無餘余聆公訓敢不拮据公雖云亡言猶在耳思公不置嗟余無倚斯文之厄

吾道之否心之悲矣曷維其已嗚呼天壽理屬渺茫悲人弗永天道靡常輻軒晨餐丹旆飛揚

摘辭布奠寫我肝腸

祭許封翁文

德清敬菴先生尊人

達翁伯子我師督學關中兮首倡明夫理道嗟余渺渺以猥劣兮叨埏植于鴻造繫我師學有

淵源方惟庭訓之無違羗執牛耳于中原
斯道之常輝揆元元而本本景我孫于有
祗北斗而泰山兮憾識荆以無路開孫採芹
束鼓兮紛燁燁其蜚聲奈數奇而屢躋竟散
徙乎榮名謝塵世之紛華兮乃潛神于聖學
徜徉于茗雪兮信修姱而抱朴彼蒼夙鑒其
潛兮縱濬發而流長爰篤生夫象賢子翩翩
而龍驤膺南北之銓衡兮復剖符于劇郡錄
文辭而京兆兮益潛心于學問以田舍為子
舍子
馮少墟集 卷七
展戲綵于庭除胡我翁之不勅兮述駟箕于太
虛惟有子為不死兮翁雖沒而猶在也我師孺
慕以終身兮悲風木而永嘅也既逾耄而望
子已考德而令終且霑恩于申錫兮肆昭假于
蒼穹將瞑目而游九原兮付乾坤于大運惟頃
尼山于啓聖兮夫孰不源源于遺訓矧從吾等
夙奉教于我師兮誼同立雪之游楊倏聞於
之既萎兮我心盡然而悲傷寄哀悵于隻
餘不而歌薤露冀靈爽其不昧洋洋

假而來顧

祭西郭先生文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廿二日長安馮從吾自孟
村訪友歸過興善寺前見一塋內樹有二碑其
一將仆余因下車省視之乃故太僕寺丞西郭
先生姚公墓也其碑乃故督學虎谷王公題其
碑陰王公仍書西涯李公贈詩一律余瞻其碑
讀其詩低回留之不能去越數日物色其曾孫
姚春姚冬輩因命工扶其碑而樹之碑既樹于
馮少墟集 卷七
是于是年六月初九日偕友人王境劉必達
耀焚楮醑酒告于先生之墓曰惟公之沒百有
餘年跡公行事一代豪賢頃過蒿里低思惘然
虎谷題墓錦字如鮮顧瞻豐碑為扶其顛庶幾
夙夜永永不遷假令公在顧為執鞭尚饗

祭孟雲浦先生文

嗚呼先生秀鍾伊洛神降嶽嵩力承正學大
群蒙往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劘砥礪受益
越歲壬辰余別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

也遺余曹允二先生之語錄余受而奉以周旋庶幾不至于顛覆中途請告謝絕徵逐幸有先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戶三年忘其為獨寤寐宿也此余病痊北上先生業削籍西旋余乃就而訪之閣人辭之甚堅匪先生之過抗實養重之宜然余信宿再訪之始獲與先生把酒而談天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皆賴先生之教為之左右而後先也亡何余亦削籍歸比道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

馮少墟集

卷十七

祭文

五

期使使逆我伊水之陽余時以訂士諸稿就正于先生若闢荆棘而示之以周行瀕行復錄數語于便面用致丁寧于不忘余于是益感先生之教不翅更訂頑為西銘如宋儒之程張別後未及浹歲聞有採薪之憂余方欲裁書而起居先生已辭世而仙遊嗚呼人生在世真似浮沤計音一至泣涕橫流嗚呼痛哉始余別先生於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筭詎意握手之日即為永訣之秋也嗚呼先生筮

仕計部出納惟平賑饑兩省向隅更生既遷銓部黜陟稱明清通簡要通駿有聲此世所為先生榮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榮海內學士大夫方推轂先生大用于時乃竟至此天不可知勉先生之官未已也而又勉其年勉先生之年未已也而又勉其嗣此世所為先生悲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悲蓋余所為先生榮者在遠接二程之傳而近契文成之旨俾伊洛淵源藉以常存而萬古人心有所底止矧有弟有侄又能世其家

馮少墟集

卷十七

祭文

共

學則先生亦庶幾乎不死余所為先生悲者在吾道之運阨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之意則今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鍾期之痛于無已也哉嗚呼關洛相距僅千里餘末繇奔真徒切歎歎管歌勞痛不盡書先生有靈或共鑒予嗚呼尚饗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維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八月甲寅朔越二十七日庚辰學會友人馮從吾偕同會某某謹

以牲帛庶儀致祭于明故四川資陽縣知縣經
軒王公之靈曰嗚呼關中理學推重橫渠而橫
渠之學乃自晚年得之觀勇撤舉此一變至道
之贊可知也嗚呼人患不志于道耳苟志于道
即蚤悅孫吳晚迤佛老何損焉以今觀于我公
非所謂老而忘于道者邪公少年登科以風流
人物自命雖未嘗從事于學而本根稟賦原自
不凡迨宦遊歸杜門謝客者十年人或疑公為
功名不遂而甘自廢棄也及至前歲丙申公約
馮少墟集 卷十七 祭文 七
不佞輩立會講學于寶慶寺後從公講論間得
讀公批點陸象山文集陳白沙詩教諸書見其
字字句句雌黃精確人人始知公十年杜門蓋
耽心于斯匪以功名不遂之故也而向所為疑
公者不惟憬然悟抑且赧然退矣寶慶月凡三
會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寒暑風雨未嘗少輟
諸同志赴會者必先問王先生至否每會公必
發一問端使人人有所憤排雖講解發明時或
有所譙讓而聯屬鼓舞則直任之而不辭三年

以來人人踴躍而興起者秋毫皆公力也今不
佞輩方幸得公為依歸而公今遽然長逝矣嗚
呼痛哉始公之倡斯會也每會見公神王氣充
終日與言不見厭倦人皆以此卜公享耄耋之
笑而今以一疾遽至于此嗚呼痛哉公生平瀟
灑坦夷不問家人生產業故晚年家益窘甚而
公毫不介意惟惓惓于聞學當公病時猶勉強
赴會二次至七月朔而公病力始不克赴會矣
然猶厭家居多冗也靜攝于香城寺香城距寶
馮少墟集 卷十七 祭文 七
慶不數十武諸同志當會期必先過香城候公
而後赴會人人以不得公為歉而公亦自以為
力不能赴會為歉仍伏枕書數語以代面講比
至臨終竟無一語及家事第曰順受其正順受
其正云耳嗚呼若公者真所謂甘貧好學死而
後已者哉公知學雖晚而自知學之後汲汲皇
皇恨不能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而又汲汲皇
皇恨不能舉同志之士俱一蹴而進于聖賢之
域雖忌者之搖奪百出而公之講自若也至于

病中深以知學之晚自悔而又深以晚而知學
自幸嗚呼不悔不幸不幸不悔觀公之悔與幸
而公之學可知矣公知學雖晚又何損于公哉
勇撤皋比一變至道人皆可以為橫渠特人不
自信耳嗚呼公往矣某等悵悵乎其無所依矣
斯文之痛安所紀極今為公三七之辰公具生
芻聊以寫哀公其鑒之乎否邪嗚呼痛哉尚饗

祭韓旻阜郡丞

維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七月丁亥朔越二

馮少墟集

卷十七

祭文

廿九

十二日戊申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通家治生
馮從吾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于

明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旻阜韓老公祖
之靈曰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頃公權
稅潼關瀕行辭余依依不忍別去居無何而公
訃至矣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公初司
李鳳翔也刊數僑愛清凜揚知政聲藉甚關輔
時余杜門謝客雖聞問未通乃私心時嚮往之
而公不以余為不肖先施手翰惓惓問學其於

善利舜蹠之辨尤元元本本不落言詮而余亦

妄以一得為復今往返書札尚箴箴中若公者
其以理學為政事者耶余方望公內召蘭臺仁
符西土以大展所學而竟以直道不偶量移西
安郡丞西安為余郡余庶得朝夕請益心竊自
幸而余以多病庄居非公事不至僊室公不以
我為簡而禮遇有加焉愧非滅明辱知子游可
不謂千載一時哉公職司撫民諸凡善政為秦
人士造福無量而公又以廉介見知于填撫中

馮少墟集

卷十七

祭文

廿

丞特檄權閹人人方期公旦夕有特擢而公不
待矣嗚呼痛哉公年不滿德位不配望人皆為
公哀而公之尊人致位金紫公之兩弟聯翩鄉
書而公之象賢又少年與偕計父子祖孫兄弟
齊名競爽不翅三蘇且兩地甘棠並稱蔽芾公
于人間世亦庶幾無遺恨者惟是秦人士失所
天而海內失一正人君子不能不為梓里痛為
世道痛耳抑余之痛更有進于此者方今邊事
孔棘中外震驚以公之才望使得借觀察治兵

于邊則出奇制勝一寇兵有不足平者而公今已矣寧不益重余杞人之憂哉且近世非學者多信學者少如公以鄰邦大夫執弟子于深山野人其冲襟遠韻今可數數見乎西蜀理學自南軒鶴山東窓後代不乏人余方幸公羽翼斯道自南軒而上接孔孟之傳而今若此此夫子所以有喪予之悲也嗚呼余之痛公豈徒僅僅如世俗生死存亡之感也歟哉嗚呼錦江涸波玉壘摧峰萎矣哲人渺矣高蹤爰筆寫哀痛盡馮少墟集

卷十七

祭文

世

祭伯兄文

維天啟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二十一日祭太僕寺少卿期服弟從吾率男嘉年孫湛若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于恩詔冠帶貢士伯兄斗翁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兄胡遽背棄弟而逝耶先是吾父之棄養也兄才十八歲弟才九歲未及五年而吾母亦棄養彼時弟嬰危病生死未卜安敢望其成立而

兄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故弟之得有今日者皆兄之以也弟即有胸無心寧不知感頃弟伏庇叨賜環之命而兄亦欲就選銓曹方欲偕兄北上而不意兄一疾至此嗚呼痛哉兄壽踰古稀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學則兄亦可以無憾惟是從吾以六七年相與之兄弟而一旦有生死之別鵠鴒增痛手足傷懷有不能為情之甚耳嗚呼痛哉居諸易駛倏忽三七聊具薄奠少盡馮少墟集

卷十七

祭文

世

哀思惟兄鑒之嗚呼痛哉尚饗

詩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扶冊遊成均馬崔同
切琢馬崔田崔後渠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
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
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

谿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

馮少墟集

卷十七

詩

世

畏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畝畝富貴與功名視
之如敝帚垂老學逾虛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
生百代名難朽

苑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
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
譚道義緊有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

晚景行竊自愧

斛山楊先生

挺挺揚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

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揮塵周訓導錢緒山歲寒節

彌堅不茹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

彼虛憍人敢與先生伍訓導錢緒山時俱以事下獄

觀書吟

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辭欲得辭中意當看未
立時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蹶

馮少墟集

卷十七

詩

世

路人

自省吟

日用平常自有天如何此外覓空依請看魚躍
鳶飛趣多少真機在眼前

千聖相傳只是仁滿腔惻隱始為真納交要譽
中何用收歛精神做主人

讀書

切已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
斷輪意甘苦疾徐柰若何

輕言能悟即非悟漫道無疑便是疑終夜吾伊
渾不寐清風明月坐來時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感
為賦十二絕

春風沂水兩初晴童冠新成洙泗盟兩兩三三
閑玩遠歸來歌詠不勝情
鼓瑟吾門樂有餘強兵富國竟何如縱然堯舜
勳華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幾日清閑幾日忙春風沂水任相羊莫教童冠
馮少墟集 卷七 詩 世

空歸去贏得當年點也狂

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詠歌
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

信步躋來自坦夷何須沂水始相宜風流不得
前賢意晉室清談又足悲

富貴功名自有時人生何苦日攢眉不如曾點
風雩樂省得經營也是奇

服成麗景莫春天童冠風雩亦洒然此日詠歌
無足異簞瓢不改始為賢

簞瓢不改亦非賢人不憂憂徒自憐俗學不知

吾性樂去過自己覓顏淵

吾儒真樂自天然何必求仙又學禪沂水風雩

多少趣孔顏樣子此中傳

憶昔宣尼發憤年曲肱疏水樂悠然狂夫但得

夢兒意解脫人生名利緣

人生有樂豈無憂憂樂從來為伎求不伎不求

隨處樂春風沂水自優游

驚飛魚躍在天淵夫子安能不喟然若使中間

馮少墟集 卷七 詩 世

稍有物任他行樂亦為偏

勉學

寒窗聖學幾多時春色今看上柳枝世路險夷

渾是夢人情反覆揔成癡睇賢睇聖千年事不

欲不為一念知莫把歲華容易過關閩濔洛是

吾師

讀易復卦

一陽來復見天心此際真為不易尋若向靜中

終得透那知往古與來今

天心方動見微陽一念獨知夜未央悟到庖羲未畫處天根月窟任徜徉

答友人問坐馳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不識欲何之能于之處常防檢便是主翁在室時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知得是誰知能知即是能收處一榻清風獨坐時

讀劉京章

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

馮少墟集

卷十七

詩

世

夢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古今因此重阿衡一介原來道匪輕不是聖賢

局固小格天大業此中成

野叟耕莘避世情直將堯舜樂生平倏非一介

嚴辭受千載誰為辨割烹

千載誰為辨割烹當年心事鬼神驚吾儕有志

希賢聖肯把塵埃誤此生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丙午冬始勉

赴學會感而賦此

衡門之下可棲遲泌水洋洋足樂饑旨矣詩人

非漫我病夫今日益相宜

藥物頻為供塵情摠不知閉關垂十載如在義

皇時

偶書

揭來學問尚繁文千古真傳豈易聞試問此心

空洞否池蓮草正芳芬

竭來學問尚諱虛千古真傳安掃除試問此身

實踐否天心月到水成渠

馮少墟集

詩

世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劉

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參張去

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

至三百餘衆

徵魯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

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

道重千秋

奇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

原有辨觀聞起處豈容猜三峯直欲凌霄漢九

的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開耽玩百年道運自
今開

讀數仞章示門人

數仞宮墻門自開言宮宗廟亦推我祇因接引
無同志遂今及門空自回

遂令及門空自回宮墻外望亦堪哀從今覺悟

求師及揚手向登天上来

數仞宮墻門自開人人皆可任徘徊祇因自己

甘封閑遂令墻前長綠苔

馮少墟集

卷七

詩

廿九

遂令墻前長綠苔一朝剪却即蓬萊升堂入室
誰分努力前途莫浪猜

讀陋巷章自勗

今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嘆不如打疊

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

今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

養吾生做箇乾坤無事人

中和吟六言十絕

此心常是中和猶恐客氣易肆若把此心放開

客氣何所不至

平居此心故事猶恐視事無傷若把無傷視事

可憐其禍將長

道理平常者透猶恐一時差訛若以道理為迂

將來決裂必多

學問終日相講猶恐行時茫然若是只行不講

行錯誰肯相憐

未發之中得力猶恐已發不和若于未發不慎

發不中節奈何

馮少墟集

卷七

詩

四十

禪學空談性命面辟求之渺茫不知性命實理

只在日用平常

吾儒自有精微未發之中便是離中求之渺茫

又與佛氏何異

控制六馬猶易駕馭一念為難喜怒哀樂中節

才得身世平寬

不覩不聞非無千古聖學真傳靜中看此氣象

位育就在目前

氣象非落幻景觸目盡是天機必須戒慎恐懼

才得魚躍鳶飛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此
志喜

生平甘寂寞那得買山錢幸有先人業耕耘度
歲年

耕田守祖業講學繼儒先此外無餘事逍遙到
百年

寄懷鄒南阜先生

憶昔嬰鱗出帝畿志完聲價古今稀千年絕學
馮少墟集

卷七

君能繼一點真心我不違
苑李有情開絳帳乾坤無事掩柴扉何時負笈來相訪五老峰頭爛
醉歸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太華峰頭好振衣雨晴百卉競芳菲孔顏博約
傳心訣堯舜危微洩性機
佡鶴遠從天外至白雲時傍洞中飛
功夫湏到真源處才得吟風弄月歸

馮恭定全書卷十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奏疏

草莽臣曰余讀馮柱史仲好氏四疏草蓋重慨竊有祝云人有恒言主聖臣直聖有容容祝用直尚切切祝俞此臣主相成聖直交感之會蓋千載一時自古難之柱史蚤抱奇瑰穎出西土起家已丑進士儲秀館閣簡登臺憲諫固其職也就列未幾而馮少墟集卷十八

移疾在告還

朝未幾而忽

賜罷免計先後恪共乃職不三二稔輒毅然聯疏飛霜其糾胡斥江力奮神羊一觸已稱骨鯁若壬辰春正一疏直氣凌霄讜言犯關危觸霆威幸轉春煦聞者為之吐舌咸頌聖之容

聖之容也丙申之罷或尚權輿於此賦歸以來蕭然四壁脫屣九塵初猶聚徒古寺牛耳

道源既益屏跡閑閤足不履寢闕於是過轍者必式門閭觀風者競表宅里縉紳惻井渫中外望巖起兩臺使車游舉遺佚嗟嗟不拜賜環馬望前席碩人考槃誰何補闕存易否泰剝復理若循環但願

聖主元默功至銳意維新隱時艱而求舊人

召賈傳於宣室起唐介於喬土茲草莽病臣所為慨而日仰天竊祝焉者或者乃謂信而後諫訓在語中柱史跡未煖而驟危言

馮少墟集卷十八

奏疏

二

無亦左斯道乎余謂此非所以論臣職也信而後諫若所謂勿欺而犯者蚍蜉以數月不言見譏子輿氏奚必信近聞勲戚上卿相與連篇累牘規切時政不啻維百寧無一信率亦群然屏息伏聽

詔書之彰信而未獲報如之何為柱史祝尚自

慎理藥物恭候

恩綸之日下魚水交成儻容斯用而切得俞方來有侍慎勿遂遺斯世也

萬曆癸卯仲冬陽復日江閩僑客周宅子

大甫謹序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萬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題為險佞科臣惑亂

主聽懇乞

聖明遠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參論兩京中卷一

二可嫉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

馮少墟集卷十八 奏疏 三

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

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

私非真為

皇上發姦摘伏也臣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慝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

臣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服

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為給事已

數年於此矣自有參論饒伸之疏而諂諛

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成之奏而姦
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
古小人未有狼狽若此者舉

朝臣鄰國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

垣聞邸報誣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

詫為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

也鄙夫愚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

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

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為

馮少墟集卷十八 奏疏 四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

寧劾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

皇上亦鑒伸無它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癥

索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

不知妄逞胸臆以蟻污大典適益重其參

伸之罪耳至於參論王教又揣摩

上意為之不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昂者意

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

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

皇上之惑不然何

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

急於獻諛而巧于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

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

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曉曉

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

言中於

馮少墟集

卷六

奏議

五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

命回話使

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

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衆

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擅權君子受

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陽耳使有

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弊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

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

報樊王時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

好古論之而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

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

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

馮少墟集

卷六

奏議

六

汝寧因王衡彈劾辭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

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

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

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

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

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

主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曉曉言之且不欲

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速賜嚴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修朝政疏
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願為甲外多事

朝政當修繕乞

聖明賜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

叨入仕藉三年於此矣竊見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七

皇上

郊廟不親

朝講不節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人之

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願

諫連篇累牘庶幾執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為執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等

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為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

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

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八

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為患也

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

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

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兵叛盟天變人

妖疊出逮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

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

圖長此安窮豈必

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

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我且今日
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
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朝觀
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觀其
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
曰

皇上困於麴蘖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

馮少墟集

卷八

奏疏

九

察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頒

勅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
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

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
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
心豈可欺乎况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

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
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
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

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

馮少墟集

卷八

奏疏

十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

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

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

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

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

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

亂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祖
朝以荅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膳
之勞發臣章奏以昭

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

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恩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十一

幸甚臣愚幸甚

秘錄

萬曆壬辰實維觀期時從吾濫竽西臺已六

閱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

主上幸見納竊以為

聖明在上正臣子披瀝露膽之當于是此疏于

正月十三日上席蒙待罪者旬日而未報

迨廿九日聞

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洶洶

不知為誰蓋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養
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晏忽有
旨傳免矣當辰已皆聞

上命一內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臯見

而異之會是日為

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

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

中外人始知為杖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

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十一

公世達將入門晤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

雲陳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

日之事蓋為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比

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

昨日之事蓋為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

已而別余喟然嘆曰

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

聖母誕辰而宥狂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

少逆至明也有臣一人而諸臣競勸至仁

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

呼際

聖明之主而不効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
自為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錄
而笥存之

請告疏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為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陝西西安府長

安縣人由萬曆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三

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內奉

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猥以草茅誤叨任使

正欲竭愚畢智捐頂踵以報

國恩奈夙病剝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

持者輒敢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賦命褻拙素患瘡病每年春夏必

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絕勞役不能

遽愈數年以來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

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減形體漸羸

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效于異

日而會有宣大之

命臣以為馳驅疆場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勉
強而行也顧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強繼因
勉強而愈增之病至于

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為臣有矣然

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

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

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

馮少墟集

卷七

奏疏

四

尚時廣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

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瘡氣愈增至

于今已三夜日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

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

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場則溝壑徒委

補報末由是忍于負

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

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

勅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僅萬一不至顛

隤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十五

公移

申飭

行蒲臺縣

為申飭放

鹽以絕弊源事照得山東各商

引鹽自海

場所起運必由蒲臺過關方得運

往它處斯

喉鎖扼之地雖有神奸豈能飛越

詢之先年以關俱委佐貳等官每每接受奸商

常例通不稽查以致匿引不送切角將鹽徑發

阿城張秋等處私自販賣欺隱餘沒課銀並不

運至洛口卸國候掣運司懼悞掣期只得捏報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去

虛數一掣常補數年一引常補數倍奸商日肆

積引日壅國課日虧鹽法日壞誠可痛恨已經

前院徐洞徽獎端特委該縣清查放關單除

積蠹所行極其詳悉深得拔本塞源之道本院

奉命按差以來訪得該縣練達精明實心

為國清查兄彈辛勤放關不避嫌怨殊沾沾為

鹽政委托人喜第恐該縣以為新舊交接事

體更易倘或勤始怠終其如奸弊復熾何擬合

再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官查照先今牌內事理

每日下午親詣河下一一查驗登記至于本院
原發該所過鹽簿內不許間隔遲滯如有違例
大包并夾帶私鹽者除徑追引目解院太包私
鹽入官外仍將奸商舡戶照例重究招解以憑
發遣施行毋得姑息亦不許轉委佐貳等官仍
開獎竇如果鹽法肅清積弊盡釐本院定以賢
能優敘本官務要着實留心以副委托俱毋違
錯未便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馮少墟集

卷六

公移

七

為出巡事照得本院不日巡歷按屬地方已經
通行去後訪得本院吏書承差及跟隨人役每
巡歷地方千方百計苛求需索稍有查駁隨
即揚言搜剔由已甚至有私帶家人充覓船夫
沿河詐騙者至于承差隨行每向所司叩頭希
賞且捏報考語詐稱訪事又將日給支應盡行
折乾勒令縣驛重復備辦諸如此類未易枚舉
良可痛恨擬合禁革為此仰發該道照牌事理
即便轉行所屬各衙門官吏人等如遇本院按

臨一切常例盡行禁革如有仍蹈前轍者所在
官司即便據實密揭報院以憑究遣本官定以
風力優處如視為常套漫不遵行本院別有所
聞定行連坐干礙職官一體參究各具遵行過
緣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為稽察承差奸弊事往本院家居時見各院承
差奉法者固多壞法者亦不少所恨各院苦于
不知耳未有明知而明縱之者也本院自受代

馮少墟集

卷六

公移

七

以來雖然刻意禁約但恐差人不等該縣驛或
隱忍不言甚非本院革弊初意為此仰縣官吏
照牌事理即查原差去承差李文福在按兩院
會稿公務果于某日某時到某日某時行回轉
行該驛備細查的從實回報本役如有別項需
索情弊該縣仍密揭報院方見以心相信且藉
此覘該縣風力也毋得遲違未便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為嚴催掣鹽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案查止有河南鹽二萬八千餘引其本年該銷
掣十五十六十七等年積引十二萬至今一年
將終尚無引鹽報掣該司已違 欽例咎將誰
諉撥厥所由實係奸商覬踵夙弊故意耽延不
肯報掣似此巧計三尺謂何據法本當叅提重
究但積弊已非一日姑記再行嚴催為此仰司
呈堂照牌事理速將今歲春關限月內呈掣聽
候本院按臨親驗其秋關限十二月中呈掣如
再故違遲悞該司先將為首奸商鎖拏二三名
馮少墟集

卷十八

九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為剔除奸蠹以肅鹽政事據邊商王承賜等連
名揭稟內稱奸商因見蒲臺關防嚴緊計出百
端突于蒲臺縣西相離四十餘里開河鎮相連
濱州交界附近私鹽處所私立鹽園結交鹽徒
驢馱車載堆垛園內春築大包上船將殘引影
射指作官鹽瞞天之弊實為鹽政大蠹叩法嚴
行禁毀等情到院看得山東鹽法向被棍商沿

襲為奸壞之已極即今虧損 國課壅滯積引
已經嚴行本官于蒲臺要口立法清查關防嚴
密以為弊不能作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
處私立鹽園等弊似此奸計神人莫測合行嚴
拏以肅鹽政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帶
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將越
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園登時拆毀仍拏作
弊奸商與興販鹽徒卑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
詳拿施行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泄漏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十

以致各奸聞風脫網不便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同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內商
向來沿襲為奸鹽法大壞節經申飭嚴革各商
尚爾怙終觀望所賴以共濟分理者惟在該司
本院素知本官才望迎刃有餘蒞任方新奮然
振刷所喜鹽政得人庶幾積弊可釐所有本院
曉諭各商告示合行給發為此仰本官照牌事
理務期同心共濟肅清鹽法仍將發去告示稿

大書告示張掛蒲臺洛口各鹽園場所及該衙門首曉諭俾各商咸知省悟務使盡掃它年故習聿新今日良模毋蹈前愆噬臍莫及仍具不致風雨損壞結狀呈報查考毋得違違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鹽法決裂已非一日其病根全在各商之虛掣補關而虛掣補關其病根多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友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世 以乾沒主利即所稱大包夾帶徒以充此輩之私索即有一二不然亦以博舖牙之脅制為利幾何為害無窮加減乘除徒滋妄費內商之引鹽日滯邊商之引日日壅揆厥本原皆此輩為之倡率阻撓也似此不破之弊本院三尺謂何除不時密訪嚴拿以憑究遣外為此特示各商務要各保身家痛革前弊果有此等夥計即時分夥此等家人即時逐去本院必不追咎既往以阻將來自新如怙終不悛徘徊觀望故意延

遲覲踵敝轍本院廉知其人定將奉商盡法處決不輕貸各商宜細思之無貽後悔

尊崇名賢行在平縣

為尊崇名賢以敦教化事照得本院觀風茲查有該縣已故鄉宦原任尚寶司少卿孟諱秋生平高節清風允足廉頑立懦本院素所景仰今雖已逝合行表揚所有祠宇祭田等項相應直報為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本官曾經山東前按院鍾 建立祠宇見在何處地方置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世 祠祭田若干畝仍抄錄祠內碑記及本宦文集差誌併查見有幾子曾否入學作速具由報院以憑施行毋得違違未便

優禮名賢行在安州

為優禮名賢以風世教事查有已故教官李諱汝桂謝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式廬聞已物故深為世教民風痛悼為此仰州官吏照票事理即動該州堪勸官銀置扁一面上書理學名儒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本宦

銜名再動銀十兩封折賻儀鼓樂齋送伊子收領懸掛用召本院優崇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并取回帖具繳查毋違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為清理鹽法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迄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呈掣多係無藉棍商堅圖虛掣故意煽眾阻撓合行設法查理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查二十三年春關應掣商人某人某人春關除河南鹽二萬八千有零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三

呈掣外其應掣積引邊鹽六萬零某人曾運到洛口鹽園鹽若干某人已運未到園鹽若干某人通未領之若干同秋關應掣商人姓名逐一清查真的細造冊限二十八日送院查考如已曾運鹽園者為奉法良商本院即行司紀錄優獎如運而未到者次之若逗遛觀望不運者即係奸商定行重處俱毋違錯未便

又

為清理鹽

仰該司呈送已未運鹽商人文

到院查得已運鹽到園商人申良棟等二十七名均係守法良商深可嘉尚內申良棟杜雲鵬王克謙三名各運到引鹽過千充為奉法其張納訓費光輝李邦化李篤志張修業等五名俱觀望全未領運即係把持煽眾棍徒俱應分別懲勸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先將申良棟等三名動支院銀備辦花紅自運司當堂鼓樂迎出以示優獎其餘二十四名即行登簿紀錄待鹽全完之日酌量查行仍將棍商張納訓等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五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為尊高年以重名教事查得該縣致仕教官王曉年高有德甘守清貧合行資助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動堪動官銀三兩具侍生貼差人齋送本官以示優禮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取回帖繳查毋違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該司積引甚多欠課年餘正坐內商大包夾餉之病五運司未必如此本院惟知有長蘆惟知有該司安得以五運司為解也至于州縣私販阻滯官鹽本院自有按季比較法紀森然與運司積引欠課何相干涉私販阻滯誠有此說今止該司有積引未聞各州縣有積鹽又安得借各州縣為解也至于圖賤接買尤屬支吾果則該司不必設本院亦不必差矣三尺具在誰其干之至于新舊相兼果如所議則新者行馮少墟集 卷十六 公移 並 而舊者終無疏通之日此斷斷乎不可行者總之為引何分新舊總之欲其順序疏通又何分彼此耶設今不嚴行振刷則不惟已往之舊引愈舊且恐將來之新引亦舊矣不惟十二萬之邊引終無復舊之日且恐今日九萬之邊引亦壅閼而置之無用之地矣不惟今日之國課拖欠一年且恐將來之拖欠又不止于今日矣范運同謂先年姑息之流弊誠可為今日之斷案也大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大包不已勢必橫

行夾帶夾帶不已勢必回頭影射愈寬愈肆長此安窮究其本原皆此虛掣補關為之作俑耳至于商人運鹽不前不曰難無積水鹽花不生則曰河水淺涸舟楫難行不曰數商一船循環輪載則曰舊鹽未賣新鹽難通此或間亦有之未必時時如此總之借口數款以圖虛掣不然何秤掣之委官朝起馬而各商之運鹽夕踵至也任意補關豈不甚便誰肯甘心速運以就秤掣乎人情大抵如此願當事者寬嚴何如耳該馮少墟集 卷十六 公移 並 司慎勿輕聽前言墜其奸計可也大包之禁掣鹽規制仰司即便刊刻榜文樹立各場兩關榜示洛口一一務查遵部文及本院節次憲牌行毋得展轉以觀虛掣以致各商觀望上誤國課下悞各商也據招嚇詐搶奪既屬虛情路上等本當加號重究姑念無知依擬贖條為首路上仍加責若干板陳偉器加責若干板取庫收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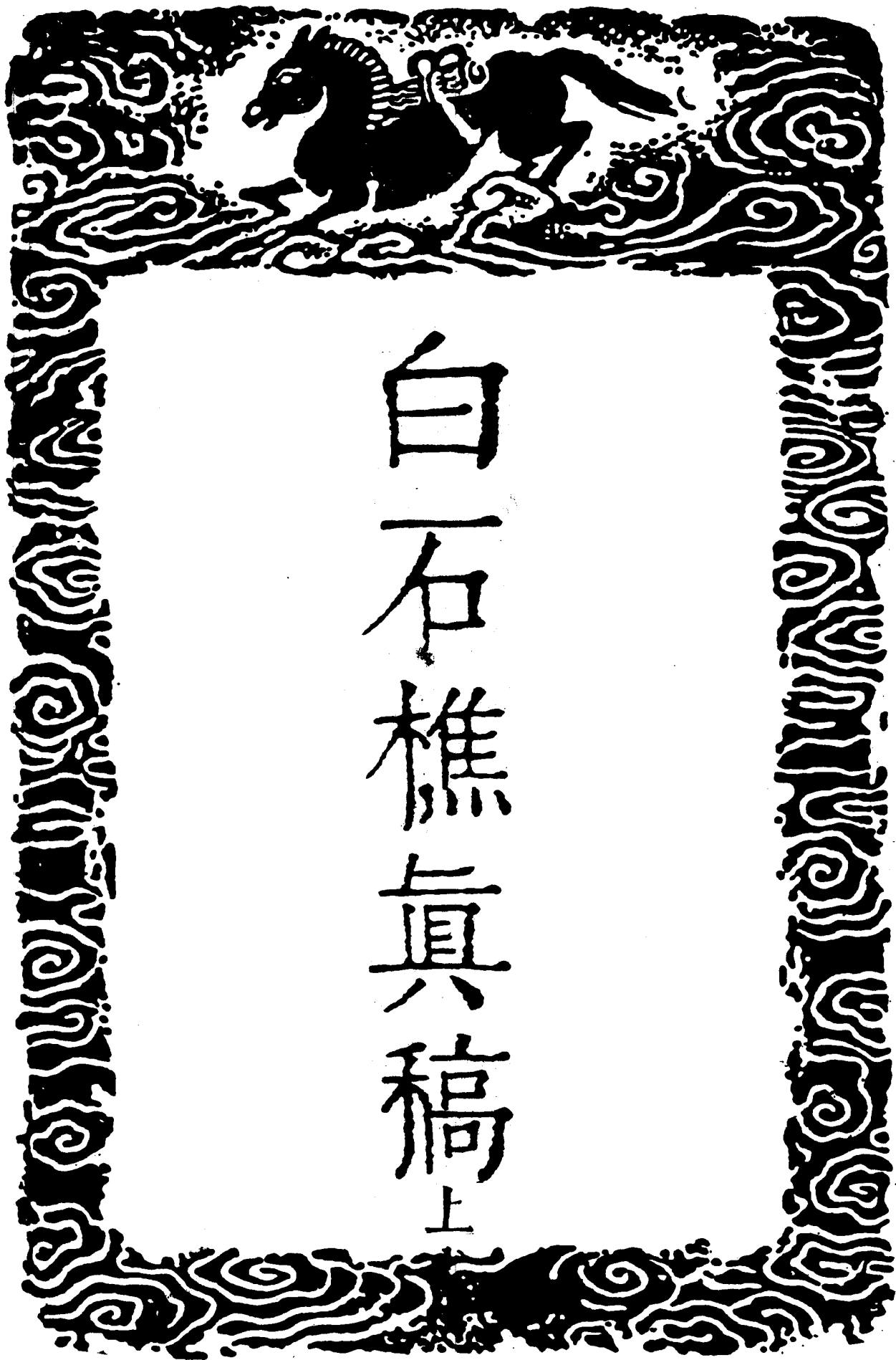
爲表隱德以勵世風事照得本院巡歷地方訪
得平原縣隱士石嶽年八十餘歲謝跡塵囂潛
心性命行誼久乎月旦著作頗闡乎道真誠
盛世之逸民而理學之高士也合行優禮爲此
牌發該道照牌事理卽便轉行平原縣動支堪
動官銀置扁一面大書理學高隱四字前列本
院銜名後書爲隱士石嶽立再動銀三兩折羊
酒差人鼓樂齋送本氏宅上懸掛仍將動過銀
數行過日期繳查毋違

馮少墟集

卷八

七

七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題陳眉公十種藏書



大江以南雲間爲二陸之
鄉代著風雅亡慮百家連
楹麗棟其有翼經輔史藁
子彙集居然作者無媿先
民則實惟董宗伯陳徵君
嗣起而左右雁行主盟我
道余獲交宗伯容臺精簡

海內已傳獨眉公撰構旣
多篇帙遂廣家鈔戶誦流
播人間各詮名目余嘗攬
覽如珠林之一枝吉光之
片羽未經飽目然頌其詩
讀其書知其人如友千古
空有同時之歎幸叅南樞
得通郵牘每寄所著筴時

經國鑿鑿名言余服其老
成敏識綽優經濟使遇姬
文當不以渭川老乃終隱
東侖令稷契竟爲巢許祿
以天下義且弗顧區區徵
辟豈辱高賢遂得歲月著
書窮三餘富二酉貴雞林
之價寶鶯繭之題久則垂

世之典章大則經天之黼
黻頃名家別刻二十有一
載入集中僅爲具體未能
游河漢而縱大觀余方引
疾冀得請卽擬掉短舫間
菰蘆深處訪白石仙廬望
真人紫氣并盡發公笥見
未曾有以爲愉快乃鞅掌

逡巡未遂陳乞近先生十
種藏書自章于野携至南
中余獲披覽卒業與所見
別刻似稍倍正如匠顧鄧
林胡入寶肆頗饜胃情資
曠矚然多從蒐採懸購而
得之餘尚未足以盡先生
之所藏也因偶題於南樞

范序五

之靜遠堂

吳川范景文



范序六

叙

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
余三歲性敏心通多
聞而博識余師畏公

不敢稱兄弟行也余
稍長于祿于時浮湛
五十年始獲請老公
閑素紫進買山卜築

比於靈鴈草堂著書

教孫彌有年載鈔帙

日繁得觀者如丘壘

墳索之書望東余又

如委宛禹穴于旄所

至魚鳥皆驚公謝弗

獲第陳鄉里小民疾

苦狀而已四方使日走

公東西京與南北驛
越嶺嶠而玉者不遠萬
里徵公文公文出即傳
四方所願纖素或贈寄
和倡詩一傳人口即傳
海內夏休樹陰冬偃
簷曝點筆銓記紬繹
文史較覈異同類鄭漁

仲馬端臨之有志攷則
傳于通人閎士辟諸方
經論初分自龍宮維非
大部得流行人間為人
猶誦今數種書公不能
自秘而懸購蒐彙者轉
相秘惜為寶笈靈文愈
傳愈廣鐘鼎王業乃

在山林孰謂阜變果賢
於箕穎哉余老矣無
能重公當再為公序以
謝玄晏

丙子暮春穉日友第董

其昌書



敘

自婁江四部新都太函後
無典章經制之學獨睂公
先生名重一時才兼異代
所著卷帙幾與身等將藏
諸名山奧壁中迺大邑通
都及四裔之內無不讀先
生書誦先生詩寶先生之

翰墨其文章可得而聞也
先生故從經史子集山經
地志術伎稗官與二氏家
言淵源藪澤究性命之微
通天下之故爲文率有關
繫凡典禮建置吏治風俗
錢賦河渠興革利弊時形
諸論著于忠孝貞烈廉耻

節義之事頌誄序記誌乘
尤致意焉故金石碑版大
冊高文四方徵請殆無虛
日時游觚爲小草競相鈔
傳碎金屑玉流落人手文
非詭撰盡屬雅言茂先景
純自足名世管陸魯望自
言平居以詩文自怡點竄

塗抹經年不能淨寫一本
或爲好事取去古今文章
家爲世人嗜慕類皆如此
况先生天真淨素棲志貞
深如白雲雲外兩高僧已
四十年不出山矣部使者
憲大夫郡邑長欽事先生
從先生致德問政商榷風

章序四

雅若華陽洞天茶鐺藥白
左圖右書雞犬謦然有烟
霞之色解衣盤薄相與咨
歎今海內多事以先生經
濟可勤時難顧三薦不起
閔景弢光高名愈廣雖滇
洱邛僂番落峒夷咸知有
先生願獲寸縑片紙爲殷

章序五

盤孔鼎先生亦自矜重有
妄求者不輕以一絹與一
字也大抵先生之文婁江
讓其精醇新都讓其華瞻
文章家讓其典實以有補
世教今所刻數種已足行
世而著述日益日多

天子一旦志弘文雅詔秘監

購天下書如宣和訪求一
日之內三詔並下先生之
所著述能終藏於名山與
壁也哉

崇禎丙子秋仲章台鼎撰



見聞錄自敘

富鄭公嘗言君子爲小人
所勝。不過祿位見抑耳。惟
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

見聞錄自敘

頭。褒善貶惡。須是由我始
得此言。雖快心而微傷長
者之意。因憶歐陽公歸田
錄云。余之所書。大約以唐

李肇爲法。而小異於肇者。
不書人之過。慝以爲職。非
史官而拚惡揚善。君子之
志也。余生東海之濱。足不
出里門。耳不標國論。僅得
名臣之碑志。與大人先生
之話言。輒拾殘牘書之。雖
零星雜碎。然皆史書裨志

見聞錄自敘

之所不具者。置之案頭。姑以畜德消鄙而已。戊戌年病瘡。終日無所事事。乃薈撮成卷。題曰眉公見聞錄。見開錄自敘三

錄之義無所取衷。曰以歐陽公之可學。富鄭公之不可。蔡亭陳繼儒識。

讀書鏡自敘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常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

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嘗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

讀書錄自敘三

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莫不歎服。我朝李康惠公承勛爲刑部屬。林見素公爲僉都。謂李曰。嘗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

讀書錄自敘三

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
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
吾不能屈已耶何賢者之
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
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
宰楊應寧司諫楊文震請
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
問所短曰某畱於某請問

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
短林悚然李曰承勗每侍
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
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
短亦在是乎林亦歎服夫
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
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學
問與吏事學問如切脉吏

事如藥方知脉審方然後
國家之沉疴痼疾應手卽
除不然未識病夫之生死
不辨庸醫之是非或因循
以待亡或執拗以速禍是
果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
第一奇男子須要事理圓
融要事理圓融須要講明

學問吏事此愚讀書鏡之
所以作也華亭陳繼儒識

眉公十種藏書總目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記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壽言

卷之七

壽言

卷之八

祭文

總目

眉公十種藏書總目

卷之九

傳

卷之十

論

卷之十一

策

卷之十二

議

卷之十三

讀書觀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卷之十五

贊銘

卷之十六

題畫

卷之十七

跋帖

總目

卷之十八

題詩文

卷之十九

題像詞

卷之二十

疏文

卷之二十一

禱書

卷之二十二

總目

偶然禱書

卷之二十三

外紀

卷之二十四

辨

尺牘

卷之一

書牘

卷之二

書牘

卷之三

書牘

卷之四

書牘

晚香堂真本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壽言

卷之七

壽言

卷之八

祭文

卷之九

傳

卷之十

題跋

眉公詩鈔

卷之一

五言古體

卷之二

七言古體

卷之三

四言六言詩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卷之五

七言律詩

卷之六

五言絕句

卷之七

七言絕句

卷之八

詩餘 附詞 賦

眉公秘笈真本

見聞錄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太平清話

卷之上

卷之下

讀書鏡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狂夫之言

卷之上

卷之下

安得長者言

一卷

岩棲幽事

一卷

偃曝餘談

一卷

總目 畢

白石樵真稿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類攷序

孝經序

全史詳要序

史記定本序

洪武正韻牋補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文娛序

奇女子傳序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來仲樓序

董宗伯容臺集序

甲秀園集序

白石樵真稿目次

棘隱園漫草序

古今粹語序

駢餘漫錄序

妮古錄序

香案牘序

品菰錄序

劉無競程墨選序

九峰社草序

代嘯序

屯雲居寤言序

孫楚惟探珠草敘

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分野

鄉村

戶口

鎮市

坊表

山

水

物產

風俗

田賦

歲計賦額

賦議利弊

役法

荒政

鹽法

織造

水利

白石樵真稿目次

城池

倉廩

驛館

壇壝廟祀

官署

學政

兵防

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名臣宦績

國朝名臣宦績

選舉

封贈

錄陰

封爵攷

賢達

薦行

文學

隱逸	藝術
賢媛	游寓
方外	第宅園林
古蹟	災異
塚墓	葬外郡墓附記
兵燹	寺院
著述	詩品
畫苑	志餘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白本集真補	
本一禪院志序	丘氏壽言序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賀司李毛公內召序	代張君一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卷之三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海忠介公祠記
陸大宗伯祠記	厲齋方公祠記
德星堂記	寶夢堂記

來章堂記	陸宮保適園記
陸君策崎墅記	逸圃記
綠野池記	醒堤記
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代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	代
白本集真補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郡傅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許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代

鄧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戶部念劬劉公許墅權政碑記

姚太史風樹堂記

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修松江府學記

修志始末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重修泖橋澄鑑寺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觀音庵記

華嚴墨海閣記

重建文昌閣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超然圖記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代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代

壽大叅暘谷王公八十序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壽陳公八十序

壽荆石王公七十敘

代陸平翁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壽余太公七十序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壽殷太公七十序

壽徐太公七十序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壽阿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白石樵真稿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壽張母洪太君序

代

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祭孫雪居文

祭方伯張錫之

祭馮烈婦文

祭饒死張烈婦文

再祭張烈婦文

祭橋李丁烈婦文

祭吳江張烈婦文

崇禎九年

祭陸文定公平泉

祭陸平泉宮保

代

祭董中修

祭朱封公

祭張封公

祭唐抑所宮保

代

祭唐元徵宮保

祭楊石間太史

遙祭李思弦太守

祭沈侍御石樓

代撫臺

祭孫漢陽雪居

祭某公

祭潘浙厓

祭袁微之

祭歸李思

祭吳江沈母

祭常熟趙叔度

祭王元美大司寇

白石樵真稿

祭徐文貞公

祭韓懷愚給諫

祭顧仲菴司馬

祭王門伯吏部

祭袁非之太學

祭郁伯承太學

祭包儀甫門生

祭楊淇園侍御

祭陳滬海觀察

祭殷方叔

祭包心章

祭何太老師

祭學憲包瑞溪

祭孟澤夫

祭黃貞父學憲

祭徐孟孺

祭王和石

代

祭王太夫人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祭徐母王孀人	祭王母魏夫人	祭錢太夫人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祭琅瑯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祭王太安人	祭董宗伯文	卷之九	傳	白石樵真稿	目錄	陸文定公傳	孝子高公傳	澄川李公傳	范牧之外傳	張聖清傳	唐李公子傳	楊幽妍別傳	潔潭翁傳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租	佛論	大養濟院	真四皓	圖書	十三經註疏	古今大帳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策	宗藩	曆法	水利	馬政	卷之十二	議	賑荒議	十二條	傳	白石樵真稿	目錄	踏荒	勘荒	儘荒	禁亂	禁張皇	請改漕折	禁過糴	糴米	禁抑價	平糴	散賑	田主賑佃戶	救荒煮粥事宜	十七條	一早煮不如遲煮	一城郭不如鄉村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一搭厰不如寺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土灶不如磚灶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一糶粥不如米粥 一草柴不如木柴

一吃粥不如帶粥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一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一飢民日登記籍 一修道路橋梁

一另籌領粥 一煮粥須要葷粥

田賦八故 見松江府志

白石樓真稿 目次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查絲綿折絹之故

查馬草豆料之故

查一條鞭之故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查青出之故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非運白糧事宜

收兌事宜

吳淞江議 建州攷

淮兌議

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呂獻可嘗言 倪文節公云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沈攸之晚好典冊 孫蔚家世積書

白石樓真稿 目次

東坡與王郎書云 董遇挾經書

江祿讀書未竟 劉顯時稱學府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

黃浩翁云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

陳子兼云 朱紫陽云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 顏之推云

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吳孺人墓表

卷之十五

贊銘

釋迦文佛贊

長耳定光佛贊

接引導師贊

觀音贊

達摩贊

布袋和尚贊

十六應真贊

雪山修道贊

文殊菩薩贊

普賢贊

白石樵真稿

踏蓮渡海觀音贊

兜頭觀音贊

觀音贊

又

達摩贊

踏蘆達摩贊

面壁達摩贊

達摩贊

醵口施食贊

呂純陽像贊

四先生贊

范少伯

魯仲連

張子房

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

有敘

三岐禪師像贊

澄源禪師像贊

夜臺禪師贊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老人像贊

痴和尚贊

吳仲虛贊

王文肅公像贊

陽谷方京兆像贊

有敘

葛實甫像贊

杜完三像贊

吳伯實像贊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梅顛子像贊

張黃雀像贊

閔康侯小像贊

監二先生像贊

李玄白像贊

房海客像贊

白石樵真稿

孫濟瀾像贊

周希九贊

貞靖周先生像贊

繩武何先生像贊

高超玄像贊

陳隱西先生像贊

王小顛贊

友像贊

華宗贊

張雨懷贊

朱伯登像贊

范侃如像贊

霍太公像贊

并序

晏懷泉像贊

程聖修像贊

王笠雪遺像贊

鍾伯敬先生像贊

蔡嘿齋先生贊

顧默孫像贊	沈朗倩贊
熊于侯觀察贊	劉斗墟像贊
守溪陸公贊	姚仲陵像贊
自題小像	喬方伯贊
張受所觀察贊	殷十峰像贊
范象先贊	陳少隱贊
周艸窗贊	幼醫見垣贊
印空贊	了一子贊
割股孝子贊	
白石樵真稿	
木瘦爐銘	筆筒銘
玄原墨銘	汪霽之書室銘
郭烈婦練銘	楊亭亭芝桂堂銘
圖書匣銘	龍尾研銘
墨銘	琴匣銘
徐無夢棗銘	林淇清淨齋銘
書燈銘	許方谷天然硯銘
錢絙銘	募修甘露亭銘
贈伯玉銘	頑仙廬座右銘

門前山銘	印宗銘
卷之十六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題香山九老圖
跋小李將軍畫卷	
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題雲林畫	題洛神
題仇十洲桃源圖	題鬪茶圖
題孫雪居寫猫奴	題雪居畫冊
題漢陽畫卷	題米仲照石卷
題蘭花	跋徐光祿南州圖
題畫竹	題過庭章畫竹
又題畫竹	跋丁南羽畫羅漢
又	又
題赤壁圖	題藥草山房圖
題范寬畫	題春門先生畫卷
題畫冊	題趙文度雲山
題山靜日長圖	題癸卯同年畫冊

跋九成宮帖	跋歐陽皇甫碑帖	跋帖 附書	卷之十七	題燈下画扇	題馬妹画蘭	題顧原之画扇	題顧原之画雨花臺登高	題顧原之画黃叔明筆意	題雲山	題梅	題柳	又	題沈子居画冊	題玄宰画扇	又題玄宰画	又題董宗伯画	又題董宗伯画煙江疊障圖	題董宗伯玄宰画雲林筆意
				題文苑瀟湘	雜題画	題偶萍画卷			題自画	又	又	又	題自画	又題玄宰画	題玄宰画	又		

題快雪時晴帖	跋柳公權真榻	題晚香堂蘇帖後	題東坡帖後	題冊	題哀冊	題溫飛卿卷	又	題邵復孺書稿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又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跋手書金剛經	跋趙松雪碎金帖	跋書金剛經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跋王文肅公帖	跋李舜卿帖	又	跋董元宰帖	跋朱氏世恩帖	跋馮白水書卷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題沈伯姬書卷	題楊媛書	卷之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跋聯句詩卷

跋周萊峰新婦行

又

題岑響錄

題詩集

題決雪堂歲寒盟

題孫世聲詩稿

題魯生詩後

跋章邑侯德政詩

題花朝唱和詩

跋新柳詩社卷

又

題孟元踏雪艸

題遊駕鵞湖詩卷

白石樵真稿 自次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跋茅孝若輓詩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題扈芷詩

題雷聖肅詩稿

跋徐道充詩後

題顧得之草

跋戒殺文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跋沈蘭菴榮賜堂記

跋春柳堂記

跋尺里先生傳

題姚平仲小傳

跋陶德望傳

題真率傳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跋陳無功十友卷

題孫文簡公集後

題樂志論後

題袁石公餅史後

題陳還冲詩卷

題遊黃山卷

題鮑元則拜梅記

跋相鶴經

跋茶錄

題飲茶錄

題吳渾之印宗卷

題張孝媛私謚議

題船牕駢語

題林下盟

跋何元真遼左六忠迹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題葛將軍像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惜花詞

夢花詞

楊花詞

旅懷曲

情詞

題筆花樓新聲

題李丹記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題壁

題梅墟屋壁

題清微亭

題鮑醒生壁

書范象先壁

書花塲壁

題梵儀卧處壁

書壁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題孫世聲紫藤

入山題

白石樵真稿

目錄

王

題張聖清王章

題王子賢筆

趙氏家乘跋

疏疏隱

偶題一

偶題二

偶題三

偶題四

卷之二十

疏文

重興龍窟閣疏

慧慶寺緣疏

藏經閣疏

送子觀音閣疏

修馬齋寺疏

沐堂建殿疏

定海招寶山疏

龍華建正殿疏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題宣妙寺疏

小普陀疏

修北禪寺疏

修天竺疏

修華嚴墨海閣疏

吳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重修雄兒塔疏

遷三茅真君疏

建余山三官玄武祠疏

東嶽行宮疏

角菴關帝閣疏

白石樵真稿

目錄

王

建城隍後殿疏

修施相公廟疏

修利濟侯祠疏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修孔宅疏

廓陸宗伯祠堂疏

養老堂疏

修余山竹院疏

寄緣結茆疏

照公結茆疏

結茆疏

吳無爲結茆疏

寫華嚴經疏

募寫華嚴經疏

題淨宇上人閣經疏

化梁皇懺疏

九幽懺疏

龍潭講經攢米疏

烟雨樓鑄疏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渡船小疏

施茶小疏

題泊如上人疏

飲賑孟友疏

許逸云助賑疏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修梅花道人墓疏

題吳氏修譜疏

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書鱸魚蓴菜

書責李邦彥

書崔詩來歷

白石先生集

卷二十一

書趙子昂不如鄭億翁聖子

書畫家南北派

書禪本草 附文定公東

書藥局

書張寶樵

書周師

書遠僉人

書山中二事

書避暑

書杜詩

書示門生

書朱竹有無攷

書田舍

書北歸客語

書避客

書雲間詩雋

書服氣

書恭瞻

書種竹

書掃地

書茗蓴菴

書蘇子由語

書酒上戶

書山居

卷二十二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書廣琳疏

書西蜀錢菴

書東嶽行宮

白石先生集

卷二十二

書游黃山

書米仲照

書二帛

書王季重

書渡海羅漢

書楊侍御

書芥茶別論

書慧慶寺

書夢

書解索草

書改三字偈

書習氣

書酒顛

書畫金湯

書修梅道人墓

書坐化菴

書二劉

書虎丘詩引

書天馬山	書風箏
書種竹	書邵康節
書吳興太守	書桃源
書三開士	書杖
書三開士詩	書閩游草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書右軍詩	書葛道人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白石應真詩	書蒼雪詩叙
書扈芷小敘	書郭子儀後身
書伊尹皐陶	書後漢書
書相	書艮嶽
書林雪畫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書廬山寶書	書後漢書
雜書	
卷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紀太息僧
紀卓文君	紀大小戴
紀酒泉烈女	紀貴嬪左芬
紀大小小山	紀劉隱士
紀徐則靈化	紀宋氏五女
紀南北史	紀馮小憐
紀張愛賓書畫	紀顏氏世系
紀輞川	紀顏魯公得仙道
紀劉軻夢	紀瓦官寺
白石應真詩	
紀白樂天藏文集	紀太白佚事
紀蘇中郎妻詩	紀竺僧度妻
紀積公辨茶	
卷二十四	
辨	
辨千寶	辨二氏
辨陶詩	辨湘妃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辨風箏	主人公辨
	目次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序

詩經類攷序

仲尼以無言立教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其多能
曰鄙事而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詩者少嘗
心疑之及長而歷覽漢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
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詩自太子諸王小侯以
至大將軍六百石及匈奴新羅高昌之屬皆環列榮下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詩經類攷

諸儒執詩辨難鋒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出等察舉署
吏其倬師老德入屏不趨贊事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
就舍質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若武帝之于申公光
武之于包咸多以詩重也上行下甚山澤誦詩之士非
負笈諮請則開門教授其生徒往往溢至數千人各自
名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六朝稱二劉唐稱孔穎達蕭叔
牙專門別學彼此不相混淆比後詩賦興而詩學衰矣
然屬詞連類繁稱醜引自不得舍三百篇而別爲之祖
我朝重經與前代同第詩取帖括得雋而後旋即吐之

牟廉沈仲容獨否嘗慨然嘆曰詩者思也在事爲詩未

發爲謀春秋卿大夫交聘隣國以微言相感醕酬之次
稱詩喻志且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鄭伯有子太叔
是已其次韋孟王式皆以詩諷諫又不獨爲辯難射名
干祿設也若使必待天子修石渠虎觀弘文館故事然
後吃吃治詩小者吏大者帝師此于經猶有市心宋廬
陵臨川與眉山兄弟退閒無事但以意解詩而鄭夾漈
以爲實學置而不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草木魚蟲疏而
稱廣之其意以仲尼多識能言爲宗吾論詩亦然吾于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詩經類攷

三百篇飲食夢寐不忘于懷能解解之不能解則假道
於小序問津于箋疏訓詁其他經史子集百家二氏皆
逖搜博采聚而爲竹頭木屑之用久則屏幙幃帟墻壁
甕牖無非詩者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
趙長君詩細品成公詩記方之仲容未知其孰優也仲
容十年購書詩成而產若洗仲容不諱貧經術精深又
不自名其多識第嘿相對如絕不能言人仲容之得詩
深矣

序經序

昔者孔子序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其書盡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司馬涑水氏尊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訓、而詞義深奧、讀者輟焉、此吾鄉沈翼之先生曾有旁訓之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序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聞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序經之不可

白石樵真稿

卷十序

三

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卒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鳥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序、子鄉、則序經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書、何至今佛老子弟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序經乎、若下頒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朝廷、經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序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傳爲翼、又其後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綱目爲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以寓評、借評以寓諫、此羣書之關津也、關津過、則萬里不留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于威烈、而迄於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之外紀、追補威烈以前之闕、此有功于綱鑑之過去者

白石樵真稿

卷十序

四

也、陳桎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于綱鑑之未來者也、吾朝成化間、特命商文毅諸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箋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惛惛思睡矣、一恨也、王莽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道秦檜賈似道之流、書爵書官、于義安取、使讀者眼裂髮指、蟠結憤懣於胷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強半出于雜家之小辯、宋人之腐談、後生晚輩、明知其不然、而莫能吐一平反語、穢欲嘔、悶欲絕、一恨也、自吾鄉王君天古出、學問

該通議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釋精明有識。於以挑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可謂詳矣要矣。大全而無憾矣。不寧惟是。性情薑桂。滋味鹹梅。少則染指于片鱗。多則快心于五鼎。吾且得史之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伐莒而口哇。屏人而足囁。吾且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垞椒蘭。人羸帝羝。臭同鮑肆。吾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不出戶庭。而穆王八駿之所慢游。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睫端。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 五

掌。上而吾且得史之手。眼快哉。是史乎。則天古命我矣。天古爲督學洪洲先生孫濬洲先生子。家富典墳。世耽著述。而天古以奉廉繩其後。慚謁有司。恥交非類。部署全史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于蔡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于劉貢父。屬三國六朝于劉道原。屬唐于范淳夫。會萃拮据。匪朝伊夕。而天古獨賈一人之餘勇。收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菁華。上呈 徽展。下便章縫。豈非難之難者哉。今 聖主留心史學。高目遑防。若置公于天祿石渠。金戈鐵馬之間。寧渠出賈

誼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全史。不覺爲天古三嘆。

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攬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倚據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用於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游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于聖賢之仁義也其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序

史記定本

序

史記定本

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據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脊七八種書中以羅故實何其約也晉書李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籍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曾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范祖禹劉義叟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於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而任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責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胆力筆力精力空古今天地無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踰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序

史記定本

與以來將相年表。新廟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帝紀。皆博士褚少孫追補。吾友徐益孫嘗欲刪去。王元美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附庸於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釋太繁。評騭太濫。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蒼其上。少年讀之欲昧。老輩見之欲噉。予友黃長吉以監本式。合吳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評取其標遠。神正如張僧繇之點龍睛。躍躍欲舞。李鄴侯之振鎖子骨。珊珊有聲。善本至此。豈獨枕林之金篋寶笈。抑亦龍門氏之功臣也哉。故樂而為之序。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序

式定本三

洪武正韻殘補序

聲為律。身為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為一分。虞模麻遮為二。惟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去奢先生。賡補出焉。下士聞之。非怪則咲。曰。沈約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子未悉沈約故耳。晉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制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為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不同禮。約以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樂亦亡。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鍾山應教詩。非靈與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自定而自悖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于近體律何也。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楊先生白頭孤憤。直取而賡註之。采孔壁之遺文。汲冢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序

洪武正韻

之斷簡。自經史子集以及本草稗官者流。歲釋無少憾。辨而博。覈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音以諧于七十六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于若千萬字外。其援引有本源。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牋爲目。借洪武以示春秋大一統之義。實字學之秘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棫陳第黃公紹之所未曾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諦讀之。如蔡中郎以豐爲豐。李丞相以東爲宋。許氏有凍水漳水之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謬。諸若此類。一覽了然。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其歲補之謂矣。若使楊先生此書成。於國初。遇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札。又若遇劉三吾學士。當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覽。賜名刊行。不幸不遇諸先草。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金助刻。且欲與永樂大典並傳。楊子雲得桓譚于身後。揚去奢得申公於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補牋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楊先生挾洪武而行。乃正韻實仗楊先生以使之。必徵必信。必信必從。其羽翼聖朝

同文之化。卓哉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長箋。意在汲古。楊去奢著正韻牋補。意在尊王。一時有異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時崇禎辛未新秋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存乎。即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客也。少游無咎。游長公門久。皆先文潛致。其後教人作文。必以理為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與行卓。不肯遊傳欽之章子厚。

白石先生集

卷一

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

之門。長公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履常曰。吾此一瓣香。敬上曾南豐。長公亦未之強也。李方叔三世喪不葬。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例責方叔之孤貧。贈之上賜玉鼻騮。贈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十餘柩。歸之華山下。及其驟於來薦。則正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于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蓋長公非獨憐才。又酷知人情之死生痛癢。非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能相勉于

道而不務相引於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飯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不暇而敢似教似諫。攫健少年之鼻息乎。獨長公不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礱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學士齊名並譽于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此履常之願為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以授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元簡言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孫莘

白石先生集

卷一

蘇門六君子文粹

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敘

史氏

文娛序

往丁卯前。瑠網告密。余謂首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驕地。超宗聞而咲曰。閉門謝客。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責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茅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絳釋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弁州公代興。雷轟霆鞠。後生輩重趺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袁氏出。欲以漢幟易越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白石樵真稿 卷一 文娛二

出。或四起。神鷹掣翮而擎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弁州公見之。亦將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蘇杜下之五十言。毘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宿。不能斷文字緣。吾庶幾大祥之援。渠乎哉。余曰。寧唯是。聞元將軍裴旻居喪。請吳道子。請畫鬼神于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線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

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懷。道子于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鑒。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譙。玄暉娛於澄江。未足比于文娛之壯觀也。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齁齁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壘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毋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于奇女子而異之。大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歿。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序

奇女子傳一

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即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哀而集之。小加評鑒。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維

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清。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序

奇女子傳二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在思翁爲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誦法昆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脉。絳灌輩未之信也。其後啖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擬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盤矣。范爾乎助之貲斧。游北雍。大司成頴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拔爲冠軍。主文肅友爲亞相。貽書蔡州公曰。董宰貌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昆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滿目皆黃茆白葦。獨思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腐。季苑藏之而復刻之。意欲持以砥世範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秘哉。季苑好靜坐。句曲。不屑以世務經懷。親親輦下。因試北雍。亦不敢與熱貴人相交關。策蹇南還。丹鉛經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澹家風。豈獨得其文印而已乎。

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湖上甚數嗣后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盡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績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鏹鉢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誦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妮妮無俗諺夫約起居書畫無恙而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偽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胷銘心之語片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卽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之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余數相遇從題曰來仲余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畧金題玉毀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

則此書亦可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流離瑣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尚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撰也。大宗伯典三禮，敕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艷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菰壇，李本寧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間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已

白石樵真稿

卷一序

董宗伯集

丑讀中秘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哀列卿臺察郡邑吏，干旄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贖，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官，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簪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廣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

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卽弁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遺卽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于劈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冢孫庭充意料，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呈公省視，乃始笑爲已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卽推去，曰：就中無甚秘密藏，不必

白石樵真稿

卷一序

董宗伯集

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鉅冶抖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于毫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洒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卽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尚留十一于千百者非公砥柱之

力哉往公修神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當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又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于府中東夷弄兵于輦下士大夫震警雷霆之威局脊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尚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千卷曾經宣付史館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爾庭粹白石樵真稿卷一序

之請俟異日焉

甲秀園集序

余嘗讀鼂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舉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謂天下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白石樵真稿卷一序

吾愧君君簡練淘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含吾愧君君交遊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笑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存友忠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忻然而笑哀樂親疎吾不得

白石雜稿

卷一

序

甲秀園

棘隱園漫草序
余昔居于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烟雲所埋閉門高枕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韵時近時遠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髯管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姚于病而謝舉子以放干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黃緇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嗜谷伯度從齊居地家薛溪遂藏書在焉縹緲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舊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減鬱林仇池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品泉焚香摩挲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恒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坐令缺冷篴中而桐鳴爨下

即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檻者嗟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恡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閱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古今粹語序

余遁峯澗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僅於殘書中蠹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頃與張君陳君論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鈞棘僻澁標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強而不快喉嚨鬱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爲于是掎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于文字中蓋始於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禮也市儈之嫚罵非狹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今者如以徒史書施之金石碑版識者噉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虫鳥之篆岵嶇石鼓之文豈能爲篆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脉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第採而集之何如耳張陳二君子皆博雅大儒而制作尤精鑒故此選獨嚴所謂寧爲賞鑒家無爲收藏家者也余故僭敘之簡端

甌餘漫錄序

余居白石山，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檮拙火，擁曲綠床，煨芋斫木，迥然人表。久之，抽裹帙中書，無可讀者，因出甌餘漫錄覆視之，遞相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撥爐得拳大黃獨，雋快不可言。」余曰：「吾更有進者。」此鄴侯向唐天子所噉蒸梨耳。甌餘錄者，撰自吳興閔康侯，康侯精公車言，蹴跋詞場，于少年無兩，居恒閉關縱讀天下書，檢括洗發，筆舌縱橫，上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民話言，朝家故實，甚而山劉冢刻，牛蛇鬼豕，虫魚之奇，

白石山真稿卷一序

無不反覆推勘，如老吏獄，娘綱中禪，如戶婚按檢，如軍符尺籍，非博之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艷有餘，而深邃不足，世家子弟，非格五博六則，軒斗勝觚，卽最號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于大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康侯爲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類首而就于秋，卽甌餘一錄，不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閔辦淹雅小者，可以佐鼓掌，挑解頤，其精者，卽裴僕射談名理，張司空談史事，不能以塵尾難也。余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而爲他氏竄入，僞書幾大半，讀甌餘錄，彌媿無以當康

侯，而康侯固微余一言弁其首，且訂異目爲百尺樓上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做蘇門子，噲然長嘯數問，不對康侯，其柰我何。

白石山真稿卷一序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于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于古者。發臆篋。推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侘。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于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緘扁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偽。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噴。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

白布懸真稿

序

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六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罍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田。以隱囊博山酒。揅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瓠。丹砂綉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退而相對。白布懸真稿

序

起居無恒。時憇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筍饋予。予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絳碧沁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牕。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賦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塵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品莧錄序

昔郭林宗、裴行儉、雅負人倫之望。品藻臧否、貴賤天壽、毫髮無遁逃降、而至于上官婉兒、手定沈宋之詩、覺筆端有眼、眼中有瞳、今學士手制舉、隨人妍媸、漫不知可否、甲乙、豈品藻出見女子下哉、長興長孺丁先生、文章節義震天下、歸田以來、日向老梅修竹中、膠奉弛口、縱讀天下書、課功之暇、間屬陳貫之走索四方名士、文、縱加品題、曰玄、曰逸、曰才、曰工、大較如書品、庾肩吾、李嗣真、張懷瓘、而裁覈過之、若山谷居陪北、謝批駁、致其自白、本樵真稿、卷十、序、

笑中州舉子習氣未忘、長孺亦豈爾耶、雖然、觀其性出當啓事、清簡通要、不減裴王、今退而浮沉山澤間、僅于故紙堆中作考功、今等行數墨、以定文品之高下、此僅勝于神仙爛柯、英雄結帋、以自消晷影而已、讀其選、且可觀世焉、余謂長孺此集、部置整齊、如司馬兵法、談笑嘲謔、如慢世東方、而品藻非文中董狐、則莧林之裴郭也、陳貫之曰、眉公品外人、當自不妄、請題數語、以質之先生、

劉無競程墨選序

逄於鹿城、遇劉無侶、片語投歡、已聳其仲子無競、文采氣誼、與無侶頡頏、詞苑中、嘗委心陳子、而恨不得寘之麈尾間、至是丙丁程墨成、乞序陳子、余惟士平居佔俸、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于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至程墨、如謁帝庭、左鑑右史、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草草與之哉、蓋真精神所寓焉、昔白本樵真稿、卷十、序、

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無競苦心此道、又負精識、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者也、

九峯社草序

吾鄉九峯一味頑青鈍碧耳。蹴就中有十數靜侶。讀書
嗽齏鹽於此。客有歸自新安。挾黃山驕之。余解曰。予不
讀九峯社草耳。其香氣溫潔。則朱砂湯泉也。傲則雪髯
猿也。怪則散花菴平天硯老松也。峭拔則光明頂也。茵
菌輪輪。則天都峯五色綵雲也。廣大靜深。則黃海也。九
峯不足以當黃山。請以文敵之。客有聞而笑者曰。九峯
黃山無之。而非吳也。卽文亦吳趨也。吳不能當天下十
之一。可奈何。陳子又解之曰。非也。延陵季札聽樂而知
白石樵真稿卷一序

代嘯序

蘇門山人善嘯。發響如鸞鳳。所居土窟。夏編草。冬被
髮。於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彼且視嵇阮輩爲鹿
豕。又安知不視魏晉朝爲塗炭哉。觀其用光用才之說。
大意在于保耀全年。故一槩托之乎默。然神農虞夏之
感。歷落胃懷。眉目覩夫曹篡馬奔。諸名士駢肩而爲隸。
則有獨舒浩氣于北山之北而已。盛子集諸同社。皆高
才生。偶不得志于時者。以文代嘯。早借以鳴其不平乎。
斯義也。蘇門仙人擅之。逸羣公子言之矣。其言曰。延友
白石樵真稿卷一序

生集同好。精性機。研玄奧。挾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
蹈。則發嘯之本也。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
御氣。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不滲。細不沉。則肖嘯之似
也。再弱柔撓。澎湃奔壯。橫鬱滔洄。繚眺清昶。則條其嘯
矣。臯蘭猗靡。修竹嫋娟。吟咏發散。絡繹清韻。連滌蕩無累
離俗飄然。則其嘯也。歌將文代嘯乎。嘯代文乎。諸君子
有光而能不用其光。有才而能善用其才。其爲蘇門之
所與無疑矣。昔宗茂淦善書。自寫孫阮對嘯圖于行障
上。坐臥玩之。後人有得之者。每夜聞嘯聲起。壁間山谷

皆應吾願善讀諸君子文者于鸞游鳳賦時試一傾耳何如

白木樵真稿卷一序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間率一二連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韵人、剪荈椒、築巖戶、絃誦咏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隣乎、予于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驚、嶺出、鏤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峯有數點、臺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篠、篠、四面輔之、堂垂成、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于靈運、杜審言之于子美、不聞于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繡烟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于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否

孫楚惟探珠草序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高陽孫楚。惟探珠草。吾聞楚惟異材博學。爛古文詞。詩歌大噪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飲酒。飲數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寔雖子建之逢邯鄲。管公明之遇田子春。殆無以過也。楚惟嘗省觀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絞衣。控匹馬往來。關

白石樵真稿

序

孫楚惟探珠

吏侯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隣戎。楚惟數陰爲運籌。太有所補益。推穀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此見知于人。其居恒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于文。正如珠藏于淵。而欲總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鬪。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大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宋獻孺曰。眉道人何從知之。陳子曰。孫思聰

與老人語而驚曰。此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憤憤。寧渠出賈胡老波斯下。將百拜而購君之珠者至矣。

白石樵真稿

終

孫楚惟探珠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志不可狹疎也。吾松歷禩綿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繫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繫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繫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繫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史冊見聞之外者乎？余彥直曲引旁搜，首拈沿革為第一義。沿革

白石樵真稿

序

分野

大官家儒者罕習之。然分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穢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邇也。無輕民事輕厥躬，世故有至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

鄉村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逸雅云：鄉者向也，眾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詭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儒增，字文括，漢史氏鄙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遁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仇。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鎮市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暨乎？古曰聚，唐始曰鎮，朝前市後斯亦都邑之翼衛也。雖然，騎師阻伯如肆鮑魚，遠市習易，去市心難。古以朝市並稱，何為哉？

坊表

坊者表也，表賢如通德，表貴如鳴珂。古者所以表里也，然賢賢少而貴貴多，所謂記姓名而已。有志者宜何取焉。

山

東南龍脉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為柔中之剛山，不能勝水而拔地卓起，未肯相牽相連，強為詭隨附麗其骨。

力與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肖哉。若禪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所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併綴其名于山之下。

水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水及海者，曰枝水。吾郡之水，上源天目，下委海王，相距數百里，滌洞澎湃其間，承受源水之來者，爲湖爲渚，而導引委水之去者，爲浦爲江。此一郡大脉絡也。若夫涇渠港瀆，連貫而分洩，其不駛者，圖經所載五百九十有一。

白石雜真稿

卷三

三

日受兩潮之灌，注沮洳湮塞，巨者已失故道，沉細流平，其亦名存焉爾。錄之以補棄經庾紀之遺。

物產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珠服玉饌，自昔稱之。然平嶠無高山，奧區羽毛天喬，率皆凡材也。亦何足載？名山經鑿形夏鼎，且而鳴吠相聞，芻牧相守，鄰封所共。豈一郡掌故得而私焉？惟是品題獨著見于古今人之載記者，卽私以爲異可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俗通始。其後荆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昉于劭，而郡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卽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爲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俗而不嚴爲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

田賦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國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四

計單虛，非特小民枵腹攢眉，卽上官催徵之時，亦且含涕獻朴，而不欲正視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已哉？余爲是獨詳賦額，而先之以八故，終之兩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詳覽焉。

歲計賦額

頃皇上勤恤民隱，特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督之，郡國上臺察，臺察付戶曹，撮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于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

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于會計外詳著賦額于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困于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賦議利弊

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陸士衡詩云余固水鄉士攬轡臨清淵若江浦湖鄒居地之半昔人所稱吳之水如荖枰吳之田如川谷吳之民如棲苕葦白石樵真稿卷二序

役法

三縣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併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催徵五年

編審收解凡抱桑梓之憂獻蕩蕩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講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局蓋生靈以合縣計歲月以五年十年計一不妥而倒懸可知也

荒政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于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于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于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載故特補前志之闕

鹽法

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煮海富齊之法也吾朝召商種屯實粟于塞下而取償于鹽引則富而兼之以強矣自葉洪倡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丁皆貧憊莫能支而姑爲吾松計恤窮丁清占產均攤偏重偏輕之額而庶乎稍救于萬一也志鹽法

織造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尚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簷絕塞之下，不有杆袖，其空煩嘆于室者，乎又不有臥牛衣之宴，士裹鐵衣之邊，士乎以此思寒，寒可知也。今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加編，漸可望減，聖明儉德，晉矣哉。

水利

萬曆戊子大水，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為法，以孫叔敖為師，潘江聖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禹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其言幾耗數萬金錢，而迄無底績。夏周諸公，倦倦以修圩為第一義，其溝洫之遺意乎？故先列敕諭，次列治策，治績而乃以治田終焉。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城者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墻止及肩，水不沒髀，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番鍾之，隣震膚剝，庶幾有扞乎。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矣。然

府庫告單，閭閻稱匱，莫若尋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繕治之。堞如飛雉，濠類貫虹，而後徐及于擴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倉廩

人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修城即修倉，為儲粟計也。儲粟即覈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事待有事，為守城計也。衣袍苞桑，故即次城守之後。

驛館

松地偏路僻，輿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遞運所，不名驛也。舖即郵傳之義，年來多事，走文移如騖，夕不留行矣。厥惟艱哉。

壇壝廟祀

尚巫尊鬼，好禮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秩祀者，實有靈德，以庇我邦人，祈禳報賽，昭答如響，地而壇屋而廟，豈叢祀中無名之土木耶？頃鄉氓無知，曾不識海忠介瑞，周忠介順昌，為何如人，而革航筭輿，以迎導之鼓樂，繪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即神也。昔石慶為齊相，則有石相祠，樂布守燕郡，則有樂公社，今得無類

是乎書之勸忠非以語怪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後去諸葛井竈謝玄履殿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妙在微細處不滲漏耳而況官署乎一人向隅當有閉閣之思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牖以桑土嚴屋漏于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事故不敢傳舍官署者還從不傳舍其官始

學政

白石樵真稿

卷二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于文字漢歷高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而州郡學未建也我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故余著學政并系社學而義塾兼附焉志 祖宗初制也

兵防

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計擊名爲守實郡將也第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名守

與郡司馬共持籌而經畧之訓練世胄材官良家子而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足矣多儲糧糗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糧無虛額陸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諳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乘蒙蹈瑕以撼我張虛駕僞以嫖我乎況帶江襟海濱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無事之國也未雨而桑未病而艾豈鯁鯁過計哉

守令題名

白石樵真稿

卷二

昔楊文貞既爲三公恨未曾據郡典邑何易願爲劇縣不願爲臺閣蓋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續卷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永樂間黃公輅守松二十餘年宣德間趙公豫守松十五年乎賜敕馳驛詣任賜銅瓜得專擊殺賜宴午門尚書陪席資衣鈔皆有差近皇上出臺省爲郡守蓋規模 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洪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洩矣太伯端

委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夢築城以畜衆，仲謀造艦以破曹，鏐平王騰，傲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于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攀行轍，碑去思，士風近于厚矣。及問先朝循吏，捍大患，卹大災，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者，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近道也。余故于臺察郡縣，以至

白石雅真稿 卷二 序

一命而上，無微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之矣。

國朝名臣宦績

正已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于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于經，然攷之魯論，皋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嚴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績舉椽，較去弓旌遠甚。及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華選。士以此自好，莫敢跣跣敗羣，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卽天意亦若偏私偏重于科第諸賢，而必不旁出于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何其衮衮相望也。夫明主齋沐焚香，求之于禁中，又錄其姓名，扁藏于天府，焚告于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又加重矣。嘻，是不獨爲松告也。

白石雅真稿 卷二 序

封贈

序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此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于所自出，煌煌綸綍，榮畫錦而曜夜臺，則愛敬孰大于是？至是而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由。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爲橫；爲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爲鄙。爲俗斯言。

也吾嘗聞于田野有道丈人云

錄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子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節未能拂袖便行強半牽于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辭者既不敢濫叨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之故違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識卓矣雖然李贊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蔭君起家何詎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目俟之矣

封爵攷

由右推真希

卷之三

江東閭閻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綬榮戟半出于松吾明僅衛宣城一人耳朝廷恐賞浮于功故弄印不忍畀臣子恐禍生于福故納履不敢遲如是而名器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賢達

初續顧文僖人物自正德已已至嘉靖止而隆萬則姑有待焉候論定耳俞彥直計偕歸更分析諸科其列名仕版者改名臣而稱賢達仍王屋張先生上海志之舊也先生曰後輩事鄉先達寧爲春秋調人無爲公穀輸

墨正直忠厚劑而衷之庶幾善善長之遺意哉

篤行

遷瑗不變節於昏行顏淵不改容于夜浴世尚夢毗如枯株槁籜無有心幹善乎柳北之言曰忠信篤行乃食之臨普獨孝友乎哉不言躬行中多嚴慎如莊叟所云爲善無近名者斯亦慥慥之君子也

文學

漢尚經術別有文學掌故其次鸞龍虎之章熠鳳鸞之羽拙毫拂簡智思入淵郡不悉沐影彰彰能于斯爲盛矣宋景濂曰文學之事斯任者衆要以明經之爲宗濫觴無已軌諸仲尼其在游夏之徒歟

隱逸

天地閉賢人隱今刈楚求材採置徧野空谷幾無人焉則上有堯舜故也吾鄉舊多隱跡無慚箕穎而姓氏可攷率皆恬已垢物懷璞自寶者流璞見剖爲珪璋一抵鵲即瓦礫耳可不慎歟

藝術

琴了無聲奕了無跡志士惜陰見而嘆息臂決死生卜

斷吉凶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松有
醫俠巧奪神功品超藝外名在術中

賢媛

鳥有鵜失偶則不栖魚有鰈去一則不游物尚如此而
況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于古者巽市崩
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中張許也其次養算婢扶門前
辛勤數十年手挈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西
平郭汾陽也雖然彤管青編必節烈乃錄何異見樹而
采其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為婦人立傳而
白石樵真稿卷二序

游寓

彈丸峯渺游者不鄙而辱臨焉寓公客卿體于是游于
是聚國族于是長子孫于是其否否者往來漸熟兒童
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咏微言尚
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逗入輒不能出波濤劫劫寧知蓋宮蔥
嶺別有道人在平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多

靈跡若神與之游際極詣會不啻嚼萬年冰也道在世
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第宅園林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肩
輿一登而終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百年
而易為蔓草寒烟者華顛降史慨焉傷懷而後人廣求
方幅遑遑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譬之簷前燕泥雪
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誠乃知巢公巢壺公壺未為無
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志
白石樵真稿卷二序

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尋畫家揣摩圖為粉本
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若亡若存若承訛若摭實吾不
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之君子而
已志古蹟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
諫替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蓋夙夜實廩廩焉天

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志災異

塚墓

墓者墓也長夜不復旦矣古今墓碑纍纍非賢子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攷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塚墓所以記之志也

葬外郡墓附記

昔范忠宣陪葬山陵後人求之不得痛哭數日夜忽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志葬外

大雨淋漓始得碑碣墓之不可不志明矣今錄郡人卜葬外郡者以便百世後子孫訪尋焉舊志無此例也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圉決我藩也往自福寇蹂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緩而養之迫而陷之幾幾乎爲寇之所乘若夫料理未來繆綢善

後而兵燹之始末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寺院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照天鐘鼓動地獨吾先師殿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顧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儀之嘆卽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廬其居昌黎子得無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著述

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名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興豈不家金鑄而戶絲繡哉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志著述

惜秘藏于笥櫃而漏落于誰何手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藝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若爲詩品而餘則散見于山水詠歌中爲先賢張幟在此爲先賢不敢濫觴亦在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書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書亦然
自來善書者必善書畫法即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
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吮毫而
暮索薦牘適以沈蜜芥壁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
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書苑書譜法

志餘

禾書購訪以資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
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名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庶

自石樵集稿卷二序

卷二序

幾慎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
而見絕者皆詭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
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麗雜至此也
語云食穉者不肥况非穉乎抑亦裨官家者流志如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
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
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秦鳩摩羅什
創譯一本于長安城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洛陽
城名舍婆提真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
一本名祇陀林玄奘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
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偈
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

自石樵集稿卷二序

卷二序

琛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
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敘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
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記而已吾鄉朱仲升日
與張宿南博採古往諸註汰其煩瑣剪其重複凡有玄
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
江海現同懸鏡辨解連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即
使與經獅律虎揮塵高談登壇送難必能啖狂解標正
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
金剛經果報人可使返水可使出疫可使蘇厄可使脫

枷杻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閻羅飾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鈎龍頭幡、碧字金書懸殿之、其種種福德、卽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況以宿父仲升、且註且刻、直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精神、血脉、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名書帝籍、此經所在、當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歡喜踴躍而敘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序

主論卷二

本一禪院志序

松郡北庵、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備不屑仕元、托黃冠、游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改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緇素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廡畢具、有雙松堂、堂之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之壁、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毫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雪溪片石來獻、刻古毫字、而入院鑿井、井水沸發、卽題曰古毫泉、故以名也、故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曾扞禦紅巾者、也有瓜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被、駙馬太尉潘王贈也、有呂樟、植自回先生、挂瓢辟蚊處也、有古錚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壞于游衲、或散佚于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況能紀姓氏香火于永永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序

主論卷二

平月公台之黃岩人少游謝南齋歐陽巽齋劉須溪朱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闢江浙辟孟僩與之偕抵吳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僩吳江尹孟僩稱疾不就遠遁雲間後聞文相徇難燕京撰文遙祭涕泗橫流臨終說偈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蓋至死不忘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不知其爲趙孟僩但知建文時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和尚余故屬趙然特刻中峯月公松雪三像以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余嘗考松白石樵真稿

卷二序

重本

雪趙府君阡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歷嘉定咸淳由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沒十二年而宋祚易姓至元二十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侍郎入直集賢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僩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徹進可爲文丞相退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卽官至學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間未免尚負斷色今月公以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峯以大徹大悟錘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間

迹非兩公以松雪借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月公著湖山汗漫集惜不存容購訪之

印本樵真稿

卷二序

重本

丘氏壽言序

余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余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余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床卷簾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娛樂奇文共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洵寫之是秋原禮入試名在第七伯畏嘆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復何求遂選金華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沙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辭官歸白石樵真稿卷十序

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白石樵真稿

卷十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歲戊申，廷推應天巡撫周公總河事。一時士民將吏走相告，計所以挽留公者，駢皆溢巷。請臺使鄭公請，而公移疾志不可奪。乃爭謀俎豆公，十郡州邑皆有祠。正人君子居恒簡重，不出戶庭者，至是越疆而送之。其他兩岸之哭聲，方千里之謠頌，聲如沸也。公由吳達錢塘，軸轡蔽江，香氣燎天。老者呼稚兒女前視曰：是公當以吾曹爲孝順百姓，訴之官家者。錢塘人轉相語曰：是公當通江東米數十萬活汝者。又堵立而望公曰：吾非欲識

白石樵真稿

卷上

送大中丞周

都御史要議所傳周公何如人耳。夫德公之救荒者，遺公之軍政，惻公之軍政者，遺公之吏治。師公之吏治者，遺公之立朝敢言，誦說公之敢言者，遺公之好賢樂善。曩公之按中州也，首上疏，自元儒許衡而後，薦道德之臣二人，自鍊鉉許遠而後，薦節義之臣八人，皆名姓幽潛子孫微冷，而公表章不遺力。此豈有分毫要結而然哉？旣撫吳中，吳中道德節義最稱一時之盛，公踴躍不自勝，曰：此吾築堂而事蓋公時也。于是正人君子始曉然洞悉公意，表行事咨諏獻替，兩無隱情，而四履以內

白石樵真稿

卷上

送大中丞周

亦無有盤錯處矣。公既樂與賢者游，又推心置腹，以待其屬吏，未嘗盡用其苛與察也。第密操之耳目，而微伺其機竅，有睫旋動而颺舉，撒旋下而霆發者，然而公之心亦太苦且難矣。公謂小亂大亂之積也，內盜外盜之蔓也。初擒薛卞父子，再擒劉天緒，或剪伐其根株，或縱舍其餘黨，則甚難。市僧如蔡成、朱大倫，徐有成、恣睢殺，人莫敢忤，公縛而磔之，市無脫者，則甚難。假尼未發，而神人先以夢告，則甚難。熱審不已，寒審隨之，而圓扉爲之屢空，則甚難。中涓參錯，織造權征，間與之爭，是非易而使陰就我調御，則甚難。倭聲屢聞，安之如巢燕幕雀，而迫之且魚駭獸走矣。申飭防禦，則甚難。海以上，江以下，震澤以東，諸險要將吏有逸者，卒有不歸什伍者，公用飛箭法稽之，而給餉必以時，殷最必以實，則甚難。水災請蠲，請賑，請留計臣束手，非大笑則大哭，而公竟得請，則甚難。請之而荒熟必核，饑飽必分，則甚難。旣哺饑民，又立斃亂民，則甚難。催科之牒，公緩下有司，而有司又不敢以災爲解，前有逋賦，後有平糶，莫廢諸巨費，則甚難。麥秋多兩岐，而祝歲心忤忤焉，不遑寧寢也，則甚

難公之難如此。恨不即時釋肩歸。而總河之命下。吳人驚且嘆曰。某等無歲死。歲稔而奪公。某亦死。泣走闕下。不得請。又泣走鄧公。而或者乃以公不忍遠去。吳直未覩物情。皇皇與公艱難萬狀耳。當公初下車。神明清炯。內敷而外腴。久之。面且槁。兩頤垂。垂削矣。頭顱瘦不勝冠矣。晚得兒。不暇抱。卽抱。投袂起矣。朝而焚香祝天。暮而篝燈視草。不知掬幾斗淚。惘幾腔心血。而白盡幾莖鬚髮也。公頓身勞苦之中。而獲脫身于譽誹繪弋之外。卽頂踵尺寸。皆幸餘生。一中丞故節。何有哉。公五載以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序

卷二

序

節儉率下。但飲吳水。不曳吳練。有胡威之清。而不願以介名。爭東封。爭建儲。有長沙之通達。而不願以痛哭名。奏牘文移。有陸宣公之筆。而不願以麗藻名。便宜發粟。有汲長孺之敢。而不願以懸名。劇盜銷兵。墨債解綬。有張乖崖之威稜。而不願以搏擊名。辟羣秀。禮逸民。有范希文之風。而不願以吐握名。名心淡。故交道孤。交道孤。故表暴少。凡公前所爲艱難萬狀者。百姓知其五。將吏知其三。遠方士大夫知其一。而餘則悠悠之口。與蒼蒼之天。遞分其明若昧而已。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難者。

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寧見信于正人君子。而不急求信于當路顯人。寧鳳翔千仞。鴻冥九霄。而不區區爭懸門腐鼠之得失。此公之所以堅意必去。去而不復辯也。公行矣。送公者自錢塘而返胥江之濤。有怒而山立者。其爲吳人士攀留感憤之意也夫。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序

卷二

序

賀司理毛公內召序

代張若一

郡侯張公以計典入覲，不佞迎勞燕邸中，握手而嘆曰：等松耳，往者彌望一沼也，不意遂化爲樂國，穀積不垣矣。器遺不收矣。曩公所散錢而哺糜者，今且式歌且舞，飽嬉里門矣。卽忘歲寧忍忘公，請酌酒以賀。張侯謝曰：否否，翳惟吾司理毛公之力。初余奉命出守松，東壯郡余一人惴惴不克荷，是懼詢之吳士大夫，皆曰：有毛公在，必能坦中以贊公。旣由家渡錢塘，適聞郡大水，粟價翔踊，富者閉庾，饑者掠于市，余念之寢食不得怡，詢白石樵真藹

卷二序

手書

之從吏，則又曰：有毛公在，荒政悉辦，第繁而行之，無難公者。余下車次第叩所以具如士大夫及從吏言，而毛公亦得余甚懼，恨相見晚，自是傾心同事，余始無大戾以干邦議。余嘗官西曹，頗留心讞牒，公寬慈多與余意，合每相對嘆曰：刑者殞也，新發之劍，所傷必多。又曰：刑者型也，型一成而不可變矣。慎之哉。公數以郡讞奏余，于得情審于刑判核，于參律合于定案確，而于留生路甚寬，熱審之外復請中丞行寒審法，他郡皆稱是民賴以活者甚衆。吳人告凶，公請且錮且廕，且停且留，而

又謀之三邑令曰：田有上上，有下下，盡劑而求之，寧核熟中之荒，無核荒中之熟。寧移飽補饑，無移肥例瘠。于是東南全輸，而西北水鄉，追呼屏跡矣。計所活又不下數百萬，余以是信公真仁人也。公五載攝三邑篆，有贖錢悉錄爲公家費，一再理醴筴到旋掣，不以四季爲斷，有進恒例者立叱去。又以是信公真廉吏也。臺使者密屬公偵伺他吏短長，公推轂惟恐後，否則覆露湔洗，事寢而諱之，不市德，亦不市權。又以是信公真篤行長者也。至與吾曹二三大夫出入諷議，推心置腹，無所不委。

卷二序

手書

託名位可忘，甘苦可共，脫一旦以治行高等徵，不急左右手哉。余聞張侯言而嘆曰：若司理者，非獨吏治難和衷又難，凡爲理臺察以耳目寄之寮屬，以翼齒借之，稍有褊心，蠱氣見之，盱衡顧盼，間無論吏若民不敢平面，卽同事者且以爲伏，鉞爲衷甲，翔視而內疑，其何協恭之與有。甚者以此訾議中，考功法，而公獨才誠兩合，身名俱完，進無忤色，退無後言，執此以往，卽指南臺省可矣。方今天子之待諫臣似急而若緩，似重而若輕，非故輕之緩之也，爭殿之虎戰野之龍，得無有猜色也歟。

哉。公坦衷直腸，既見信于同官，而事日練，膽日小，以長者之行，又輔之以英雄豪傑之戰兢，有不言言必破的，有不諫諫必轉圜，能使臺省重，而前理官亦重。當自公始。張侯曰：善。余還郡，度在春夏交，不久。毛公必以循良召子爲我屬詞，與徵書同來。余得藉手以賀，不佞某于是草一通，授急足郵而致之。上趣燕市酒，候司理于金馬門云。

白石樵真稿

卷二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往顧公爲清苑令，著有聲實，以直道許人，不樂請補文學官。至則棠邑許公爲松郡守，許公風裁峻整，好言其鄉李丈人，則濟上千鱗先生也。時綜核政事，不欲以詞翰與文墨士爭長，獨與顧公上下古今，及朝野掌故意甚合，而清標孤暎亦相等。許公自喜得顧公晚，公忽念父母春秋高，投檄請去。許公持之急，屬諸生堅留，有泣下者。公勿顧，許公高其義，祖于郊，再拜而送之。握手叮嚀曰：吾不祝公官，祝公子以娛老人。公終養起官國子，以司農郎監漕江南，復至松，肅衣冠拜廟，畢則召故子弟談論經義，如司教時，因訪漕綱利弊，絜之軍民，其他一切供帳燕饗，浮文不經者悉汰去。鄉父老走相告曰：是嘗爲松博士，卒不有其官，廉不有其名，來若槁葉去若飄風者，非顧公也哉。去松數年，而簡儉猶若是，天何以報公。唯有舉丈夫子耳。余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世之責備廉吏者，彼且謂敝車羸馬，藜羹布被而外，無復有聖賢豪傑寒士叩之不應，親故迫之不動，國家以艱大投之不受，非矯而亢已，則劇而傷物，譬如寒泉瘠石。

白石樵真稿

卷二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理不能潤草木。而又加以秋風之勁。挺霜霰之蕭。墮碩
果不食。其餘幾何。余獨謂此言似是非。而寔非大抵清者
必任。則扣馬而諫是也。清者必和。則不念舊惡是也。清
者必有後。則叔敖寢丘之子是也。而又何疑于顧公。公
與弟子語及名節學問。斷然必本于不屑不潔。至于慷慨
任事。和氣嘆人。胸中浩浩。隱若東風至。而萬物怒生
者。吾且以不朽之業。無涯之年。卜之。而豈難一丈夫子
哉。故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公笑曰。有是哉。某幸今三
月舉一子。果如祝者言。爲我謝多士。并謝於諸父老。雖
由石樵真稿

卷之二

然吾曩時挂冠歸。兩親嘗以子爲念。今抱兒恨。不令見
之。且許棠邑握別時。亦豈知有子眉目如畫。宛轉啼笑
膝上耶。盍寄語許公。賦詩以贈我。某某等曰。諾。請先授
簡于陳子以賀之。以灑酒而送之。江游。